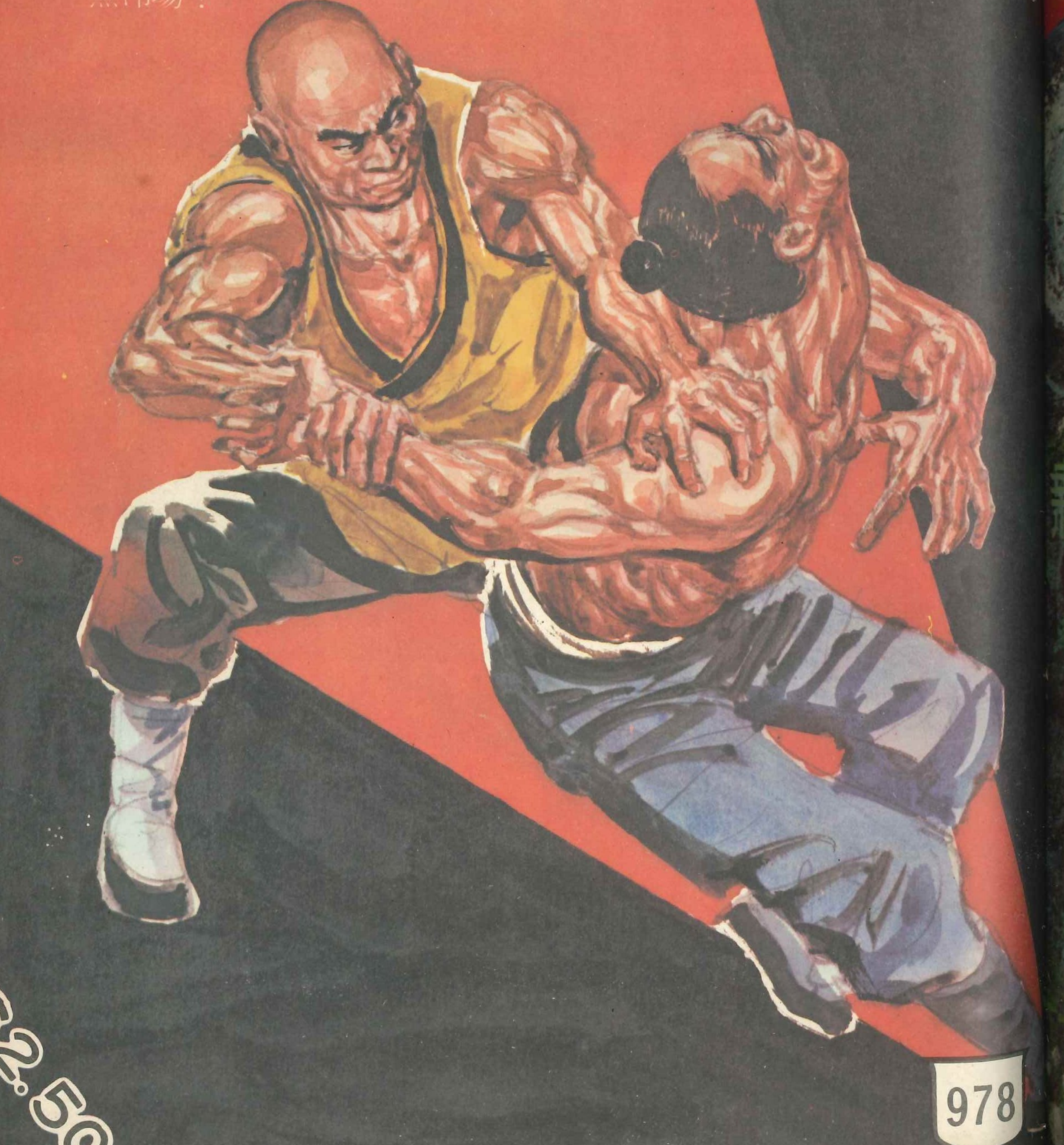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銀狐魅影（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江南六大名俠，突然同時神秘失踪，杭州唐門，忽臨賣命怪客。無情雪刀，多情浪子，竟與心上人決一死戰，連篇怪事，驚心動魄，高潮起伏，絕無冷場！



$2.50

978

編後話

巨型小說今期是刋出場面熱鬧，鬥盡拚絕的雪刀浪子故事「銀狐魅影」，是篇每一橋段情節，充滿驚心動魄氣氛，高潮迭起，絕無冷場！……江南六大名俠神秘失踪！杭州唐門忽臨賣命怪客！雪刀浪子竟與心上人作殊死戰………其中原因，耐人尋味，欲知眞相，請看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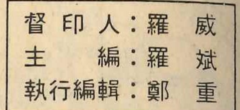
＊＊　＊＊　＊＊

「瘋雷狂雨動江湖」及司馬洛新篇「惡人萬歲」兩大巨著同期推出，前篇為一部深具俠義恩仇傳奇性的新派武俠中篇，內容曲折，情節迂廻，打鬥激烈，哀感動人。後者為司馬洛故事集中最精彩的一部，題材新穎，蘊含偵探小說味，深具懸疑性，匪夷所思，愛好緊張刺激的讀者們千萬不要錯過。

＊＊　＊＊　＊＊

「武壇雜摭」今期刋出「有關少林的傳說」一文，筆者以遊記方式撰述，閱讀之餘，少林風光，名勝古蹟，如在目前，為讀者大開眼界的一篇佳作

下期巨型故事是選刋一部以動作為主的打鬥小說「客串槍手」，全文十餘萬言，一氣呵成，過程刺激緊張，危機四伏，驚心步步，陷阱重重……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78期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銀狐魅影

雲乘風·文
子成·圖

六俠失蹤　老子威懾羣魔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顥，黃鶴樓。（註：萋草頭）

× × ×

黃鶴樓，位於湖北武昌縣。

此樓自孫吳始建，高據黃鶴山之巓，俯瞰大江，氣魄雄偉，自崔顥題詩之後，詩與樓俱膾炙人口，成爲到湖北必遊之勝景。

× × ×

暮春，三月十八。

天上無白雲，灰黯的雲霧遮蓋着整座黃鶴山，也阻擋了在黃鶴樓眺望遠方景象的視綫。

看不見大江！

看不見鸚鵡洲。

甚至連黃鶴樓也看不清楚。

「人在黃鶴樓，心在絳花丘。」這正是杜鐵裳的心境。

× × ×

黃鶴樓在霧中。

杜鐵裳在樓中。

樓中無霧，但這位名震大江南北的南山劍客，他的眼中卻有霧。

這種霧，是「情霧」。

只有情人的眼神裏，才會浮現出的一種「霧」。

杜鐵裳是誰的情人？而他的情人又是誰？

呂綠芳？

姬蜜蜜？

還是大漠飛駝族的伊斯蓮公主？

南山劍客不但是名劍客，也是一個艷史比別人特別多的風流才子。

每年三月十八，他一定會到這黃鶴樓來。

二十年來，每逢三月十八，他都一定會在黃鶴樓出現，從未有一年中斷過。

即使在三年前的三月十八，當時他剛與黃山七劍決戰不久，身負十一道劍傷，右腿幾乎廢掉，但他仍然攙扶着木枴，一顛一跛的走上黃鶴山，登上黃鶴樓。

「人在黃鶴樓，心在絳花丘。」

黃鶴樓在黃鶴山。

絳花丘卻在何處？

× × ×

雲深不知處。

沒有白雲，也沒有黃鶴。

但就在雲霧最深濃的時候，一陣鶴鳴之聲，破天而起。

黃鶴？

不！

既非黃鶴，亦非白鶴，而是世間難得一見的彩鶴！

彩鶴從雲霧中突然出現，杜鐵裳的心頭立時爲之一震。

「衣神鶴！」杜鐵裳呆住了。

二十年前，他曾見過牠。

那時候，正是絳花丘中，梧桐葉落，百花凋零的時候。

彩衣神鶴的目光，就像是兩把無情的劍。

牠冷冷的看着他走進絳花丘。

當他離開絳花丘的時候，牠的目光似乎更森冷，更無情。

彩衣神鶴突如其來，杜鐵裳倒有疑幻疑真的感覺。

倏地，一陣琵琶之聲，娓娓傳來。

杜鐵裳不禁心神大震，連臉色都爲之蒼白！

但頃刻之間，蒼白的臉色又變爲紅潤，神情亦激動無比。

他毫不猶疑，就循聲飛奔而去。

自此之後，江湖中就沒有人再見過杜鐵裳，他彷彿已隨黃鶴樓四週的雲霧，一起消失！

× ×

三月二十三，晴空萬里，飛霞山莊外，草木青葱，百花盛開。

飛霞山莊創建於八十年前，第一代莊主麥銅雕，在飛霞山莊上與江湖十二巨寇展開竟日竟夜的兇險厮殺，終於把飛霞山的盜賊全數清剿，並創建飛霞山莊，樹立了極龐大的勢力。

八十年來，飛霞山莊曾幹過不少驚天動地的大事，到了這一代莊主，乃是麥銅雕的曾外孫，也是江南六大名俠之首的紅葉金鈎霍襄。

霍襄接管飛霞山莊已有二十六年。

在這二十六年的歲月中，飛霞山莊最少經歷過五次驚濤駭浪，遭遇到敵人强力的挑戰。

但霍襄憑着七十二枚紅葉鏢，與一根追命金鈎，終於把敵人全部消滅。

現在，霍襄止在五霞廳中練功。

追命金鈎的鈎法，一共有三十六招。

三十六招追命鈎法，已勾去無數江湖敗類的魂魄。

就在霍襄準備練第三十六招「穹蒼碧海」的時候，飛霞山莊門外，突然傳來了一陣幽怨的琵琶之聲。

霍襄已準備出手的練功招式，也突然停頓下來。

同時，他更看見五霞廳的天際外，有一隻彩鶴盤旋在半空之中。

霍襄呆住了。

接着，他大步踏出飛霞山莊，向山下狂奔而去。

自此之後，霍襄就和杜鐵裳一樣，失蹤了。

× × ×

三月二十八，春雨綿綿。

江南六俠其中兩人無故失蹤的事，已傳遍了大半個武林。

杜鐵裳在黃鶴樓失蹤。

霍襄也在飛霞山莊練功的時候，突然狂奔離開莊院，自此之後一去無蹤無影。

但更令人吃驚的，還是江南六大名俠的另外四人，竟然也在三日之前，同時失蹤。

江南六大名俠，聲名最響亮的，是南山劍客杜鐵裳。

他是六俠中的老三。

至於排名最先的，則是飛霞山莊莊主紅葉金鈎霍襄。

還有另外四人，分別是震山神掌房問天，美髯太歲徐俠魂，霸王斧曹頗，及紫簫郎君孟秋思。

三日前，四人在江南一燈鎭翠葉軒聚首，誰料到自此一聚之後，這四個人就像水泡般在江湖中消失了。

江南六大名俠，竟然全部失踪！

這眞是一件令人吃驚的事。

他們是不是被仇家所殺？還是另有別情？

沒有人知道。

別人不知道，殺手之王司馬血也不知道。

× ×

但他已開始調查他們的下落。

雖然雨下得並不很大，但司馬血的衣衫早已濕透。

近來，他窮得要命，連賭骰寶和推牌九的賭本都沒有着落。

他曾站在一間賭坊之內，看別人賭骰寶，推牌九，足足歎了大半天！

賭坊的老闆忍不住親自走過來問他，爲甚麼今天不下注？

司馬血的回答很簡單，也很確實。

他對賭坊的老闆坦然說道：「我沒有錢。」

老闆吃吃一笑，搓了搓肚子，道：「只要你願意賭，我可以借給你，雖然數目不能太多，但三幾萬兩銀子，總可以讓你賭三幾天痛痛快快的。」

司馬血聳肩一笑：「如果在下的手氣稍好一點，說不定還可以把你這座賭坊贏過來。」

老闆笑得很愉快：「只要你有運氣，這座賭坊你隨時都可以贏過去。」

司馬血搖了搖頭，道：「你的好意，在下很感激，可惜借錢賭博，是一件危險的事。」

老闆怔住，「哦」了一聲，然後道：「想不到殺手之王竟也害怕債台高築。」

司馬血道：「債台高築，遠比山崩還危險，它可以把任何人壓扁，包括你和我在內。」

老闆苦笑着，道：「既然如此，鄙人亦無能爲力了，只好待你有錢的時候，再來這裏玩個痛快罷。」

司馬血含笑點頭。

骰寶枱上又開了一口。

「雙三五，十一點大！」

司馬血嘆了口氣，對老闆道：「如果剛才我有錢押注，這一口就中定了……」

說完之後，就掉頭離開了賭坊。

× × ×

半個時辰之後，司馬血又回來了。

他仍然是半個時辰之前那副樣子，但手裏却拿着了一張銀票。

這張銀票絕對可以隨時兌現。

當老闆從司馬血手裏把它接過的時候，忍不住脫口讚道：「司馬兄，你果然是一個有辦法的人。」

這張銀票，是五萬兩。

五萬兩銀子，已足够讓五十個人舒舒服服的活一輩子。

但在司馬血的手裏這筆財富，却只能够讓他賭一天，或者是賭兩三天，或者賭一個月，兩個月。

但也可能只賭一口，他就把五萬兩銀子完全輸掉。

世間上的人，儘管有不少大財主，但能够像司馬血般豪賭的人，却並不多見！

家財千萬的富家子弟，當他輸得乾乾淨淨之後，就再也沒有翻本的本錢，也沒有捲土重來的本領。

但司馬血有。

無論你在賭坊中看見他輸得多厲害，只要他還想賭，他就一定有辦法在很短的時間內，能籌到一筆驚人的賭本。

他並不重視勝負。

——一個連自己的性命都不重視的人，又怎會重視金錢上的勝負得失？

——所以，司馬血雖然是個職業殺手，但他殺人的代價，是毫無準則的，有時候殺一個很容易下手的人，他索價數以萬兩計算，但有時候他只收了別人紋銀十兩，就居然會去找一個很厲害的魔頭拚命。

這一次，他又接了一宗買賣，而且還未動手，便已收了一張五萬兩的銀票。

他收下了銀票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賭坊去賭骰寶。

他賭得很痛快。

可惜也輸得很快。

當他輸掉了四萬兩之後，想轉一轉運氣，到牌九桌上推幾手牌九。

可惜他的運氣沒有轉好，反而越轉越差勁！

第一手牌他就拿了一副蹩十。

一張板櫈四，一張銅鎚六！

一萬兩立刻只剩了五千。

第二手，牌不錯，是一張地牌，一張彎脚八。

誰知莊家的牌，居然也是一張地牌，但却拚上了一彎張九！

× × ×

五萬兩銀子，已在不足半天時間之內，輸得乾乾淨淨。

司馬血向懷中一摸，還有一錠十兩重的銀子。

這十兩銀子，與五萬兩相比，無疑是微不足道的。

但身上有十兩銀子的人，總比連一兩銀子都沒有的人好得多。

司馬血可以盡情揮霍，也可以慳儉得像個守財奴。

他花了五錢銀子，買了一壺淡而無味的酒，而且居然喝得津津有味。

正當司馬血在雨中踽踽獨行、喝完最後一口酒的時候，背後突然有人淡淡一笑，道：「想不到名震江湖的殺手之王，竟然也肯喝第八流的劣酒。」

司馬血沒有回頭。

前面不遠，有一間酒館。

背後那人又笑了笑，然後對司馬血道：「復德酒館的千里香，相信就算再差勁，也必比你壺中的酒好八倍，未知閣下可否賞個臉，讓晚生做個東道？」

司馬血仍然沒有回頭，他只是微微一笑，然後道：「閣下如此盛情，倒是却之不恭。」

背後那人朗聲一笑，拍掌道：「如此妙極，難怪江湖上的朋友，都說殺手之王是個容易相處的人物。」

司馬血冷冷一笑：「那要看對方是甚麼人而定。」

背後那人怔住。

司馬血又緩緩接道：「在下只與朋友容易相處，至於敵人，嘿嘿……」

背後那人乾笑一聲，連連笑道：「這個自然，這個自然……」

那人雖然笑着，但笑聲已有點勉强。

× × ×

邀請一個陌生人喝酒，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像司馬血這種人，你若想無緣無故的就邀請他喝酒，保管十次有九次碰釘子。

但奇怪得很，背後那人剛出口，司馬血就立刻答應下來。

背後那人，身材並不很高大，長相一表斯文，但他身上的衣服，都已殘舊不堪，看來就像一個失意落拓的窮秀才。

復德酒館裏的千里香，雖然算不上甚麼佳釀，但比起司馬血剛才的那壺劣酒，的確是好多了。

窮秀才般的漢子喝了幾杯，就自我介紹，道：「晚生康白影，乃江湖上屈指可數的無名小卒。」

他的說話，好像已經醉了似的。

既是「無名小卒」，又如何會「屈指可數」？

天下間的無名小卒不知凡幾，「屈指可數」這四個字未免用詞不當罷。

但司馬血沒有這種感覺。

因爲他早已知道這人就是康白影，而他在江湖上的外號，正是「無名小卒」。

× × ×

在兩年前，江湖上突然冒出了一個號稱「無名小卒」的劍手。

他就是康白影。

康白影剛出道江湖，就與恒山劍派的弟子發生衝突。

恒山劍派中，劍法最高的首推千臂神劍繆一亮。

繆一亮性格高傲，脾氣很差，動不動就得罪別人，偏偏他的劍法又極高，在恒山範圍方圓數百里內，還沒有甚麼人敢去捋他的虎鬚。

但康白影却故意找樑子，借題發揮，就在恒山下與繆一亮激戰起來。

繆一亮自負甚高。

他根本就沒有把康白影這個「無名小卒」放在眼內。

但三十招之後，繆一亮的眼睛不再亮了。

他的眼睛已被康白影用劍尖剜掉。

恒山劍派劍法中最高明的繆一亮居然打不過一個「無名小卒」，這個臉可丟得不小。

立刻又有幾個恒山劍派的弟子向康白影圍攻。

但到最後，勝利者仍然是康白影。

自從那個時候，自稱「無名小卒」的康白影，已在江湖上露很大的臉了。

三個月後，康白影又在强人山，把盤踞山上的四大强人逐個殺死。

再過半年，康白影殺人越來越多，而且殺的都是江湖上成名之輩，於是「無名小卒」這四個字就成爲了康白影的外號。

好一個無名小卒！

現在，他想向殺手之王司馬血打甚麼主意？

× × ×

酒逢知己千杯少。

倘若此刻與司馬血對飲的人，是雪刀浪子龍城璧、偷腦袋大俠衛空空，或者是杭州大胖子唐竹權的話，他一定會喝個痛快。

可是現在，他雖然在喝酒，但並沒有「痛快」這種感覺。

他在喝酒之前，甚至要提防酒中是否有人做了手脚。

康白影哈哈笑道：「司馬大俠能賞臉與康某對飲，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

司馬血冷冷一笑，道：「在下既非大俠，亦非給閣下甚麼臉，只不過我剛想喝酒，偏偏窮得連買酒錢都拿不出來。」

康白影乾笑一聲，道：「江湖中人，誰不知道司馬血富可敵國？」

「富可敵國？」司馬血哂然一笑，道：「現在可變成貧無立錐之地了。」

康白影搖搖頭，道：「此言差矣！」

司馬血道：「何差之有？難道你認爲在下的身上，還有一大叠銀票？」

康白影露出了一個神秘的笑容：「實不相瞞，晚生的身上，倒有一張銀票，保證可以隨時在萬興錢莊兌換白花花的銀子三十……」

司馬血的目中射出了兩道疑惑的光芒：「三十萬兩？」

康白影又乾笑一聲。

司馬血嘆了口氣，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閣下有甚麼事，不妨直說出來，如果在下能够辦得到的話，總可以考慮考慮的。」

康白影緩緩道：「這件事你一定可以辦得到的，而且容易得很，只不過是舉手之勞。」

司馬血冷冷道：「砍下自己的腦袋，這也只不過是舉手之勞。」

康白影忽然一笑：「晚生不想要你的腦袋，只想要你的劍而已。」

司馬血動容道：「碧血劍？」

康白影連連點着頭，道：「正是碧血劍。」

司馬血吸了口氣，道：「碧血劍雖然是一柄很不錯的劍，但三十萬兩……」

康白影的嘴角又露出了微笑，道：「司馬血，你弄錯了。」

司馬血的眼睛陡地一亮，不禁錯愕。

康白影接着淡淡的道：「閣下如果算是個聰明的人，你一定會想到自己弄錯了甚麼事。」

司馬血的臉色立刻沉下：「難道剛才你說的那張銀票，不是三十萬兩，而是三十兩？」

康白影仰天打個哈哈，狐狸般狡猾的表情，已洋溢無遺，道：「殺手之王果然還不算是天下間最笨的笨蛋，這一點算你猜對了。」

司馬血吸了口氣，突然拔劍。

劍光一現，彷似天上驚鴻，已鑽進這間狹小的酒館之內。

康白影忍不住脫口讚道：「好，好，果然好劍。」

司馬血冷冷一笑：「這把劍雖好，但閣下的頸子却不太好了。」

康白影道：「我的頸子一向都沒有甚麼毛病。」

司馬血道：「小毛病倒沒有，但却有一個致命傷。」

康白影臉色一沉，道：「你認爲我的頸子快會被碧血劍刺穿一個大洞？」

司馬血淡淡一笑，道：「不是一個大洞，而是一個碗大的疤痕。」

康白影笑了：「想不到司馬血也會用劍把別人的腦袋砍下。」

司馬血含笑不語。

他的笑容很友善，但却並不是對着康白影笑。

在康白影背後不遠處，有一副座頭，座頭上坐着一個英俊瀟洒的青袍公子。

那個人，就是名震天下的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 × ×

衛空空在這間酒館裏，已枯坐了半個時辰。

當司馬血和康白影來到這裏的時候，他已喝下第十八杯酒。

酒很香。

但衛空空却覺得有點腥羶的氣味。

那是血腥。

血腥的氣味，已籠罩着整間細小的酒館。

康白影忽然轉過身子，一雙陰冷的目光盯在衛空空的臉上。

衛空空却連眼角都不瞧他一下！

康白影忽然大笑起來。

司馬血冷冷道：「我實在不明白，在

這個時候你還有甚麼可笑的?」

康白影仍然大笑，良久才道：「名滿天下的衞空空、司馬血，原來竟然是膿包貨色。」

司馬血道：「你憑甚麼說這些話?」

康白影大笑，道：「難道直到現在，你們還未發覺已經墮入了我康某人的天羅地網之中?」

衞空空忽然咳嗽一聲，笑道：「如果憑魔旗山的嘍囉，就想把咱們兩人留下，閣下的手段，也未免太低能一點了。」

司馬血一怔，對衞空空說道：「在屋頂上、榕樹後，和廚房中的傢伙，原來就是魔旗山的高手?」

衞空空一笑，道：「不是高手，而是庸手。」

司馬血道：「你爲甚麼一直都躭在這裏?」

衞空空道：「等你。」

司馬血道：「爲甚麼你要等我?」

衞空空淡然一笑，道：「因爲我早已知道，康白影打算在這裏佈下埋伏，要取你性命。」

康白影嘿嘿一笑，道：「衞空空，你別以爲自己的做法很聰明，很够義氣，其實你是來白白送死的。」

康白影說到這裏，屋頂上已飄下了五個赤髮黃衣、手提厚背大刀的漢子。

接着，酒館門外左右的大榕樹後，也閃出了四個面目猙獰的惡頭陀。

司馬血冷冷道：「魔旗山的九大寇已出現，還有陰陽旗叟，莫非竟躲在廚房之中?」

司馬血的說話剛出口，廚房裏果然就有兩個白髮老叟，分別從左右衝了出來。

這兩個白髮老叟，一穿黑袍，一穿紅衣，黑袍老叟手持一面鐵旗，而紅衣老叟則手持一面銅旗。

衞空空揚眉一笑，道：「兩位莫非正是魔旗山的兩位寨主，鐵旗叟關冰鴻與銅旗叟呼延興?」

黑袍老叟冷冷一笑，道：「總算你見識不差。」

衞空空道：「你是關冰鴻?」

黑袍老叟道：「不錯。」

衞空空道：「在下從來與魔旗山並無仇怨。」

關冰鴻道：「是沒有。」

衞空空道：「司馬血呢?」

銅旗叟呼延興道：「他更與咱們無仇無怨。」

衞空空道：「既然如此，今天兩位何以偏要找咱們的痲煩?」

呼延興冷冷道：「難道你沒有聽過一句說話?」

衞空空一呆。

呼延興緩緩接下去，道：「拿人錢財，與人消災。」

衞空空「哦」了一聲，道：「原來魔旗山已接受了康白影的聘請，要來對付衞某人與司馬血?」

呼延興道：「不錯。」

司馬血一雙鷹隼般的眼睛盯着康白影：「朋友，你很想要在下的碧血劍?」

康白影道：「我不但要你的劍，也要你的命。」

司馬血道：「在下的命，遠遠比不上碧血劍值錢。」

康白影道：「錯了，你的命值二十萬兩!」

「二十萬兩?」司馬血的眸子陡地射出一陣異彩：「居然有人要買我的命?」

康白影悠悠道：「別人能花錢叫你去殺人，亦難免有人會花錢叫我來殺你。」

——殺人者，人亦殺之。

這似乎是很公平的事。

但康白影能否憑魔旗山的助力，一舉殺掉司馬血?

而指使康白影殺司馬血的人又是誰?

× × ×

銅旗叟呼延興想動手了。

他的雙肩微聳，那面重達二十一斤的銅旗已準備敲向司馬血的頭上。

無論是誰，如果給這面銅旗敲上一記，都勢非頭破血流，一顆腦袋分成兩半不可。

但呼延興還沒有動手，屋頂上立刻就有個人淡淡的道：「喂!呼延興，好久不見了……」

呼延興只聽到這裏，整張臉立刻就變成鐵青之色。

不但呼延興的臉色變了，連九大寇和鐵旗叟關冰鴻的神態也變得慌惶失措。

司馬血却感到頭皮有點發炸，心中暗暗嘀咕，忖道：「幸好龍城璧不在這裏，否則他可頭疼死了。」

爲甚麼?

原來屋頂上這人，就是有杭州老祖宗之稱的唐老人!

× × ×

魔旗山原本有五個赤髮黃衣的刀手躲在屋頂之上。

誰知道這五個人剛從屋頂飄下來不久，上面居然還有一個老人，手持松木紅纓槍，威風凜凜的站在那裏。

他不現身猶是可，他一說話，魔旗山上上下下全部人等的臉色都變了。

尤其是呼延興，更是臉色如土，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唐老人仍然和平時一樣，一襲灰袍，神態不怒而威。

當他從屋頂上飄下來的時候，就像一朶灰雲從天而降，但他的目光，却比刀鋒還要銳利。

康白影的臉上，掠過一絲憤怒的神色：「這位老先生，豈非就是杭州唐門的唐老人?」

唐老人嘿嘿一笑：「小伙子，憑你還不配問老夫的名號。」

康白影眉頭一皺，向前踏出一步。

就在他踏出一步的時候，他身上最少已有三十二件暗器同時暴射而出。

唐老人冷冷一笑，左袖如鐵翼般展開，叮叮噹噹之聲不絕於耳，康白影的暗器，已全被他的左袍袖擊落。

康白影一擊不中，欺身上前，突拍三掌。

這三掌的走勢極快，甚至有些暗器仍未跌落在地上，這三掌已拍在唐老人的胸膛間。

但唐老人的反應，也快得令人不可思議。

他的雙腿完全不動，只是身軀左搖右幌。

康白影這三掌眼看可以得手，不知如何，却偏偏全都打了個空。

唐老人冷喝一聲：「老夫若不是看在令師尊的臉上，此刻你已變成了槍下之鬼了!」

康白影悚然一驚。

唐老人的說話，並非恐嚇之言。

唐門槍法，獨步天下。

康白影雖然在江湖上已闖出了一番天下，但是若與唐老人相比，仍然還差了一截。

可是康白影仍然不明唐老人的說話。

唐老人冷冷一笑，道：「你以無名小卒自號，就以爲江湖上沒有人知道你的師承來歷，但老夫却知道得很清楚。」

康白影的臉色陡地大變。

唐老人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他老人家晚年糊塗，竟然收錄了一個像你這般的劣徒，老夫實在爲他感到可惜。」

康白影額上的汗珠涔涔而下。

唐老人緩緩道：「老夫這一次放過你，望你以後別再爲非作歹，否則下次再碰見老夫，咳……咳……」

康白影銀牙一挫，不發一言，悻悻然就掉頭離開這間小酒館。

康白影一走，魔旗山的人更加變成了「樹倒猢猻散」之局。

唐老人冷冷一笑，揚眉道：「老夫今天不想殺人，否則九寇二叟，最少也得有五、六個給我躺下去。」

關冰鴻與呼延興此時走得並不遠，唐老人的說話，他們都聽得很清楚。

他們絕不敢反駁，只盼自己的雙腿能够跑得快一些。

原來魔旗山以前一共有十八寇，四大旗叟。

當時魔旗山的勢力，異常雄厚，分舵遍設黃河兩岸，連地方官府都要避忌他們七分。

但在十二年前，設在黃河兩岸的分舵突然被人毀掉。

十八寇與四大旗叟大爲震怒，正在到處追查，誰知殺掉分舵的人，竟然孤身一人，直闖上魔旗山。

這人就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魔旗山羣魔雖知唐老人的槍法厲害，但自恃人多勢衆，以爲這一次必可將唐老人收拾。

誰知一路接戰之下，唐老人大發神威，數十招之內，已把十八寇與四大旗叟殺了一半。

餘下來的九寇二叟，不禁看得連眼珠子都爲之發直。

結果，他們不敢再戰，俯首稱臣。

此刻狹路相逢，又怎教他們不爲之魂飛魄散，走避不迭呢?

× × ×

小酒館內，又回復了一片寧靜。

就在這個時候，路上忽然又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

只見一個灰衣武士，騎着一匹青驄馬，風馳電掣的向酒館狂奔而去。

唐老人的臉色一沉。

這個灰衣武士，是杭州唐門的護院武士，他叫徐默。

唐老人一向都喜歡獨來獨往，但徐默是他的心腹手下，所以他的行踪連兒子唐竹權都不知，但徐默却往往反而會知道。

唐老人一看見徐默氣急敗壞的趕來，便知又有事情發生。

衞空空與司馬血也見過徐默。

杭州唐門，莫非發生了些甚麼事?

出賣人命　唐門突來怪客

杭州的天空，也很灰黯，但却無雨。

唐竹權從不在乎有雨抑或無雨，他只關心酒罎裏的酒是否已快喝個清光。

每當唐老人不在家的時候，他喝酒總是比平時痛快得多。

尤其是現在，他喝得更過癮，因爲雪刀浪子龍城璧也在這裏。

× × ×

龍城璧終於又來到了杭州，而且還在唐家作客。

杭州唐門最令人頭疼的是唐老人。

他令人頭疼的地方，是他手裏的一根松木紅櫻槍，和他臉上那種冷峻的威嚴，以及那頑固已極的態度。

至於他的兒子唐竹權，也是一個令人頭疼得很的人物。

尤其是喝酒的人看見這個大胖子，更加容易頭疼。

就算他喝三斤，而別人只喝一斤，就這樣子的喝下去，也很少人能够清清醒醒的保持不醉。

唯一能與唐竹權鬥酒的人，似乎就只有兪腦袋大俠衞空空。

但若眞正的鬥起酒來，衞空空仍然不是他的對手。

衞空空、龍城璧在唐家喝酒，唐竹權每喝一罎，他們也照喝一罎，絕不賴賬。

但今天龍城璧喝得並不多。

因爲唐竹權每喝一罎，他只喝一杯。

而且這個杯子很細小。

如果龍城璧與唐竹權一直這個樣子的喝下去，醉倒的人反而會是唐竹權。

龍城璧這樣喝酒，唐竹權並無怪責之意，因爲唐竹君就坐在龍城璧的身旁。

唐竹君的臉，雖然有點蒼白，但她仍然是武林中第一美人。

龍城璧與唐竹君之間的故事，江湖上已流傳了很多很多。但龍城璧却覺得自己知道的，反而比別人所知道的更少。

唐竹權喝了幾罎酒之後，好像已開始有點醉意了。

他忽然抱着一個裝滿了酒的酒罎，離開了龍城璧和唐竹君。

龍城璧霍然而起，問道：「你要到那裏去?」

唐竹權揮手打斷他的話，嘆道：「外面有人在呼叫，想不到老子的耳朶比你的耳朶還要靈敏。」

龍城璧怔了怔。他並不是沒有聽到唐家門外傳來了一陣呼叫聲，但他却沒有想到唐竹權居然也聽得如此清楚。

那陣聲音並不大，彷彿是一個男人的嗓子。

這把嗓子很低沉，翻來覆去只說出了兩個字。

這兩個字就是：

「賣命。」

× × ×

小販有很多種。

有些小販賣糖糕，有些小販賣栗子、花生、鹵鷄腿、針綫……

但在唐家門外出現的這個小販，他賣的却是「命」！

不過，他並非賣自己的命，而是賣別人的命！

當唐竹權看見這個賣命的人的時候，原來的七分酒意，最少立刻就清醒了一大半。

× × ×

小販賣物，通常都是站立着的。

也有一些小販，會隨身帶備一張細小的摺椅，賣到那裏，便坐到那裏。

但這個賣命的小販，他既非站着，也不是坐着，而是躺着。

這人居然弄來了一張又寬闊又舒適的大床，擺在唐家門前，舒舒服服的躺在上面，嘴裏却不停的叫着那兩個字：

「賣命！賣命！賣命……」

從任何角度看來，躺在這張床上的人，却的確很像個小販。

但小販又怎會躺在床上，而且甚麼都不賣，只是「賣命」？

這似乎是一件很滑稽的事。

但唐竹權一點也沒有滑稽的感覺。

躺在床上的小販，身材微胖，唇上留着一撮難看的短髭，一雙眼睛毫無光彩，就像是兩顆死魚的眼珠，嵌在一塊開始發霉的豬肉上面一樣。

在他的床邊，有六張椅，每一張椅上都坐着一個人。

這六個人，就是他的貨物。

他是個賣命的人。

現在，他正準備把這六個人的性命出售。

× × ×

唐竹權雖然朝夕不離一個「酒」字，但他的頭腦遠比他的相貌清醒百倍。

無論你任何時候看見唐竹權，他都是昏昏沌沌的，好像連父親唐老人都快要認不出來的樣子。

但他現在只看一眼，便已認出了這六個人的其中四個。

還有兩個他沒有認出，只因為他以前從未見過他們。

當這個賣命怪客叫賣的聲音傳到他耳朵裏時，他便已知道要有麻煩事發生了。

但他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在唐家門外，竟然會有六個人被縛在椅上，等候出售。

這六個人，並不是泛泛之輩。

就以唐竹權所認出的四個人來說，每一個都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名俠，他們在江湖上的身份，皆是非同小可的。

可是，現在他們的眼睛，都泛着一片迷茫的神色，好像對眼前的一切事物，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唐竹權眉頭大皺。

因為這六個人，竟然就是在江湖上突然神秘失踪的江南六俠。

唐竹權所能認出的四個人，分別是紅葉金鈎霍襄、震山神掌房問天、霸王斧曹頗，及紫簫郎君孟秋思。

另外還有兩個唐竹權從未見過的人，一個是長髯棗臉的，顯然就是美髯太歲徐俠魂。

至於最後一人，顯然就是江湖六大名俠的老三——南山劍客杜鐵裳！

這六個人在月前同時神秘失踪，江湖中人正紛紛忖測不已。

想不到他們現在竟然成為一個「小販」的「貨物」，待價而沽！

× × ×

能夠擺出這種「貨物」來出售的人，當然並非尋常的小販可比。

唐竹權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可是一時之間，也想不出這個身材微胖的中年小販是誰。

但龍城璧反而認出了這個人的來歷。

當唐竹權走到門外的時候，龍城璧也跟着出去。

他已認出這個賣命怪客，就是秦州「活命堂」藥舖的老闆崔不動。

崔不動是藥舖老闆，以前却是一個走江湖，賣草藥的郎中，所以他有一個外號，叫做「活命三郎」。

但自從崔不動開設了「活命堂」之後，他就很少在江湖上走動。

他雖然是個江湖郎中，但除了醫術不錯之外，拳脚功夫也很了得。

據說「活命堂」開業以來，先後曾被人惡意搗亂過三次。

但結果搗亂的人，都不見了一雙腿。

崔不動把這些人的腿砍下，用藥酒浸過，居然擺在店門之前作為擺設。

一共十二條人腿擺在店門之前，其中有六條，據說是屬於嵩陽三鐵腿于氏兄弟的。

于氏兄弟三人，俱是練腿功的，以鐵腿馳名武林，尤其是老大于青虹，他的一雙腿曾經在蘭州千狠谷外，連續不停踢死八條餓狠，所以任何人都不容易挨得住他的鐵腿功。

可是，現在于青虹的一雙腿，已被崔不動砍了下來，作為一種「裝飾品」。

龍城璧曾路經秦州，與崔不動有過一面之緣。

那時候，崔不動正在秦州風雅居喝茶，而龍城璧却已喝得酩酊大醉。

崔不動絲毫沒有注意這個醉漢。

但龍城璧却從店小二的口裏，知道這個躺在床上喝茶的人，就是「活命堂」的老闆崔不動。

——崔不動自從發了財之後，就不大喜歡走路。

——他也不喜歡坐馬車或者是坐轎子，而喜歡躺在一張又舒適又寬闊的大床上，有時叫人抬着代步。

——當年龍城璧雖然已經酩酊大醉，但他對崔不動這個人，仍然有很深刻的印象。原因就是崔不動在風雅居喝茶的時候，居然也是躺在床上的。

——他的床，也就是他的車、轎。

——負責把這張大床抬來抬去的，並非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漢，而是四個看來弱不禁風的老頭兒。

——這四個老頭兒，就是「活命堂」的四個老掌櫃，江湖中人給了他們一個很

有趣的外號，稱為「抬床四傑」。

× × ×

「抬床四傑」的外號雖然聽來很滑稽，但這四個老頭兒却一點也不灰諧，更沒有任何滑稽之處。

他們抬床的本領固然高明，抬槓的本領更加厲害。

誰都不知道崔不動是從那裏弄來這四個老頭兒，終日為奴為僕的侍候着他。

當「活命堂」被人搗毀的時候，崔不動根本就連手指頭都沒有動過一根，而滋事者的腿便已給人活生生的卸了下來。

這當然就是「抬床四傑」的傑作。

× × ×

龍城璧對於「活命堂」很感到興趣。

這家藥舖雖然並不算是老字號，但店中的藥材却式式俱全，甚至許多最偏門的珍貴藥品，店中都並無少缺。

但「活命堂」藥材的售價，也比其他的藥舖貴得多。

而且這間藥舖的四個老掌櫃，都並不是好相與的人，許多上門買藥的顧客，偶然說錯一句說話，他們居然索性不肯賣藥，而且還把顧客轟出門外。

然而，這間藥舖的生意並不壞，方圓千里之內，還沒有任何一間藥舖能與它可比。

唯一最碍眼的，就是藥舖門前擺着的人腿。

但人們見怪不怪，遂也不以為忤。

這四個老掌櫃，顯然是身懷絕技的厲害脚色，但龍城璧下了一番功夫，仍然無法查出他們的眞正來歷。

他們雖然有名字，但武功屬於何門何派？龍城璧却沒有辦法知道。

這四個老頭兒的名字分別是：

喬缺眉——乃「抬床四傑」的老大，平時說話最少，但打人的時候出手却最兇，鬍子比其他三人長一倍，但却沒有眉毛，臉上的神態，有說不出的詭異。

游金蟾——擅用金蟾掌與金蟾鏢，連臉色也略帶紫金之色。

方獨忍——此人雖名為「獨忍」，但脾氣和耐性却是四人中最差勁的一個，武功路數，偏重於剛陽的掌功，一掌之威，縱然獅虎，亦難抗衡。

賴孤丁——性情乖戾，不下於方獨忍，但行事作風，却比其他三人更為陰險毒辣，擅用一柄屠刀，斬殺敵人，有如斬瓜切菜。

龍城璧一直都很留意「活命堂」的行動，想不到在千里迢迢之外的杭州，竟然又再與他們碰頭。

「抬床四傑」就在江南六大名俠身後，他們每一個人的臉都冰冷得有如堅硬的岩石。

崔不動的目光，突然注視在龍城璧的身上。

龍城璧目光如電，也盯緊崔不動。

唐竹權終於忍不住大聲喝道：「你是甚麼人？竟然來到老子這裏撒野！」

崔不動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龍城璧淡淡一笑，對唐竹權道：「他是『活命堂』的老闆。」

唐竹權雖然見多識廣，但偏偏就是沒有聽過秦州活命堂的故事。

龍城璧又道：「他姓崔，叫不動。」

唐竹權冷哼了一聲，道：「『活命堂』是甚麼東西？是不是專做販賣人口勾當的組織？」

龍城璧道：「『活命堂』本是一家藥舖。」

唐竹權咧咀一笑，道：「老子只對賣酒的店舖有興趣，這廝原來是個賣藥的傢伙，難怪老子不認得。」

他咀裏說得輕鬆，也笑得輕鬆，但他心裏却知道崔不動這一次來到杭州，實在是麻煩頂透的事。

因為崔不動並不是來賣藥，而是來賣命的。他賣的是江南六大名俠的性命。

紅葉金鈎霍襄，震山神掌房問天，南山劍客杜鐵裳，霸王斧曹頗，美髯太歲徐俠魂及紫簫郞君孟秋思，全是江湖上名重一時的大俠，這些人不但武功極高，而且手下能人異士為數不少，但此刻他們却像是六隻螃蟹般被人縛在椅子上。

看他們的眼神，木然毫無光彩，顯然已經中了某種邪毒，即使不被縛着，亦毫無自主的能力。

這種情況，顯然大大不妙。

崔不動仍然躺在床上，良久才對龍城璧說道：「江南六俠之命，你買不買？」

× × ×

「買」與「賣」是一件相對的事。

有「賣」的一方，而後才有「買」的一方。

有「買」有「賣」，這就是貿易。

龍城璧雖然不是個商人，但他也曾經歷過不少買賣。

他甚至曾經在西域買過一座城。

但他却從未買過人。

他對崔不動說道：「你為甚麼不先去問一問唐大少爺？」

崔不動冷冷一笑：「他只懂買酒，怎懂得買人？」

唐竹權「咕嘟」一聲喝口酒，道：「老子不買人，只買酒，你總算說對了。」

龍城璧皺眉道：「唐大少爺不買人，何以見得在下反而對這種貿易有興趣？」

崔不動沉默了半晌，忽然露出了一個陰森的笑容，道：「我知道你一定會把這六個人全部都買下來的。」

「為甚麼你敢這樣肯定？」

「當然，」崔不動瞪着龍城璧道：「因為你若不把他們買下來，這六個人的眼睛在三個時辰之內就會瞎掉。」

龍城璧微笑道：「天下間的瞎子成千上萬，就算再多六個，也並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崔不動冷冷一笑，道：「當這六個人的眼睛瞎掉之後，倘若再沒有『活命堂』的獨門秘藥救治，不出半個時辰之內，他們就會全身潰爛而死。」

龍城璧不再說話了。

崔不動乾咳兩聲，道：「倘若江南六大名俠就此死掉，難道你不覺得問心有愧麼？」

龍城璧仰天打了個哈哈，淡淡道：「好一個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看來，龍某若不把這六個人全部買下，將來倒要變成武林中的罪人了。」

崔不動展顏一笑，道：「你果然是個

識時務者，同時，也並不是個見死不救的人，要得！要得。」

龍城璧道：「不過，這六個人就算我想把他們買下，但價錢方面，恐怕絕不會便宜罷！」

「當然。」崔不動悠悠一笑，道：「常言說得好，一分價錢一分貨，倒是半點不假的。」

龍城璧嘆了口氣，看了江南六大名俠一眼，黯然道：「若論身價，他們任何一個人的指頭，都比龍某的腦袋還要值錢百倍，倒不知道崔老闆開出來的價錢，是否在下可以接納？」

崔不動淡淡一笑，道：「只要你答應崔某一個條件，這六個人就可以立刻獲得釋放，而且還附送解藥，不另收費。」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你儘管說出來聽聽。」

唐竹權却搶着道：「這廝不安好心，他若要你的腦袋去交換，豈不是白白的賠上一條性命？」

崔不動冷冷道：「唐大少爺，現在談買賣的是龍城璧，並非閣下，你還是少開尊口好一些。」

唐竹權臉色倏地一變，就要發作。

龍城璧立刻勸開，道：「崔老闆還未把條件開出，他也許並不稀罕甚麼死人的腦袋。」

崔不動嘿嘿一笑：「還是雪刀浪子比較有見識，我爲甚麼無緣無故的要砍掉他的腦袋？」

龍城璧靜靜的聽着，不再說話。

崔不動又陰森森的冷笑，然後道：「江湖傳言，閣下與唐家二小姐的感情很不錯……」

龍城璧沉默着。

崔不動凝視他半晌，又咳嗽一陣，道：「唐二小姐是武林中第一大美人，她的丰采，崔某也曾在兩年前見過，果然閉花羞月，落雁沉……沉……」

唐竹權一怔，忍不住道：「什麼閉花羞月！是羞花閉月，不是閉花羞月，你不懂就別胡吹亂扯！」

崔不動居然臉上一紅。

原來他自從讀書識字以來，一直都只是閱讀草本、醫藥之類的經書，那些風花雪月的文章，他着實一竅不通，連「沉魚落雁，閉月羞花」這兩句成語也沒有弄清楚。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原來崔老闆想打唐二小姐的主意。」

崔不動搖搖頭，道：「唐二小姐乃人中之鳳，崔某人還有點自知之明，豈敢打甚麼歪念頭。」

龍城璧道：「倒不知道崔老闆用意何在？」

崔不動淡淡一笑，道：「崔某雖然配不上唐二小姐，但崔某的少主人，却是個年青英俊、本領高强的貴介公子。」

「崔老闆，原來你還有一個後台大老闆。」

「不錯。」

龍城璧道：「敢問崔老闆所說的少主人是誰？」

崔不動滿面笑容，道：「我家少主人，是『玉面銀狐』皇甫公子……」

×　　×　　×

雖然沒有下雨，但天色却變得更加灰暗。

唐竹權的臉色，也像半空的烏雲一樣，變得陰沉無比。

「好極了，又有個王八灰孫子看中了老子的妹子。」他不斷地冷笑，連肚皮都爲之顫抖起來。

龍城璧苦笑一聲，道：「我可不是甚麼王八灰孫子罷？」

唐竹權失聲笑道：「你若自招自認，老子可沒辦法。」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崔老闆的意思，莫非是要在下以後離開唐二小姐？」

崔不動默然半晌，緩緩道：「唐家老祖宗根本就不喜歡你，就算你再纏着唐二小姐，也不會有甚麼好結果，很可能會越弄越糟，所以最明智之舉，倒不如臨崖勒馬，揮慧劍斬情絲。」

唐竹權氣呼呼的道：「老子勒你娘個鳥，斬你祖宗個屁！龍城璧與老子的妹子情投意合，遲早都會有情人終成眷屬，你算是甚麼東西，在這裏胡亂放狗屁？」

唐竹權性子猛烈，早就想動手，比刻脾氣一經發作，再也按耐不住，居然把手裏的大酒罈迎面就向崔不動擲去。

唐竹權腕力驚人，這一擲之勢，呼嘯生風，而且疾逾流星，若給他一擊而中，恐怕一顆腦袋立刻就要變成肉醬。

但大酒罈剛擲出，立刻就有一條人影如電般疾閃而出，跟着刀光一閃，大酒罈應聲碎裂，酒液與碎片四處飛濺。

唐竹權冷喝一聲，注目盯着一個臉色焦黃的老頭兒。

此人正是「抬床四傑」中的老四賴孤丁。

賴孤丁一刀毀掉酒罈後，跟着就勢如猛虎出柙般撲向唐竹權。

唐竹權雙手一翻，施展擒拿手絕技，一式「纏魂纏魄」，迎着賴孤丁的來勢，捏向對方雙腕大脈。

賴孤丁手裏的屠刀，重達十餘斤，而且刀法猛烈如驚濤拍岸，但唐竹權絲毫不懼，顯見藝高人胆大，不愧是一流的頂尖兒高手。

賴孤丁目光一亮，一聲冷喝道：「來得好。」

冷喝聲中，身形急沉，刀勢突變。

颼！

好快的一刀！

賴孤丁這一下應變奇快，而且一刀於瞬息之間再化爲五刀，從死角擊到唐竹權的身上。

刀風呼嘯，竟然連地上的塵土都被捲起。

唐竹權大吼一聲，雙手虛抓揮舞，身形向左側倒退。

別看他身材肥大，但反應一點也不遲鈍，看他倒退閃避之勢稍慢半點，他的大肚皮恐怕立刻就要被賴孤丁的屠刀剮開一道兩尺長的創口。

賴孤丁五刀落空，刁鑽的身子向前竄出，左七右十二，七刀十二掌同時疾擊唐竹權。

他的刀法招式比一般人急勁而詭奇，其出手方位也與各門派的刀法大有逈異之

處。

他握刀的是左手！

但右掌一經發動，其威力之强大，竟然不在左手那柄屠刀之下。

賴孤丁逐步向唐竹權逼近，一刀比一刀狠，一掌比一掌毒辣。

唐竹權赤手空拳，似巳被逼得有點手忙脚亂了。

但龍城璧仍然好整以暇，一點也沒有担心的樣子。

他當然明白，唐竹權越是手忙脚亂的時候，敵人就會死得越快！

×　　×　　×

賴孤丁性情兇悍乖戾，每次與敵人交戰，總是志在必得，他刀法的招式咄咄逼人，每一刀都像有去無回之勢。

唐竹權的身子，巳被他的屠刀逼退了幾乎五丈。

賴孤丁巳佔了絕對性的優勢。

可是，無論他的刀法怎樣潑辣兇悍，偏偏就只能佔着上風，却無法損傷唐竹權毫髮。

這是久攻不下的局勢。

高手相爭，最重先機。

賴孤丁無疑巳搶得先機。

但搶得先機之後，却久攻不下，這種形勢可就有點不妙了。

百刀！

二百刀！

三百刀！

三百五十刀之後，唐竹權仍然和被第一刀攻到時般，一點也沒有改變。

但賴孤丁的臉色巳變成紫青之色，滿頭大汗，有如豆粒遍佈。

唐竹權反而笑了。

「老兄的刀法眞不錯，每年死在這柄屠刀之下的寃魂，總不少罷？」

賴孤丁臉如土色，刀光急捲，再攻十刀。

這十刀又急又狠，足以開碑裂石。

但唐竹權這一次不再退避了。

他突然無聲無息的霍然出指。

這一指，就在賴孤丁揮出第十刀的時候，同時出手。

篤！

賴孤丁的第十刀仍然擊出，而且去勢激烈無比。

但就在同一刹那間，他覺得咽喉一陣劇痛，傳徹肺腑。

「哎！」

一聲悶哼，賴孤丁的左手鬆脫。

屠刀「噹」聲落地，他全身的氣力，彷彿也隨着屠刀的跌落而完全消散。

唐竹權冷冷一笑。

他盯着賴孤丁的咽喉。

唐門五絕指法，他並沒有白練，除非不出手，一經出手，無論是誰，也不容易抵抗。

賴孤丁的一雙眼睛，陡地變得空空洞洞的，他巳甚麼都看不見了。

「砰」然一聲。

賴孤丁倒下。

當他倒在地上的時候，臉龐剛好碰着他自己的屠刀！

×　　×　　×

原本久陰不雨的杭州，此刻忽然細雨紛飛。

龍城璧仰望着灰暗的蒼穹，嘆道：「如此天氣，本是詩情畫意的時候，又誰能料到有人來到這裏焚琴煮鶴呢？」

崔不動的臉色陰沉得可怕。

唐竹權却大聲叫道：「唐義，快拿酒來。」

唐義是杭州唐家的東院總管。

原來唐家共分東西兩院，唐老人一向都在西院，而東院則是唐氏兄妹的居處。

杭州唐門，雖然規模比不上蜀中唐門，但一向紀律嚴明，東院總管的權力，僅在唐家父子之下。

唐竹權固然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而唐義也頗有少主之風，主僕二人，經常喝個酩酊大醉。

唐竹權是個大胖子，而唐義却是個瘦骨嶙峋、仙風道骨的老者。

面臨强敵，唐竹權仍然不忘喝酒。

唐義很快的便把酒拿上。

唐竹權喝得很痛快，恨不得一口氣把整罈酒喝個清光。

崔不動冷冷道：「酒能傷人，你這樣子喝酒，遲早總會中酒毒而死。」

唐竹權哈哈一笑，伸手向伏屍地上的賴孤丁一指，道：「他喝不喝酒？」

崔不動搖搖頭道：「賴孤丁生平滴酒不沾唇。」

唐竹權大笑道：「這就是了，他不喝酒，到頭來又怎樣？」

崔不動無言，目中殺機畢露無遺。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抬床四傑巳變成了抬床三傑，倒不知道還能不能抬得起崔老闆的這張大床呢？」

崔不動冷冷笑道：「這一點不勞閣下費心，看來你並無誠意把江南六大名俠的性命買下。」

龍城璧淡淡道：「是的，在下的確不想買。」

崔不動「噢」了一聲，嘴角不斷地發出冷笑。

龍城璧緩緩吸了口氣，接道：「在下雖然不想買，但却想做一次强盜。」

「强盜？」崔不動嘿嘿冷笑：「你想把江南六大名俠搶走？」

龍城璧微微一笑，道：「崔老闆認爲在下沒有這個能力？」

崔不動凝注着他，良久良久，突然怪笑着說道：「其實你想要這六個人，也不必動手搶的。」

龍城璧道：「難道崔老闆願意雙手白白奉送？」

崔不動悠然一笑，道：「『活命堂』的老闆，並不是那種孤寒刻薄成家的人，雪刀浪子既然想動手搶人，崔某就索性不賣，白白送給你。」

龍城璧臉上毫無喜悅之色。道：「解藥呢？」

崔不動皮笑肉不笑：「甚麼解藥？」

龍城璧嘆一口氣，道：「江南六大名俠俱巳中了邪毒，而且在三個時辰之內就會變成瞎子，救人須救個澈底，解藥在下無論如何都要替他們爭取的。」

崔不動哈哈一笑，道：「好一個救人須救澈，可惜他們中的是甚麼毒，連我也不知道。」

唐竹權怒目圓睜：「胡說！」

崔不動躺在床上，連眼皮也懶得抬起一下。

龍城璧看了唐竹權一眼，突然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顫。

× × ×

唐竹權手中的酒罎裏的酒，差不多已喝了一半。

唐義仍然雙手垂下，靜靜的站在他的身旁。

龍城璧暗中吸了口涼氣。

他已看出，唐竹權的臉上，已有中毒的跡象。

龍城璧是易容術的行家，到了此刻，他已發覺，一直站在唐竹權背後的唐家東院總管唐義，是個冒牌的貨色。

龍城璧的手掌已隱隱的在冒汗。

眞的唐義不見了，却出現了一個冒牌的唐義，而且還把一罎酒給唐竹權喝下。

這些酒裏有的是甚麼毒？

龍城璧不知道。

但他已看見唐竹權的臉上，開始冒出了不正常的灰暗之色。

毫無疑問，酒中有毒。

下毒者的手段，顯然很高明，否則，以唐竹權這種人，又如何會輕易把毒酒喝下去？

唐竹權喝下毒酒之後，似乎猶未醒覺，但龍城璧却已看出其中蹺蹊。

突然問，唐義右肩微聳。

龍城璧早已對他加以注意，此時一看他有不軌的舉動，更加證實自己的看法沒有差錯。

唐義竟然無聲無息的，從唐竹權背後施以暗襲。

唐竹權好像仍懵然不覺。

就在唐義的掌心快要擊在唐竹權的背心之際，龍城璧已拔出風雪之刀，如閃電般急劈而至。

然而，這一刀他只劈出了一半，立刻就在半空中頓住。

原來唐竹權已陡地一個翻身，用虎爪緊緊扣住唐義的右掌。

唐竹權面色倏變，厲聲喝道：「唐義，你竟敢暗算老子？你在酒裏放的是甚麼毒？」

唐義一言不發，左手一揚，居然又是一掌。

但唐竹權既然看穿了他的陰謀，他想襲擊這個大胖子就不容易了。

唐竹權怒從心上起，手勁一狠，居然「勒」的一聲響，就把唐義的右掌生生折斷。

唐義汗如雨下。

但他仍然咬緊牙關，不顧一切的用左手拍向唐竹權的鼻樑上。

對方這一下出手，唐竹權也看出不對勁了。

唐義的武功，他是熟悉不過的。

但現在眼前這個唐義，他所使用的掌法，竟然是唐竹權以前從未見過的。

唐竹權身形一挺，怪叫一聲，「叭叭叭」的一連三掌，反拍在唐義的胸膛上。

唐義想不到唐竹權的出手竟然這樣快，對於這三掌完全無法抵擋，身形立時被打得倒退逾丈。

唐竹權暴喝道：「你是甚麼人？竟敢冒充唐家東院的總管！」

唐義淒然一笑，突然把一顆藥丸拋進口中。

龍城璧目光一閃，脫口道：「他服毒自盡！」

唐義大笑。

但他的笑聲很快就停止了。

前後不到半晌時間之內，毒丸的藥力已發作，他也同時宣告死亡。

唐竹權臉色一變，道：「好厲害的毒藥。」

龍城璧道：「如果他在酒中下的也是這種毒藥，你現在已與他同一命運了。」

唐竹權的臉色越來越差。

龍城璧低聲道：「快點服食碧血靈芝丸。」

唐竹權不敢怠慢，連忙從懷中取出一顆碧血靈芝丸，「咕」聲服下。

碧血靈芝丸是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精心配製的解毒奇藥，唐竹權以前也曾服用過。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他雖然喝下了毒酒，仍然能够暫時不死。

其實假唐義在酒中所下的毒，異常劇烈，如果別人喝下，早已七竅流血而死。

現在唐竹權再服下一顆碧血靈芝丸，雖然仍無法絕對解除毒酒中的毒力，但最少暫時可保性命無憂。

龍城璧用風雪之刀割開唐義的臉皮。

他果然是經過易容的。

臉皮之下還有另一張臉。

那是一張陌生的臉。

這個唐義是冒牌的。

但眞的唐義呢？

想到這裏，龍城璧的心裏突然冒起一股寒意。

× × ×

雨點開始越下越大。

崔不動望着天色，皺眉道：「看來這一場雨，將會下到黃昏之後。」

龍城璧冷笑道：「所以你最好還是把大床搬到沒有雨淋的地方，這一張床若被淋濕了，未免可惜。」

崔不動淡淡一笑，點頭道：「你說得不錯，崔某告辭了。」

他說走就走。

「抬床四傑」雖然已變成了「抬床三傑」，但他們仍然毫不費力的就把這張大床抬起。

崔不動突然面色一沉，怒道：「老四還躺在地上，你們三個老不死的算是甚麼意思。」

喬缺眉面露一陣喜悅之色，連忙把賴孤丁的屍體揹着。

崔不動長長一聲嘆息，道：「把他放在大床上。」

喬缺眉一呆，還以爲是自己的耳朶聽錯了。

崔不動又是一句粗話罵出口：「他祖奶奶個熊，俺叫你把賴老四放在床上，難道你的耳朶聾掉了？」

喬缺眉這一次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連忙把賴孤丁的屍體放在床上。

崔不動滿臉憂傷之色，目注賴孤丁喃喃道：「今天也該換一換花樣了。」

他居然從床上走下來。

喬缺眉一怔，道：「崔老闆……」

崔不動揮了揮手，道：「你別問長問短，抬床畢竟是四個人抬的比較好，俺在大床上躺得太多了，今天應該抬床……」

唐竹權冷冷一笑：「崔老闆，這不是抬床，這是抬棺！」

崔不動也不答話，與其他三人抬起大床便望北而去。

但他們只是走了幾步，立刻就被一把刀攔住去路。

威脅銀狐　索解藥救摯友

攔住崔不動等人的刀，當然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的風雪之刀。

崔不動冷冷一笑，道：「江南六大名俠已被釋放，你還想怎樣？」

龍城璧刀鋒一收，只說出四個字：「拿解藥來。」

崔不動冷笑道：「甚麼解藥？」

龍城璧道：「當然是他們六個人身上所中奇毒的解藥。」

崔不動冷然道：「恕難從命。」

龍城璧面罩寒霜，風雪之刀「颯」一聲凌空一劃。

崔不動面露揶揄之色：「這一把刀雖然不錯，但想憑它把解藥搶到手，恐怕還不大容易。」

龍城璧沉聲道：「搶得到固然要搶，搶不到也一樣要搶。」

崔不動大笑道：「救人一命，已勝造七級浮屠，今日如果你能够一舉把江南六俠的性命都挽回，未嘗不是的一件功德無量的善行。」

龍城璧嘆息一聲：「崔老闆，你還是別逼我出手的好。」

崔不動目光一寒，冷笑連聲，道：「江湖上人人都說八條龍刀法天下無雙，想不到今日倒有機會領教領教。」

龍城璧默然，刀鋒看來更是寒光刺目，閃閃迫人。

崔不動突然雙手一翻，隨即亮出一雙金光燦然的短槍。

龍城璧心頭一懍。

這一雙黃金短槍，他曾經見識過，那是中原獨行大盜「雙槍追命」莫逆行的獨門兵器。

但兩年前，莫逆行突然被殺，屍體被遺棄在河南野草谷五里外的一條小溪下。

至於他的獨門兵器黃金雙槍，也頓失所踪。

誰料到此刻龍城璧又再看見這一雙金槍，而且落在「活命堂」的崔老闆手上。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原來莫逆行是閣下所殺的？」

崔不動淡然一笑，點頭道：「那又如何？」

龍城璧目光一閃，道：「莫逆行多行不義，爲惡武林多年，該死有餘，崔老闆殺了這種人，對於整個江湖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崔不動嘿嘿冷笑，不置可否。

龍城璧話聲微頓，又道：「只可惜閣下殺莫逆行的用心，並非旨在替天行道，而是爲了殺人滅口！」

崔不動臉色一變：「殺人滅口？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龍城璧冷冷道：「莫逆行雖然號稱獨行盜，但他曾經幹過一宗巨案。」

崔不動靜靜的聽着。

龍城璧輕輕一咳，又自接道：「河南鄔家堡慘罹浩刦，滿門老幼被殺的血案，崔老闆大概還不會忘記罷？」

崔不動冷冷道：「龍城璧，你的話太多了，還是快點動手罷。」

龍城璧還未動手，崔不動已手持黃金雙槍，首先向他迎頭疾擊！

龍城璧冷喝一聲，揮刀相迎，口中仍然說道：「你利用了莫逆行，也殺了莫逆行，連他的獨門兵器也據爲己有！」

崔不動殺機已動。

「抬床三傑」互相打了一個眼色，也加入了戰圈，向龍城璧圍攻！

× × ×

杭州唐門，現在已被弄得一團糟。

唐家門前固然形勢混亂，唐家東院中，也是弄得血腥滿地，慘不忍睹。

唐竹權喝下的酒，現在都已化爲冷汗，涔涔冒出。

他渾身都是又濕又冷的汗水。

門前的假唐義被殺，而眞的唐義，却在更早的時候，被人用一根銹跡斑斑的判官筆釘在石牆之上。

唐義被殺，對於唐竹權來說，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不但唐義被殺，唐家中幾個頗有武功的奴僕，也已慘遭毒手。顯然，在崔不動來到門前賣命的時候，曾經有一批手段兇殘的武林高手闖進這裏。

但他們是甚麼人呢？

唐竹權急得有點瘋了。

他到處找唐竹君。

但唐竹君呢？她在哪裏？

× × ×

唐家東院，不見了唐竹君。

唐家西院，也找不着她。

唐竹權有如熱鍋上螞蟻，他已感覺得到事情的嚴重性。

杭州唐家，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嚴重襲擊。

龍城璧此刻正與「活命堂」的人耗上了，但唐竹權仍然沒有找到唐竹君。

到了最後，他才在一座假山之後，發現了冰梅。

冰梅是一個很聽話的丫環，她一向都是服侍唐竹君的。

當唐竹權發現冰梅的時候，她的胸膛上已染滿了鮮血。

一把鋒利的匕首，插在她的胸前。

她的臉色慘白如雪。

唐竹權大吃一驚，連忙上前，問道：「二小姐在哪裏？」

冰梅氣若游絲，斷斷續續的道：「扶……扶起……奴婢……」

唐竹權不再猶豫，立刻俯身。

但他俯身並不是扶起冰梅，而是突然出手，把她身上的七道要穴一齊點住。

× × ×

唐門五絕指法，天下無雙。

這種武功不但能制人於死命，要把一個人弄成動彈不得，更是絕頂拿手好戲。

冰梅就在唐竹權的五絕指法之下，變成整個人都爲之僵硬。

但她的嘴巴仍然能够活動自如。

「大少爺，你……」

唐竹權適才滿臉關切之色，但現在巳換上了一副完全不同的臉孔。

「別在老子面前裝模作樣了。」

冰梅的臉剛才雪白如紙，現在忽然又變得陣紅陣白。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無可否認，妳的易容術相當高明，可惜仍然瞞不過老子的眼睛。」

冰梅忽然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唐竹權的目中，閃射着憤怒的光芒：「妳是什麼人？何以冒充冰梅？」

「我的確不是冰梅，但我很想知道，你憑哪一點看出破綻？」

唐竹權冷哼一聲：「很簡單，冰梅不會講話的，而妳的聲音却太動聽了。」

「冰梅……她竟是個啞巴？」

唐竹權冷笑道：「你們連這一件事都沒有弄清楚，就貿貿然的行刺老子，眞是白費心機。」說罷，立即一手把她胸前的匕首拔出。

這當然是假裝的，這個女人根本就完全沒有受傷。

唐竹權怒容滿面：「妳再不說出來歷，老子就要妳由裝死變成眞死！」

假冰梅無可奈何的嘆道：「你聽過絳花丘的故事沒有？」

「絳花丘？」唐竹權神色一變：「難道妳是絳花丘十二仙女之一？」

假冰梅點了點頭，道：「賤妾是苗小蕁。」

唐竹權冷冷一笑：「無論妳是小蕁也好，大蕁也好，老子現在問妳一句，冰梅和唐二小姐在哪裏？」

苗小蕁垂下眼簾，道：「你何必向賤妾苦苦相逼？反正她們現在絕對沒有甚麼危險。」

唐竹權的面色變了，駭然道：「絳花丘刼走了竹君？」

苗小蕁沒有回答他。

回答唐竹權的，是一把劍。

那是一把銀光閃爍的劍。

劍鍔上，鐫刻着一隻狐……銀狐！

× × ×

龍城璧與崔不動硬拚了五招，誰都沒有佔着便宜。

「抬床四傑」雖然巳變成了「抬床三傑」，但餘下來這三個人，都絕不容易對付。

龍城璧雪刀在手，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

他看來就像是一尊石像。

刷！刷！刷！

喬缺眉繼崔不動之後動手。

在他的袖中，居然藏着三柄短小的利斧。

短斧鋒利無匹，但他却只有兩隻手，又怎能同時使用三柄斧呢？

別人不能，但他能。

因爲他爲了研究怎樣同一時間之內使用三柄利斧，巳花去了他大半生的時光。

他的左右雙手，分別握着一斧。

而第三柄短小的利斧，他竟然是用顎下的鬍子捲着來使用。

直到現在，龍城璧才明白他的鬍子爲甚麼比別人的長得更長。

用鬍子捲着利斧作爲攻擊的方法，絕不容易練成。

但喬缺眉却練成了。

他左右手中的利斧固然咄咄迫人，威勢勇不可當，而他用鬍子捲着的一柄利斧，更是怪招百出，令人防不勝防。

喬缺眉的三柄利斧，都曾殺過人。

而殺人最多的，竟然還是他用鬍子捲斧這一套奇招。

能够用這種方法使用兵器，其人在內力運用自如的程度，實屬駭人聽聞巳極。

一般武林高手，要應付他左右雙手的短斧，巳感到大不容易。

而他用鬍子捲斧的奇招，看似累贅，但與敵人決戰起來，居然亦妙用無窮。

龍城璧木訥的神色，突然一轉，大笑道：「好！眞是令在下大開眼界。」

喬缺眉並不開口說話。

他全身的內家眞氣，巳聚凝顎下，斧風呼嘯，處處不離龍城璧的要害下手。

龍城璧雖然刀法厲害，但驟然間碰上了如此古怪的武功，也不禁爲之錯愕。

喬缺眉一招三式，轉眼之間，巳是八招二十四式，一齊攻向龍城璧。

崔不動手持黃金雙槍，身形猛一轉，繞到龍城璧的背後。

一時之間，只見斧光與槍影亂閃，龍城璧巳陷入前後受夾攻的險境。

但他一點也沒有慌亂，八條龍刀法在他手中施展出來，彷彿眞的有八條矯捷的游龍，在他身旁圍繞着一樣。

崔不動握着金槍的雙手，青筋顯現，左衝右突，仍然無法把龍城璧的刀網衝開任何破綻。

崔不動冷冷一笑：「果然好刀法。」

冷笑聲中，左槍突然從中拗折，一分爲二。

但這桿短槍雖分爲二，中間仍然有一條金鍊聯繫着。

槍枝拗折的部份，居然像烏賊般噴射出一種黑色的液汁。

這種液汁奇腥無比，雖然不致於中人欲嘔，但也刺鼻得很。

龍城璧的距離並不遠，眼看首當其衝，立時就要變成滿身污穢不堪。

骯髒一點還不打緊，最要命的就是這種東西，顯然是足以致命的毒汁。

昔年獨行盜莫逆行，憑着這一下陰損毒辣的招數，巳奪取過不知多少武林英雄豪傑的性命。

這種武器現在落在崔不動的手上，恐怕遺禍之烈，猶勝從前。

但當毒汁射出的一刹那，明明就在崔不動眼前的雪刀浪子龍城璧，突然就不見了！

× × ×

「突然就不見了！」

這種事說出來好像很滑稽，很可笑。

一個人好端端的，爲甚麼會突然就不見了？

難道龍城璧學會了甚麼仙法、妖術不成？

事實當然並不是這樣的。

龍城璧沒有移動脚步，他仍然站在原來的方位。

但當崔不動左手金槍剛剛一折爲二的時候，龍城璧巳經驚覺到是怎麼一回事。

他雖然從來未見識過昔年莫逆行的獨門兵器，但却曾聽人說過。

原來司馬血以前曾與莫逆行敵對過一次。

那一次，司馬血在取得絕對性的上風之後，但幾乎要死在莫逆行的毒汁之下。

幸好司馬血機靈，得以逃過大難。但莫逆行也趁機逃脫。

司馬血一直都到處找尋他，要與他再決一死戰。

但莫逆行却在不久之後被人所殺。

龍城璧與司馬血巳成爲莫逆之交，所以有關莫逆行金槍中的秘密，司馬血也對龍城璧說過。

因此，當崔不動把金槍一折爲二之際，龍城璧早巳有所準備。

毒汁射出，龍城璧突然不見了。

其實龍城璧亦沒有移動，但在他的面前，却突然出現了一個人，替他擋住射來的毒汁。

成爲龍城璧護身盾牌的人，竟是喬缺眉！

× × ×

喬缺眉以三斧進攻龍城璧，他所使用的招式雖然厲害，但到底還是給龍城璧看穿了其中的破綻。

喬缺眉的鬍子，捲着一柄利斧。

但這一柄利斧，却偏重於右路，以致形成左右之間的攻勢並不協調。

所以，喬缺眉的破綻，就在左方。

當他右方的攻勢越凌厲時，他在左方所漏出來的破綻也就越大。

龍城璧是最善於利用敵人的弱點的。

他並不急急冒進。

但只要他一經全力進襲，那一擊便勢非成功不可。

當崔不動巳想發射毒汁的時候，龍城璧剛巧正準備給予喬缺眉致命的一擊。

龍城璧並沒有因爲崔不動的突襲而放棄了進擊喬缺眉。

但他的刀勢却及時改變，並非一刀劈向喬缺眉，而是用刀尖把他整個人挑了起來。

喬缺眉的斧勢正在最急勁的時候，他怎樣也料不到龍城璧的刀來得這樣快，也這般狠。

颼！

喬缺眉不但左脇中刀，而且還被刀鋒牽帶，整個身子凌空飛了起來。

不偏不倚，恰巧擋在龍城璧和崔不動的中間。

喬缺眉中了這一刀，固然傷得極重，但更要命的，還是崔不動從槍中疾射出來的毒汁。

這種毒汁，奇毒無比，無論是誰，就算身上只是沾了一滴之微，也勢非全身肌肉腫爛至死不可。

龍城璧一擊得手，身形急退八尺。

崔不動誤傷喬缺眉，臉色更加變得令人觸目心驚。

喬缺眉立時全身發黑，連慘叫聲也沒有叫出，便巳氣絕畢命。

崔不動眉頭緊皺，道：「好歹毒的刀法。」

龍城璧臉色一寒：「論到歹毒二字，還是崔老闆的金槍高明得多罷。」

崔不動滿臉殺機，因爲「抬床四傑」巳損折一半。

龍城璧一聲冷笑，道：「崔老闆，解鈴還須繫鈴人，江南六大名俠身上所中的奇毒，最好還是煩勞尊駕把解藥奉上。」

崔不動面色鐵青。

他突然點點頭，道：「你要解藥，並不困難，只怕你沒有本領去取。」

龍城璧倒抽了一口涼氣，道：「解藥在那裏？」

崔不動冷冷的伸手向大床一指：「解藥就在這張大床之下！」

× × ×

這張床不但寬大舒適，而且床脚高得很。

床上固然可以躺上兩至三個人，而床底下也一樣可以匿藏着人。

龍城璧一早就巳經懷疑這張大床之下，還有些別的古怪。

現在他巳可以證明自己的懷疑，並不是多餘的。

床下果然有人。

這人本來隱藏得很好，連呼吸之聲也沒有半點外洩。

但當崔不動掀開大床的床布之後，他不再躲藏了，他大模大樣的從床下走了出來。

那是一個隆鼻如鷹、身材枯瘦矮小的老人。

雖然他的身材矮小，但却目光如電，使人一眼望去，有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

崔不動的身材，不能算是魁偉，但比起這個老人，却還是高大得多的。

但這兩人相比之下，最令人生畏的並不是崔不動，而是這個枯瘦的矮小老人。

龍城璧微一沉吟，忽道：「這位老先生一直都睡在床下？」

矮老人冷冷的瞪了他一眼，道：「不錯，難道老夫躺在床下，都要你來管上一管？」

龍城璧聳肩淡淡一笑：「莫非躺在床下很舒服？」

矮老人沉聲道：「本來是很舒服的，但現在老夫却不舒服到了極點。」

龍城璧道：「爲甚麼老先生忽然又會覺得不舒服？」

矮老人的臉色開始發青。

他的臉色發青並不是因爲恐懼，而是準備殺人。

只聽他冷冷一笑，緩緩道：「老夫睡覺的時候，最討厭給別人弄醒。」

龍城璧道：「在下此舉，事非得巳，還請寬恕，而且弄醒老先生的，是崔老闆而並非在下。」

「胡說！」矮老人目中紅筋畢現，整張臉看來就像是發狠的老狠：「是你弄醒老夫的，誰弄醒老夫，誰就必死！」

龍城璧也不再客氣了，刀鋒一揚，冷冷說道：「在下只希望替江南六俠取得解藥，是死是活，從來都沒有放在心上？」

矮老人哼了一聲：「說得好漂亮！」

語聲一頓，突然對崔不動道：「徒兒

，拿解藥來。」

崔不動一愣。

矮老人的臉立刻由青轉白，又由白轉紅，厲聲喝道：「你聾了？還不把解藥拿來！」

崔不動不敢怠慢，連忙從床角一個暗格裏，找出一個碧綠的小瓶子。

矮老人把瓶子取過，目注龍城壁，冷冷的說道：「解藥就在老夫的左手中，你若有本領把老夫的左手砍了下來，這瓶解藥就是你的！」

龍城壁吸了口氣，緩緩道：「這位老先生原來是崔老闆的師父，倒不知道如何稱呼？」

矮老人嘿嘿一笑：「你雖號稱江湖最傑出的年青刀客，可是，憑你還不配問老夫的名號，想取解藥，最好還是早一些動手。」

龍城壁嘆了口氣，道：「你眞的要迫在下動手？」

矮老人冷然不語。

他雖然長得身材矮小，但目光烱烱有神，氣勢重如山嶽，任何人與他站在一起，都反而變得自己渺起小來。

但龍城壁却沒有這種感覺。

他從不看輕別人。

但也永不看輕自己。

他很瞭解：

——自傲與自卑都同樣是錯誤的。

高手相爭，任何錯誤都足以帶來失敗與死亡。

他雖然是個不折不扣的浪子，但他並不消極。

如果你看見他經常喝醉酒，便斷定他是個無可救藥的醉鬼，那是大錯特錯。

有一次，他在一間破廟裏獨自喝酒，已經醉得連自己都以為不能再動彈分毫。

但當一個刺客欲趁機下手撿便宜的時候，突然刀光一閃。

那個刺客不僅沒有撿到便宜，却撿回了自己的一條右臂。

然後，他就聽到龍城壁似醉非醉，非醉又似醉的聲音響起：「想殺龍城壁，你最少還得多下八年功夫。」

刺客立刻魂飛魄散的亡命飛奔。

直到半年之後，龍城壁才知道那天在破廟裏行刺他的人，原來竟是江湖上有「一劍絕十命」之稱的獨行殺手盧百快。

盧百快接受了一個大盜的萬兩黃金，要來行刺龍城壁，他一直都在等待機會，務求一擧把龍城壁殺死。

誰料到龍城壁大醉之餘，仍然能夠一刀就把他的一條臂膀卸了下來。

所以，龍城壁永遠不看輕別人，也永遠不看輕自己。因此他面對任何敵人，都如臨淵履冰，不敢掉以輕心。

× × ×

矮老人雖然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裏，但他的雙手却突然有勒勒聲的響了起來。

他的一雙手，原本枯瘦有如鳥爪。

但隨着勒勒的異響之聲，一雙鳥爪般手竟然隨而脹大。

龍城壁眉頭一皺，脫口道：「通臂神功！」

矮老人格格一笑：「你的見識倒也不少。」

崔不動也在笑，而且笑得比師父還要愉快：「他的見識雖然不錯，可惜太不自量力。」

矮老人哼一聲：「你不必替為師打氣，雪刀浪子能夠在江湖上屢勝強敵，絕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崔不動不再說話了。

龍城壁的雪刀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姿勢，一點都沒有改變。

矮老人冷冷一笑，目注龍城壁：「年青人，難道你面對着老夫，竟然不敢出手嗎？」

龍城壁手握雪刀，眼睛裏突然暴射出一種難以形容的光芒。

這種光芒，竟比雪刀的鋒芒更為令人震懾！

矮老人的臉沉了下去。

「好！老夫今天正想見識一下山東濟南府龍氏世家八條龍刀法的厲害。」

語聲方罷，矮老人雙掌突然疾衝數尺，右掌向龍城壁小腹下的要穴劈去。

龍城壁雖然有刀在手，但矮老人的右掌，攻的已是龍城壁必救之處。

龍城壁若一刀向他的右掌劈下，那麼他就死定了。

因為這本來就是矮老人的誘敵之計。

他這一掌方劈出，便已估計到龍城壁的刀勢將會向下一沉。

雪刀若一沉，矮老人就會用一種令人無法想像的速度，一拳打碎龍城壁的臉。

矮老人很有信心能夠擊敗龍城壁。

矮老人的左手，仍然握着那瓶解藥。

龍城壁能否把他的右手砍了下來？

× × ×

矮老人雖然獨掌出擊，但在方圓三丈之內，竟然幻起千重掌影。

龍城壁的刀光根本就無法施展出任何威力。

矮老人第一掌攻向他小腹下要穴的時候，他並沒有沉刀劈下。

矮老人冷冷一笑，暗忖道：「臭小子居然不上當。」

龍城壁雖然沒有上當，但矮老人的一隻右掌已把他迫得連連後退。

矮老人的掌法，頗為奇特，每一掌總是攻向龍城壁必救之處，但却並非每一招都是實打實着，而是虛虛實實互相交錯使用，稍不留神，立時就會被他那渾雄的掌力活生生的打死！

但龍城壁一直緊守着，風雪之刀屢把矮老人的掌路封住。

矮老人久攻不下，突然化掌為拳。

他的拳法，雖然以剛陽為主，但每逢七拳之後，就滲雜着一招陰毒的指法，向龍城壁的眼珠子挖去。

拳不毒，但指毒。

龍城壁的眼珠子，好幾次幾乎就這樣給他挖了出來。

矮老人突然一聲大喝，拳指齊施之餘，突然雙腿翻飛，連踢三腿。

第一腿，他踢龍城壁的左腰。

第二腿，他踢龍城壁的右胸膛。

而第三腿踢出的時候，鞋中竟然同時射出一團綠影。

這一團綠影，瞬即伸張成為直條形狀的怪物。

龍城壁看得眞切，那是一條碧綠的毒蛇！

× × ×

當這條碧綠毒蛇從矮老人鞋中射出，龍城壁終於知道這個矮老人的來歷了。

五十年前，風雪老祖仍然在中原武林，過着放蕩不羈的風流生活。

這個矮老人，就是當時屢屢與風雪老祖互爭長短的黑道惡魔——碧蛇山人丁魅影！

× × ×

這一條碧綠的毒蛇，長僅八寸。

當丁魅影踢出第三脚的時候，牠就像一枝箭般向龍城壁怒射而至。

牠張開蛇嘴，毒齒森森，蛇信殷紅，形狀猙獰可怕已極。

龍城壁曾經見過這種蛇。

這是黔北一帶最惡毒的細小毒蛇，名為「三步斷腸」。

從「三步斷腸」這四個字，已可以想像得到，牠的毒性是何等猛烈。

龍城壁不敢怠慢，刀鋒急捲，向蛇首部份砍去。

他砍得很準。

但這條蛇兒竟然若有所知似的，蛇首一沉，攻向龍城壁的臂上纏去。

龍城壁左手一伸，雙指如鐵鉗般，緊緊捏住蛇首對下兩寸的部位。

誰知道「三步斷腸」居然狡猾異常，當龍城壁的手指還未完全拑制着牠的那瞬間，便已給牠咬了一口！

× × ×

蛇兒咬了龍城壁一口。

龍城壁也把蛇兒活活捏死。

丁魅影桀桀怪笑。

「龍城壁，你果然是個很不錯的年青高手，可惜你非但不能為江南六俠取到解藥，連自己也快要毒發身亡了。」

龍城壁咬緊牙關，額上已開始冒出了汗珠。

「三步斷腸」！

看來雪刀浪子難免就此喪身於蛇兒的毒齒之下！

× × ×

常言有道：

獵犬終須山上喪，將軍難免陣中亡！

龍城壁並非獵犬，也不是將軍。

他是個江湖浪子。

但江湖浪子也和獵犬、將軍一樣，經常都必須冒險。

冒險越多，遇險的機會也越多。

這是任何冒險者都無法避免的事。

現在，他快要死了。

他將會死在一條只有八寸長的毒蛇齒下。

但他連自己的傷口都懶得看一下，他只是凝視着丁魅影。

丁魅影冷冷道：「哼！難道你還想再戰？」

龍城壁毫不考慮，毅然回答：「當然想。」

丁魅影嘿嘿一笑：「好不自量力的傢伙，你可知道老夫是誰？」

龍城壁的手已開始發黑。

而且黑氣一直向上蔓延。

但他的神態，仍然儘量保持安詳：「如果在下沒有猜錯，你就是碧蛇山人丁魅影！」

丁魅影冷冷一笑：「好小子，終於給你看出老夫的來歷。」

冷笑聲中，身隨聲動，丁魅影突然向前踏出一步。

龍城壁的手中仍然握着刀。

那是曾經為他殺過不少强梁、惡魔的風雪之刀。

刀鋒微微顫動。

龍城壁的身子彷彿也在顫動。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獅虎重死，餘威猶在。

普天之下，又有誰敢漠視龍城壁所發出來的任何一刀呢？

× × ×

丁魅影雖然憑一條毒蛇暗算龍城壁得手，但他也一樣沒有小覷龍城壁的刀法。

他知道，任何的疏忽，都會使自己死在對方的雪刀之下。

然而，他更清楚的一點：

龍城壁已身中奇毒，只要他不再運用眞氣，蛇毒立刻就會攻心。

那時候，就算大羅金仙降世，也無法能挽救他的性命。

所以，他很鎮靜。

他因等待龍城壁發刀。

他要引誘龍城壁動怒，洩其眞氣。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突聽一人急促的嗓子響起，朗聲道：「城壁，你絕不能，你一動就沒有得救了？」

丁魅影目中怒芒暴閃。

他的目光就像兩支箭似的，直射着一個人。

這人的身材很胖，他的肚皮簡直就像一個大酒罎。

唐竹權！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又來了？

但他的再次出現，却使龍城壁為之一陣心悸。

因為唐竹權在短短的時間內，竟然已變成了一個血人？

× × ×

血！

唐竹權一向只喜歡酒，不喜歡血。

尤其是自己的血，他更不喜歡看見它從自己的身體內流出來。

但現在，他身上的酒臭氣味，已被自己的血腥氣味所蓋過。

他自從懂事以來，一直都未流過這樣多的血。

他的臉上有血，胸膛、手臂、大腿上都有血。

這不是別人的血，而是他自己的血。

唐竹權的武功如何，龍城壁很清楚。

能夠讓這個大胖子流出這許多的血，這人必定是江湖上絕頂的高手無疑。

他是誰？

龍城壁沒有猜估，也不必猜估。

因為唐竹權已用右手把他揪了出來！

× × ×

如果說唐竹權是鷹，那麼被他揪着的人，應該是條羊罷！

但事實上，唐竹權並非揪着一條羊，

而是抓着一條兇惡的狐狸。

這人的年紀並不大，大概只有二十五六歲左右。

他的相貌本來很俊美，但現在已因爲憤怒而變了形。

他的手裏仍然握着一柄劍。

劍鍔上鐫刻着一條銀色的狐狸，而劍鋒上，仍然沾染着若干血跡。

這些血，自然是從唐竹權身上流出來的。

龍城璧突然重重一咳，道：「你把……他的穴道制住了？」

唐竹權冷冷道：「這人的劍法雖然不錯，但經驗畢竟還是幼嫩了一點。」

崔不動的臉色變了。

丁魅影雖然不動聲色，但龍城璧都已看出了他的心境，比崔不動還更緊張。

只不過丁魅影是老江湖，掩飾的功夫遠比崔不動到家而已。

唐竹權顯然受傷不輕。

但把他弄傷的人，現在亦已被他擒下了。

眼前的形勢，是緊張驚險的，唐竹權並沒有喝得酊酩大醉，他心裏比誰都更清醒。

他已看出了崔不動與這個矮老人，對於這個用銀狐劍劍手的性命，看得都很重要。

敵人越看得重要，對於自己的形勢就越有利。

他突然緩緩的拿出一根長約五寸的金針，向銀狐劍劍客的手上刺去。

× × ×

丁魅影是老江湖，也是條老狐狸。

唐竹權的用意，他也知道得很清楚。

只見丁魅影長長吐了口氣，豎起拇指讚道：「唐家大少爺，果然有一手，這是以毒攻毒，對不？」

唐竹權冷笑道：「憑絳花丘的力量，想踩跨杭州唐門，恐怕還不太容易。」

丁魅影臉色一寒：「你居然知道絳花丘這三個字，看來唐老人已把昔年的恩怨情仇，全都告訴你知道了？」

唐竹權既不承認，亦不否認。

丁魅影突然嘆了口氣，道：「事到如今，你大概已知道老夫是誰了？」

唐竹權瞪了一眼，道：「除了碧蛇老妖之外，又有誰能如此擅長使用『三步斷腸』這種毒物？」

丁魅影強笑一聲，道：「說得好，既知本山人在此，爾還敢猖狂？」

唐竹權目中彷似有一股火焰在燃燒着：「絳花丘爲何要如此對付杭州唐門？」

丁魅影沉默片刻，然後才緩緩道：「現在並非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你最好還是把銀狐公子的穴道解開，甚麼事情總可以慢慢商量。」

唐竹權怪眼一翻，嘿嘿笑道：「原來這個兔崽子叫甚麼銀狐公子，老子的手脚若稍慢分毫，現在恐怕已成爲了他的劍下冤魂。」

龍城璧額上的汗珠已如雨般淌下，他的嘴唇都開始發黑。

唐竹權厲聲道：「丁老兒，你若不立刻把龍城璧身上的蛇毒除去，老子就先斃了銀狐公子？」

丁魅影面色微變，終於咬了咬牙，把一顆丹藥拋給龍城璧。

「這是專治蛇毒的辟毒大還丹，只有這種丹藥才能把『三步斷腸』的蛇毒盡數消解。」

唐竹權冷哼道：「你若敢弄些甚麼花樣，老子決不客氣！」

龍城璧嘆一口氣，喃喃道：「在下一時疏忽，不愼被蛇兒咬了一口，就算毒發而死，也是天意，不能埋怨任何人。」

他這番說話，看來似乎屬於多餘，但却給予唐竹權一種鎭定的作用。

他服下了辟毒大還丹之後，腕上的黑氣果然漸漸消失。

丁魅影冷冷一笑，道：「龍城璧果然有點道行，中了這種蛇毒還能撐到現在，若是換了別人，早已嚥氣了。」

唐竹權道：「龍兄弟雖然已解去蛇毒，但老子的妹子呢？」

龍城璧一心神懍：「他們擄走了竹君，是麼？」

唐竹權哼了一聲，道：「整個唐門，差不多已給這班龜兒子攪翻了。」

龍城璧可以放棄一切，失去一切。但他絕不能放棄唐竹君，更不能失去竹君。

然而，無論他遭到任何的困難與挫折，他都絕不會消極與慌亂。

他仍然保持鎭靜，臉上毫無異樣。

同心合力　四出營救佳人

唐竹權當然希望能够救回唐竹君。

還有侍婢冰梅，也被絳花丘的人一同擄去。

絳花丘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唐竹權從未到過。

但他的父親唐老人，却曾與絳花丘的主人，有過一段恩怨。

這件事，江湖上知道的人並不多。

不但別人所知不多，就連唐老人的兒子唐竹權，也僅僅略知事情的一二而已。

絳花丘究竟發生了些甚麼事。

絳花丘的人爲甚麼要擄走唐竹君？

唐竹君現在在哪裏？

唐竹權對於這一切一切都不清楚。

還有江南六大名俠，又和絳花丘又有着一些甚麼關係呢？

× × ×

對峙的形勢一直僵持着。

唐竹權一定要丁魅影把唐竹君交回。

但丁魅影却表示，擄走唐竹君的是另一組高手，他們是絳花丘裏的秘密隊伍。

這一支精銳武士，連丁魅影都無法知道他們的眞正身份。

唐竹權不肯相信。

但龍城璧却已看出，唐竹權的身體已流出太多的血，再僵持下去，對他是極其不利的。

丁魅影的脾氣終於爆發了，握拳揮手大聲地咆哮起來，道：「老夫已把龍城璧身上的蛇毒解除，但你還不釋放銀狐公子，這算是甚麼？」

唐竹權的身子開始微微搖幌。

丁魅影當然看出了這一點。

他正在等候唐竹權的不支。

但這個時候，龍城璧的戰鬥能力又已完全恢復，他正站在唐竹權的身邊。

最後，還是龍城璧代表唐竹權討價還價。

結果，決議是：

——唐竹權把銀狐公子的穴道解開，而且把金針上的劇毒解除。

——而丁魅影則把江南六俠身上所中奇毒的解藥交出。

一場風波，就此暫時平息。

但唐竹君仍然落在絳花丘的人手上，事情絕對還未獲得解決。

這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

對於龍城璧來說，這一個問題的重要性，比起他本身的性命還要重要得多。

他不怕死。

但他也不願意隨隨便便的就喪失了自己的性命。

然而，爲了唐竹君，他可以死一百次，一千次，他都絕不會有任何怨言。

感情的代價，本來就是無價的。

但現在，他已失落了唐竹君。

那是完全的失落，也是無邊的痛苦。

× × ×

江南六大名俠身中邪毒，雖然服下了解藥，但最少還得休養數天，才能完全復原。

他們與絳花丘的人，究竟有甚麼過節呢？」

唐竹權沒有問，也不想問。

而且，即使他要問，也是無從問起。

江南六俠的毒性漸漸消解，但神智暫時仍然迷糊得很。

杭州唐門，忽然間就變成了亂成一團的地方。

唐門雖然大不乏高手，但除少部份在杭州唐家之外，其餘大半的都在外面經商，或者是到處流浪，過着遊俠式的生活。

直到現在，唐竹權才發覺，唐門的力量雖然龐大，但却分散得太薄弱了。

最要命的，就是連唐老人都不在家。

如果唐老人在杭州，事情一定不會糟成這個樣子。

黑暗終於降臨到大地，雨點也停了，但還雲黑滿天。

這一晚，唐竹權沒有喝酒。

他渾身上下，最少有一半以上的肌肉被布包紮着，他雖然制住了銀狐公子，但付出的代價也大得很。

這是一個痛苦的晚上。

天上無月，無星，只有黑壓壓的一片烏雲。

明天的杭州唐門又將會變成怎麼樣？

× × ×

黎明，霧濃風輕。

唐老人就在這個時候回來了。

衞空空仍然騎着那匹猴子馬，與司馬血相繼趕到杭州。

唐老人回到唐家，一看見兒子傷成這個樣子，不禁七竅生烟。

「老夫早就說這個大酒缸不中用，現在可證明言之非虛罷！」

唐竹權苦笑道：「孩兒的確不中用，該死，該死！」

唐老人哼一聲，怒道：「絳花丘那班兔崽子也未免太過份了，居然連老夫的地方也來攪得天翻地覆。」

衞空空雙眉一蹙，道：「在下斗胆請問一句，唐老前輩與絳花丘中人，莫非曾有一段恩怨？」

唐老人撫鬚一嘆，道：「唉，難說！難說得很！」

唐竹權道：「到了這個地步，還有甚麼難說不難說的？你再不說出來，妹子的性命可危險之極了。」

唐老人長長吐一口氣，道：「絳花丘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連老夫也只是到過一次。」

他說着這些話的時候，神態看來似乎很平淡，可是却又充滿了傳奇的氣氛。

「當時，江南六俠也在絳花丘內，但他們也和老夫一樣，雖然身在絳花丘中，却不知絳花丘是在何處。」

衞空空一怔，道：「難道你們是被人邀請，而在赴會的時候，却要幪着眼睛，經過一段長程旅途方能抵達？」

唐老人緩緩點了點頭，道：「你說得不錯。」

語聲一頓，又嘆息着接道：「當時江湖有一個秘密的傳言，絳花丘的主人，是當世最漂亮的大美人，她叫李絳花。」

唐竹權一呆，道：「江湖傳言就是江湖傳言，何以稱得上是秘密？」

唐老人扳起了臉孔，道：「這個傳言，江湖中人知道的人少之又少，當然屬於秘密！」

唐竹權道：「既有傳言流播，就不能算是秘密。」

唐老人鬚眉皆豎，怒道：「不准你再搭訕，否則一槍刺死你！」

這對寶貝父子經常爲小故而頂撞，而且他們頂撞的時候火氣十足，好像煞有介事般，但在別人看來却是爲之忍俊不住。

過了好一會，唐老人才沉着臉，道：「江南六俠與老夫同時被邀請到絳花丘，這個約會倒也神秘刺激得很。」

衞空空道：「後來如何？」

「後來？」唐老人沉默半晌，最後却搖頭道：「這種事還是別提了。」

司馬血皺眉道：「說得好好的，何以在這個關節上又來一套『別提了』？」

唐老人嘆口氣，考慮了良久，終於才道：「常言說得好，宴無好宴，李絳花邀請老夫到絳花丘，原來是要老夫做一個證人。」

司馬血一怔：「證人？甚麼意思，她要你證明些甚麼事？」

唐老人道：「這件事說來大大的無聊，她竟要老夫證明她是個淫娃蕩婦！」

此言一出，衆人不禁一呆。

龍城璧一直都坐在唐竹權的背後，聞言也是當塲楞住。

有唐老人在的場合，他說話總是比平時少得多的。

唐老人緩緩吸了口氣，又道：「李絳花不愧是人間絕色，當時老夫已年逾六旬，但仍然難免有點意馬心猿的感覺。」

唐竹權喃喃道：「老而好色，英雄之猶也……」

他還想再說下去，唐老人已瞪圓巨目，幾乎想一掌迎頭拍下去。

過了半晌，唐老人才勉强忍住怒氣，接着說下去，道：「李絳花本是人間難得

一見的美人，可惜她在情場上並不得意，因爲她愛上的一個人，並不是個敦厚君子，而是江湖上的一個浪子登徒。」

聽到這裏，龍城璧的心頭不禁一陣跳動。唐老人長嘆一聲，接道：「那個江湖浪子，就是二十年前，江湖七大殺手的老七。」

衞空空忍不住脫口道：「任七郎！」

唐老人緩緩點頭，道：「不錯，正是任七郎。」

衞空空道：「任七郎在風塵中打滾多年，生平從未眞正愛上任何一個女人。」

唐老人冷冷一笑道「：江湖浪子，莫不如此。」他說着這二句話的時候，兩道嚴峻的眼光，有意無意間，向龍城璧的臉上射了過去。

龍城璧神色木然。

他不想爲這一點而爭辯。

唐老人連聲冷笑，又道：「當任七郎背棄她遠去之後，李絳花就變成了另一個人。」

衞空空嘆聲道：「她的改變，只怕會變得非常不幸。」

唐老人道：「不但是她的不幸，也是老夫和江南六俠的不幸。」

衞空空道：「李絳花忽然變成了一個淫蕩的女人，顯然是因爲感情上遭遇到嚴重的挫折，所以才自甘變節，目的只求洩憤。」

司馬血冷然道：「她的心智，可說已變得不大正常。」

唐老人微微點頭，道：「當時江南六俠正當少年，血氣剛盛，居然沒有一人能拒絕她的誘惑。」

唐竹權嘴癢癢的，忍不住又道：「春色無邊，比喝酒還要過癮……」

唐老人這一次忍不住了，眞的一拳就向兒子的鼻子上打去。

這一拳的力度非同小可，若給他打個正着，勢必臉上開花，一塌糊塗。

但唐老人的拳頭還未擊到唐竹權的臉上時，唐竹權便已溜得老遠。

雖然他身受劍傷，但逃命的時候仍然身手靈活得很。

衞空空輕咳了兩聲，道：「這已經是多少年前的事？」

唐老人緩緩道：「老夫仍然記得，那是二十年前的三月十八日。」

司馬血道：「事隔二十年，江南六俠忽然神秘失踪，但現在又被送了回來，然而却身中奇毒，這件事其中又有些甚麼蹺蹊？」

唐老人冷冷道：「這是報復！」

「報復？」司馬血一怔，「李絳花爲甚麼要對江南六俠報復？」

唐老人長嘆一聲，道：「報復的人，並非李絳花。」

衞空空道：「不是李絳花又是誰？」

唐老人搖頭，道：「老夫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報復的人，必然與李絳花甚有淵源。」

衞空空道：「難道是任七？」

唐老人又搖頭，道：「不會，絕不會是任七。」

衞空空一臉困惑之色，道：「老前輩何以能如此肯定？」

唐老人忽然一聲冷笑，道：「任七此人，無情無義，已被老夫追踪萬里，斃於松木紅纓槍之下！」

衞空空、司馬血與龍城璧三人俱是一呆。

唐老人的說話，他們不能不相信。

但任七既然已死，又還有甚麼人會對江南六俠如此仇視呢？

絳花丘中，近來曾經發生了些甚麼變故？

× × ×

五月，十八晴。

從三月十八到這一天，雖然僅是短短兩個月的時間，但在這段時間內，江湖上已發生了不少驚人的大事。

第一件大事——江南六俠相繼神秘失踪。

第二件大事——江南六俠重現江湖，但却像牛羊般被人縛着，而且身中奇毒。

第三件大事——武林第一美人唐竹君失踪，杭州唐門被攪得天翻地覆，連東院總管唐義亦爲人所殺。

第四件大事——江南六俠身上的奇毒消除之後，分別返回家園，但在前後不足十天之內，竟然全部慘遭一個銀袍劍客所殺，而這一個銀袍劍客，就是銀狐公子！

× × ×

雖然天氣很清爽，但唐竹權的心境却像被一塊巨石壓着，一點也不爽朗。

今天他居然沒有喝酒。

龍城璧就在他的身旁。

現在，龍城璧正揮動着馬鞭，駕馭着一輛式樣殘舊，但速度一點也不慢的馬車，在路上奔馳。

龍城璧的心境也和唐竹權般沉重。

——唐竹君下落不明，他們的心境當然不好過。

最令他但感到頭疼的，就是他們現在連眞正的敵人是何方神聖，都沒有確切的弄清楚。

在這些日子以來，他們到過了不少地方。

而唐老人、司馬血和衞空空，也到處爲這件事而奔波走動。

唐老人甚至獨自去過千里迢迢之外的秦州。

但秦州「活命堂」居然已經關了舖，店內外空無一人。

現在唯一還有一處有機會可找到唐竹君的地方，就只有絳花丘。

然而，唐老人雖然曾經到過絳花丘，但那時候他是被人用黑布幪住眼睛的，所以絳花丘在甚麼地方，唐老人並不知道。

要追查一個如此神秘的地方，自非易事。

但無論怎樣，他們一定要找到絳花丘，找出銀狐公子，救出唐竹君。

每一個人都具這種決心。

唐竹君實在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而且，她畢竟是絕對無辜的。

× × ×

馬車仍然在大路上奔馳。

還有半里左右，就是荷葉鎭。

荷葉鎭最著名的並不是荷葉，也不是雜錦荷葉飯，而是「荷葉居」的牛肉麵。

別家字號的牛肉麵，就算弄得再好，

也比不上荷葉居的。

龍城璧也曾在這裏吃過不少麵。

鹵牛肉麵，紅燒牛肉麵，酸辣牛肉麵，都是荷葉居最著名的。

但龍城璧現在趕去荷葉鎭，並不是爲了要吃牛肉麵，而是爲了要見一個人。

這人姓蘇，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他蘇大鼠。

蘇大鼠這個人一點也不像老鼠。

他的臉白白淨淨，而且有潔僻，連半點骯髒都不能容忍。

但他打聽消息的本領，普天下間還沒有多少人能及得上。

龍城璧與唐竹權匆匆趕去荷葉鎭，就是要見一見蘇大鼠。

蘇大鼠有個怪脾氣，他就是喜歡吃牛肉麵。

尤其是荷葉居的牛肉麵，他吃了第一碗之後，就再也捨不得離開荷葉鎭。

現在，他又探聽到一個消息。

他探聽到的消息，通常都很準確。

「消息」對他來說，就是財富。

他是個出賣「消息」的人。

無論你想知道些甚麼，都不妨找這人商量商量，說不定他會給你有意想不到的助力。

當然，他替別人探聽消息，是收取費用的，而且費用比他的同業更爲昂貴。

現在，他又探聽到了一個很秘密的消息，準備賣給龍城璧。

他知道，這個消息只有龍城璧才會感到興趣。

所以，他就在荷葉鎭裏，然後派人送了一封信到杭州。

這封信很簡單，內容只有寥寥數字：

「南山劍客杜鐵裳仍在人間。」

這一封信連上下欵都沒有，只有在信的末端，寫着一些符咒般的文字。

這些字別人認不出，但龍城璧一眼已看出那是蘇大鼠的筆跡。

江湖傳說，江南六大劍客已悉數被銀狐公子所殺，但現在蘇大鼠却說杜鐵裳仍然活着，這無疑是一次重大的發現。

如果蘇大鼠的消息不假，那麼南山劍客杜鐵裳就是江南六俠唯一的「漏網之魚」了！

銀狐公子絕不肯放過他。

倘若銀狐公子要繼續苦苦追殺杜鐵裳，便有綫索可以追尋花絳丘的所在地。

——蘇大鼠果然是一個很乖巧的人，難怪他在「出賣消息」這一個行業，能夠如此吃香！

× × ×

鹵牛肉麵的材料，當然是鹵牛肉加上一碗幼滑的湯麵。

蘇大鼠今天的胃口很好。

現在他已開始吃第三碗鹵牛肉麵。

但當他下箸的時候，却發覺這一碗鹵牛肉麵有點特別。

這一碗鹵牛肉麵除了牛肉和麵之外，還有一塊薄金條。

金條上鐫刻着兩行很細小的字：「馬上滾蛋，否則取你狗命！」

蘇大鼠的手立刻開始發冷。

雖然他一向以出賣消息爲業，但他的膽量並不大。

他眞的想「滾蛋」。

但他忽然又發現一件很可怕的事。

荷葉居門外，有幾個小販。

但他們並不是眞的小販，而是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

只要他離開荷葉居半步，這幾個江洋大盜就會立刻把他殺死。

蘇大鼠的臉色已開始發青。

他不想再吃鹵牛肉麵，只想回老家吃焓芋頭。

但他還能有性命回老家嗎？

蘇大鼠越想越怕。

他忽然又發現另一件事。

這幾個江洋大盜爲什麼不闖進荷葉居？難道他們有甚麼顧忌？

直到現在，他才驀然驚覺，荷葉居內左上方的一張桌子上，不知甚麼時候已坐了一個藍衣人，和一個身材肥大不堪的大胖子。

蘇大鼠又驚又喜。

龍城璧和唐竹權竟已及時趕到荷葉居來了！

× × ×

龍城璧和唐竹權都是老江湖，當他們知道蘇大鼠在荷葉居的時候，便已恐怕蘇大鼠會被人暗殺。

從地形上的顯示，荷葉居很可能與絳花丘很接近。

蘇大鼠在荷葉鎭上，他的行踪若被絳花丘的人發現，處境就不大妙了。

龍城璧的顧忌，並非多餘。

絳花丘的高手，果然已對蘇大鼠發生了懷疑。

直至龍城璧和唐竹權在荷葉鎭三里外出現的時候，他們終於證實蘇大鼠是準備把某種消息出售給龍城璧。

但是，龍城璧和唐竹權的行動，極其快捷。

當絳花丘的高手準備對蘇大鼠採取殺人滅口的時候，龍城璧和唐竹權已坐在荷葉居的一張桌子旁。

他們是從荷葉居旁的園子走進來的。

唐竹權身上的劍傷，已差不多完全復原，但左臂上仍然紮着一塊白色的布。

他和龍城璧剛剛坐下，荷葉居內外的氣氛立刻就變得緊張起來。

× × ×

荷葉居的老闆，是個姓鄒的老蒼頭。

荷葉鎭上的人，都叫他鄒伯。

鄒伯的年紀已超過六十開外，人緣很好。

他有八個兒子，但却有十六個媳婦。

鄒伯並不反對兒子們享其齊人之福，他的大兒子在三年之內就娶了四個老婆。

他的第八個兒子去年才結婚。

這件事，龍城璧也知道，當時他正在荷葉居裏吃牛肉麵，喝高粱酒。

鄒伯是一個很勤儉的老人。

雖然那天是他娶媳婦的大喜好日子，但荷葉居仍然照常營業。

現在，鄒伯第八個兒子的老婆，已腹大便便，快要生孩子了。

鄒伯忽然不停的向外面觀望，然後喃喃道：「兒子都快要出世了，還挺着大肚子到處跑。買蔗糖這種小事，差個下人去買回來也就是了，何必總是要親力親爲？

唉，眞的是……」

說到這裏，他最小的媳婦終於回來了，手裏捧着一大包蔗糖。

但當她來到蘇大鼠那張桌旁的時候，不知怎的，突然跌了一跤。

一大包蔗糖，立時丟得滿地皆是。

蘇大鼠吃了一驚。

她是個快要分娩的婦人，如何經得起這麼一跌？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蘇大鼠雖然一向以售賣消息爲業，但他的心腸並不太差。

他立刻用最快的速度，伸手想把她扶住。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一條快腿從天而降，把蘇大鼠狠狠的一脚踢開！

這一脚踢得眞狠。

蘇大鼠一個踉蹌，竟然半邊臉被踢得腫起一塊。

把蘇大鼠踢開的人，居然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蘇大鼠的臉雖然被踢腫，但他一點也沒有怪責龍城璧。

相反地，他應感激龍城璧的這一脚。

如果不是這一脚，他現在已喪身在那個小媳婦的刀下。

誰都料不到，這個腹大便便的孕婦，竟然在蘇大鼠扶她一把的時候，突然從腹中取出一柄明晃晃的尖刀。

小媳婦挺着大肚子，剛才看來還是舉步難行，但現在她出手的速度和兇狠的程度，却像隻矯捷兇殘的雌豹。

直到現在，蘇大鼠才發覺她的肚子竟然是僞裝的。

她根本就不是個孕婦，而是一個冷酷的殺手。

颼！

尖刀險些就從蘇大鼠的咽喉部位穿了過去。

但蘇大鼠命不該絕。

然而，小媳婦的刀既已露出，怎肯空手而回。

她突然像隻蝴蝶般飛舞。

如果她的手裏沒有刀，她這種姿態無疑是世間上最美妙的舞蹈。

但她現在並非翩翩起舞，而是在揮刀殺人。

龍城璧朗聲一笑，道：「妳的肚子是僞裝，但刀却是眞的。」

小媳婦的臉沒有紅。

但她握刀的右手却紅起了一大塊。

因爲龍城璧已不知在甚麼時候，在她的手上打了一掌。

這一掌的力度看來不重，但小媳婦受不起，右腕一痲，連刀都抓不穩，「叭噠」一聲，跌在地上。

蘇大鼠看得呆了，手心、額上全是冷汗。

雖然他的臉被踢得又紅又腫，但他一點也不覺得痛。

就在此刻，鄒伯已大呼大嚷的叫了起來：「來人哪！光天化日，居然有人欺負孕婦，這小子還算不算是個人！」

龍城璧冷笑道：「她並不是孕婦。」

鄒伯的神態，極其憤怒：「她不是孕婦，難道你才是孕婦？」

龍城璧冷冷道：「如果她是孕婦，你絕不會讓她獨自離開店子，而且剛才她的身手，你也親眼看見了。」

鄒伯突然沉下臉，道：「我沒有看見甚麼，我只看見你在欺負我的小媳婦。」

鄒伯說完這兩句話之後，荷葉居的顧客已全部溜得乾乾淨淨。

但門外那幾個小販，却分別拿着大竹桿、木棒和大秤走了進來。

× × ×

一共是四個販子。

但現在無論是誰，都應該看出他們並不是街上販賣的小販。

他們是殺手。

而且是來自絳花丘的冷血殺手！

× × ×

龍城璧坐在一張桌上，向這四個殺手每人盯了一眼。

至於那個小媳婦，已靜悄悄的退了開去。

她行刺蘇大鼠失手，也打不過龍城璧，自然只有退得遠一點比較聰明些。

那四個殺手，年紀最輕的也超過三十五歲。

他是個滿臉痲子的矮漢。

這個人雖然身材短小，但一雙手却像人猿一樣，長得比誰都長。

他手裏拿着一根大竹桿，這根竹桿最少比他的人還高出一半以上。

龍城璧淡然一笑，目注着他，道：「豫南雙猿，現在只剩下一個了，閣下的武功雖高，但脾氣太猛烈，碰上了一流高手，難免就會步白神猿的後塵。」

矮漢怒吼一聲：「白大哥死在衞空空的暗算下，這筆帳正當先找你算一算！」

龍城璧淡淡一笑：「衞空空砍了白神猿的腦袋，又與在下有甚麼關係？」

矮漢怒道：「你是衞空空的同謀奸黨，今天我殺了你，正好替天行道，爲天下蒼生……」

「蒼你娘個鳥！」矮漢的說話還未講完，唐竹權便已截口大聲道：「白神猿在澠關殺人放火偷馬，無惡不作，這種人的腦袋就算衞空空不砍，老子也要把它摘了下來拿去餵狗！」

矮漢倏地把身子站得筆直。

他連眼睛都紅了，不由分說，就揮動大竹桿，像狂風般向唐竹權衝殺。

唐竹權嘿嘿一笑。

「矮猴子來得好。」

原來這個矮漢，乃是豫南雙猿的矮猿賀大勇，那根大竹桿就是他平時常用的兵器。

兵器之道，一寸長一寸强，賀大勇身材短小，却用這種粗大的兵器，以補身材之不足，本是無可厚非之事，但由於他生得矮小，用上了這種兵器之後，威猛有餘，靈活却是不足。

豫南雙猿是一對極兇殘的搭檔，每次做案，例必殺人見血，並引爲賞心樂事。

霍！

霍！

霍！

賀大勇手握大竹桿連發三招。

每一招都兇悍凌厲，招招向唐竹權的



肥大肚子上下手。

他每發一招，例必一聲大喝。

唐竹權反而全不作聲，任由他大喝大叫。

賀大勇雖然脾氣暴躁，但他出手的時候，相當穩定，並沒有絲毫急亂的情況。

唐竹權面對着賀大勇的大竹桿，居然雙腿紋風不動，任由他亂搗亂劈。

但賀大勇連揮三桿，仍然沒法傷到唐竹權分毫。

龍城璧嘆息一聲，道：「看來你的功力，還比不上白神猿。」

話猶未了，唐竹權突然一掌斜斜向賀大勇的竹桿劈下。

勒！

偌粗大的一根大竹桿，竟然就此分爲兩截。

唐門五絕指法固然厲害，唐家的內功掌力，威力也同樣非同小可。

賀大勇臉色大變，急急暴退。

但他的身子才向後挪動半尺，唐竹權鋼鐵般的手指已疾插在他的胸膛上。

其他三名殺手同時脫口驚呼：「五絕指！」

唐竹權冷冷一笑，五指瞬即收回。

賀大勇已挨了一招。

這一招的名堂是「五鬼追魂」。

無論是甚麼人，都無法承受這一招重重的擊下。

即使是練過鐵布衫和金鐘罩的內家高手，仍無法抵禦。

賀大勇當然也不例外。

所以，他只是一連串說了三個字，就「噠」聲倒了下去。

他說的三個字，也毫無是意義的。

那三個字是「你……你……你……」

唐竹權的回答却是「你死定了。」

兩老相逢　揭開千重秘辛

賀大勇雖然倒了下去，但餘下來的三人，一點也沒有退縮之意。

蘇大鼠已緊緊靠在龍城璧的身旁。

龍城璧微微一笑道：「各位如果想殺人滅口的話，最少還得問問唐大少爺。」

唐竹權冷笑道：「他們如果稍爲聰明的話，就該挾着尾巴，滾得越遠越好。」

那三個人聽了這番說話之後，却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一根粗大的木棒，一桿秤子，還有一把量天尺，已漸漸向唐竹權逼近。

龍城璧冷然一笑，道：「他們果然不怕死。」

突聽得一把沙啞的嗓子笑道：「絳花丘的殺手，從來都不怕死的。」

唐竹權猛然喝道：「甚麼人？」

「我並不是人，」沙啞的嗓子陰森森一笑道：「我是一個專殺醉鬼的惡鬼！」

唐竹權睜着一雙銅鈴般的大眼，脫口道：「醉斬神魔雷惡鬼？」

荷葉居的門外，倏地出現了一個灰頭髮、紅鬍子、黃眼睛、黑衣金袍的老人。

他的手裏，有一把刀。

這把刀大得出奇，簡直比他的大腿還更粗大。

刀鋒上染滿乾透了的血跡，但刀背上却銹跡斑斑，令人一眼望去，刺眼之極。

直到現在，龍城璧終於明白了一件事情。

絳花丘突然在武林中興波作浪，原來就是雷惡鬼在從中作祟！

× × ×

毫無疑問，絳花丘的內部，曾發生過嚴重的變故。

李絳花雖然是絳花丘的主人，但她並不是絳花丘中權力最大的主宰。

在這些日子以來，龍城璧已對絳花丘的情況，作出若干精細的調查，並加以愼密的推測。

但由於事情來得太突然，而且演變的過程亦非常複雜，龍城璧亦無法憑藉蛛絲馬跡的綫索，獲悉其中眞象的大概。

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絳花丘的內部，曾經遭受過某種嚴重的變化，以致內部一向在江湖中消聲匿跡的絳花丘，突然做出一些驚天動地的大事。

龍城璧所查出的，就是絳花丘原名並非絳花丘，而是千重莊。

千重莊在江湖上毫無名氣，甚至沒有人知道這一個莊院在甚麼地方。

而李絳花就是千重莊莊主的女兒。

自從千重莊莊主逝世之後，李絳花就成爲了千重莊莊主。

但千重莊莊主臨逝世之前，把千重莊易名爲絳花丘，並囑咐他的心腹份子，擁立李絳花爲絳花丘的主人。

李絳花成爲絳花丘的主人後，最失意的一件事就是在情場上吃了一場敗仗。

任七郎背棄盟誓，使她變成一個憤世嫉俗的女人。

江南六俠就此成爲她玩弄的對象。

然而，事隔二十年之後，爲何絳花丘中的高手，會對江南六大名俠施毒手呢？

而且，他們不但向江南六俠下手，連杭州唐門也成爲攻擊的主要目標。

這是否李絳花的主意？

對於這一些，龍城璧認爲可能性並不大。

李絳花如果要對付江南六俠，早就下手了，何必等到二十年之後？

而且，江南六俠根本就是被李絳花所玩弄過的，李絳花並無報復的動機。

所以，龍城璧懷疑絳花丘這個一直默默無聞的地方，已經發生了某種重大的變化。

這的確是一件很頭痛的事。

唐竹君被擄，是否也是爲了要向唐老人報復？

如果眞的如此，唐竹君的危險性就更大了。

秦州「活命堂」、碧蛇山人丁魅影、豫南雙猿、銀狐公子、以及剛出現於荷葉居的醉斬神魔雷惡鬼，都是絳花丘的一份子。

這些人之中，丁魅影與及雷惡鬼的份量自然最重，但若論地位之高，銀狐公子似乎猶在他們二人之上。

銀狐公子是甚麼人？

他的劍法相當厲害，師承自誰？

擄走唐竹君之擧，是否因爲銀狐公子對她有不軌的野心？

這是一件迷離撲朔的事。

龍城璧已處身在一個極兇險的漩渦之中？

×　×　×

雷惡鬼的確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惡鬼。

他生平從不喝酒，但却自號「醉斬神魔」。

他最討厭的人，也就是那些經常喝酒喝到酊酩大醉的人。

二十六年前，江湖上有一個帮會。

這一個帮會的名字，就叫醉酒帮。

顧名思義，加入這一個帮會的，都是江湖上嗜酒如命的人。

可惜當時唐竹權還很年輕，僅在「黃毛小子」的階段，他當然沒有資格成爲帮中的一份子。

誰料到醉酒帮成立僅三個月，就被雷惡鬼砸了。

雷惡鬼最憎恨別人喝酒。

由於他這一憎，因此令他而不能容忍醉酒帮的存在。

醉酒帮中，也不乏武功高强的好手，例如醉大仙江荒、水晶葫蘆客司徒謀、千杯不多巢尚志等人，俱是譽滿江湖的一流高手，尤其是醉酒帮的帮主包不醉，他的「包不醉神拳」是獨步天下，允稱一絕。

但雷惡鬼居然單人匹馬，就把這幾個武林醉客殺得片甲不留，包不醉、巢尚志、江荒，均慘死於他的醉斬魔刀之下。

醉斬魔刀，就是專斬醉鬼的意思。

他爲甚麼對喝酒的人如此仇視？

原因很簡單：因爲他的父母，就是因爲在喝醉酒之後，大動干戈，並且兩敗俱傷而同歸於盡的。

所以，雷惡鬼憎恨酒。

但他的報復行動，却完全極端偏激無理，簡直跡近於一個瘋子。

唐竹權現在已經號稱「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如果憎酒帮仍然存在的話，帮主一職，恐怕非落在唐竹權身上不可。

現在，天下間最憎恨酒和最喜愛酒的人碰頭了。

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他們拚個死去活來！

×　×　×

醉斬魔刀並不鋒利。

它絕不可以「削鐵如泥」。

但能够「削鐵如泥」的寶劍寶刀，也休想把它削斷。

這把刀雖然不鋒利，但却已殺過無數武林中頂尖兒的高手。

雷惡鬼的臉，原本看來最少還有七分像人。

但是，他的一雙眼睛，却最少有九分像鬼。

龍城璧忽然嘆了口氣，對雷惡鬼道：「絳花丘一直都過着很太平的日子，你又何苦要弄得滿城風雨？」

雷惡鬼冷笑道：「越太平的日子，越是淡然無味，龍城璧，你也是一個喜歡冒險刺激的人，應該體會得到老夫的心境才是！」

龍城璧道：「你若喜歡冒險，喜歡刺激，何不跳進大海裏，去找條大鯊魚打一場架？」

雷惡鬼獰笑道：「大鯊魚不喝酒，老夫爲甚麼要去找牠們的痲煩？」

唐竹權怒道：「你父母雖因喝酒而動武，並且同歸於盡，但與人無尤，豈可因此遷怒於他人？」

雷惡鬼嘿嘿一笑：「老夫偏喜歡那些醉貓瘟狗，却又如何？」

唐竹權勃然怒道：「天下間喝酒之人，何止千萬，你能殺得多少？」

雷惡鬼冷笑道：「見一個，殺一個，見十個殺五雙！」

龍城璧聞言，不禁心中有氣。

雷惡鬼當然不可能把天下間所有喝酒的人都殺個清光，但他對喝酒的人存有不正常的心理，那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別的不提，昔年醉酒帮被雷惡鬼展開大屠殺，這件慘案已寃枉得很。

雷惡鬼這種人留在世上，只會造成更大的罪孽。

唐竹權險些連肺都給氣炸了，但他仍然沒有動手。

雷惡鬼不動刀，他就決不動手。

他在等待。

但雷惡鬼沒有讓他等得太久。

一陣刀鋒呼嘯的聲音突然响起，醉斬魔刀已迎頭向唐竹權刀下！

×　×　×

刀未劈出，刀鋒沉重的壓力，已迫人眉睫！

如此沉重的一柄大刀，雷惡鬼竟然憑單手便足以揮動自如。

刀光並不閃耀。

但整個荷葉居，都彷彿已被這一股刀影所籠罩着。

雷惡鬼是絳花丘中地位極高的領導人物，最少，他與碧蛇山人丁魅影是平起平坐的。他這一手刀法，實而不華，力足開山裂石，的確不容易抵擋。

唐竹權深知厲害，怪叫一聲，身形疾住後退。

雷惡鬼展開大步，刀鋒倏起急落，「嘩啦啦」一陣巨响，居然把荷葉居的一張木桌擊成粉碎。

唐竹權的脚步忽然一頓，左手伸出三指，向斬醉魔刀的刀背上壓下去。

雷惡鬼不避反進。

他不相信唐竹權憑三隻手指的力量，就可以壓倒自己的大刀。

他這一着是以强對弱，甚至可說是穩佔上風。

但唐竹權的三指突退。

一退就是三尺。

雷惡鬼順着刀勢，狠狠的向唐竹權腹部砍下。

唐竹權偏身急閃。

但他一閃之後，並不再退，他仍然用那三隻手指，欺身直進，疾插雷惡鬼的小腹。

雷惡鬼冷冷一笑，竟然不閃不避。

唐竹權暗呼不妙。

他看來胖大遲鈍，但頭腦比誰都要精明，一看這種情況，便已知道雷惡鬼有所倚恃，所以才對自己的指力如此輕視。

他的腦筋不僅轉動得快，身手更快。

眼看他這一指勢必擊在雷惡鬼的腹部，但唐竹權居然及時住手，並急急轉身後退。

他剛退，雷惡鬼的刀又到。

刷！

唐竹權若退得稍緩半步，他的背脊難免被劈成兩截。

雷惡鬼一聲厲喝，又是一刀。

但這一刀不是擊向唐竹權，而是擊向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龍城璧與蘇大鼠站在荷葉居的一個角落裏，兩人就像沒有扯綫的木偶般，連眼睛都沒有眨動過。

但當雷惡鬼這一刀砍過來的時候，龍城璧的反應却快得令人不可思議。

風雪之刀當然比不上醉斬魔刀般沉重，但威猛之勢却有過之而無不及。

鏗！

鏗！

鏗！

一眨眼間，兩人已連續拚了三刀。

雷惡鬼臉色倏變，咬牙道：「雪刀浪子果然名不虛傳，但想擊敗老夫，還不容易。」

說完，居然掉頭離去，好像這一戰已告結束了。

但就在這個時候，唐竹權忽然悶哼一聲，栽倒在地！

×　×　×

雷惡鬼本與唐竹權交戰，但忽然轉攻龍城璧，其中當然有大文章。

原來唐竹權向雷惡鬼腹部進襲的時候，他突然發覺雷惡鬼的腰間，穿着一襲護身甲。

如果唐竹權仍然不知就裏，用手指襲擊過去的話，那麼受傷的人，反而是唐竹權。

但唐竹權也十分乖巧，居然及時臨崖勒馬。

雷惡鬼一刀逼退唐竹權之後，突然轉攻龍城璧。

其實他最主要的目的，是攔阻住龍城璧。

至於唐竹權，他已被另一個纏住。

他就是荷葉居的老闆鄒伯！

×　×　×

鄒伯的武功，是否比唐竹權更厲害，這一點已無法推算。

但唐竹權却被鄒伯突襲得手。

唐竹權早已知道鄒伯是個會家子。

但他怎樣也料想不到，在最危險的一刹那間，鄒伯竟然不動聲息，突然出手對付自己。

誰也沒有看清楚鄒伯是怎樣出手的。

但鄒伯一出手，唐竹權就栽倒下去。

龍城璧這一驚，委實非同小可。

唐竹權究竟受了甚麼損傷？

×　×　×

鄒伯以前給龍城璧的印象，是一個殷實慈祥的老商人。

但現在鄒伯好像變了。

他不像個生意人，只像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

唐竹權已被他擊倒。

龍城璧無話可說。

他從來都不願意承認失敗，但這一次，他似乎已面臨着無法逃避失敗的命運。

鄒伯忽然擦了擦一雙手掌。

他的目光，盯在龍城璧的雪刀之上：

「這是北極異人風雪老祖的刀。」

龍城璧緩緩點頭，道：「不錯。」

鄒伯淡淡一笑，道：「風雪老祖如果還活着，他一定會覺得很愉快。」

龍城璧道：「在下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鄒伯目光一閃，淡淡笑道：「風雪之刀是一把好刀，祂老人家自然希望它能够一直的保存下去，幹盡天下間轟轟烈烈的大事。」

龍城璧已聽出他的絃外之音，故意道：「在下終日與酒爲伴，轟轟烈烈的大事，可非我這種人能力所及。」

鄒伯桀桀一笑，道：「說得好！」

語聲微頓，又把目光注射在刀鋒之上，接着道：「人貴自知，這把刀在你的身邊，徒有害而無益，說不定還會惹來象齒焚身的悲慘結局。」

龍城璧道：「聽鄒伯的意思，這把刀應該易主了？」

鄒伯凝注着龍城璧，悠然接着道：「當然，這是最明智之擧。」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倒不知道這把刀應該轉讓給那一位年少有爲的英雄人物？」

鄒伯默然。

突聽一人道：「這人當然就是我！」

×　×　×

這人的語聲很平靜，也很斯文，但却帶着一種說不出的冷漠之意。

語聲中，一個紫袍人慢慢的從長街外走進來。

他的臉雖然很英俊，但却未免蒼白了

一些。

他的眼睛很明亮，但骨碌骨碌的左轉右轉，給人一種狡猾的感覺。

他的腰旁，懸着一柄劍。

銀狐劍！

劍鞘也是銀色的，閃爍着令人覺得心寒的冷光。

龍城璧的臉色有點變了。

這個人，他當然還沒有忘記。

「銀狐公子！」

那人淡淡一笑，道：「正是本公子，龍兄久違了。」

龍城璧冷冷道：「自從杭州一別迄今，才不過是數十天的事，想不到閣下居然把江南六大名俠全都斃諸劍下，難得！難得！」

銀狐公子的瞳孔似乎在收縮，他的嘴角上也掛着一種陰冷的微笑。

龍城璧瞧着銀狐公子，道：「難道我的說話，有甚麼差錯之處？」

銀狐公子道：「當然。」

龍城璧道：「公子何所見而云言？」

銀狐公子目光閃動，道：「江南六俠，本公子只殺了五個。」

「哦？」

「你不相信？」

龍城璧輕輕嘆了口氣，道：「江湖上人人都說你已把六俠全部殺掉，倒不知道其中有何蹺蹊？」

銀狐公子沉聲道：「南山劍客仍然活着。」

龍城璧動容道：「但據江湖傳言，南山劍客杜鐵裳最先死在公子的劍下。」

「錯！」銀狐公子冷冷一笑，道：「江湖傳言每多失誤，而本公子也同樣弄錯了。」

龍城璧皺起一雙劍眉：「倒不知道公子弄錯了甚麼事？」

銀狐公子冷冷道：「本公子殺錯了人了。」

龍城璧乾咳了兩聲，道：「難道公子殺了的並非南山劍客，而是另有其人？」

銀狐公子冷冷道：「不錯，當日本公子以爲殺了杜鐵裳，但直到十日後，才知道那人根本不是杜鐵裳，而是杜聲泰！」

龍城璧道：「杜聲泰又是誰？」

銀狐公子淡淡的道：「他是杜鐵裳的胞弟，本公子動手殺他的時候，正值霧濃之夜，而他的相貌與劍法，甚至聲音，都有九分與杜鐵裳相似。」

龍城璧長嘆一聲，道：「公子劍法驚人，但居然殺錯人，豈不使人浩歎？」

銀狐公子忽然冷哼一聲，道：「杜聲泰乃杜鐵裳的胞弟，就算殺了，也不見得有何冤枉。」

龍城璧道：「公子何以對江南六俠如此仇視？」

銀狐公子神色漠然，冷冷的道：「現在並非談論這種問題的時候，本公子只希望你能識相一點。」

龍城璧悠悠一笑，道：「閣下有何所圖？不妨直說。」

銀狐公子的目光，彷如夜梟般：「本公子只希望你能夠立刻做到三件事。」

龍城璧道：「公子請說。」

銀狐公子漠然說道：「第一件事，就是放下你手裏的刀。」

龍城璧不置可否：「嗯！那麼第二件事又如何？」

銀狐公子冷冷道：「你馬上滾蛋，滾得越遠越好。」

龍城璧悽然地一笑，道：「還有第三件事又如何？」

銀狐公子沉聲道：「把蘇大鼠交給本公子發落！」

龍城璧忽然向躺在地上的唐竹權望了一眼：「他中的是甚麼毒？」

銀狐公子冷冷道：「黑狐針！」

「黑狐針？」

「不錯，」很久沒有開口說話的鄒伯突然插口道：「他中了老夫三枚黑狐針，這種毒針上的毒，見血即使人暈迷不醒，十二時辰之內，若無解藥，嘿嘿！」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倘若在下遵照公子的說話，他是否可以獲救？」

銀狐公子淡淡地一笑，道：「這個自然，否則你的犧牲豈不是太大了。」

龍城璧沉吟不語。

鄒伯望着他，目光彷彿變得很溫和：「唐竹權是唐竹君的胞兄，他若有甚麼三長兩短，你又如何能担當得起？」

突聽得一個粗豪的嗓子如雷般响起：「老子若有甚麼三長兩短，做鬼也決不放過你們這一班畜牲！」

鄒伯和銀狐公子的臉色同時一變。

分明已經暈迷不醒的唐竹權，突然又龍精虎猛的站了起來。

他的手中，居然還拈着三根漆黑的毒針！

× × ×

唐竹權突然跳躍而起，龍城璧也爲之一愕。

鄒伯的臉登時變成鐵青之色：「好小子，竟然敢在老夫的面前要花樣！」

唐竹權瞪眼道：「別忘記唐門暗器功夫獨步江湖，杭州唐門雖然與蜀中唐門大有分別，但暗器功夫也並不差到甚麼地方去，若連這三枚黑狐針都接不下，老子早就嗚呼哀哉多時啦！」

鄒伯神色變得異常難看。

他想動手，但銀狐公子却把他喝退。

「別再丟人現眼了，憑你的武功，還不是唐家大少爺的敵手。」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別忘記，公子也曾是唐大少爺的手下敗將。」

銀狐公子的臉色也變了。

雷惡鬼却在這個時候大聲道：「無論怎樣，你們三個人都已命中註定，要死在荷葉居裏！」

他的嗓門似乎比唐竹權還要响亮。

蘇大鼠喃喃自語，道：「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這人雖然以出售消息爲業，但胆子却並不大，而且很怕死。

銀狐公子冷冷一笑，道：「你不想死，除非把杜鐵裳匿藏的地點說出來。」

蘇大鼠道：「我不能說！」

銀狐公子寒聲冷冷的道：「你不說就得死！」

龍城璧忽然冷冷一笑，輕撫刀鋒：「誰死誰活，看來還得手底下見個眞章。」

銀狐公子看了龍城璧一眼，緩緩道：

「能够與雪刀浪子一較高下，也未嘗不是一件痛快的事。」

鏗！

銀狐劍出鞘。

龍城璧和銀狐公子忽然就像兩座山，兩塊矗立的岩石。

他們的眼睛都同樣冷酷。

他們互相對峙着，這一戰看來已無可避免了。

× × ×

龍城璧是江湖上名氣最响亮的年青刀手。

而銀狐公子，則是絳花丘中的一個神秘劍客。

在江南六俠還未失踪及被殺之前，銀狐公子這個名號還是寂寂無聞。

但現在，銀狐公子之名，已傳遍了整個武林。

荷葉居變成了戰場。

每一雙眼睛，都集中在他們兩個人的身上。

倏地，劍影揮動，銀狐公子的劍已出擊。

他的臉冷酷無情。

劍更無情。

這一劍刺出去的時候，就像明亮的彗星，劃空而過。

嘶！嘶！嘶！

一劍三變，三變又再轉合而爲一。

燦爛無比的一劍，不但奇快，而且勁度驚人，果然是個劍術高强的絕頂高手。

銀狐公子一劍擊出，被龍城璧閃過。

第二劍緊隨而來。

那是凌厲無比的穿心劍。

龍城璧一聲冷喝，右手揮刀，封住銀刀公子的劍狐。

錚的一聲，劍鋒與刀鋒交迸，冒出一蓬燦爛的火花。

兩條人影乍合又分。

刀無損。

劍也無缺。

銀狐公子嘿嘿道：「果然好刀法。」

龍城璧淡淡的道：「彼此彼此。」

銀狐公子一聲大喝，幻出千層劍浪，再向龍城璧襲至。

龍城璧神態從容，十分鎮定。

劍影越閃越快。

但刀勢却似乎比劍勢略爲威猛。

龍城璧揮動雪刀，一雙眼睛不時向鄒伯和惡雷鬼射去。

唐竹權已負責起保護蘇大鼠的責任。

劍風在呼嘯。

刀光忽然開始縮短。

四周的空氣，似乎都被這一刀一劍的殺氣所凝結，銀狐公子似乎又佔着上風。

銀狐公子的劍勢越展越急。

眨眼間，已雷霆閃電般刺出了三十三劍。

龍城璧再退三步。

他已退到牆邊，退無可退。

但他仍然從容不迫，刀鋒一招緊接一招，力守城池，銀狐公子劍勢雖猛，却也攻不進去。

三十三劍之後，銀狐公子的劍勢突趨緩慢。

劍慢，但刀更慢。

如此緩慢的招式，看似輕易，但兩人的額上，竟然同時開始滲出汗水。

這不但是招式上的拚搏，而且更是內力的決鬥。

× × ×

銀狐公子的目光，仍然陰沉如昔。

但他的臉色已比平時更加蒼白得多。

他兩眉之間，已開始冒汗。

龍城璧雖然也在冒汗，但神態却比銀狐公子從容得多。

就在這緊張的時刻，突聽一人大聲喝道：「住手！統統都給老子住手！」

× × ×

又來了一個「老子」！

世間上喜歡自稱「老子」的人甚多，並非獨唐竹權爲然。

現在荷葉居又出現了一個自稱「老子」的人。

但這人的年紀比唐竹權大得多，但身材却僅及唐竹權的三分之一。

只見一個禿頂鷹鼻、牙齒疏疏落落的瘦老人大步走進荷葉居。

「停手停手，誰都不准再生事！」

他的嗓子雖然比不上唐竹權般響亮，但却尖銳得有如鷄叫。

龍城璧與銀狐公子雖在酣戰之中，但竟然受到外來的干擾，只好暫時停戰。

瘦老人的出現，似乎大出銀狐公子意料之外。

雷惡鬼冷森森的盯着瘦老人，道：「褟老兒，距離再戰的日子還有十幾天，難道你要來提前送死？」

瘦老人嘿嘿一笑，冷冷的道：「誰死誰不死，六月初一那天自有分曉，雷惡鬼何必先在這裏吹大氣。」

鄒伯面色一沉，目光凌厲逼人地對瘦老人叱道：「李絳花已魂歸極樂，你何苦還替一個死人撐場面！」

此言一出，龍城璧、唐竹權心神俱是一震。

瘦老人臉色一片鐵青，冷笑道：「李莊主早就看出你是個反骨賊，你簡直卑鄙無恥，全無半點血性！」

銀狐公子臉上浮現出一種傲然的神態：「雷堂主的做法，是智者所爲，別以爲人人都像你一樣，只博得一生一世，都在絳花丘中爲奴爲婢。」

瘦老人勃然道：「別忘記你父親也是絳花丘的總管。」

銀狐公子神色頓時一變：「若非李絳花天生淫賤，先父又怎會懸樑自盡！這一筆帳，正好算在江南六賊與杭州唐門滿門老幼的身上。」

瘦老人怒道：「陶旋妄生歪念，自作多情，這怪得了誰？」

雷惡鬼厲聲道：「褟老兒，你若再誣蔑陶總管半句，老子不待六月初一就先行把你剁成肉醬！」

瘦老人冷冷一笑：「想拚命，老子隨時奉陪。」

雷惡鬼掄動醉斬魔刀，蓄勢待發。

銀狐公子却突然揮了揮手，道：「現在距離六月初一的時間已不遠，咱們就讓他多活幾天！」

瘦老人冷笑道：「咱們不妨走着瞧，看誰先躺下去。」

銀狐公子臉上不再露出任何表情，輕輕揮手，示意全部人馬退出荷葉居。

鄒伯一直在荷葉居耽着，但現在荷葉居的底細已露了光，他也不再留在荷葉居裏。

眨眼之間，絳花丘的高手全部撤退得乾乾淨淨。

這一班惡魔離開之後，忽然又有三人策馬急急而至。

蹄聲由遠而近，來者竟是唐老人、司馬血、衞空空。

× × ×

經過多日以來的奔馳，唐老人連鬍子都被沙塵染得枯黃了。

但他仍然精神奕奕，一下馬就像旋風般衝進荷葉居。

瘦老人一看見唐老人，不禁爲之展顏大笑，道：「你果然來了！」

唐老人嘆了口氣，道：「難得二十年後，咱們還有相見的日子。」

瘦老人大笑着，道：「人生何處不相逢，說不定他日一旦分手，二十年後還再有第三次相會的日子哩！」

這個瘦老人倒也樂觀得很。

唐老人忽然皺眉道：「老子從張千口那裏，聽到一個消息。」

「張千口？」瘦老人緩緩道：「是不是號稱『滔滔江水』的張千口？」

唐老人微微點頭，道：「嗯！正是此人。」

瘦老人道：「這人雖然說話多多，有如滔滔江水滾滾而來，但他消息之靈通，就算蘇大鼠也未必能及得上。」

蘇大鼠笑道：「實不相瞞，張千口乃是蘇某的師兄，昔年都拜在『蜘蛛王』的門下。」

「蜘蛛王？」瘦老人嘿嘿一笑，道：「這個老傢伙也累得老子透了，當年老子在百花樓酗酒，與八個婊子弄得一塌糊塗，這件事居然不脛而走，江湖上最少有一半人都說老子是條老淫虫，傳播這件事的人，就是蜘蛛王這個老匹夫！」

蘇大鼠一愕，脫口道：「難道你就是『花叢煞星』褟鐵羽？」

唐老人淡淡一笑，道：「褟老先生不但是『花叢煞星』，也是絳花丘中四大長老之一哩！」

褟鐵羽忽然長嘆一聲，道：「現在絳花丘已變成四分五裂之局，雷惡鬼、丁魅影、銀狐公子，這幾個人的野心相當大，而且手段陰險毒辣，令人防不勝防。」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總算弄出頭緒來了。

× × ×

——絳花丘原名千重莊，莊主李千重，他雖然武功極高，但不喜在江湖上走動，既不爭名，亦不奪利，所以千重莊雖然是一個極具規模的莊院，但江湖上很少有人提及。

——直到李千重去世後，李絳花就繼承了父親的地位，並易名爲絳花丘。

——李絳花的武功，猶在其父之上，可謂青出於藍，然而他成爲絳花丘主人不久，就在情場上吃了一場大敗仗。

——江湖浪子任七郎的負盟，令到李絳花心理大變，竟然相邀江南六俠與唐老人到絳花丘，加以玩弄。

——當時絳花丘的總管是陶旋，也就是銀狐公子的父親，當李絳花與江南六俠攪得雲翻雨覆之際，他忽然悶聲不响，懸樑自盡了。

——原來陶旋雖然已婚，並有一子，但却一直暗戀李絳花，李絳花夜夜春宵，他居然受不起這個打擊，自盡身亡。

——當陶旋的兒子長大之後，內戰終於爆發。

——絳花丘的四大長老，分別是碧蛇山人丁魅影，醉斬神魔雷惡鬼，花叢煞星褟鐵羽及寒池姥姥史雙飛。

——史雙飛不但是絳花丘大長老之一，同時也是李絳花的褓姆。但李絳花在半年前病逝後，史雙飛就突然慘遭暗殺。

——直到那時，絳花丘內部分裂的情況已經形成。

——四大長老的史雙飛被殺，當然就是丁魅影和雷惡鬼的傑作，他們殺了史雙飛之後，繼續對付褟鐵羽。

——褟鐵羽在絳花丘中德高望重，也有一批忠義之士緊緊相隨，並誓與銀狐公子等人決一死戰。

——丁魅影與雷惡鬼爲了要成立一個强大勢力的帮會，決定擁立銀狐公子爲一帮之主。

——這一帮會，就定名爲銀狐帮，並將於六月初一日正式成立。

——銀狐帮成立，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最少，追隨褟鐵羽這一批忠義的高手，勢必大加反對。

——銀狐公子有先見之明，因此索性宣佈：銀狐帮成立之日，也就是絳花丘兩大派系決一死戰的時候。

——決一死戰的地點，是在衡山迴雁峯下的寒烟亭外。

古屋重逢　情侶竟成仇讎

黃昏不再停留在大地，晚色已濃。

距離六月初一的時間已越來越短。

這一天，是五月二十三日。

窗外有雨；雨並不冷。

屋內的酒也不冷。

無論怎樣冷的酒，只要喝進肚子裏，就會變得灼熱。

龍城璧獨對孤燈，獨自喝酒。

喝酒有時候是享受。

但有時候却比喝藥更要苦。

龍城璧現在既不在荷葉鎭，也沒有回到杭州，他在一個荒嶺上，找到一間早已空置了的古屋，獨個兒獃在這裏。

唐竹權想陪他。

但他却一口拒絕。

「我甚麼都不想要，只想一個人清清靜靜的住幾天。」

唐竹權的面色沉下，却沒有反對龍城璧的做法。

他讓他好好的清靜一下。

這裏傳說有鬼。

但龍城璧既不怕人，更不怕鬼。

人遠比鬼更可怕。

因爲龍城璧只看過人殺人，却從未見過鬼殺人。

對於一些從未眼見發生過的事，他爲

甚麼要害怕？

燈光很微弱，甚至連三丈以外的景物都無法看得清楚。

但龍城璧的眼睛，已鍛鍊得像隻貓。

拳頭可以鍛鍊，眼睛也同樣的可以鍛鍊。

別人在黑暗中看不見的東西，他却看得清清楚楚。

他現在甚麼都沒有看見，只看見自己一雙孤獨的手，不停地撫摸着酒杯。

酒杯裏的酒已喝光。

他的大皮酒袋也已點滴全無。

他想問問老天，人爲甚麼常與酒分不開？

酒代表甚麼？

它代表快樂、享受？

還是代表悲哀、痛苦、折磨？

他忽然又問問自己：「你躲在這裏難道就能找到唐竹君？」

「這裏只有鬼！」

「也許，連鬼都沒有，只有蜘蛛結成的網，和厚厚的塵垢……」

「外面有雨，何不闖出去淋淋雨水，讓腦筋清醒清醒？」

× × ×

外面有雨。

細雨綿綿，荒嶺上泥濘處處。

龍城璧正想闖出去，但他忽然看見窗外有人。

人在雨中。

但這人只露出了一雙眼睛。

他全身都是白色的。

白袍、白靴、還有一雙白手套。

他的臉，是木然的，毫無表情的。

一個人的臉若果塗上幾乎有兩斤重的黃蠟，那麼，他的臉上又怎會有任何的表情？

雖然龍城璧不怕鬼，也不相信世間上有鬼，但這人的臉却令他感到一陣汗毛倒豎。

他的頭上，包裹着一層厚厚的白布。

這人是誰？

他何以會在這種地方出現？

龍城璧一時猜不透。

× × ×

龍城璧沒有離開這座屋子。

他在靜心觀察這個白衣怪人的動靜。

窗外細雨綿綿。

白衣怪人呆呆的站立在那裏，連指頭都沒有動過。

他彷彿眞的是個蠟像。

但是，蠟像絕不會有一雙能够眨動的眼睛。

他是誰？

他來到這裏有甚麼目的？

龍城璧突然輕輕一咳。

他剛咳出聲，白衣怪人立刻把目光轉到屋子裏，從窗外直望進來。

他的眼神，是冷酷的，毫無情感的。

那簡直不像是人類的眼睛。

他的眼毫無光彩，但却有無限肅殺之氣。

難道這是魔鬼的眼睛？

這究竟是個人？還是個鬼？

× × ×

一直站立不動的白衣怪人，突然一步一步移動脚步，推開木門。

屋子裏同樣黑暗。

倏地，金光一閃。

白衣怪人的手中，突然亮出了一柄金光燦然的利器。

那是一柄金劍。

這一柄金劍，只有一尺長，但其鋒芒却令到三丈之外的燈光完全失色。

龍城璧脫口讚道：「好劍。」

白衣怪人一言不發。

龍城璧目光一閃，緩緩道：「閣下何必裝神弄鬼？」

白衣怪人的劍鋒輕輕抖動。

他突然迸出了一句說話：「我要殺雪刀浪子！」

他的說話很奇怪。

他的聲音更加特別，竟像是一個三歲小孩的語聲，毫無成熟的韻味。

龍城璧冷冷道：「嗯，我就是雪刀浪子！」

白衣怪人道：「你可知道我是誰？」

龍城璧搖頭。

白衣怪人桀桀怪笑，道：「我是白衣魔鬼，我已殺了唐竹君！」

龍城璧的手脚突然完全冰冷。

白衣怪人又再重覆着那兩句晴天霹靂般的說話：

「我是白衣魔鬼！」

「我已殺了唐竹君！」

聲音越幼稚，越令人毛骨悚然。

龍城璧的呼吸開始急促。

他的身子甚至開始微微搖幌。

白衣怪人再次重覆着那兩句說話。

這兩句說話就像兩把刀似的，深深刺進龍城璧的心窩裏。

× × ×

白衣怪人不斷重複着那兩句說話。

這兩句說話，竟然一字不改，一字不變。

倏地，金劍如箭般向龍城璧的胸膛怒射。

這一劍不能以「陰險」二字來形容，但却有一種令人說不出的可怕力量。

這不是虛招，而是實實在在的眞正殺着。

龍城璧沒有拔刀。

他突然一連七式快掌，對住白衣怪人的劍鋒。

血肉之掌當然不能與鋒利的金劍相碰，但龍城璧施展的手法巧妙，並不志在反攻，而是把敵人的劍鋒引向別一個方向。

他這種打法，原本是一種極高明的武功，敵人很容易就會被他的掌法牽引而陷於被動的地位。

然而，白衣怪人竟然無動於中，仍然不爲所惑，一劍就是一劍，兩劍就是兩劍，反而把龍城璧攻得險象環生。

龍城璧對於這個突如其來的白衣怪人，不知何故，竟然並無多大的惡感。

雖然白衣怪人不斷的說自己已殺了唐竹君，但龍城璧却無法相信那是事實。

雖然他的情緒一度受到干擾，但此刻又已回復了正常的狀態。

「鏗」的一聲，刀、劍交鋒。

龍城璧的風雪之刀終於出手了。

白衣怪人口中無言。

但他手裏施展的，却是拚命的劍法．

只有肯拚命的人，才能施展出拚命的劍法。

劍快！

但刀更快！

就在那片刻之間，白衣怪人的劍勢已開始緩慢下來。

龍城壁忽然有個感覺。

這個白衣怪人的身法很稔熟。

這人是誰？

他爲甚麼會給予自己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但他明明是來殺自己的，他不是自己的朋友，而是敵人！

白衣怪人突然揮出一劍，向龍城壁橫掃過去。

這一劍，不但拚命，而且簡直是抱着同歸於盡的決心！

× × ×

劍氣縱橫，整座黑暗的屋子裏，彷彿只有這柄短劍的光影。

但風雪之刀的鋒芒，又豈會弱於白衣怪人手中的金劍？

只不過龍城壁並沒有處處施展那麼狠辣的殺着，他只是守，而沒有攻。

就在白衣怪人一劍向他橫掃過來的時候，他突然驚覺，這一招劍法是從八條龍刀法中變化出來的。

那是八條龍刀法中的「龍捲西風」。

剎那間，龍城壁心神所受的震盪，實在是難以形容的。

這一套刀法，除了山東濟南府龍氏世家的高手之外，又還有甚麼人能施展得出來？

但龍氏世家並無任何高手在江湖上走動，而這個白衣怪人，也絕不像龍氏世家家族中的任何一人。

不過，除了龍氏世家的高手之外，還有一個人是懂得八條龍刀法的。

只不過這人懂的招式並不多，只懂一招。

而且，這一招是龍城壁强逼這人學習的。

這人並非別人，正是龍城壁朝思暮念，魂牽夢縈的唐家二小姐——唐竹君。

× × ×

假如這個白衣怪人不是唐竹君，又豈能施展出這一招「龍捲西風」？

但她若眞的是唐竹君，又怎會變成了這個樣子？

她的聲音也改變了？

龍城壁在剎那間所想像到的事，是既驚且喜，又像憤怒異常的。

如果她的確就是唐竹君，那麼銀狐帮的手段也未免太毒辣了。

銀狐帮顯然是用一種旁門左道的攝魂大法，控制了唐竹君的意志，使她變成一個憎恨雪刀浪子的人。

她現在已無任何念頭，她的心中只想着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殺死雪刀浪子。

× × ×

龍城壁的猜測，並無錯誤。

唐竹君的容貌被黃蠟所遮掩，連她的眼神和聲音也完全改變，但龍城壁終於還是認出這個白衣怪人就是唐竹君。

× × ×

看見了唐竹君的樣子，龍城壁不禁心頭一陣劇烈的酸痛。

他已可以肯定，這個白衣怪人就是唐竹君！

她畢竟是他最熟悉的一個女孩子。

劍鋒正在剎那之間，劈到龍城壁的腰間。

他甚至不忍閃避！

唐竹君要殺他，就算死在她的劍下，却又何妨？

然而，龍城壁仍然是清醒的，也是理智的。

他知道她身不由己，她已迷失了本身，迷失了自己。

她本是個很溫柔的女孩子。

她不會隨便去傷害任何人，更不會傷害她深愛着的雪刀浪子。

然而，銀狐帮毒辣的手段，却迫使一對痴戀中的男女，在這幢黑暗的屋子裏決一死戰。

如果龍城壁不是憑着這一招「龍捲西風」而認出了唐竹君的話，後果實在是令人不敢想像。

龍城壁在間不容髮的剎那，以風雪之刀迎劍，把唐竹君的劍勢封鎖。

唐竹君已毫無自制的能力，劍勢一沉，從相反的角度斜劊龍城壁的大腿。

這一劍，是唐竹君從唐老人的槍法中演變出來的，有點像回馬槍的姿勢。

然而，她畢竟並不是龍城壁的敵手。

風雪之刀一退盈丈，刀勢再展，竟然把唐竹君手中的劍震脫離手。

金劍直向屋簷之外射出。

唐竹君毫無退縮之意，身子一幌，猶如疾風驟雨般再向龍城壁的身上撲去。

她居然連唐竹權最擅長使用的五絕指法也搬了出來。

龍城壁心頭一懍，也不敢用刀來對付她，只能施展擒拿手法，與她纏鬥！

唐竹君理性已失，當然不怕龍城壁的任何武功。

反而龍城壁處處小心，唯恐傷及唐竹君。

幸好唐竹君的武功，遠不如她的臉般漂亮。

十招之內，龍城壁已經完全控制了戰局。

唐竹君仍然全力掙扎！

但龍城壁已伸手把她的十二個穴道封閉住。

唐竹君穴道被制，登時僵立在屋子之內。

外面的雨仍然不斷的下着。

看見唐竹君這副樣子，龍城壁的呼吸幾乎陷於窒息。

× × ×

除了雨聲之外，屋內屋外，都彷似已變成了一片死寂的世界。

龍城壁有一種虛脫的感覺。

他已制服唐竹君了，但接下來的，他應該怎辦？

突然間，屋外响起了一個蒼老的咳嗽聲。

龍城壁面色陡變，喝道：「誰？」

門外出現了一個矮瘦的黑影。

龍城壁的眼睛驀地一亮：「啊！碧蛇山人。」

門外那人發出一陣陰冷的寒笑。

「不錯，正是老夫。」

龍城壁冷笑道：「銀狐帮的手段，也未免太毒辣一點了。」

碧蛇山人丁魅影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這是報復。」

「報復？」龍城壁握緊雪刀，左拳緊握，道：「唐二小姐根本就沒有得罪過任何人，你們就算要報復，也不應該向她下手。」

丁魅影的聲音突然變得尖銳而冷酷：「她是唐老人的女兒，就一定要受到應得的報復與折磨。」

龍城壁嘆了一口氣，道：「這並不公平。」

丁魅影又在冷笑：「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勝與負永遠都是最公平的。」

龍城壁眉頭緊皺。

丁魅影的說話，他並不同意，也不願急去反駁。

丁魅影又接着說下去：「現在你已面臨絕境，你將會在銀狐帮正式成立之前，就死在這一間荒廢了多年的古屋裏。」

龍城壁忽然輕輕咳嗽兩聲，然後才道：「你憑那一點知道在下會死在此處？」

丁魅影道：「你的行動，一直都在本帮的監視之中，只可惜你遠不如江湖中所傳言的機警。」

龍城壁笑了。

他的笑容並不勉强，相當自然。

丁魅影臉上帶着一種說不出詭秘的獰笑，道：「我實在不明白你在這個時候，還有甚麼值得發笑的。」

龍城壁輕撫刀鋒；刀鋒亮如白銀。

他眸子裏所透射出來的光芒，竟比刀鋒更令人心寒！

丁魅影的臉色有點變了！

龍城壁冷冷一笑，道：「江南六俠已被銀狐帮殺了五人，而且杜鐵裳的胞弟杜聲泰亦無辜被殺，這一段血仇，總會有報應落在你們身上的。」

丁魅影「哼」一聲，道：「廢話。」

龍城壁道：「獲得報應最快的人，可能就是你。」

丁魅影突然狂笑！

他的笑聲剛起，屋子的四週，突然又出現了一夥白衣人！

還有一個腰懸銀狐劍的年青人，和兩個老人，同時出現。

這三人赫然竟是銀狐公子、醉斬神魔雷惡鬼和鄒伯。

消滅羣魔　浪子遠走天涯

雨忽停！

原是一片死寂的世界，還是仍然一片死寂。

這裏雖然出現了一夥人，但他們的出現，仍是無聲無息的，如果沒有細心留意，可能根本完全不會發覺到他們的存在。

强敵已至。

但龍城壁好像完全不知道强敵已在他的身旁，隨時都會向他展開致命的攻擊。

這種鎮定，已跡近乎超人。

大地靜寂如此，殺氣已籠罩着這間古屋！

龍城壁忽然全身不動，陷入了完全靜止的狀態。

銀狐公子也毫無舉動。

只有雷惡鬼，抓着那柄沉重的醉斬魔刀，不停的用手指輕彈着。

如此沉重的一柄刀，竟然給他用指勁彈得錚錚作响。

龍城壁絲毫不爲所動。

他彷彿已變成了一個毫無知覺的死人一樣！

× × ×

錚！錚！錚……

雷惡鬼連續用指勁彈魔刀凡十餘响，他的眼睛，一直都盯着屋子裏的龍城壁。

他終於最先開口，道：「雨已停了，龍大俠何以還不願意出來呼吸一點新鮮空氣？」

龍城壁目中光芒突閃，彷如雷電瞬息即過。

雷惡鬼嘿嘿一笑，又道：「本帮即將正式成立，在此之前，能够把雪刀浪子變成無頭浪子，那將是一件令銀狐帮大大顯露聲威的事。」

龍城壁忽然露出一個淡淡的笑容：「銀狐帮的精銳高手，差不多已到齊了。」

丁魅影冷冷笑道：「這是咱們看得起閣下之故。」

龍城壁嘆了口氣，道：「如此看來，在下今晚倘若不死，豈非令各位失望得很了？」

丁魅影微笑：「這一點你大可不必担心。」他笑得很愉快，就像獵人看見一頭猛獸已掉進陷阱裏一樣：「咱們絕不會失望，雪刀浪子很快就會變成無頭浪子，就算你現在立刻變成一隻鳥，也絕不可能闖出這裏包圍着你的天羅地網。」

銀狐公子在屋外突然冷冷的道：「他絕不會走的，就算咱們把他剁成肉醬，他也絕不會捨得離開唐二小姐的。」

龍城壁神色木然。

丁魅影突然向前跨出一步。

忽然間，寒光亂閃。

七七四十九枚銀亮毒刺，從丁魅影的袖中疾射而出。

他的出手很毒，不但射向龍城壁，也同時射向已被制住穴道、動彈不得的唐竹君。

龍城壁一聲怒喝，一蓬刀雨隨聲急洒而下。

刀鋒挾着勁風，四十九枚毒刺盡數被震開！

丁魅影格格怪笑，左手一翻，突然亮出一柄蛇形長劍。

丁魅影號稱碧蛇山人，這一柄百毒蛇劍乃是他唯一的兵器。

古屋中一片漆黑。

丁魅影的蛇劍瞬間已向龍城壁連刺八劍。

每一劍都刺向龍城壁的鼻樑，好像一定要把他的鼻子割下來似的。

龍城壁刀光疾閃，把丁魅影的八劍全

部化解！

丁魅影冷喝一聲，道：「果然有兩下子。」

六個字說話之間，百毒蛇劍又再連續刺出了兩劍。

這兩劍看來並不駭人，來勢也絕不洶湧，只是很平凡很平凡的兩劍。

第一劍，刺向龍城璧的左胸！

但第二劍，却是刺向唐竹君的頸子。

這兩劍看似平凡，但突然間就起了莫大的變化，簡直快得令人難以相信。

尤其是第二劍，他不刺龍城璧，却攻唐竹君，更是陰險無比。

他已算準龍城璧必救唐竹君。

因為他若不救唐竹君，這位武林中的第一大美人，立時就要血濺五步，命喪當場。

丁魅影是老江湖！

他這一着，最終的目的仍然不在唐竹君，而在龍城璧。

倘若龍城璧回刀拯救唐竹君，他的右脇下必然會露出一個空門。

這一個空門，已足以取掉雪刀浪子的性命。

× × ×

劍風嘶嘶作響！

唐竹君已陷入最兇險的一剎那。

但龍城璧居然沒有作出搶救唐竹君的行動。

丁魅影暗覺不妙。

但究竟有甚麼不妙之處，他又無法眞正的知道。

倏地，他突然覺得腹中一陣劇痛。

百毒蛇劍距離唐竹君的頸子僅有一寸而已。

但就僅此一寸之差，唐竹君還未受到損傷，他自己反而彎下了身子，狂呼、吐血。

直到此刻，他才驀然驚覺，一桿長槍，已貫穿了自己的腹部，直達背後。

丁魅影的臉色慘變。

「松……木紅……纓……槍？」

黑暗中傳來一個人冰冷的笑聲。

丁魅影渾身都在發抖：「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倏地，一隻蒼老而充滿勁力的手，緊緊按在槍桿之上。

雖然燈光極微的，但丁魅影還是看見這個人的臉！

這人白髮長鬚，一襲灰袍，一雙眼睛充滿嚴厲的怒意，果然就是唐竹君的父親唐老人。

唐老人冷冷的、緩緩的把松木紅纓槍拔出。

丁魅影也同時緩緩的，在唐竹君的面前倒下。

× × ×

這是一座古老而荒廢多年的大屋。

龍城璧在這裏，並不孤立。

因為唐老人一直都在這間大屋之內。

誰都難以料到，這座大屋的下層，還有一座不大不小的酒窖。

唐老人就藏身在這個酒窖之內。

當丁魅影等人出現的時候，他也突如其來、無聲無息的刺出了一槍。

這一招老辣異常，丁魅影冷不提防，就挨了一記致命的穿腹槍。

唐竹君又回到父親的懷抱裏。

雖然她的容貌已被一層厚厚的黃蠟遮掩着，而且也已迷失了本性，但唐老人比龍城璧更早一刻看穿了這個白衣怪人，就是他自己的女兒唐竹君！

屋外，銀狐公子嘆着氣，對雷惡鬼道：「看來這一座古屋，是雪刀浪子預佈下來的陷阱。」

雷惡鬼仍然把玩着那柄沉重的醉斬魔刀。

銀狐公子忽然長長吁了一口氣，道：「襴老兒想必已在附近埋伏，本來在六月初一的那一戰，恐怕得要提早一點了。」

雷惡鬼厲聲一笑，道：「這只能算是他們的運氣太差，連多活幾天的機會也沒有。」

龍城璧的冷笑聲，突然傳出。

他的風雪之刀已回鞘。

但他却從古屋之內，緩緩的走了屋外來！

銀狐公子淡淡的說道：「龍城璧，現在我們又再碰頭了。」

龍城璧微微點頭。

銀狐公子忽然有點黯然神傷的樣子：「能與雪刀浪子相對在一起，本是人生快事，但是，這一次碰頭，恐怕也是最後的一次了。」

龍城璧神色凝重，冷冷的道：「咱們本來就是水火不相容的。」

銀狐公子輕輕一咳，道：「襴鐵羽為何還不現身？」

龍城璧嘴角間露出一絲冷冷的微笑，道：「襴老先生並不在這裏。」

銀狐公子搖頭道：「本公子很難相信這句說話會是事實。」

龍城璧緩緩道：「他已回到絳花丘去了。」

銀狐公子的臉色微微一變：「襴鐵羽再有十倍的胆量，也不敢回到絳花丘，那個地方早已是銀狐帮的基地。」

龍城璧淡淡地一笑，道：「正因如此，他才要回到絳花丘，進行淸剿叛黨的行動。」

銀狐公子突然覺得手心有點汗。

龍城璧又接着說道：「無可否認，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但是論經驗的老辣，還是比不上襴老先生。」

銀狐公子冷冷道：「好一套調虎離山之計。」

龍城璧道：「襴鐵羽和他手下那批忠義之士，本就應該承繼接管絳花丘的基業的。」

銀狐公子道：「襴老兒的野心倒也不少。」

龍城璧冷笑，道：「他的野心再大一百倍，也及不上雷惡鬼的十分之一。」

雷惡鬼怒聲咆哮，道：「臭小子別嘴裏不乾不淨！」

龍城璧傲然冷笑，道：「兩位若還欲逞強，不妨動手一試。」

雷惡鬼掄起醉斬魔刀，大步衝向龍城璧，不由分說就一刀迎頭劈下。

這一劈的速度與氣勢，已足以使絕大多數的武林高手為之心胆俱裂。

但龍城璧只是靜靜的站在原處，彷彿

根本就沒有看見這一個雷惡鬼。

驟然看來，他似乎犯了輕敵的大忌。

但龍城璧並沒有輕敵。

他知道雷惡鬼的醉斬魔刀，已斬碎過無數武林高手的腦袋。無論是任何人，只要有些微的疏忽，都一定難以在這一刀之下得以倖免。

雷惡鬼不但在刀鋒上貫注了極强的內力，連他整個人都像一團燃燒得正十分猛烈的烈火，不必刀鋒，就連刀鋒四週所捲帶刀氣，似乎也足以傷人於無形。

龍城璧突然一聲暴喝。

他原本平平穩穩的站立着，但突然之間，他彷彿缺裂了的堤壩，刀光如長瀑般飛瀉向雷惡鬼。

雷惡鬼的刀原本霸氣十足，但風雪之刀剛出手，他的刀彷彿就縮細了一半。

最令雷惡鬼感到震驚的，是龍城璧的內力，竟然絲毫不在自己之下。

兩人硬拚了一招，雷惡鬼又再衝了過來。

颼！颼！颼！

一連三刀，如泰山壓頂般的襲擊龍城璧。

這三刀的氣勢，其勁道猶在剛才第一刀之上。

可惜他這三刀雖然勢如泰山，但龍城璧却絕不是個「卵」。

龍城璧是浪子。

而上天下地，獨一無二的風雪之刀，也在龍城璧的手中。

雷惡鬼三刀落空。

但他劈出第四刀的時候，八條龍刀法中的「龍捲西風」來了。

刀聲呼嘯。

颯！颯！颯！

雷惡鬼身子猛然一震，隨即翻身連發九刀。

九刀雖快，但仍然無法遏止這一招「龍捲西風」的威力。

剎那之間，雷惡鬼冷汗如雨。

龍城璧刀勢却在這個時候突變。

雷惡鬼再發三刀，但這三刀已跡近乎盲目。

他已陷於刀法大亂之境。

銀狐公子臉色一變。

想不到憑雷惡鬼的刀法，竟然亦不是雪刀浪子龍城璧的敵手。

錚一聲輕响，銀狐劍已出手。

但龍城璧已比銀狐公子更快一步。

雷惡鬼突然覺得頸上一涼，風雪之刀已在他的額前深深的插了下去。

這一刀絕對致命。

銀狐公子本想上前搶救，但已來不及了。

雷惡鬼臨嚥氣前，大吼一聲，叫道：「救命……」

龍城璧一怔。

他實在想不到，這一個威震江湖的大魔頭，臨死時竟然會叫出這一句如此毫無意義的說話。

刀鋒已貫穿了他的腦袋，又有甚麼人能挽救他的性命呢？

× × ×

銀狐劍雖然出鞘，但畢竟慢了一步。

龍城璧抖動雪刀，冷冷的盯着銀狐公子。

銀狐公子冷冷道：「銀狐帮的兩大高手已死在你的刀下。」

龍城璧道：「丁魅影並非我殺，他是給杭州老祖宗的松木紅纓槍殺死的。」

銀狐公子冷哼一聲，道：「看來本公子的形勢，豈非大大不妙？」

龍城璧道：「有何不妙？你的借刀殺人計劃，不是已經大功告成了麼？」

「借刀殺人？」銀狐公子突然微笑：「本公子絕不明白這句說話的意思。」

龍城璧悠悠一笑，道：「丁魅影與雷惡鬼雖然曾為你立過不少汗馬功勞，但銀狐帮有這兩個人的存在，對你來說，看來並是一件好事。」

銀狐公子的瞳孔開始收縮。

他咀角間的笑容也逐漸充滿着濃厚的殺機。

龍城璧又道：「丁、雷二人的野心，恐怕絕不會在閣下之下，但他們都算錯了一件事。」

銀狐公子冷冷道：「甚麼事？」

龍城璧緩緩的接道：「他們都以為你的江湖經驗很差，就算給你成為銀狐帮的帮主，也不過是個傀儡而已。」

銀狐公子沉默着。

龍城璧微微一笑，道：「但你却連玩傀儡的人也殺掉，可見你並不是一個眞正的傀儡。」

銀狐公子冷笑着：「本公子並沒有殺他們。」

「這正是閣下聰明之處，」龍城璧淡淡的道：「你要成為一帮之主，當然不能親自出手，把建有汗馬功勞的人殺掉。」

銀狐公子又沉默着。

他無疑是個很聰明的人。

但雪刀浪子呢？

他是不是比銀狐公子又更聰明了一點點？

× × ×

一陣急驟的山風突然吹過。

銀狐公子的劍早已出鞘，山風吹來，劍鋒上的寒氣更覺迫人。

龍城璧仍然是平時那副老樣子，懶洋洋的好像甚麼都不經心，一切都不在乎。

但他已在剛才把兇名昭彰的雷惡鬼變成了刀下之鬼。

銀狐公子突然左手輕揮，冷冷的說出了一個字。

這個字就是：「上！」

× × ×

上！

六個白衣人，手持長劍，直向龍城璧衝殺而上！

湧了上來。

夜風颯烈。

劍影如雪。

龍城璧冷笑一聲：「你們六人，看來倒非無名之輩，何以自甘作賤，成為銀狐帮的嘍囉小卒？」

六個白衣人完全不理會龍城璧的說話，六把長劍一齊發動攻勢。

龍城璧持刀迎風而立，氣定神閒。

六人同時出劍。

劍光如雪，劍氣如虹。

龍城璧臉色微變。

這六人雖然都同是使用長劍，但每人所練的劍法，都不一樣。

而且這六人的劍法，本就堪稱武林中的一流高手。

無情的攻擊，捨死忘生的一戰。

龍城璧置身在這種環境之下，除了揮刀殺敵之外，又還能怎樣？

他心中暗暗嘆了口氣。

他不想殺人。

但這些人却不啻是白白前來送死。

× × ×

風雪之刀，彷如雪花飛舞。

這六個白衣人的劍法各有所長。

但同樣地，他們也各有所短。

在同一時間之內，要看破這六個人劍法上的破綻，並不容易。

就算能看破這六人劍法上的破綻，要把他們一一擊敗，亦談何容易。

這是衆寡懸殊的一戰。

但龍城璧的刀很絕。

六柄劍同時向龍城璧進攻，但他憑一柄風雪之刀，居然就把他們的攻勢輕描淡寫的完全化解。

突然間，在第六柄劍攻出毒辣的一招之後，突然又出現了另一柄劍。

這已是第七柄劍，而且更是銀狐公子的銀狐劍！

× × ×

劍氣森森，劍鋒遠比夜風更寒冷。

龍城璧偏身急閃。

第七柄劍，才是眞正要命的一劍。

若龍城璧稍爲閃慢片刻，他現在的心臟已被銀狐劍刺了一個窟窿。

倏地，突聽得一人大聲喝道：「沒你娘鳥興，以多欺少，老子一個一個摘掉你們的腦袋！」

這個大聲呼喝的人，自然就是唐家的大少爺，有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的唐竹權。

唐竹權仍然和平時一樣，抱着一隻特大的酒罎。

爲了唐竹君被擄，他已許久沒有喝過酒。

但他畢竟酒癮極深，熬了許多天，終於還是忍不住，又再大喝特喝。

他現在抱着的大酒罎，似乎比以前的更大。

酒罎裏的酒，沒有一百斤也最少在九十五斤以上。

他剛衝過來，立刻就有一根鍊子槍阻住他的去路。

用鍊子槍阻住唐竹權的人，是荷葉居的老闆鄒伯。

唐竹權怒喝一聲，大酒罎飛甩出手，直向鄒伯的腦袋上擲去。

鄒伯一聲怒喝，鍊子槍向大酒罎揷過去。

「波」聲巨响，大酒罎四分五裂。

但酒罎裏已沒有酒。

若酒罎裏還有酒的話，恐怕唐竹權也不捨得把它拋棄。

霎眼之間，兩人已纏鬥在一起。

鄒伯看來年紀老邁，而且身體也不見得怎樣强壯。

但他的鍊子槍，却像一條兇狠惡毒的蛇，處處不離唐竹權的咽喉部位進攻。

唐竹權嘿嘿冷笑：「老匹夫，想取老子的性命，恐怕還不大容易。」

他每說出一句話，鄒伯的鍊子槍就在他的咽喉旁疾刺而過。

驀地，一把蒼老的嗓子冷冷喝道：「竹權退開，讓爲父來領教領教鍊子槍的絕學。」

唐老人一出現，形勢又頓然不同！

唐竹權突然看見唐老人的身旁，有一個白衣怪人。

唐竹權一呆，問唐老人：「這傢伙是甚麼妖怪？他奶奶的這般難看？」

唐老人登時整個人跳起，厲聲道：「你才是妖怪，她是你的妹子！」

唐竹權更是楞住。

「甚麼？」

他呆了半晌，才繼續道：「啊！她是竹君？」

唐老人厲聲道：「你好好保護着她，讓我來與鄒伯較量較量。」

鄒伯寒着臉，雙臂急揮，鍊子槍刺向唐老人的胸膛。

唐老人絕不比鄒伯稍慢半分，松木紅纓槍「嗤」聲向鍊子槍迎擊。

叮的一聲，兩槍的槍尖不偏不倚，居然相碰在一起。

兩槍交擊，在黑夜中迸出了點點耀眼的火星。

這一拚，誰也沒有佔着甚麼便宜。

鄒伯又是一聲冷喝，鍊子槍有如毒蛇般疾刺唐老人的咽喉！

好快的一槍。

但唐老人的槍更是厲害，他的松木紅纓槍突然彈出千百道槍影，射向鄒伯的左右兩脅。

鄒伯身形急退，反手連環槍，把唐老人的千層槍浪擋開。

但唐老人殺機已動，一輪急槍之後，突然飛槍脫手。

鄒伯的江湖經驗，不可謂不够老辣，但他怎樣也料不到，唐老人竟會在這個時候長槍脫手飛擊過來。

這一招，無論對鄒伯或是唐老人來說，都是極兇險的一着。

可以說，這是一場賭博。

鄒伯面臨到如此急驟的一槍，豈敢强接，連忙偏身急閃。

急閃之下，松木紅纓槍居然擊了個空，落在遠處。

鄒伯心頭一喜。

唐老人手中無槍，他自己必然佔着絕大的優勢。

但他這種想法，是否樂觀了一點呢？

× × ×

杭州唐門，最著名的武功，當然首推唐老人的槍法。

杭州唐門槍法，與金陵岳家金槍齊名，江湖上能攖其鋒的人並不多。

但唐門五絕指法的威力，並不在唐門槍法之下。

唐竹權自八歲開始練功，他最感到興趣的並不是唐門槍法，而是五絕指。

武林中人一向都有個錯覺，以爲唐老人只精於槍法，對於五絕指法，恐怕比起兒子還猶有不如。

然而，這種想法是絕對錯誤的。

唐老人一向都只用槍而不用指，只因爲他憑着手中一桿松木紅纓槍，已足够殺敵有餘，所以他很少用五絕指法。

唐老人不喜歡使用五絕指法的原因，是因爲用五絕指法殺人，往往會把敵人的血，沾染到自己的手指之上。

唐竹權並無潔僻，甚至可以說是個有點骯髒的大胖子。

醉鬼通常都不太乾淨。

但唐老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

他喜歡乾淨，尤其是一雙手，他總是把指甲修飾得很潔白，很整齊。

他年輕的時候如此。

中年的時候如此。

直到晚年的時候，這種習慣仍然沒有改變過。

爲了要保持手指的乾淨，他居然因此很少用五絕指法來殺人。

但現在鑑於形勢異常惡劣，唐竹君又被銀狐帮弄成這個樣子，唐老人已不再有任何顧忌，就算全身染滿敵人的鮮血，也勢非要殺個痛快不可。

鄒伯顯然沒有想到，唐老人一槍飛去落空後，緊接的竟然是唐門五絕指法繼之而來。

鄒伯一槍刺去，但眼前的唐老　突然失了踪跡。

鄒伯一凜。

突然間，他瞪大了眼睛，整個人僵立着。

因爲唐老人的五根手指，已從他的後頸上深深的插了下去！

× × ×

銀狐公子與龍城璧的一戰，也快走入了決定勝負的階段。

銀狐公子的六個手下，雖然非常勇猛，而且劍法上的造詣也不弱，但在龍城璧最危急的時候，石屋之外又出現了一個身穿青衣年青劍客！

銀狐公子失聲脫口道：「衞空空！」

不錯，來者正是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衞空空原本是與唐竹權一起趕到的，但中途却發生了一點意外。

他們居然給康白影攔住。

衞空空冷冷一笑，對唐竹權道：「他叫無名小卒。」

「無名小卒？」唐竹權哈哈一笑。

衞空空道：「這種無名小卒，交由衞某打發好了，唐兄不必多等，且請先走一步。」

唐竹權很聽話，抱着大酒罎便奔上山嶺。

康白影還有一羣白衣武士跟隨着，他們拚命的阻止唐竹權。

但憑他們的道行，又怎能阻攔得住唐竹權？

倒是衞空空與康白影的一戰，打得異常劇烈。

但康白影苦戰一番之後，仍然不是衞空空的敵手。結果他的腦袋被「分頭斬」斬開兩截。

其餘還活着的白衣武士，又有誰還敢上前向衞空空挑戰？

× × ×

劍本無情。

衞空空手裏的劍更無情。

他的行動敏捷而矯健，他的長劍雖非寶劍，但每一劍都充滿着驚人的殺氣。

衞空空一出現，就把圍攻龍城璧的白衣劍手殺得片甲不留！

衞空空不殺人的時候，穩重而斯文。

但他殺起人的時候，却比誰都更加狠絕。

除非不拔劍，一拔了劍就得分出勝負，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這是衞空空與人交手的原則，也是一般武林人物不該忘記的原則。

衞空空的劍，是平凡的劍。

但平凡的劍落在衞空空的手裏，就變得絕不平凡！

他以一敵六，依然神態從容不逼，異常鎭定。

不但鎭定，而且出劍兇猛絕倫。

颼！颼！颼！颼！颼！颼！

劍鋒染滿鮮血，六顆人頭滾滾落下。

這就是衞空空的劍。

砍腦袋劍法，霸氣驚人，每出一劍，都絕不留半點餘地！

× × ×

銀狐公子一直都盯着龍城璧的臉。

刀劍相爭，戰況激烈無比。

銀狐公子的劍法，剛陽不足，陰柔有餘，他的劍勢看來並不太兇猛，但却暗潮湧伏，令人防不勝防。

「刷」一聲，銀狐劍急落，把龍城璧逼退三尺。

龍城璧的反應，可謂快到極點，身形甫退，又再回刀衝前，連環劈出三刀。

三刀之後，又再連環劈出十二刀。

雪刀飛舞，刀光已蓋過了銀狐劍的氣勢。

銀狐公子突然向右疾衝五尺，左肘曲起，撒出六枚銀光晶然的飛鏢。

這是銀狐鏢，不但淬有奇毒，而且銳利沉重無比，殺傷力異常强大。

這六枚銀狐鏢分左右兩路疾射龍城璧，去勢快到了極點。

龍城璧右手揮刀，噹噹噹一連三响，左邊三枚銀狐鏢盡被擊落。

右邊仍然有三枚銀狐鏢。

但龍城璧居然毫無忌憚，伸手接鏢。

銀狐鏢的來勢極快。

但龍城璧的手更快。

三枚銀狐鏢已爲龍城璧從容接下。

銀狐公子連發六鏢，俱未能擊中龍城璧，緊接而來的又是一陣劍雨。

龍城璧一聲冷喝，揮刀反擊。

劍雨急驟。

但雪刀却像一條銀龍，在劍雨中馳騁，絲毫不見阻滯。

銀狐公子的劍勢開始越展越急。

利那間已如雷霆般刺出三十九劍。

龍城璧仍然站立原處，只是身形左閃右避。

銀狐公子三十九劍儘皆刺空。

他的臉已變成了蒼白之色。

倏地，刀光大盛，八條龍刀法已在龍城璧的刀下全力施展。

這是反擊！

龍城璧的反應，絕不含糊，每一刀都勁力內貫，每一招都精深博大，他手裏的刀，就像潮汐翻起了巨浪，一浪復一浪，

功夫漫談

二龍爭珠巧勝大關刀

・麥海雲・

有些人在江湖上面走動，苦練一種絕招，並非普通人所能做得到的，這一類人多數是在江湖賣武，或者是方外之人，包括道士和尚或尼姑，因爲這種人必須有自衞的本領，才可以到處走動。故此，行走江湖的人，不想跟賣武的人發生衝突，更加不想跟方外之人結怨，在這裏，我試把郭大刀跟微塵子交手的情形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郭大刀在八十年前行走南番東順一帶，石龍鎭的墟期，必到該處賣武，即是賣藥，有一天，他去遲半步，發覺他經常賣武的地方已經給一名道士霸佔，此人瘦削達於極點，望之有如竹篙，掛着一塊小旗，寫着微塵子三個字，並無其他，在旗子之下就是一個藥箱，亦無大刀長棍之類的武器，甚至沒有銅鑼，也沒有小童隨行，作爲江湖賣武，這樣子的場面，太過孤單了，故此，郭大刀簡直沒有把他看在眼裏，走近大喝一聲，問他奉誰之命到石龍墟開檔。

這句話問得相當出奇，微塵子聽了，哪一雙似睡的眼睛睜大了一點，向他望了一眼，說：「我在此賣武兼賣藥，不過想博一頓午餐而已，老哥何必如此小氣呢？」

郭大刀冷笑一聲，說：「在南番東順一帶居住的人，誰不知道我郭大刀是坐頭一把交椅的江湖好漢呢？我習慣了每次墟期在此處賣藥，你却霸了我的位置，看來你有心向我挑戰了，是也不是呢？」

微塵子連忙道歉，跟着說：「老哥一向在此擺檔，沒有標明字號，我是個四海雲遊的道士，並不知情，如果無意中侵犯老哥，就此告罪，你在此擺檔好了，我可以搬到別處去。」

郭大刀趾高氣揚，傲然說：「看來你是一個毫無斤兩的傢伙，碰着我該當倒霉，以後永遠不准你在石龍墟擺檔。」

道士莫名其妙，說：「郭大刀，你不是此地的霸王，也非官府中人，憑甚麼道理阻止我開檔呢？再者，你賣你的藥，我賣我的膏丹丸散，與你何關，買或不買，那是觀衆的自由，何必多此一舉，把我驅逐呢？」

郭大刀說：「我郭大刀所賣的藥確是對人有很大幫助的，如果你賣出去的藥只是飯焦丸，吃壞了人，就會

使人發生誤會，以爲所有賣武的傢伙都不是好東西，以後敬而遠之，連我的藥也不肯買，你自己說吧，是否影响我的生意呢？」

道士冷笑起來，說：「郭大刀，你還沒有試過我的藥，怎樣知道它毫無效用呢？」

郭大刀說：「不必多講，我叫你走你就要走。」

那個道士絕不理會他，低頭走開，不過，他搬到另一角，却又照常賣藥，因此觸怒郭大刀，突然走過來，手提一柄重達三十斤的關刀，大聲斥責，執意叫他滾開，如果他不滾，一刀把他分爲兩截。

郭大刀欺人太甚，微塵子忍無可忍，說：「賣藥的人，並非花拳綉腿，會得玩些大刀長棍，就使人樂意買他的藥，還要有眞才實學，能够打贏高手，才有資格稱雄。

郭大刀聽了，突然怒火上升，一手抓着他的藥箱，抛到遠處去，藥箱落地破碎，膏丹丸散全部散開，撒滿了一地。

發展到這裏，微塵子怒形於色，說：「郭大刀，你實在欺人太甚，今天我要毁了你的一生，別向我求饒，你把生平所學的本領全部施展出來好了，能够一刀把我分爲兩截，那就更好。」

郭大刀哈哈大笑，說：「你這個臭道士，準是不想活了，好的，讓我用這柄大刀把你送回西方極樂世界去吧。」

說完，他就擎刀而立，怒目圓睜，瞪視着微塵子，可是大敵當前的微塵子却沒有擺出應敵的架式，只是若無其事的、很悠閑的站着，亦無步法可言，那一副泰山崩於前而不驚鎭定功夫，以及視死如歸的模樣，確是使人驚異。

郭大刀向他注視一會，大喝一聲，人到刀到，絕不留情，一刀朝他的腰間橫掃，微塵子手無寸鐵，只好忽左忽右的閃避，如是者鬥了幾十招，郭大刀的刀法漸慢，微塵子已經看透了他的刀法如何取勢，趁他收刀未發之際，聳身一躍，誘他一刀劈下，然後竄向他的臉前，雙手抓住刀柄一按，如箭離弦般飛射過去，採取二龍爭珠的絕技，郭大刀還沒有機會看清楚對方如何出招，那雙眼睛已給對方的兩指挖了出來，痛澈心肺，慘呼一聲暈倒。

微塵子用藥敷在他的眼上，說：「你不會死的，瞎了眼睛，咎由自取，不必怨我！」

說完，揚長而去。

凡是用極沉重兵器跟徒手作戰的人搏鬥，往往吃虧，練過輕功的武林高手，眞的有機會打贏一柄幾十斤重的大關刀。所謂「一山還有一山高」，識功夫的人，應引以爲誡。

——完——

永無止境。

銀狐公子的臉更蒼白，神態也顯得猙獰可怖。

驀地，風雪之刀變得更爲瘋狂，更爲威猛。

銀狐公子在這個時候，刺出了決定勝負，也決定生死的一劍。

這一劍，是銀狐公子的絕技，名堂是「狐中狐，劍中劍」！

一劍刺出，還有一劍。

第一劍是殺着，但這一劍之中又另有一劍！

銀狐劍的劍鍔上，竟然還有一柄很細小的銀劍，同時飛射出來。

無論是誰，都絕不會發覺到銀狐劍居然是子母劍。

正因如此，銀狐公子已有九分把握，可以憑這突然而來的一招，把名震江湖的雪刀浪子斃諸劍下。

× × ×

狐中狐，劍中劍！

這一着不但陰險，而且已具備了必勝的條件。

無論是誰，都不可能在刹那之間，連擋銀狐公子的兩柄劍。

龍城壁也不能。

但龍城壁却在這突然之間，把風雪之刀向後一拋。

刀拋得快，人閃得更快。

刀在半空，人也在半空。

這一着並無任何突出的變化，但却快得令人無法想像。

龍城壁的人，竟比銀狐公子的兩柄劍都更快。

銀狐公子臉色又再變。

不是變得更白，而是變得發綠！

風雪之刀已在半空，但龍城壁並不伸手把它接回。

因爲他若接回雪刀，身形就難免爲之一窒。

龍城壁殺人，通常都使用風雪之刀。

但世間的事，總有例外的時候。

龍城壁不用雪刀，同樣能殺人。

他沒有忘記，自己的左手裏，還有三枚銀狐鏢。

銀狐鏢銳利沉重，且淬奇毒。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正是殺敵的最佳妙法。

龍城壁的風雪之刀，雖然名震天下，但他的暗器功夫，絕不會在任何一位暗器名家之下。

颼！

颼！

颼！

三枚銀狐鏢，排成品字形般，向銀狐公子的天門要害凌空而擊下。

銀狐公子劍勢已盡，招式已老，這三鏢他已絕對無法躲避得開去。

但他仍然勉力揮劍。

叮！

叮！

兩枚銀狐鏢被擊落。

但第三枚銀狐鏢，却深深的插在他的後腦上。

血花飛濺！

銀狐公子蹌踉倒退，茫然地望着從半空飄然落下的龍城壁。

夜色茫茫。

月色朦朦。

但他仍然隱約的可以看見龍城壁的一雙劍眉，緊鎖着聚在一起。

「銀狐帮不會成立了。」龍城壁輕嘆着，俯身撿回風雪之刀，又再迸出了兩個字：「再見！」

銀狐公子終於頹然倒下。

他們不會有「再見」的日子了。

而銀狐帮尚未正式成立，就已崩潰在今夜一戰之下！

× × ×

八月初一。

這一天熱得要命。

唐竹權恨不得把衣服脫個清光，在酒缸裏泡着睡覺。

檷鐵羽已和司馬血聯手，到絳花丘把銀狐帮的殘餘份子悉數誅滅。

直到現在，司馬血才知道，當日用五萬兩銀子聘請自己對付銀狐帮的人，就是檷鐵羽。

檷鐵羽並不很有錢。

但李絳花臨死的時候，已把三十萬兩銀子，存進檷鐵羽在錢莊的戶頭裏。

銀狐帮已被消滅。

但南山劍客杜鐵裳却從此在江湖上消失了踪跡。

誰也不知道南山劍客在哪裏。

至於唐竹君。

她被人用攝魂大法迷失了本性，險些與心上人龍城壁拚個同歸於盡。

但在唐老人的細心照顧之下，已經恢復原狀，而且容貌也絲毫無損。

她仍然是往日的唐竹君。

她仍然是武林中的第一位大美人。

但她與雪刀浪子的戀情，又將會怎樣發展下去呢？

這是江湖中不少人都很關心的事。

唐竹權對於這件事也很關心。

但當他每次看見父親唐老人那副嚴峻的臉孔後，心頭就涼了一截。

老頑固！

花崗岩石的腦袋。

爲甚麼他總是反對女兒與雪刀浪子來往？

雪刀浪子龍城壁有何不好？他那一點配不上她？

唐竹權越想越不通。

他每逢有事想不通的時候，就會喝一口酒，再想一遍。

但這一次，他喝醉了還是想不通。

他是爲龍城壁與唐竹君的戀愛而喝醉的。

反而陪他喝酒的龍城壁，今次倒沒有喝醉。

他悄悄的拿起風雪之刀，騎着一匹快馬，離開了唐竹權，也離開了唐竹君。

流浪天涯的滋味如何？是痛快的？還是痛苦的？

這一點，連他自己都無法回答。

蹄聲嗒嗒，人已遠去。

他又再陪伴着風雪老祖所賜贈的雪刀，遠走天涯……

——全文完——

俠義傳奇中篇

秦紅・文
子成・圖

風月寶劍（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武林少爺送走老夫人後，次日帶着四大水缸裝着百個人頭前去荊南山，這是因爲有一次武林少爺遨遊莫愁湖時巧遇南山隱豹的小女項人鳳，十分愛慕，要娶她爲妻，但南山隱豹聲言要百個人頭爲聘禮，故此武林少爺爲了此事，將武林黑道上百個大惡不赦的人除盡，割下人頭來，作爲聘禮——武林少爺駕駛馬車前往荊南山的一路上，遇到不少武林人物前來找碴。其中有「江南三怪」……

人頭作聘禮　樑上決輸贏

茅大寶道：「你們自信比『七夜梟』還强？」

那面貌粗獷的人道：「七夜梟見到我們三人，也要禮讓三分！」

茅大寶笑道：「亮個萬兒如何？」

那面貌粗獷的人道：「江南三怪——陰陽判官徐璸，七星劍許南英，奪魂雙輪儲鳴盛！」

他背插一對判官筆，不問可知是陰陽判官徐璸了。

茅大寶頗感意外地道：「原來三位是大名鼎鼎的『江南三怪』，我聽說三位亦正亦邪，有時也會幹些好事，所以……」

所以，當他要收集一百顆人頭時，沒有把這「江南三怪」列入名單之內，但今天他們竟然要替蔡老爹報仇雪恨，確使他頗感意外。

陰陽判官徐璸沉聲說道：「所以怎麼樣？」

茅大寶道：「蔡老爹這個人冷酷凶殘，專幹殺人勾當，賺黑心錢，我不過小小懲罰了他一下，三位爲何要替這樣的人出氣？」

陰陽判官徐璸冷笑道：「蔡老爹雖然可惡，但你『武林少爺』比他更可惡，據我所知，你在短短的三個月之內，殺害了近百條性命！」

茅大寶搔搔頭道：「哦，閣下計算得相當正確，不多不少剛好一百。不過，我殺的都是積惡如山的大壞蛋，可說是爲武林除害，這有甚麼不對呢？」

陰陽判官徐璸又冷笑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人豈無惻隱之心？似你這樣殺人，根本算不得俠義行爲，武林道上，容不得你這個人！」

茅大寶說道：「因此你們想要把我除掉？」

陰陽判官徐璸道：「不錯！」

茅大寶道：「說清楚一些，你們是因看不慣我殺那麼多人而要除掉我？或是受蔡老爹的指使要除掉我？」

陰陽判官徐璸回答道：「你問這個幹麼？」

茅大寶道：「這一點很重要，也可說有關你們三位的生死。」

他的心意是：如果他們三人受雇於蔡老爹，出手便不留情，如果只是出於「義憤」，就打算「得饒人處且饒人」了。

陰陽判官徐璸不懂他的話意，但聽他說「有關你們三位的生死」一語，不禁大爲光火，說道：「小子，我告訴你，我們三人拿了蔡老爹的銀子，你待怎樣！」

茅大寶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我心裏就有主張了！」

說罷，反手伸入車廂，取出一把長劍來。

那七星劍許南英似覺不妥，開口道：「徐兄，你莫說氣話，咱們何曾拿了蔡老爹的銀子？」

陰陽判官徐璸粗聲粗氣地道：「你別管，反正今天我要宰了這小子！」

茅大寶聽得一怔道：「說清楚，究竟有沒有拿蔡老爹的銀子？」

七星劍許南英大聲道：「沒有，我們『江南三怪』雖然經常窮得要當褲子，但骯髒的錢我們不要！」

茅大寶笑道：「這麼說，我心裏又另有主張了。」

他徐徐拔劍出鞘，接着道：「說眞的，我答應以後不亂殺人，這一仗免了，如何？」

陰陽判官徐璸突然哈哈大笑，道：「小子，今天你即使跪下來磕頭哀求也沒用了！」

他探手入懷掏出一小包東西，從裏面取出一粒檳榔丟入口中咀嚼，然後把那包檳榔塞入懷中，再然後取下背上的判官筆，一躍下馬，準備幹了。

茅大寶驚奇的問道：「你吃的是甚麼東西？」

陰陽判官徐璸一面咀嚼一面答道：「檳榔！」

茅大寶道：「那東西能吃麼？」

陰陽判官徐璸道：「哈！不但能吃，而且妙用無窮，老子吃檳榔已吃了四十年啦！」

茅大寶覺得好笑，問道：「你是不是要跟我動手？」

陰陽判官徐璸道：「當然！」

說着，忽然「呸！」的吐出一大口血，在地上開了一朶紅花！

茅大寶吃驚道：「啊，你吐血？」

陰陽判官徐璸哈哈笑道：「別怕，這是檳榔汁！」

茅大寶道：「怪不得你滿嘴大黑牙，好難看！」

奪魂雙輪儲鳴盛笑道：「他每逢與人動手前，就要先吃一顆檳榔，這樣便能每打必勝！而我……」

他從懷中掏出一隻鼻烟，用小指沾了一些塗在鼻孔，深深吸入，再愜意的吐了一口氣，才笑道：「我的毛病不大，只喜鼻烟，這玩意兒能使我精神百倍，十打九贏！」

茅大寶轉望七星劍許南英問道：「你呢？你許大俠的毛病是甚麼？」

七星劍許南英道：「我沒毛病！」

奪魂雙輪儲鳴盛叫道：「哈！他的毛病可大了，他喜歡……」

七星劍許南英忙道：「鳴盛，少在外人面前出我的醜！」

奪魂雙輪儲鳴盛笑道：「好好，不說就不說，其實啊，咱們『江南三怪』是出了名的怪物，誰不知道你許南英……」

看見許南英瞪眼睛，只好把到了喉頭的話嚥了回去。

茅大寶笑道：「三位十分風趣，咱們不要打架，做個朋友算了。」

陰陽判官徐璸冷哼一聲道：「別做夢，我們才不交你這樣的朋友！」

這時，七星劍許南英和奪魂雙輪儲鳴盛也已下馬，七星劍許南英舉步向馬車走過去，道：「這車內載着甚麼東西，可以看看麼？」

茅大寶道：「可以，等你把我解決了再看。」

一邊說，一邊橫跨三步，擋住了許南英。

就在這時，陰陽判官徐璸已然出手，大喝一聲，判官筆一上一下，由側面攻至，出招奇怪無比！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茅大寶一瞥其出招手法，就知他功力甚高，不是泛泛之輩，當下不敢怠慢，身形半轉，揮劍迎擊。

陰陽判官徐璸大概有意試探他的功力，故雖見他揮劍擊出，手上判官筆仍不變招，而直點了過去。

於是，長劍與判官筆碰觸上了，只聽一聲「錚！」一聲「拍！」，似兩道閃電交擊，倏合倏分，茅大寶退開半步，而陰陽判官徐璸則被震退了三步！

七星劍許南英面色一變道：「這小子果然扎手！」

喝聲中，長劍如銀龍飛躍而出，直奔茅大寶的腰上橫掃過去！

茅大寶騰身一縱，爬高三丈，空中身形一翻，雙腳剛好落在車廂頂上，隨之一招「廻龍點珠」，吐劍刺向奪魂雙輪儲鳴盛。

原來，儲鳴盛一見徐璸和許南英與茅大寶動上手，便乘機跳上馬車，打算將馬車開走，不料剛剛在車座上坐下，茅大寶已自車頂上凌空一劍刺下，他來不及招架，身形一斜，掠了出去。

與此同時，徐璸的一對判官筆和許南英的長劍已雙雙出手，縱起聯攻車上的茅大寶。

「哈！」

茅大寶長笑一聲，雙足一挺，向上射起一丈多高，似天馬飛空，飛出數丈，輕飄飄的落在地上。

江南三怪立時疾撲過去，三種武器各施絕招，同時攻向茅大寶的身上要害。

茅大寶身形如陀螺疾轉，劍光似銀片洒出，一片猛烈的金鐵撞擊聲中，人影併飛，江南三怪仰身暴退……

敢情，這一下接觸，江南三怪吃了一些小虧，三人同時被茅大寶的利劍所傷，徐璸傷在肩上，許南英傷在腰上，儲鳴盛傷在腿上，但只是皮肉之傷，對搏鬥尚無影响。

茅大寶沒有乘勢追擊，而橫劍胸前，含笑道：「三位，到此爲止如何？」

江南三怪交換了一個眼色，突又同時撲上，判官筆筆走龍飛，長劍如匹練橫空

，日月雙輪似蝶飛舞，從三個方向攻近茅大寶，聲勢極是驚人！

但茅大寶的一柄長劍神奇絕倫，只見他一陣上下格擋，很輕鬆的就化解了他們三人的攻勢，繼之身形向上竄起，空中一聲長嘯，刹那間天空佈滿了一大片劍芒，突如驟雨飄落。

「哇！」

陰陽判官徐瓊叫了聲，頓足暴退三丈，原來右肩上已被削去一塊肉，鮮血如泉湧出，痛得他面色蒼白，頭上大冒冷汗。

許南英和儲鳴盛吃了一驚，慌忙倒縱開去，齊聲急問：「徐兄，傷得如何？」

徐瓊咬牙強忍劇痛，道：「不打緊，還可再戰，咱們跟這小子拚了吧！」

儲鳴盛道：「對，拚他個死活！」

正要再度攻上，覷綫瞥處，忽然一呆道：「好小子，你偷我鼻烟？」

原來，茅大寶的手上，此刻正拿着鼻烟在吸，他見過許許多多的鼻烟，但這是第一次嚐試，只覺其味酸辣刺鼻，不禁打了個噴嚏，扔掉它道：「好難聞，我道眞的有甚麼妙趣，原來是這麼一股怪味，你還當甚麼寶貝，不當人子！」

儲鳴盛急急檢回鼻烟，在身上擦拭乾淨，又拿到鼻下吸了吸，忽然嘆了一聲道：「鼻烟啊，鼻烟，往日你有醍醐灌頂之效，今天怎麼忽然不靈光了？」

茅大寶噗哧一笑道：「要是一吸鼻烟就能打敗敵人，那麼大家還練武幹麼？倒是這東西有一股淸香，比鼻烟好多了。」

他一邊說一邊掏出竊自徐瓊身上的那包檳榔，拿出一顆丟入嘴裏咀嚼起來。

徐瓊看得一呆道：「咦，那是我的檳榔啊！」

茅大寶笑道：「別小氣，吃你一顆，能值幾何？還給你！」

說着，把其餘的檳榔拋還給徐瓊。

徐瓊接住那包檳榔，忽然「忘記」了肩上的傷痛，哈哈大笑道：「小子，你也吃檳榔？」

茅大寶邊嚼邊笑道：「這是頭一次，我要試試味道——」

一言未了，突然面色一變！

徐瓊笑得打跌道：「好了！好了！這下不用再打了！哈哈哈……」

茅大寶急急的吐出檳榔，抱頭叫道：「我的天！你的檳榔有毒？」

徐瓊大笑道：「沒有，我的檳榔絕對沒有毒，只不過頭一次吃檳榔的人都會頭暈！」

茅大寶覺得頭暈噁心好難過，叫道：「天哪，我上當了！」

轉身想逃命，只覺一陣天旋地轉，才跨出一步，就摔了個狗吃屎！

七星劍許南英乘機上前，一脚踩住他的背脊，哈哈笑道：「徐兄，咱們江南三怪今日栽了跟斗，却想不到你的一顆檳榔使局面完全改觀，我看趕明兒也學學你吃檳榔算了！」

徐瓊笑道：「正是，我早就說檳榔妙用無窮——哎呀，痛死我了！」

他這時才想起肩上少了一塊肉，才又感覺痛起來，忙道：「鳴盛，你的金創藥呢？快來替我止血呀！」

儲鳴盛丟下日月雙輪，取出金創藥爲他敷傷；許南英便在這時駢指點了茅大寶的軟痳穴，使他不能動彈；徐瓊一看茅大寶已完全被制服，便道：「南英，你上車去看看這小子車上載着甚麼東西！」

許南英乃上車察看，一見有四個大水缸，大爲驚異，道：「徐兄，是四個大水缸。」

徐瓊一怔道：「大水缸？哼，這小子莫非是開燒窰賣水缸的？」

茅大寶雖然頭暈，神智却甚淸楚，聞言接口道：「不，我賣醃瓜！許大俠，你做做好事，別掏爛了我的醃瓜好麼？」

忽聽許南英「啊呀！」驚叫一聲，從車廂裏倉皇跳出，大叫道：「不得了！不得了！這小子必是瘋了！」

徐、儲二人急問道：「甚麼事？」

許南英一臉煞白，神情恐怖的指着馬車道：「那水缸……那水缸中……」

由於受驚過度，竟口吃起來了。

徐瓊驚訝道：「南英，你見了鬼不成，嚇成這個樣子？」

許南英喘了一口大氣，才說道：「人頭，那水缸裏盡是人頭！」

徐、儲二人有些不信，一起進入車廂察看，一見那被許南英打開的一個水缸上，赫然有一顆人頭，這才知道事情非假。由於二人心理上巳有準備，故不太驚慌，徐瓊用一支判官筆伸入水缸，撥開上面一層白鹽，發現缸中盛着一顆一顆的人頭，這種事情是他走了幾十年江湖所不曾聽過見過的，一時感到渾身寒毛直立，駭然道：「老天爺，這小子把人頭醃在缸中，難道想當醃瓜吃不成？」

儲鳴盛將另三個水缸一起打開，一看每一缸都滿滿盛着人頭，不覺打了個寒噤道：「眞可怕，這種事情若非親眼目睹，只怕沒有一人肯相信，這小子究竟幹的甚麼營生呀？」

徐瓊嘆道：「妖孽！妖孽！」

他轉身跳出車廂，走到茅大寶身前，沉聲問道：「小子，缸中那些人都是你殺的？」

茅大寶說道：「是，一共一百顆，每一顆都釘有名牌，但願沒有你們三位的親友。」

說畢，咧口一笑！

徐瓊厲聲道：「放正經些！」

「是。」茅大寶收斂笑容，作出一本正經的樣子。

徐瓊喝道：「說，你殺了人，把人頭醃在缸中是何意思？」

茅大寶道：「我看上了一個姑娘，她父親說，只要我能收集一百顆人頭給他，他便把女兒嫁給我。」

徐瓊雙目大睜道：「有這種事？」

茅大寶點點頭道：「是，不過我殺的都是怙惡不悛之徒，好人一個不敢傷害，譬如你們三位，雖然不算得甚麼正派人物，但既非十惡不赦之徒，我便不敢傷害，我若有意殺死你們三人，這會你們巳在黃泉路上啦！」

徐瓊大怒道：「你胡說！」

茅大寶說道：「沒有，我說的句句是實。」

徐瓊道：「那個要你收集一百顆人頭的人是誰？」

茅大寶道：「對不起，這個不能告訴你。」

徐瓊一瞪眼，凶暴地道：「你不說，我一傢伙敲爛你的腦袋瓜子！」

說着，擧起了判官筆，做勢要敲。

忽聽尙在車中的日月雙輪儲鳴盛說道：「徐兄，他說的不錯，這些死者都是黑道上窮凶極惡之輩——這個是『惡訟師扈定福』！這老混蛋最不是東西，挑撥是非，興風作浪，常常害得人家破人亡！還有這個是茅山道士『玄鶴子』，這惡道撒豆成兵，剪紙爲人，專門以邪術害人，確是死有餘辜，這一個……咦！這不是『九頭鳥閔東雄』麼？哈哈，去年咱們佈下十面埋伏都沒逮到他，想不到却被這小子給宰了！哈哈哈……」

徐瓊本待一筆敲下，聽了儲鳴盛的話，不覺猶疑了起來。

接着，只見儲鳴盛從車中跳出，搖頭太息道：「我不敢再看下去了，唉唉唉！我儲鳴盛殺人多矣，今天看了這些人頭，却是渾身皮鷄疙瘩——武林少爺，眞有你的！」

茅大寶道：「我跟你一樣不敢看，我把人頭丟入缸中後就不敢再掏出來看。」

這是眞心話，他每次殺了人，同着鶯鶯和燕燕把人頭放入缸裏之後，就沒有再掏出來看過，直到昨晚遇上那三個翦徑賊，他才首次看到經過鹽醃的人頭，覺得很噁心，也因此產生一些後悔，但因「生米已煮成熟飯」，只好硬着頭皮幹到底了。

儲鳴盛聽了笑罵道：「放屁，你倒會說笑話，得了便宜又賣乖！」

茅大寶輕嘆一聲道：「眞的，我確實有些後悔……」

儲鳴盛道：「後悔殺了這麼多人？」

茅大寶道：「不，後悔不該答應對方所提的條件，雖然我殺的都是窮凶極惡之輩，但動機不正，感到慚愧極了。」

徐瓊冷笑道：「哼，如今你被我們逮住了才說這種話，想求我們原諒你麼？」

茅大寶道：「不，你們如想殺我，現在只管下手，我自知罪有應得。」

儲鳴盛便向徐瓊道：「徐兄，這小子殺人如痲，分明是天上煞星下凡，留之後患無窮，你動手好了。」

徐瓊再度擧起判官筆，可是却仍然猶豫不決，遲遲下不了手。

儲鳴盛詫異道：「怎麼啦？」

徐瓊着惱地道：「剛才我一鼓作氣要敲死他，却被你一嚷，把氣都消了，如今有些下不了手呢！」

儲鳴盛道：「不想殺他了？」

徐瓊道：「不，這小子實在該死。」

儲鳴盛道：「那就動手啊！」

徐瓊把判官筆遞給他，說道：「你來吧。」

儲鳴盛一呆道：「我來？不不不，我只在與人搏鬥的時候才殺人，像這種情形，我下不了手。」

徐瓊再將判官筆遞向許南英道：「南英，偏勞一下，你來！」

許南英笑道：「喝酒吃肉的時候，你都不會這麼客氣，哼哼，我才不儍呢！」

徐瓊嚷了起來道：「媽的頭，大家都不肯下手，不如放他走算了！」

儲鳴盛搖頭道：「不可，這小子是天煞星轉世投胎的，若是放了他，必定又有許多人會慘死在他劍下，這樣好了，咱們三人拈鬮，誰倒霉，誰下手，如何？」

許南英道：「好啊！」

儲鳴盛便去一旁拔了三根草揑在手裏，說道：「抽到最短的，就由他下手，來來來！」

許南英道：「徐兄，你先抽。」

徐瓊道：「不，你先抽。」

許南英道：「怎麼連這個也客氣起來了？」

徐瓊笑道：「是，你們常說我太不懂禮貌，今後我要多謙讓謙讓。」

許南英道：「先抽，抽中最短的機會最少哩。」

徐瓊道：「不打緊，你先！你先！」

許南英微微一笑，便從儲鳴盛的手裏抽出一根草，一看有四寸長，大喜道：「這一定不是最短的一根，對不對？」

儲鳴盛轉向徐瓊笑道：「徐兄，現在輪到你了，要不要謙讓謙讓？」

徐瓊道：「胡說！」

他仔細的看了看儲鳴盛手裏的兩根草，挑了老半天，才抽出右邊的一根。

一看，長僅兩寸。

儲鳴盛亮出了屬於自己的一根，笑道：「註定該你下手，就該你下手！」

他的一根，長亦四寸。

徐瓊呆了呆，叫道：「他媽的，眞倒霉，怪不得算命的要我今年多小心，敢情運氣這麼壞！」

他一咬牙，轉身面對茅大寶，沉聲道：「小子，你有沒有遺言？」

茅大寶道：「沒有，許多人死了都沒有留下遺言，我爲甚麼要有。」

儲鳴盛笑道：「好！這小子外表帶着幾分娘娘腔，倒沒想到還這麼爽快！」

徐瓊道：「旣如此，我便給你一個痛快！」

判官筆一振，便朝茅大寶的心窩疾刺過去。

驀聞「噹」然一响，徐瓊手上的判官筆忽然不見了，不知甚麼東西打中了他的判官筆，不但把他的判官筆震得脫手飛去，還震得他一條手臂又痠又痳！

許、儲二人大吃一驚，道：「怎麼回事？」

徐瓊臉色發白，慄然道：「有……有人發來一顆石子！」

一顆石子竟能打飛他的判官筆，而且震得他的手臂發痠發痳，足見來人功力之强了！

茅大寶也不禁心驚，暗忖道：「來人這份功力，必是絕世高人無異，他是誰？怎肯出手救我？」

許、儲二人連忙各擧武器護胸備戰，擧目四下掃視，大喝道：「是哪綫上朋友，請出來讓我們江南三怪拜識拜識！」

「阿彌陀佛。」

一聲佛號從山林間傳至，聲音雖然很慢，聽入耳中，却如四記悶雷！

許南英面色一變道：「獅子吼！」

「獅子吼」者，乃佛門中一種權威與高深的功夫，據說釋迦牟尼佛祖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我獨

脅。後來演變爲一種高深的內功——獅子一吼，羣獸懾伏焉。

來人，毫無疑問是個和尚！

果然，許南英的「獅子吼」三個字才出口，便見從附近山林中射出一道人影，只一瞬間，來人已經停身於江南三怪的面前！

竟是個臭頭和尚！

看年紀大概只有四十出頭，身材中等，面貌無奇，頭上長滿了癩痢，身穿一襲破袈裟，脚繫一雙破芒鞋，胸前掛着一串唸珠。

樣子雖然骯骯髒髒，却是挺和氣，面上掛着一片爽朗的笑容！

他向江南三怪合十深深一禮笑道：「對不起，三位施主受驚了，罪過罪過。」

徐璸驚疑的打量他半晌，問道：「大師阻礙徐某人除惡，是何居心？」

臭頭和尚笑嘻嘻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徐璸一指茅大寶道：「大師可知此子幹了多少壞事？值得救他麼？」

臭頭和尚道：「他只是個無知小子，只要不失赤子之心，便不該死。」

徐璸道：「請示法號！」

臭頭和尚又合十一禮，道：「貧僧臭頭。」

徐璸大吃一驚，慌忙丟下另一支判官筆，抱拳道：「徐某人有眼不識泰山，恕罪恕罪！」

臭頭和尚道：「不敢，三位若肯看貧僧一個薄面，放此子一條生路——」

徐璸忙道：「既是大師出面說情，在下三人豈敢不遵，就此告退。」

說畢，檢起兩支判官筆，而許南英和儲鳴盛一起再向臭頭和尚抱拳一禮，隨即上馬，一抖馬韁，縱騎向西絕塵而去。

臭頭和尚合十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茅大寶心中非常驚異，暗忖道：「這和尚必是一位名滿武林的絕世高人，可是我怎麼沒有聽說過呢？」

臭頭和尚徐徐轉身過來，笑道：「起來，不要賴在地上。」

茅大寶大爲佩服，一骨碌站了起來，笑道：「大師好眼力！」

臭頭和尚笑瞇瞇道：「貧僧早就看出你已運氣衝開穴道了。」

茅大寶道：「既然如此，大師又爲何要出手？」

臭頭和尚道：「由貧僧出面請他們放手，不是可以減少許多麻煩麼？」

茅大寶道：「江南三怪脾氣好倔强，小可正不知如何打發他們，大師這一出面，的確減少許多麻煩，小可在此謝了。」

說着，拱手一揖。

臭頭和尚笑道：「不用客氣，小施主今後但知收斂，比甚麼都好。」

茅大寶點點頭道：「小可會記住大師的金玉良言。」

臭頭和尚道：「如此，蒼生幸甚，武林幸甚。」

茅大寶道：「大師已知小可是誰？」

臭頭和尚道：「是。」

茅大寶道：「大師打算將此事告訴家父？」

臭頭和尚道：「不。」

茅大寶道：「爲甚麼？」

臭頭和尚道：「貧僧對第一次犯錯的人，總是給他一條自新之路。」

茅大寶道：「小可錯在那裏？」

臭頭和尚道：「如爲除惡而殺人可以原諒，否則不論你殺的是誰都是犯法。」

茅大寶很慚愧地道：「是的，等到小可明白這個道理時，錯已鑄成了。」

臭頭和尚忽然飄近他身邊向他附耳說了幾句話，然後合十道：「有緣再見！」

語畢，轉身飄然而去。

茅大寶驚愕的瞪望着他，一直看着他消失在山林內，才長長的吁了一聲，自言自語道：「這位臭頭和尚，他究竟是何許人呀？」

× × ×

荊南山，亦稱南岳，位在江蘇宜興縣南，山高而大，岩洞絕勝，山中產茶，種植在山上的茶園一望無際，遠看似鋪着一大片綠氈，置身其間，仰俯大千，令人心曠神怡。

這樣一處地方，好比世外桃源，實是逃避紅塵遁世隱居的好所在。

一年多前，項若愚看中了這地方，買下了全山的茶園，在山中一處風景幽美的地方建造了一座「豹莊」，自號「南山隱豹」，就這樣舉家定居下來。

其實，他的「隱」只是不與一般人毗隣而居而已，和一般隱居深山大澤的名士異人不同，他有百餘名管理茶園的手下，還從山下開闢一條路直通「豹莊」，此外他還經常出外暢遊。

在居住荊南山附近的居民的心目中，他是個經營茶園的有錢的大老爺，而不是甚麼「隱豹」！

甚至大家認爲他很平凡，遠不如他女兒項人鳳來得使人重視與稱讚，因爲項人鳳太美了，凡是見過她的人，都驚爲天人，認爲是生平僅見的大美人。

曾有不少與項若愚在生意上認識的人前來提親，要娶他的女兒爲媳，但都被他一口拒絕，他曾私下表示，他的未來的女婿必須是個天下最傑出的青年……

這一天晨早，武林少爺茅大寶駕着馬車來到了荊南山，踏上了通往「豹莊」的山路。

雖然他因殺了一百個人而心中有些不自在，但馬車駛上山路後，他的情緒十分興奮，因爲他快要見到那個使他日思夜想夢寐以求的項人鳳了，如果一切順利，不出三個月，自己便可迎娶她過門了。

馬車駛過一段山路後——

忽然，後面的山路上也出現了一輛馬車，駕車的也是個青年！

茅大寶掉頭看看那輛馬車，認爲對方必是「豹莊」之人，由外面回來的，故不以爲意，繼續驅車入山。

後面那輛馬車開得相當快，不一會已趕到茅大寶的車後，走了個首尾啣接。

茅大寶又掉頭望望，發現那駕車的青年長得一表人才，不像個下人，心想必是「豹莊」中極有地位之人，當下向對方點頭笑笑。

那青年也對他點頭笑笑，忽然開口道：「請問這是去『豹莊』之路吧？」

噫，敢情他不是「豹莊」之人！

茅大寶答道：「不錯，這是去『豹莊』之路。」

那青年又問道：「閣下可是『豹莊』之人？」

妙了，原來他也誤以爲自己是「豹莊」之人！

茅大寶又答道：「不，在下有事去『豹莊』，請問閣下是……」

那青年道：「在下姓刁，是從南方來的，也有事要去『豹莊』，請問朋友貴姓大名？」

茅大寶聽他只報姓，所以也只答道：「在下姓茅，茅山的茅。」

那刁姓青年大聲道：「幸會，茅兄車上載着甚麼東西？」

茅大寶道：「醃瓜。」

刁姓青年「哦」了一聲，似是對「醃瓜」沒興趣，沒有再開口了。

茅大寶問道：「刁兄車上又載着甚麼東西？」

刁姓青年道：「肉。」

茅大寶覺得奇怪了，追問道：「閣下遠從南方送來一馬車的肉？」

刁姓青年道：「是的。」

茅大寶道：「不怕發臭？」

刁姓青年笑笑道：「不會，這是臘肉呀！」

茅大寶恍然道：「原來是臘肉，是各種野獸製成的臘肉吧？」

刁姓青年道：「正是！」

茅大寶道：「要賣給『豹莊』？」

刁姓青年道：「的，這是項莊主訂的貨。」

茅大寶心中暗笑道：「我車上的東西也是『臘肉』，只不過我這『臘肉』不能吃罷了。」

刁姓青年問道：「你那一車醃瓜也是項莊主訂購的麼？」

茅大寶道：「是的。」

刁姓青年道：「好像有幾百斤的樣子，項莊主買這麼多醃瓜幹麼？」

茅大寶道：「吃呀！他莊上有一百多人，醃瓜配稀飯吃，是宵夜的上品呢！」

刁姓青年道：「你以前來過『豹莊』沒有？」

茅大寶道：「沒有，這是頭一次。」

刁姓青年道：「不知還有多遠？」

茅大寶道：「不知道，反正順着這條山路一直開進去準沒錯……」

說話間，馬車已繞過一座山腰，眼前視野突寬，前面是一望無際的茶園，滿山遍野一片綠色，景色美得令人心醉！

刁姓青年大叫道：「嘩，好美！」

茅大寶道：「是呀，聽說這是項莊主的茶園！」

刁姓青年道：「項莊主必是個大財主了。」

茅大寶道：「是呀！」

刁姓青年道：「你知不知道他有個女兒很標緻？」

茅大寶聽得一怔，反問道：「你見過沒有？」

刁姓青年道：「見過的，年初項莊主一家人去我們南方遊歷，嘩！他的女兒項人鳳姑娘眞是個人間少有的美人，我敢說她是天下第一美人！」

茅大寶心中得意萬分，暗笑道：「小子，你恐怕做夢也想不到，我就要成爲項人鳳的夫婿了！」

他心裏一陣高興，當下揮動長鞭，驅車向前疾進。

山路穿過茶園，轉了個大彎，眼前又是一番情景，一座不高不低的山坡上，聳立着一座大莊院，四周是青翠茂密的樹林，好一幅山莊美風光！

刁姓青年大聲道：「看，那必是豹莊了！」

茅大寶道：「不錯，那就是豹莊！」

山路變得寬闊平坦，刁姓青年驅車趕上茅大寶的馬車，二車併頭前進，刁姓青年笑問道：「喂，你叫甚麼名字？」

茅大寶道：「小二。」

刁姓青年道：「茅小二？」

茅大寶道：「是，你呢？」

刁姓青年道：「天英。」

茅大寶忽然心頭一震道：「刁天英？我好像聽過這個名字？……稱雄南方武林的『百步神拳刁山君』是你何人？」

刁天英道：「家父。」

回答了之後，突地一呆道：「咦，你這個賣醃瓜的小伙子怎麼也知道家父？」

茅大寶道：「聽說的啊！」

刁天英疑竇叢生，道：「不對，你一定不是個普通人，你說你叫甚麼？」

茅大寶道：「茅小二。」

刁天英面色一變道：「姓茅？你……你莫非是『武林大元帥茅兆霖』的兒子茅玉麟？」

茅大寶笑道：「乳名大寶。」

刁天英吃驚道：「這麼說，你……你車上的東西一定不是醃瓜！」

茅大寶道：「你車上的東西也一定不是臘肉！」

刁天英變得機警起來，問道：「你車上載的是甚麼東西？」

茅大寶道：「聘禮。」

刁天英臉上變了顏色，半晌，突然揮鞭吆喝一聲，驅車猛馳，企圖超越過茅大寶的馬車。

茅大寶笑道：「喂，老兄，你客氣一些好不好！」

馬鞭連揮，也驅馬猛馳！

二車便在山路上鬥起快來，似箭一般的向前衝，有趣的是雙方的速度都一樣快，誰也超越不了誰！

轉眼工夫，二車已馳上山坡，到達豹莊的大門外，同時戛然停住。

這二輛馬車以極快的速度到達豹莊，當然驚動了不少豹莊裏的人，立刻有十幾個漢子聚至大門口觀看，却沒有一人上前招呼。

過了片刻，才有一個衣着不俗的中年人匆匆趕出來，向他們二人拱手道：「請問二位是……」

刁天英搶着答道：「在下是十萬大山『神拳山莊』的少莊主刁天英！」

中年人「哦」了一聲，連忙再拱手道：「原來是刁少莊主駕到，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他接着轉對茅大寶問道：「請問這位是……」

茅大寶道：「姓茅。」

中年人一驚道：「武林大元帥茅兆霖的公子？」

茅大寶點點頭。

中年人又連忙拱手不迭，道：「不知茅公子大駕光臨，失迎失迎！」

茅大寶道：「你是豹莊管事？」

中年人客氣地道：「是的，在下姓邊，二位請稍候，容在下進入通報。」

他轉身正欲入內之際，却見莊主已從莊內邁步走出，當下忙退立一側，躬身說道：「啓稟莊主，武林大元帥茅兆霖的公子茅大寶，百步神拳刁山君的公子刁天英到了！」

南山隱豹項若愚點點頭，緩步走到茅、刁二人跟前，含笑站定。

刁天英搶先一步行禮，道：「小可刁天英，拜見項莊主！」

茅大寶亦行禮拜見。

南山隱豹項若愚含笑道：「二位世兄是同時到達的麼？」

刁天英答道：「是的。」

項若愚笑道：「這倒是大出老夫意料之外的事……」

刁天英恭聲道：「項莊主，小可帶來了您需要的東西！」

項若愚問道：「有無名册？」

刁天英道：「有的。」

急從懷中取出一份名册，雙手呈遞上去。

項若愚接過名册，翻閱一遍，頷首笑道：「很好，很好！」

刁天英得意的笑道：「小可所帶來的都是成名露臉的人物哩！」

茅大寶心中驚疑不置，忍不住問道：「一百顆人頭麼？」

刁天英面色一變道：「難道說，你也是……」

茅大寶亦從懷中取出一份名册，遞給項若愚道：「項莊主請過目。」

項若愚接過名册，亦翻閱一遍，臉上微露吃驚之色，連連頷首道：「好好！」

刁天英發呆道：「一百顆人頭？」

茅大寶欠身道：「是的，其中有六盤山的『花王宮秋軒』，五通敎主劉大昌，百殘帮主蕭晉仁、老淫魔郝樹，以及著名的殺手七夜梟。」

刁天英面色又是一變，整個人都似傻了。

項若愚哈哈一笑，把兩份名册交給那邊管事，說道：「邊管事，你根據名單清點一下。」

邊管事應聲接去名册。

項若愚隨轉對茅、刁二人道：「二位世兄請隨老夫入莊！」

語畢，轉身走入莊內。

茅大寶和刁天英隨後跟了進去。

豹莊，從遠處看，環境極爲幽美，但莊內的情形，却不如想像中之美觀，莊中的房舍雖多，建造却極平凡，給人一種因陋就簡的感覺。

項若愚沒有領他們進入莊院的裏面，而只帶他們來到莊中的一座涼亭上，招呼他們坐下。

莊丁獻上茶點。

項若愚請他們用茶過後，神情變得嚴肅起來，說道：「這眞是老夫料想不到之事……」

刁天英沒有開口。

茅大寶也沒有開口。

他們等着項若愚的解釋，等着他解釋爲甚麼一馬配雙鞍，把個女兒許給兩家青年？

如今，茅大寶和刁天英都照他的條件帶來了一百顆人頭，又是同時到達豹莊的，他有甚麼辦法來解決這個難題呢？

良久，項若愚才輕咳了一聲道：「二世兄一定很奇怪老夫爲甚麼……唉！這叫老夫從何說起？本來老夫認爲此事沒有人辦得到，因此凡是對小女有意之青年，老夫便以此爲娶小女之條件，不料二位世兄非但辦到，而且竟然同時到達，這……唉！這叫老夫怎麼取決呢？」

刁天英衝口道：「此事容易解決！」

項若愚精神爲之一振，道：「哦，刁世兄有何良策？」

刁天英道：「由小可和茅兄比劃一下，勝者留下，敗者離去。」

茅大寶笑道：「好辦法！」

項若愚忙搖頭道：「不不，這萬萬不可！」

刁天英道：「爲甚麼？」

項若愚道：「茅府與刁府乃是武林兩大世家，切不可爲此而輕動干戈，以致傷了和氣。」

刁天英揚聲道：「小可若敗，絕無怨恨。」

茅大寶道：「是啊，小可若輸了，掉頭就走，絕不怨恨任何人。」

項若愚又搖頭道：「不，動手過招，難保無傷，萬一……總而言之，老夫不能接受這個辦法！」

刁天英笑道：「不然，拈鬮如何？」

項若愚失笑道：「拈鬮全靠運氣，勝之不武啊！」

茅大寶微微一笑道：「項莊主之意，莫非要我們再來一次？誰先取到一百顆人頭，誰便算贏？」

項若愚忙道：「不，當初老夫說要一百顆人頭，原係一句戲言，老夫若知二位世兄如此當眞，一定會阻止，如今怎好再叫二位世兄去傷害人命！」

刁天英道：「不妨，小可殺的都是武林敗類。」

項若愚搖搖頭道：「殺的雖是武林敗類，但大造殺孽總非所宜，萬萬不可！」

刁天英道：「要不然，如何解決？」

項若愚沉思了好一會，才鄭重的說道：「二位世兄先記住，這件事切不可對人言及，你們一個是『武林大元帥』的兒子，一個是領袖南方武林的『百步神拳刁山君』之子，此事一旦在江湖上傳開，不僅老夫成爲衆矢之的，令尊亦將遭受各方之非議。」

茅大寶點頭道：「不錯，不錯，小可守口如瓶便了。」

刁天英接口道：「這種事當然不能爲外人所知，我爹要是知道此事，非打死我不可。」

項若愚欣然道：「那麼，老夫如今提出一項決定勝負的辦法，此事不論成敗，亦須嚴守秘密。」

刁天英道：「好的，項莊主快說。」

項若愚道：「數年前，老夫一家人曾赴五台山遊歷，於菩薩頂眞容院中看見了一件稀世寶物……」

茅大寶問道：「是不是一座『珍珠寶塔』？」

項若愚一怔道：「咦，茅世兄也見過那座『珍珠寶塔』麼？」

茅大寶點頭道：「是的，小可亦曾去過眞容院，見過那件寶物，它是用一千多顆上等珍珠製成的寶塔，共七層，高約二尺，乃是黃衣喇嘛的傳敎之寶。」

項若愚道：「不錯，傳說那『珍珠寶塔』是唐朝時從東瀛帶到中國來的，它不僅是用上等的珍珠所製成，而且每一層所選用的珍珠都一樣大，更難得的是：每一層塔內都有一尊玉佛，其雕刻之精美，舉世無可比擬。」

茅大寶道：「項莊主要我們去把它偷來？」

項若愚道：「是的，但老夫絕無據爲己有之意，而是讓你們做爲決勝負的一個項目，你們二位誰偷到它交到老夫手裏，老夫即刻將它帶去五台山交還眞容院。」

刁天英倒抽了一口冷氣道：「那眞容院中的黃衣僧均是從西域來的密宗高手，要從他們手裏偷到那座『珍珠寶塔』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呢！」

項若愚道：「不錯，極困難又危險，必須運用你們的智慧去完成，稍一不愼，便有殺身之禍。」

他微微一頓，接着笑道：「不過，如果是一件很簡單容易之事，你們都能輕易去完成，又怎能分出勝負？」

茅大寶道：「對啊！」

刁天英毅道：「好，就這樣辦，咱們幹一幹看！」

項若愚道：「但須嚴守一項規定。」

刁天英道：「甚麼規定？」

項若愚道：「你們只能各自行動，不可發生爭鬥和破壞，違者以敗論！」

刁天英點頭道：「這一點，小可辦得到。」

茅大寶笑道：「對，咱們各憑手段去進行，若用陰謀去破壞對方的行動，便是小人行爲！」

刁天英笑道：「我還有個意見！」

茅大寶道：「刁兄請說。」

刁天英道：「咱們二人不論誰勝誰負，今後仍是朋友！」

茅大寶道：「好，正該如此！」

項若愚大喜道：「二位世兄能如此豁達，老夫可以放心了！」

他端起茶，道：「來，老夫以茶當酒，敬二位世兄一杯！」

茅大寶啜了一口茶，接着問道：「如果拿到了那座『珍珠寶塔』，就帶到貴莊來麼？」

項若愚道：「不，『珍珠寶塔』乃稀世寶物，江湖宵小覬覦者多，你們拿到它後，還要跋涉數千里路，未免太危險，萬一被宵小竊走，那就麻煩了，因此老夫決定在太原城中等候，你們誰拿到了『珍珠寶塔』，立刻前往太原城南的『悅來客棧』找我。」

刁天英道：「這件事，項莊主也得請三緘尊口，萬一有人知道我們去當竊賊，茅、刁二府就再不能在武林上立足了。」

項若愚正色道：「這個當然，此事不僅關係你們茅、刁二大武林世家的聲譽，同樣的也關係老夫一家人的性命，老夫豈有搬石頭砸自己的脚之理！」

茅大寶問道：「何時動身？」

項若愚道：「就今日動身如何？」

茅大寶笑道：「好，說走就走，但在動身之前，可否……」

項若愚明白其意，笑了笑道：「二位世兄誰勝誰負，尚在未定之天，要見小女不太適宜吧！」

刁天英站起道：「對，小可只有一個要求！」

項若愚道：「刁世兄請說，只要是老夫辦得到的事，絕不叫刁世兄失望。」

刁天英道：「小可那輛馬車和兩匹馬，換項莊主一匹健馬和一副馬鞍如何？」

項若愚笑道：「可以，老夫莊內有一黑一白兩匹千里馬，就送與二位世兄代步便了。」

× × ×

一黑一白的兩匹千里馬，同時馳出了豹莊，向山下疾馳。

刁天英騎黑馬，茅大寶騎白馬，黑馬在前，白馬在後，疾若流星的往山外奔馳，不消多久，已馳抵山麓。

茅大寶大聲道：「刁兄慢走，咱們談幾句話！」

刁天英勒住了坐騎，回頭問道：「談甚麼？」

茅大寶笑道：「隨便談一談嘛。」

刁天英笑道：「茅兄，你我雙親都是名滿天下的大人物，可想而知，你也承受了令尊的一身絕學。而我，有人稱呼我爲『小拳王』，要不是項莊主嚴格規定不可發生爭鬥，我眞想跟你比劃比劃！」

茅大寶道：「將來機會多得很啊！」

刁天英道：「說老實話，咱們將來也許可以成爲好朋友，但現在却不成，現在咱們是敵對人物！」

茅大寶微笑道：「現在也可以成爲好朋友呀！」

刁天英道：「不　現在不是……再見了！」

他一抖馬韁，喝叱一聲，縱騎便走，朝南北方向絕塵而去。

茅大寶大叫道：「喂！刁兄慢走，我還有話要同你說呀！」

刁天英長笑一聲，遙應道：「別婆婆媽媽，我聽說你從小在女人堆裏長大，有些婆婆媽媽的，哈哈哈……」

茅大寶怔怔的看着他遠去，罵道：「混球，你以爲搶先一步就能偷到那寶物？哼，沒那麼簡單！」

當下，拍馬追去。

追到了溧陽縣時，已不見小拳王刁天英的踪影，此時已是過午，他覺得肚子餓了，於是在一家酒館前下馬，進入吃飯。

塡飽了肚子，抹抹嘴，起身欲行，一眼瞥見一個堂倌已含笑走過來，這才想起該付帳，一摸身上，登時面色大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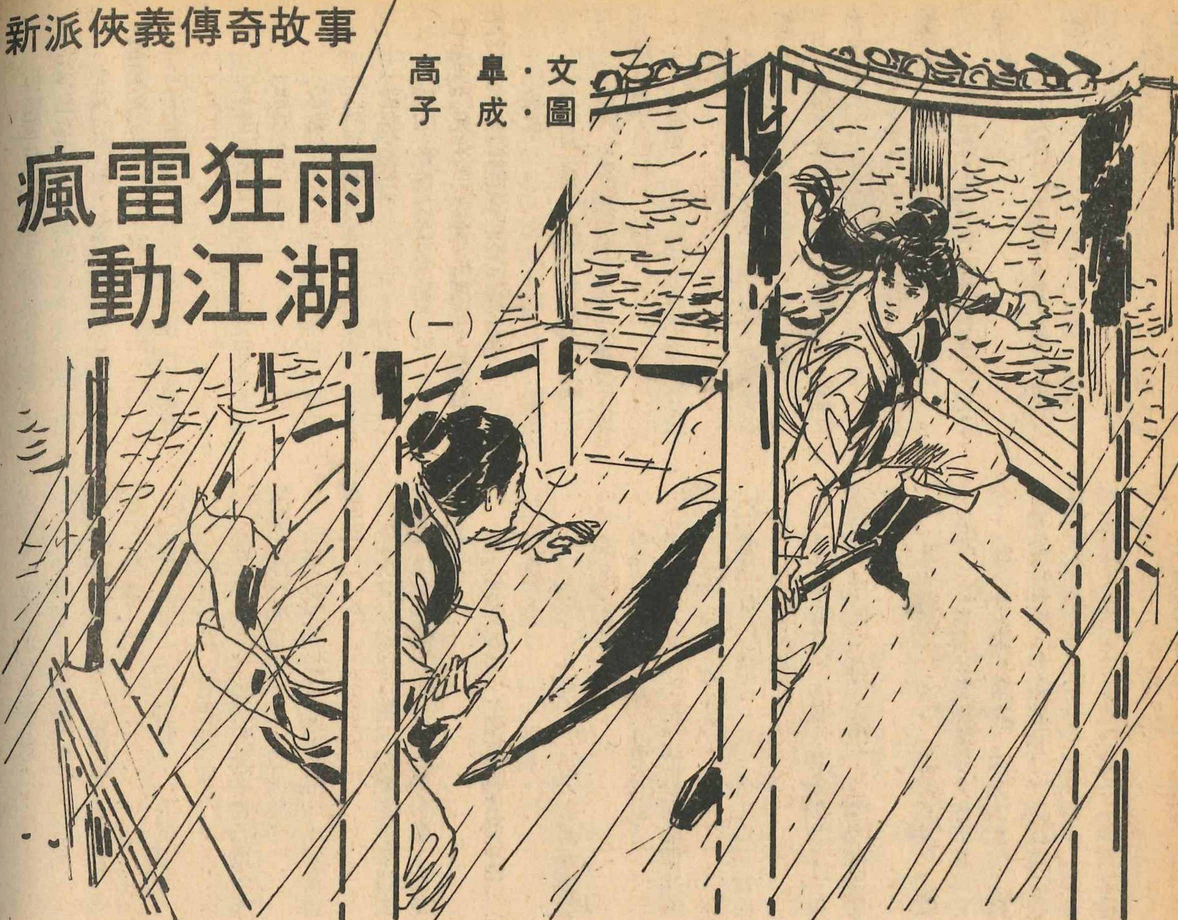
原來，直到現在，他才發覺身上沒帶銀子！

——未完——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瘋雷狂雨動江湖（一）

高皐·文
子成·圖



急雷驟雨夜　妖怪逞兇狂

一輛破舊的馬車，在寒風獵獵中孤零零的奔馳着。

除了嗚咽的流水，無助的落葉，這蜿蜒的山道之上，就只有那瘦馬單調的得得蹄聲了。

× × ×

月兒爬上了東山，夜色像水一般的清澈，再點綴着一輛破車瘦馬，這豈不是如夢如幻？

人生原本如夢，那潺潺流水，如霧遠山，不正是一個活生生的夢景？

然而，寒風砭骨，草木蕭蕭，如果這當眞是夢，這夢境也就太過淒涼了。

× × ×

夜色深沉了，車輪馬蹄之聲還在不停的响着，顯然，他們雖然是經過長途奔走，迄今尚無停歇之意。

破車瘦馬，落拓江湖，這馬車的主人，八成是一個清寒之士。

但是，如果你向車轅瞧看一眼，你準會對這輛破車瘦馬生出一股神秘莫解的感覺。

原來那馭車之人，竟是一個妙齡女郎，模樣兒更生得嬌甜無比。

一條青絹裹着一頭烏油油的秀髮，兩撇柳眉好似遠山含烟，雖然她雙目以下蒙着一塊紗布，仍能令人一目之下，就可以瞧出她是一個罕見的麗人。

約莫二更三點，一片黑忽忽的棗林已遙遙在望，馭車女郎玉腕一帶，馬車便轉向通往棗林的山道駛去。

此時車廂之內，忽然傳出一聲詢問：

「到了麼？小菀。」

「是的，公子快進棗林了。」

那車廂之內，敢情是一個少年，語聲琅琅，還帶着一股童音。

馭車的姑娘名叫小菀，由語氣推斷，她還是一個下人。

不過，她對車中的公子，顯得十分愛護，又見她柳眉雙皺，輕聲一嘆道：「累了吧？公子，咱們見過顧山主就可以歇息了。」

「我不累，只是辛苦妳了。」

「這點路算不了什麼，公子不必替小婢担憂。」

「唉……」

「怎麼啦，公子？」

「妳說顧伯伯會收留咱們麼？」

「會的，公子，你忘了顧山主跟老爺是八拜之交了？」

「可是……」

「別瞎猜，公子，咱們馬上就可以見到顧山主了。」

此時馬車已經穿過棗林，到達一片石坪之上，石坪的另一邊是一幢型式巍峨的古老房屋。

黑漆大門之旁，是兩盞隨風幌動的紗燈，雖是紗燈沒有點着，但小菀目光敏銳，依然瞧出大門之上懸着一塊寫着「忠義堂」三個擘窠大字的橫匾。

由橫匾往下瞧看，她忽然目光一凝，她的神色也逐漸沉重起來。

小菀的沉默，使車中的公子大爲詫異，因而詢問道：「怎麼啦，小菀，咱們是已經到了麼？」

「是到了，但……」

「有甚麼不對麼？」

「是的。」

「妳瞧到了甚麼？」

「大門下方有一塊刀傷。」

「就爲了這個？」

「顧山主是此地的龍頭大爺，忠義堂也是洪門兄弟發號施令的所在，忠義堂的大門之上，怎能留下顯明的刀傷！」

「這個……」

「公子不要動，待小婢前去瞧瞧。」

小菀瞧出事有蹊蹺，想去忠義堂查看一個究竟，但她身形還未移動，車馬忽然大大的一震。

原來他們這匹拖車瘦馬，忽然倒了下去，牠只是發出一聲　嗚，便已寂然不了動。

小菀駭然道：「不好，公子，咱們中了暗算！」

公子道：「是咱們的馬兒被人暗箭所傷？」

小菀說道：「不是暗箭，這石坪上有毒！」

公子大驚道：「當眞麼，難道顧伯伯他……」

小菀道：「不管是原因如何，咱們陷身險地是不會錯的了，快，公子，讓小婢揹着你。」

她迅速掀開車簾，將公子抱了出來，另取一條絹帶，將他緊縛後背之上。

這位公子約莫十五六歲，生得風光霽月，英俊無比，只是他那眉目之間，隱藏着一股凌厲的煞氣。

可惜的是像他這麼一個英朗人物，竟會身帶殘缺，他的右腿似乎發育不全，因而不良於行。

他向倒斃的馬兒憐惜的瞧了一眼，然後流目四顧，將四週的環境打量一番。

他的面色是凝重的，但半點也不驚惶，嘴角微微牽動了一下，神情顯得堅毅無比。

「小菀：這是一個陷阱，顧伯伯只怕已遭毒手。」

「是的，公子，如非顧山主已遭劇變，他們應該有人出現才對。」

「咱們走，小菀，越過石坪，由屋面翻過後山，比退回原路要安全一點。」

「對，敵人如有埋伏，他必然以爲咱們會退出棗林的。」

小菀語音甫落，忽然雙臂一振，小弓鞋同時輕點車轅，嬌軀如同脫弦之箭，越過三丈遠近的石坪，落在忠義堂的屋面之上。

她一沾即起，像巧燕般的向後山撲去，速度之快，宛如電掣星馳。

她一口氣翻越幾重山頭，才在一個避風之處停了下來，鬢角之上，已微微現出汗水。

她身後的公子道：「放我下來，小菀，咱們應該已脫離危險了。」

小菀解下青絹，將公子扶坐於山石之上，秀目一紅，忽然洒下幾滴淚水。

她急忙扭過嬌軀，暗暗以衣袖抹拭，但依然被公子瞧見。

「不要傷心，小菀，咱們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必然要與敵人周旋到底。」

「是的，公子，我沒有傷心，只是咱們的敵人太狡詐了，時到今日，咱們還不知道敵人是誰。」

這個敵人不只是狡詐，而且狠毒無比，他毀了名震武林的白龍大俠，只被白家逃出一個身帶殘疾的獨子，及一個婢女小菀兒。

現在獨霸西南的顧山主又遭了暗算，忠義堂似乎已找不出一個活人。

只是小菀不敢說出她內心的思想，只以狡詐二字來形容那可怕的敵人。

白公子沒有理會這些，他那俊美的眉目之間，忽然湧起一片殺機。

「紙包不住火的，沉住氣，小菀。」

這位公子年歲不大，但老成持重，剛毅過人，小菀雖是比他大了幾歲，却對他折服萬分。

因此，她破涕一笑道：「公子說的是，但，咱們今後何去何從？」

白公子道：「我爹的朋友只怕與咱們命運相同，咱們就不必往返奔波了。」

小菀柳眉一皺道：「那茫茫天涯，何處是咱們安身立命之地？」

白公子道：「不要着急，小菀，待會兒再回到顧伯伯那兒去。」

小菀一怔道：「什麼？公子，你說咱們回到忠義堂去？」

白公子道：「是的，只有忠義堂才最爲安全。」

小菀略作沉思道：「我知道公子的意思，最危險之處才是最安全的所在，不過我還是有點懷疑。」

白公子道：「妳懷疑甚麼？」

小菀道：「敵人縱然沒有佔據忠義堂，也必然留有暗樁，如若不設暗樁，也會時常派人前來查看，咱們長居該處，怎能瞞過別人的耳目？」

白公子道：「妳顧慮的不錯，可是妳忽略了一點，這一點却是一個最爲重要的關鍵。」

小菀道：「那一點？」

白公子道：「石坪上的毒。」

小菀道：「哦？」

白公子道：「敵人的用心十分明白，石坪上下毒，既可謀害顧伯伯的朋友，時間一久，還可以使人們對忠義堂視爲畏途，明知來者必死，誰還願意來送命？那麼敵人就不必派人看守，他們的陰謀也永遠不會被人察覺。」

小菀道：「好毒辣的手段，不過，那房屋之內……」

白公子道：「石坪是進出的必經之路，房中下毒就有點多此一擧了。」

小菀道：「公子說的是。」

白公子道：「再說咱們寄居忠義堂，時間也不會太久，只待神功練成，就可以快意恩仇了。」

× × ×

電光划過長空，一聲霹靂震得屋瓦皆鳴。

接着驟雨傾盆而下，天地間變得一片

混黑。

這是一個夜晚。

雷雨之夜。

在春夏兩季，夜雨驚雷，算不得什麼稀罕之事，時當初夏，這一陣雷雨，自然十分平常。

但鐵旗鎮的人們却在雷聲中顫抖，雨聲中戰慄，好像這一陣雷雨會爲他們帶來什麼不幸似的。

這時初更剛起，鎮上「朝陽客棧」正在燈火輝煌。

朝陽客棧是鐵旗鎮最大的一個旅邸，這幾天車水馬龍，投店的客人十分之多。

原因是鐵旗鏢局的老局主旗劍雙絕鐵千仞的六十大壽將屆，爲鐵老局主祝嘏的武林同道，由天南地北紛紛趕來。

旗劍雙絕鐵千仞，一身功力固然是出類拔萃，爲人更是慷慨好義，濟人之急。

因爲老局主交遊滿天下，在他六十大壽之期，自然天下武林要空羣而至了。

其次是鐵老局主將於壽誕之期封劍歸隱，名滿天下的鐵旗鏢局，要交給他的獨生女兒鐵含烟接管。

這位含烟姑娘不僅武功已經獲老局主的眞傳，模樣兒更生得艷如桃李，我見猶憐。

女鏢頭原已武林少見，含烟姑娘又是一個如此的美麗，怎能不引起人們的好奇之心。

只是這一陣雷雨，似乎有點焚琴煮鶴，大煞風景，好奇雖是與生俱來，却抵不住那雷雨的恐怖。

朝陽客棧的食堂頗爲廣大，十二張飯桌幾乎座無虛席。

這般客人大都是刀尖上舐過血，經過大風大浪的慓悍人物，別說打雷下雨了，就是下刀子他們也不會皺一下眉頭的。

令人不解的是，他們不僅雙眉深鎖，而且每一個都顯出一股恐懼之色。

雷雨在繼續着，它以無比的威力震撼全鎮。

全鎮的人都在驚懼，都在這無情的雷雨中戰慄。

但最爲恐懼的還是朝陽棧中的客人，他們幾乎沉悶得喘不過氣來。

這是一個漫長的夜晚，漫長得像經過了一生一世。

其實它還不到一個更次，雷聲不再响了，雨也停了下來。

良久，忽然有人喘出一口大氣，跟着還來了一聲長長的嘆息。

「他娘的，眞叫人受不了。」

說話的是一個粗壯的大漢，名叫莽張飛韋又陀。

聽姓名，就知道他想當韋陀，可是別人偏偏送給他一個外號莽張飛。

張飛他不一定像，莽倒有點名符其實，瞧他出口就是髒字，就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不過他的話却獲得多數的共鳴，因而有人搭上了腔。

「你說的是，這陣雷雨眞叫人難以忍受。」

此人的身份較莽張飛韋又陀爲高，說話的語氣也比較文雅一點，韋又陀是開封虎威鏢局的鏢師，他却是名震江東的一方霸主。

在開封黃河帮中他是老大，無論水旱兩路的人物，提起翻天鷂子唐連捷，誰都要對他禮讓三分。

他這一搭腔，莽張飛韋又陀不覺豪性大發，連忙雙拳一抱道：「原來是唐大俠，久仰，久仰，咳，唐大俠，你說今晚是誰又遭了毒手？」

翻天鷂子唐連捷道：「這可難說了，也許還沒有人遭到毒手，也許就是咱們之中的一個。」

莽張飛韋又陀驚得連打兩個寒噤道：「你不要嚇我，唐大俠，這種話可不能說着玩的。」

唐連捷道：「我說的是實話，咱們功力再高，也鬥那妖怪不過，牠如若選中了咱們，除了認命你還能有什麼辦法？」

另一人哼了一聲道：「我就不信牠是妖怪，一般人不過是庸人自擾，才讓牠得手罷了。」

唐連捷舉目一瞥，見那人一身天青長衫，年齡不過二十五六，歲數雖是不大，說起話來偏偏這麼老氣橫秋，不由微感不悅道：「這可不是在下編造黑白，事實上牠確是一個妖怪！」

青衫少年問道：「唐大俠是親眼瞧見了？」

唐連捷道：「沒有，但我親眼瞧見被害之人。」

青衫少年道：「瞧到被害人就可斷定牠是妖怪？」

唐連捷道：「可以這麼說。」

青衫少年道：「爲甚麼？」

唐連捷道：「死者沒有半點傷痕，但全身衣衫却變做千絲萬縷，乍看一眼，就像身穿簑衣似的。」

青衫少年道：「這也許是一項奇門武功，還有甚麼可疑之處？」

唐連捷說道：「有，我發現了牠的足印。」

青衫少年道：「哦，那一定十分怪異了。」

唐連捷道：「不見得十分怪異，因爲它是人的足跡。」

唐連捷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一陣哄堂大笑，他說那殺人者是妖怪，此時又說牠是人的足跡，前後矛盾，怎能不引起別人的笑聲。

他不理別人的訕笑，接着神色一肅道：「牠雖然是人的足跡，但却共有三隻，天下醜怪之人雖多，三隻脚的却是聞所未聞！」

這一下沒有人再訕笑他了，人們的面頰之上，再度昇起一片驚懼之色。

人們沉默半晌，忽然有人一嘆道：「牠是妖怪一定不會錯了，令人不解的是何以要在雷雨之夜才出來殺人？」

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因爲沒有人知道它的原因。

又是一陣沉默之後，人們開始交頭接耳的議論起來，他們在談論那個妖怪，只要是雷雨之夜，牠必然會出而殺人。

而且牠所殺的必然是武林中人，被害者範圍之廣，幾乎遍及天下每一個角落。

只不過鐵旗鎮是一個例外，它經過了無數的雷雨之夜，從未發現有人在鎮上被殺。

也許牠是憚於鐵老局主的威名吧，旗劍雙絕縱橫江湖數十年，就從未碰到過一個眞正的對手。

人們在暗中慶幸着，在鐵旗鎮，雷雨之夜也是安全的。

忽然，一陣敲門之聲傳入人們的耳鼓，議論之聲截然而止，一雙雙驚詫的目光，投向那兩扇緊閉着的店門。

嘭嘭之聲在繼續的响着，人們像驚弓之鳥，沒有人敢發出半點聲息。

「開門……開門呀……」

是人聲，這不會有錯。

但那殺人的妖怪會留下人類的足跡，牠自然也會說出人類的語言，開門，豈不是自速其死？

沒有人敢於挺身而起，敲門之聲自然比適才更急，看情形那妖怪好像要破門而入似的。

食堂中的客人面色大變，尤以靠近店門的幾乎在全身發抖，他們暗中提足了功力，並將兵刃掣在手中，只要店門一破，他們將全力一擊。

好在店門並未撞破，一股急遽的呼聲却傳了進來。

「快開門，小二，我是鐵旗鏢局的韓鏢師。」

韓鏢師韓奉先，是鐵旗鏢局得力的鏢師之一，他是天台門下，追隨鐵老局主已達十年。

座中不少人識得這位鏢師，店小二也聽出了叫門的確是鏢局的韓大爺，只是店門敲得震天的响，人們仍然沒有開門的勇氣。

最後還是那位青衫少年有種，他流目向四週掃了一眼，才緩緩站了起來。

「誰！」

他邁動脚步，並發出一聲詢問。

「在下韓奉先，朋友是那位高人？」

「不敢當，兄弟秦三畏。」

「啊，青衫客秦三畏，久仰。」

秦三畏拉開店門，走進來的果是不折不扣是韓奉先鏢師。

他向食堂瞥了一眼，接着雙拳一抱道：「在下冒昧得很，各位可好？」

秦三畏道：「咱們沒有甚麼，只是這陣雷雨……」

韓奉先一嘆道：「是的，他找上鐵旗鎮來了，適才這陣雷雨，鎮口添了三名死人。」

「啊……」

這一片驚呼，像是有人在發口令一般，每人衝口而出，匯爲一股巨响。

待驚呼聲浪消失之後，又是一陣難耐的沉默，鐵旗鏢局並不可恃，接下來的是人人自危。

韓奉先哼了一聲道：「各位不必畏懼，在下此來是要奉告各位一項消息。」

秦三畏道：「韓兄請說，咱們在洗耳恭聽。」

韓奉先說道：「我家大小姐對妖魔在鎮口殺人之事十分震怒，已經發出挑戰書，約下次雷雨之夜，在湖濱與妖魔一决雌雄！」

「啊……」

又是一股不約而同的驚呼，只不過那呼聲之中，帶有一些興奮的成份。

莽張飛韋又陀道：「他娘的，妖魔也能鬥麼？大小姐可算得胆大如斗。」

他到底是關心，還是讚許？

沒有人理會這些，因爲韓奉先正在轉達大小姐的交待。

「各位！大小姐要在下轉告各位，在下次雷雨之夜，請不要離開店門，好，各位早點安歇吧，在下就此告退。」

韓奉先走了，這般武林豪客，却依然了無睡意。

莽張飛韋又陀說的不錯，鐵家大小姐當眞是胆量驚人。

妖怪呼風喚雨，變化多端，决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抗拒的，鐵含烟向妖怪挑戰，豈不是不知死活！

於是，有人發出一聲嘆息。

鐵家大小姐艷冠羣芳，美擬天人，這般祝嘏的賀客之中，有不少是想一覩丰采來的。

現在，眼看這麼一位嬌滴滴的人兒，還沒有讓心儀者瞧上一眼，居然要壽星公吊頸，向妖怪的手中送去。

嘆息於事無補，忙也帮不上來，惟一的希望是妖怪是一個好色之徒，牠如果被鐵含烟的美色迷暈，鐵家大小姐才能達到降妖捉怪之願。

這是仰慕者一廂情願的想法，妖怪是否會被鐵含烟的美色所迷，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不管怎樣，鐵家大小姐的交待沒有人敢不遵守，不論有沒有雷雨，一到日落西山之後，鐵旗鎮就已行人絕跡。

雨天過去了，老天爺好像不忍心讓鐵含烟這麼一個人見人愛的人兒送死似的，整夜裏皓月當空，怎麼樣也瞧不出半絲雨意。

鐵含烟並不着急，她除了派人到處張貼挑戰書，就沒有一點憂愁的神態。

第三天的午後，人們只不過才吃下晚餐。該來的終歸要來的，只不過這一記焦雷，响的比往日早了一點。

也許人們的心情有異，這震撼全鎮的一記巨雷，竟使人魂胆皆顫，如喪考妣。

不久大雨傾盆而降，焦雷一個接着一個向鐵旗鎮轟擊。

天色由混暗而漆黑，世界好像到了末日似的。

在如此情況之下，人們只好瑟縮斗室，爲鐵含烟祈禱，爲鐵含烟祝福。

湖濱决雌雄　寃家變親家

借糧湖，又名長湖，是一個風光明媚，人文薈萃之處，所謂荊門下來一條槍，龍生鳳養在借糧，由這一句諺語，就可知道當地人才之盛。

只不過這風光如畫的名湖，此時却被急雷驟雨籠罩着，湖水如沸，已找不出半點詩情畫意。

湖的西岸是一座凉亭，原是垂釣者歇息的所在。此時那凉亭之內，靜悄悄的立着一位紅衣姑娘。

她眉如春山，眼似秋水，混身上下，無一處不是上蒼的傑作。

地靈人傑，也只有長湖之濱，才能生

出如此美麗的人兒。

　她，正是鐵家的大小姐，向妖魔挑戰的鐵含烟。

　無論雷雨怎樣凌厲，她的美麗依然毫不遜色，惟一不同之處，是她那眉梢眼角之間，隱藏着一股殺機。

　她向亭外掠了一眼，嘴角輕撇，顯出她具有一股不讓鬚眉的堅毅個性。

　「朋友！你如果有種，就現身與本姑娘較量一番。」

　她是以眞氣送出她挑戰的言語，雖然大雨如注，她的嬌音仍然琅琅可聞。

　她語音甫落，一股細如蚊蚋，而又字字清晳的聲浪傳入她的耳鼓。

　「姑娘！妳這是何苦……」

　「哼，平魔衞道，人人有責，你濫殺無辜，本姑娘容你不得。」

　「姑娘當眞認爲在下是妖魔麼？」

　「我相信你是人類，可惜你只蒙了一層人皮。」

　「姑娘言重了，咱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啊。」

　「我說過，除魔衞道，人人有責。」

　「姑娘！我殺的不是好人，他們每一個都有取死之道！」

　「就算這樣吧，你不是執法者，無權剝奪別人的生命。」

　「唉，姑娘說的是，只不過在下另有苦衷。」

　「不管你有甚麼苦衷，你都不能隨便殺人，何況你冒犯了鐵旗鎭，本姑娘就不能饒你！」

　「這麼說咱們沒有磋商的餘地了？」

　「不錯。」

　「可是在下不願跟姑娘動武。」

　「那可由你不得！」

　「哦，妳能找到我？」

　「這個……哼，藏頭露尾，暗箭傷人，讓別人稱你爲妖，稱你爲怪，你就不知道爲武林不齒，替父母蒙羞！」

　「住口。」

　「怎麼，搔着你的痛處了？」

　「好吧，姑娘一定要比划，在下奉陪就是，不過在下的習慣是只要出手，決不空回。」

　「這個好辦！你贏了我將生命交給你就是。」

　「咱們無怨無仇，何須以死相拚，在下如果僥倖獲勝，姑娘只要答允我三個條件就是。」

　「好，如果你輸了呢？」

　「殺剮聽便。」

　「就這麼辦，你出來吧。」

　風急雨驟，夜空若墨，鐵含烟耳聽八方，眼觀六面，仍然找不出那人的藏身所在。

　忽然……

　「姑娘！請賜教。」

　鐵含烟心頭一懍，刹那之間她全身僵硬了，血液似乎忽然凍結了起來。

　她不必擰身瞧着，就知道來人在她身後不足五尺。

　她曾經盡力探查過，但此人就像幽靈，像清風那麼無從捉摸。

　勿怪別人說他是妖，是怪，他功力之高，可當得深不可測。

　現在他出現在她身後五尺之處，如非他出聲招呼，她還毫無所覺，如果他要暗中下手，她決不可能還這麼平平安安的站在這兒。

　她敗了，不必再比，她已注定了是一個敗字。

　只不過鐵旗鏢局，享譽武林已近百年，就這麼認栽服輸，她實在心有未甘。

　於是，她緩緩擰轉身形，眉峯一揚，舉目向對面瞧去。

　這一眼瞧去，她忽然芳心一顫，原本繃得緊緊的面頰，無端端的竟蒙上一抹紅暈。

　這位姑娘是怎麼啦？既不是男女相親，也不是月下敍情，在這劍拔弩張的場面，她怎麼嬌怯怯的害羞起來了？

　說實在的，這怪不得人家姑娘，那個少女不懷春？那個少女不多情？如果讓那懷春少女忽然瞧到一個風光霽月，瀟洒逸羣的少年公子，她焉有不動心的道理？

　不過含烟姑娘久走江湖，她雖是明知今晚出師不利，還不至太過失態。

　因此，她撤出了名震江湖的鐵旗，纖足輕點，退後三步，然後抱拳一禮道：「請亮兵刄。」

　對面的這位少年公子，穿的是一襲長及地面的銀衫，他負着雙手，正在打量眼前的含烟姑娘，嘴角之間，還隱含着一絲笑意。

　「不必，姑娘出招就是。」

　他的神態是如此的輕鬆，語氣又是如此的隨便，面對譽滿武林的鐵旗，像是絲毫沒有放在心上似的。

　鐵老局主闖盪江湖數十年，含烟姑娘也經過不少大風大浪，要是說有人敢於徒手對付鐵旗，今天才算破題兒第一遭。

　佛爭一爐香，人爭一口氣，含烟姑娘是眞的火了，口中一聲嬌叱，鐵旗捲地而來。

　鐵旗並非全是鐵的，除了旗桿，旗面仍是布質。

　不過它是「天孫錦」，是天蠶絲配合孽龍鬚織成的，天下只此一面，它的名貴就不必說了。

　鐵老局主要將鏢局讓含烟姑娘接管，這枝名震江湖的鐵旗早已交給含烟姑娘使用了。

　自然，她的一身藝業要說得過去，否則老局主怎能這麼放心。

　現在她是含怒出手，一旗捲出，風雷俱動，只要讓鐵旗沾着一下邊兒，就是不死也得重傷。

　然而她這全力一擊，竟然一招走空，那銀衫公子只是換了一個方向，還是那麼負手含笑，像沒事的人兒似的。

　鐵含烟呆了一呆道：「閣下果然高明，不過此處不夠寬敞，咱們到外面去。」

　外面田疇萬頃，千軍萬馬也可以擺開，鐵旗的招式自然可以盡情施展。

　好在風雨已停，明月在天，陪着含烟姑娘玩玩，銀衫公子並不反對。

　於是，鐵旗展開了強勁的攻勢，攪起了一天風雲。

　一幌數十招，鐵旗威風八面，果然不愧是獨門絕學。

　只可惜它雖是威力無邊，却未能沾到

銀衫公子的一絲衣角。

　年輕人都有一股好勝之心，含烟姑娘自然也不能例外，羞刀難入鞘，她不甘心就此罷手。

　但……

　「住手。」

　隨着這聲叱喝，由暗影中走出一個身材高大，長髯拂胸的老人。

　鐵含烟神色微微一愕，忽然縱身撲到長髯老人的懷內，幾滴晶瑩若玉的淚珠，由眼角悄悄滾了下來。

　「爹！他欺負我……」

　敢情這位長髯老者，竟是譽滿武林的旗劍雙絕鐵千仞，勿怪含烟姑娘要向他撒嬌了。

　比武過招，非勝即負，自己技不如人，怎能說是被人家欺負？

　只是鐵老局主不忍心責備含烟姑娘，因爲她雖是嬌縱了一點，平時待人處世却是分毫不差。

　於是，老局主撫着她那滿頭柔絲，輕輕一嘆道：「烟兒！爹說過，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任是何等之人，也不敢保證終身不敗。」

　鐵含烟仰起頭，瞅着鐵千仞道：「可是，爹，咱們並沒有落敗。」

　鐵千仞一嘆道：「咱們敗了，孩子，妳該感謝這位少俠手下留情。」

　鐵含烟一怔道：「爹！我不明白。」

　鐵千仞推開鐵含烟，向那銀衫少年微一頷首道：「少俠怎樣稱呼？鐵旗鏢局跟少俠可有過節？」

　銀衫少年伸開右掌，將一彩蝶步搖交給鐵千仞道：「晚輩一時失手，請前輩先將這個交還令嬡。」

　鐵含烟瞧到那隻彩蝶，不由的大吃一驚，及伸手向髮際一摸，竟忍不住面色大變。

　那隻彩蝶是她的，銀衫公子何時由她的頭上取去她竟絲毫不知，那麼這個臉丟的可大了，含烟姑娘怎能承受得住？於是雙足猛的一跺，返身狂馳而去。

　鐵千仞輕輕一嘆，由銀衫少年手中接過彩蝶，道：「回答老朽的話，少俠。」

　銀衫少年道：「晚輩白少亭，與貴局並沒有絲毫恩怨。」

　鐵千仞道：「這就令老朽不懂了，少俠到鐵旗鎭來殺人，究竟是甚麼用心？」

　白少亭道：「前輩怎麼知道晚輩來鐵旗鎭殺人？」

　鐵千仞一怔道：「那些人不是你殺的嗎？」

　白少亭道：「前輩憑什麼說那些人是晚輩殺的？」

　鐵千仞道：「你不是應小女之約來的麼？」

　白少亭道：「如果晚輩說是瞧熱鬧來的，前輩信是不信？」

　鐵千仞面色一沉道：「此話當眞？」

　白少亭道：「令嬡約鬥妖怪，豪情壯舉，天下罕聞，晚輩既然知道了，怎能不前來開開眼界。」

　鐵千仞道：「那你爲甚麼要跟小女動手？」

　白少亭道：「見獵心喜，人情之常，能够領敎旗劍絕藝，不正是晚輩無比的光榮？」

　鐵千仞道：「可是我分明聽到你自承殺人。」

　白少亭道：「這個麼，晚輩如若不自承殺人，就無從領敎鐵旗的絕招了。」

　鐵千仞哼了一聲道：「你似乎在强詞奪理！」

　白少亭道：「前輩如不信，晚輩也無奈何，不過有一點晚輩必須提醒前輩，令嬡敗了，她答允的三個條件必須履行。」

　鐵千仞一呆道：「少俠遊戲江湖，此事何必認眞。」

　白少亭道：「前輩想賴？」

　鐵千仞面色一紅，尷尬的輕咳一聲道：「這是小女之事，老朽何須耍賴，只不過奉勸少俠不必認眞罷了。」

　白少亭道：「不，晚輩倒是認眞得很，後天不是前輩的壽誕之期麼？到時晚輩再登門道賀，告辭。」

　雙拳一抱，忽然彈身而起，銀光微微一閃，便已失去他的蹤跡。

×　×　×

　鐵旗鏢局名滿江湖，老局主之六十大壽自然要大大熱鬧一番。

　距壽辰還有兩天，鏢局早已張燈結彩，粉刷得煥然一新了。

　鐵旗鎭擠滿了賀客，天下有頭有臉的武林豪客幾乎空羣而至。

　這是鐵府的光彩，鐵旗鎭的殊榮，但誰能想到鐵府的密室中會有人愁顏相對？

　人，只有五個，老局主鐵千仞，總鏢頭廖永新，管事成煌，鐵門大弟子吳兆安，以及局主的千金鐵含烟姑娘。

　管事成煌是一個身材瘦小，年約五旬的糟老頭子，但他神態沉穩，目光如電，顯示出這名糟老頭子決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他先向含烟姑娘瞥了一眼，然後猛吸一口旱烟，這才好整以暇的對鐵千仞道：「局主：屬下以爲此事須愼重處理，因爲咱們已經捲入一個十分可怕的漩渦了。」

　鐵含烟櫻唇一撇道：「成叔叔：你可不要小題大作，姓白的不是三頭六臂，我不信咱們鬪他不過。」

　成煌微微一笑道：「我知道，待他來到鏢局，咱們可以向他挑戰，只要擊敗了他，一切問題自可迎刄而解。」

　鐵含烟揚揚眉道：「難道不是。」

　成煌道：「自然不是了，妳想想，他如果來到鏢局，誰去向他挑戰？」

　鐵含烟聞言一呆，她那頗爲自信的神色，立時烟消火滅，變得一片尷尬。

　是的，誰向姓白的挑戰？

　在年青一代之中，她含烟姑娘不作第二人想，她既落敗，別人還不是白饒。

　老一輩的也許行，但當着天下武林同道之前，他們怎能以大壓小？

　含烟姑娘爲了難，這是破天荒的罕見怪事。

　此時老局主鐵千仞說了話，單聽那低沉嚴肅的聲音，含烟姑娘的心頭就冒起了一個疙瘩。

　「成兄弟：你說咱們已經捲入一個十分可怕的漩渦？」

　「是的，局主。」

　「就爲了那姓白的？」

「姓白的够頭痛，三個條件可以毀掉咱們百年基業，不過就屬下猜想，他不致於如此之絕。」

「那麼還有甚麼比這更可怕的？」

「有，這幾年武林中出了幾件大事，仁義大俠白龍的滅門慘案，洪門南七省的龍頭大哥顧山主滿門死絕，山西尤家，關外沈家，這幾樁無頭公案，已經在江湖之上掀起了洶湧的暗潮。」

「成兄弟說的不錯，但咱們並未牽連那暗潮之中。」

「原先是的，現在就不同了。」

「怎麼說？」

「雷雨之夜，常有武林同道暴斃，局主對此事有何看法？」

「這個……據老朽猜想，可能與復仇有關。」

「不錯，的確與復仇有關，而且這個仇牽連極廣，問題也極端嚴重。」

總鏢頭廖永新道：「成兄是說那人濫施屠殺，已經激起了武林公憤？」

成煌搖搖頭道：「不，他並沒有濫殺無辜，所殺之人都是經過選擇的。」

廖永新道：「這個兄弟就不懂了。」

成煌道：「廖兄可知道在鎭口被殺二人是何種身份？」

廖永新道：「兄弟曾往查看，他們是鹽帮的。」

成煌道：「不錯，以往被殺之人，多爲鹽帮及安淸會的門下，廖兄請想，其中是否別有蹊蹺？」

廖永新及鐵千仞同時面色一變，密室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良久，鐵千仞長長一吁道：「烟兒實在太魯莽了，無端結下强仇大敵！」

成煌道：「不，那人不見得因此而將咱視作仇敵，怕的是官府放咱們不過。」

鐵千仞道：「爲甚麼？」

成煌道：「也許是屬下過慮，不過如若官府當眞要咱們逮捕兇手，局主千萬不可答允。」

鐵千仞道：「老朽歸隱在即，怎能再惹江湖恩怨，官府之中自然不能招惹。」

再經過一陣密商，參與會議之人，才抱着沉重的心情退出密室，會後第一件重大的措施，是老局主鐵千仞的封劍歸隱提前了兩日。

第二件是鐵旗鏢局自即日起宣佈歇業，並遣散鏢夥，使另謀生計。

第三件是鐵千仞六十大壽的讌會取消，鐵門弟子分別出動，向聚集鐵旗鎭的賀客道致歉意。

這幾項重大決定，立即震驚武林，江湖之中也謠諑四起，對鐵旗鏢局的驚人措施，作出種種不同的猜測。

最後傳的一種，是說鐵含烟約鬥妖怪，受到重大的挫敗，以上三項措施，實在是迫於無奈。

不錯，這是一項最爲接近的說法，事實上鐵含烟確會受到重大的挫折，還輸掉了三個任人宰割的條件。

任何橫逆，含烟姑娘都不會放在心上，她是一個具有男兒胸襟的女人，提得起，放得下。

只不過鐵旗鏢局的百年盛譽毀於一旦，是她不肯甘心的，追究禍首，白少亭難辭其咎。

因此當晚她就悄然離開鐵府，獨自奔向長湖。

忽然，一縷歌聲遙遙傳來，她不由放慢脚步，向歌聲緩緩走去。

那歌詞是這樣的……

「雪洗虜塵靜，風約楚雲留。何人爲寫悲壯？吹角古城樓。湖海平生豪氣，關塞如今風景，剪燭看吳鈎……」

氣吞河嶽，豪放悲壯，淸夜聆此歌聲，怎能不令人熱血騰沸？

鐵含烟原是一個豪放不讓鬚眉的姑娘，在歌聲感染中，她忘了此來是爲了找白少亭尋仇的。

她奔到湖濱，奔上涼亭，以一雙火辣辣的目光，向那歌唱者呆呆的凝望着。

他，身着銀衫，瀟洒逸羣，正是鐵含烟急欲尋找的白少亭。他停止了歌聲，目光如電，向鐵含烟瞧了過來。

「姑娘雅興不淺……」

「哼……」

「坐下來咱們聊聊可好？」

她撇撇嘴，意似不屑，但却在他對面的石凳之上坐了下來。

她向他瞥了一眼，忽然柳眉一挑道：「咱們有仇？」

白少亭道：「誰說的？」

鐵含烟氣虎虎的道：「咱們的鏢局關了門，我爹的壽也不做了，這都是你搗的，你還不承認？」

白少亭道：「這眞是不幸，不過河山蒙塵，狼煙遍地，在如此局面之下，豈是中華兒女追求富貴之時，鏢局歇業，並沒有什麼不好。」

鐵含烟忽然目光一抬道：「你究竟是誰？」

白少亭道：「在下姓白草字少亭。」

鐵含烟道：「我知道你叫白少亭，我是說你好像傷心人別有懷抱。」

白少亭投目碧波，冷冷道：「對不起，這個在下歉難作答，夜深寒重，姑娘請回吧。」

鐵含烟櫻唇一撇道：「你攆我？」

白少亭道：「不敢，在下只是爲姑娘着想罷了。」

鐵含烟道：「這個不勞操心，咱們保鏢的日行百餘里，露宿荒亭是常事，何況找我聊聊的是你。」

白少亭微微一笑道：「這麼說咱們只好聊聊了，姑娘還有什麼指敎？」

鐵含烟道：「你好像不是本地人？」

白少亭道：「姑娘說對了。」

鐵含烟道：「你住在那兒？」

白少亭道：「天地爲廬，四海爲家，一個浪跡江湖之人，那有一定的住處。」

鐵含烟道：「那你就住到咱們家去，怎樣？」

白少亭道：「在下不慣拘束，盛意心領。」

鐵含烟道：「我只不過將你當做朋友而已，誰要拘束你了？」

白少亭道：「在下還有家小，只怕有些不便。」

鐵含烟道：「你已經有了妻子？」

白少亭道：「在下尚未娶妻，跟隨在下的，只是一個小妾。」

鐵含烟道：「那不要緊，咱們的房屋頗多，不會有甚麼不便的。」

白少亭道：「不怕令尊反對？」

鐵含烟道：「家父十分好客，對青年才俊尤爲喜愛，所以……你不必顧慮這些。」

含烟姑娘是在形容她爹好客，但說到後來竟然嬌羞滿面，連聲音都有點顫抖起來。

面上發燒，嗓門發抖，在含烟姑娘來說，這實在是一件新鮮的事兒。

其實早就有了新鮮的事兒了。

她不是來向白少亭尋仇的麼？怎麼寃家變親家，向他攀起交情來了？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化敵爲友，並沒有什麼不對。

新鮮的是含烟姑娘竟邀請他到鐵府居住，而且還問別人是不是已經有了妻子。

好在江湖兒女原本就是豪放的，如果不以世俗的眼光來看，倒也不足爲怪。

只是白少亭無意接受她的邀請，微微一笑道：「在下生性疏懶，不慣酬酢，而對這湖光山色又頗爲偏好，因此不得不辜負姑娘的一番美意。」

一絲失望之色掠過含烟的嬌靨，她緩緩站了起來，櫻唇輕啓，欲語還休。

白少亭走近她身側，輕輕握着她的玉手道：「蝸居離此不遠，去瞧瞧好麼？」

鐵含烟沒有答允，可也沒有拒絕，白少亭步出涼亭，她只是默默的跟了上去。

沿湖前進約莫五里，在一片槐蔭之下，有幾間低矮的茅屋。

他們剛剛接近林緣，一條纖巧的人影已像夜鷹一般疾掠而至。

「相公：你去了那兒？這位是誰？」

來人是一個頭挽雲髻，身着青衫的少婦，在寒月清輝照射下，顯得淸麗無比。

白少亭的右手仍與鐵含烟輕輕相握，此時伸出左手握着青衣少婦的玉腕道：「小菀：她就是鐵含烟。」

「啊，鐵姑娘，久仰，久仰。」

「小妹來得魯莽，大嫂不要見怪。」

「那裏話，歡迎還來不及呢。」

白少亭放開了雙手，這一雙娃嬌就纏住在一起，雙方笑語如珠，幾乎有相見恨晚之感。

小菀奉上了茶，三人圍着一張桌子坐着閒聊。

白少亭忽然面色一整道：「鐵姑娘：令尊關閉鏢局，不做六十大壽，當眞都是爲了在下？」

鐵含烟道：「不，啊，對……」

白少亭道：「妳是怎麼啦？爲甚麼又不又對的？」

鐵含烟道：「那就要問你了，雷雨之夜殺人，究竟是不是你的傑作？」

白少亭道：「怎麼，雷雨之夜殺人，難道與貴鏢局有關？」

鐵含烟道：「你先說，那是不是你幹的？」

白少亭道：「不錯，是在下幹的。」

他曾經向鐵含烟承認過，但此時的鐵含烟，心情却已不同於往日，白少亭坦然自承，她反而感到十分難過。

「我想……你必是情非得已。」

「是的。」

「能告訴我麼？」

「我會告訴你的，但尙非其時。」

「好吧，不過我還是希望你跟大嫂搬到咱們那裏去住，此地太荒凉了，住家似乎不宜。」

「這個我可以考慮，只是令尊關閉鏢局，是否有甚麼不得已的苦衷？」

「我不知道，爹跟成叔叔，廖叔叔一陣密議之後就這麼決定了。」

「大好基業，百年盛譽，這樣，咳，實在令人惋惜。」

「是的，所以我心有不甘。」

「這樣吧，咱們另起爐灶。」

「眞的？」

「自然是眞的了，不過鐵旗鎭似乎偏僻了一點，如非鐵家百年盛譽，只怕很難找到顧客。」

「你是說我們換一個地方？」

「不錯，開鏢局，原該設在通都大邑，交通方便之地，而且令尊既已宣佈歇業，在鐵旗鎭重開，也有點不太方便。」

「那，咱們設在那裏。」

「漢口。」

「好，你當局主。」

「甚麼？妳要我當局主？」

「自然是你當局主了，你不當難道要咱們婦道人家去當不成？」

白少亭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連大笑道：「這麼說妳是要嫁給我了？」

鐵含烟螓首一垂道：「你不願意？」

白少亭說道：「我願意，只是尙非其時。」

鐵含烟眉峯一揚道：「又是尙非其時，你到底有些甚麼難言之隱？」

白少亭面色一整道：「相信我，含烟，以後妳會知道的。」

鐵含烟櫻唇一噘道：「你這人滿身神秘，眞叫人有點莫測高深。」

白少亭道：「讓妳慢慢去發掘，這不是更有意義麼？」

鐵含烟道：「那麼我走了，一切待咱們彼此瞭解之後再說。」

小菀道：「夜色如此之深，姑娘何不在蝸居屈留一宿？」

鐵含烟搖搖頭道：「那樣我爹會不放心的，好在相隔不遠，我明天再來。」

小菀見她去意甚堅，自然不便强留，她與白少亭送到槐林之外，目送她背影消失，兩人才返回茅屋。

小菀替白少亭換上一盅熱茶，道：「相公：我有點放心不下。」

白少亭問道：「有什麼事讓妳放心不下？」

小菀道：「鐵旗鏢局歇業，可能會發生重大之事，如若當眞發生了甚麼意外，對含烟姑娘咱們會感到終身歉疚的。」

白少亭道：「話是不錯，不過鐵旗鏢局能够享譽武林近百年，盛名決不是虛致的，鐵前輩毅然宣佈歇業，必已籌妥應付之策，不必担心，鐵旗鎭與咱們相距不遠，有意外再馳援還來得及。」

小菀道：「這個也對，只是鐵姑娘武功人品，均屬上乘，你爲甚麼要使她失望呢？」

白少亭道：「這妳還不懂？我是怕妳受委屈。」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惡人萬歲 (一)

馮嘉·文
子成·圖

許多故事都是以死亡爲終結，尤其是偵探故事，或者是間諜故事。

但這個故事却是以死亡爲開始。

許多地方巳經沒有死刑這回事了。這個名辭是還有的，這種刑是還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巳經放棄執行。很奇怪，世界上的人愈來愈暴戾了，隨時隨地會有人因爲微不足道的理由而殺人。有些自以爲是斯文開明和文明的人，在街上給人踏了一脚，也會想把踏他的人殺掉，不過沒有胆量也沒有能力行事而巳，但在心裏則巳把對方宜判死刑。

然而同樣的人，却會發表言論反對死刑，認爲死刑是不人道的，應該摒棄的。

復活死囚犯 連續殺兩人

究竟是否廢除了死刑使人更加暴戾，而恢復死刑的話，兇殺案就會減少，這沒有人知道。

總之在這個地方，仍然執行死刑，而這一次死刑，沒有一個人說是不人道的。

這個被處死的人叫金生。

被判絞刑。

他的罪行就是打刧銀行，謀殺。自然，與謀殺比較起來，打刧銀行算是微不足道的罪行了，不過謀殺則是因爲打刧銀行而引起。他一個人去打刧銀行，一個銀行職員暗中按响了警鐘，警察趕來了，他沒有時間逃脫，逃進了一間屋子中，被警方包圍了起來。金生本來是無路可逃的，然而那屋子中有一個老婦人，金生把老婦人挾持作爲人質，警方祇好放他走了，雖然在槍戰中，有好幾個警察被金生槍殺了。

金生挾持着這個老婦人開車走掉了，而幾個鐘頭之後，汽車給發現在荒郊的路邊，老婦人也在汽車裏面，巳經變成了屍體。殺死她的子彈，也同樣是來自那把殺死警察的槍。

但金生還是逃不遠，這一次則是給包圍在一間破屋之中。這一次警方大量施放催淚彈，而金生又再找不到人質了。催淚彈把他悶暈了，於是他便給活捉起來。

本來這個地方是很久沒有執行死刑了，但是金生實在罪大惡極。殺了警察之外，還要殺死了那個無辜的老婦人，於是沒有人反對他被處死。

行刑的日子是晴天，陽光普照，萬里無雲，就像天也認爲這件事做得很對。

金生亦沒有人送終。他並沒有親人，也許他有朋友，但在他被捕之後，他就什麼朋友都失去了。

經過例行的程序，最後晚餐、祈禱之類，金生給用一隻黑色布袋幪住了頭，押上了那座特別爲他而製造的絞台上。脚下的木板忽然跌下去，他就給勒着頸子吊在那裏，略爲掙扎了一下，便不動了。

最後，金生又給放回下來，由醫官檢驗過，證明他的確是巳經死亡了，然後他就給弄走安葬在死囚的墳場中。

金生的事情，至此似乎應該是結束了，然而，剛剛相反，是在此時才是剛剛開始。

× × ×

兩個星期之後，天下着雨，晚上，刑事部的偵探李恩下班回家，拖着疲累的脚步踏上樓梯，用鎖匙開了自己的家門，踏進去，就差點暈了過去。

一個人坐在廳中，用槍指着他。李恩害怕的並不是這人的槍，因爲槍在李恩而言是司空見慣了的東西，沒有這樣容易嚇倒他的。使他吃驚的是握着槍的人。這人是……

「金生？」李恩吶吶着問。

他也忘記了拔槍抵抗了，由於他是感到那麼意外。

那個不速的來客點了點頭。

「金生？這——這是不可能的！」李恩說。他懷疑自己是在夢幻之中。

但是他的「夢幻」則給炸彈似的槍聲炸醒了。金生手中槍的槍咀吐火，李恩右胸中了一彈，身子向後跌倒，翻着跟斗滾回門外，滾下了樓梯。

金生一聲不响，臉上也沒有什麼表情，祇是慢慢地站了起來，把槍丢在地上，手插在衣袋裏，站起來，出門而去。

心臟是在左胸的，而中槍的是右胸，所以李恩並沒有死去，他躺在樓梯的脚下，通過眼前一陣紅色的霧，仰頭在看着金生，看着金生從容地走下樓梯。這個仰角度使金生顯得特別高大，而模樣也顯得特

別詭異。李恩極其留心地注意金生的臉，竟然連自己的傷也忘記了去加以担心了。

這個眞是金生嗎？眞是的。面貌一樣，身裁也一樣，連嘴角那近乎獰笑的翹起也是一樣的。李恩記得很清楚，因爲當金生被捕之後，接受盤問時，李恩曾用一根裹了軟皮的鉛水管把金生打了一頓。這是爲了死於金生的槍下的警察之中有一個是李恩的弟弟。鉛水管外面包了軟皮，擊在人體是沒有傷痕的，但那痛苦却是難言的，而且會引致內傷。當時金生並沒有求饒，他祇是輕蔑地翹起嘴角，露着那個近乎獰笑的表情，就像現在看到的一樣。事實上，金生不論是在被盤問或者受審時都是這樣的，沒有人能使他回答問題或發表談話。他既不承認自己的罪狀，亦不肯作自辯。但他亦不是啞巴。在法庭上他就證明了這一點。當主控官向陪審席慷慨激昂地陳辭，列舉他必須被判死刑的幾大理由時，金生就向主控官吐出了一連串惡毒而骯髒的咒罵，使整個法庭大爲震驚，法官也震怒地猛敲鎚子命令他住口。

這之後金生就被給判了死刑。

李恩還是其中一個親眼看着金生行刑的人。法醫巳驗過金生是巳經死亡，而金生亦巳經下葬了，他怎麼可能再出現呢？

現在，李恩恐怖地看着金生下完了樓梯，到達他的身邊。臉上仍然是那個輕蔑的表情。他伸出脚來，在李恩的傷口上用力踢了一記。這一下李恩可忍受不來了。他尖叫一聲，便失去了知覺。

× × ×

當李恩醒過來的時候，他巳經身在醫院中了。周圍全是白色的，床邊的上空懸着血漿瓶，床的兩邊站滿了警方人員，醫生和護士則不太放心地在門口監視着。

首先開口的是探長。探長假如講年紀該算是個老人了，巳經接近退休的數字，但他的體格與年紀並不配合。以他這樣強壯的身體，他起碼可以再工作二十年的。

探長溫和地說：「李恩，醫生說你巳經沒有生命危險，不過你也不能說話太多，所以我們也不問你問題了，你祇是盡量簡單地把經過說出來吧。你也是當差的，你也該知道什麼是該說的要點。」

李恩舐舐嘴唇，讓回憶在腦海中湧現。他終於說：「金生——」

「什麼？」探長的身子登時伸直了，周圍的人亦都不禁深深吸入一口氣。

「我……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李恩說，「我的意思是，你一定不相信，開槍射我的人就是金生！」

探長和身邊二個人員交換了一個眼色，溫和地說：「不要緊，李恩，你說吧，難道我們會懷疑你是在騙我們嗎？」

「兇手是金生，」李恩說：「是他向我開槍的！我告訴你，我不是在做夢！我說的是眞話，是千眞萬確的！」他激動地要坐起來，醫生和護士便慌忙趕過來，把他按回床上。

「李先生，」醫生勸道：「你得休息，你不能受刺激的！」

李恩深吸一口氣，喃喃着說：「我也不知道怎樣解釋，金生明明是巳經死去了的，我看着他在絞台上，脚下木板一跌——他一定是巳經死了的！他不可能活着，但是却眞的是他來對我行兇！你們……你們相信我的話嗎？我說是金生謀殺我！」

「我們相信你，」探長柔聲地說，「兇槍也留下了，那上面有金生的指紋！」

「鬼是沒有指紋的，」李恩說，「來謀殺我的……是金生的鬼魂？」

探長搖頭：「鬼是不存在的，起碼在我們的工作中是不存在的。我們不能接受鬼魂一類沒有科學根據的說法，作爲一件事情的解釋，所以，你還是詳細一點，把經過對我們再講一遍吧，李恩！」

李恩把經過較爲詳細地再講了一遍，不過亦不會如何詳細，不會花掉多少時間，因爲整件事情根本就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發生的，而動作的過程也是並不複雜。後來李恩又說：「他一定恨極我了，一定因爲我曾經打他！他用槍打我，然後又踢我！」

「你曾經打他？」探長說，這位探長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他不喜歡手下的人員實行私刑，雖然他知道這在警方的工作中而言，這是難免的事情。跟着他又揮揮手，「算了，這一點也不重要。」然後又沉吟着說：「我看祇有一個辦法，我們得開棺檢驗，看看金生的屍體在不在，不過兩星期，屍體應該還未完全腐爛的！」

「你認爲這樣嗎？」另一個探員插嘴，「我們巳經作過調查了，每一個人都發誓金生是巳經死了的！首先是替他檢驗的法醫，然後是搬走他的屍體的仵工！他們發誓屍體搬到犯人墳場之後放進棺裏，然後馬上封棺下土，手續是很簡單的，並沒有花掉多少時間，而由於並沒有親人送終，也不可能有人做什麼手脚，他們沒有離開過屍體一秒鐘，一切都在他們的眼底之下完成！金生怎可能不在那棺材裏呢？」

探長聳聳肩：「一定有一個地方有了漏洞，因爲金生這個人的確又出現了。李恩的話不會是假的，而且兇槍上亦有指紋作證明！」

× × ×

於是，開棺檢驗就是必行之事了。經過了李恩的口供證實之後，一切證據都很明顯地指出這是金生行兇的。

他們在夜間開棺，由於李恩是在夜間醒過來而透露口供的。雖然開棺巳經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了，更沒有人願意在夜間做這件事情，不過警務工作總是要趕快完成的，不能拖延，等到白天再去做，天氣冷，風很大，場面的陰森，使那不信鬼神之說亦見慣了世面的探長也有點討厭自己的工作了。這簡直不是人的工作，可能要在任何時間到任何地方去做任何事情的。

那座簡陋的墳墓給鑿開了，薄木板的棺材給吊起來，仵工連忙替那幾盞風燈大大打氣一番，以便使燈光更亮，稍爲驅逐一下那陰森的氣氛。

探長陰沉地催促道：「你們還在等什麼？」那是因爲，雖然習慣了這種事情的仵工們現在也躊躇起來了，他們對這件事也是知道得不少的。

在探長的催促之下，他們也祇好動手了。棺蓋給撬了起來，風燈照進裏面，空的。

探長呼出了一口氣：「原來如此！」

「他逃走了?」其中一個作工說。

「怎能呢?」一個探員根據道理辯道：「棺材又沒有破，墳墓也沒有破，墳內又沒有一個可以逃走的洞。」

「棺材底是濕的，」另一個探員說：「也許他的屍體已經化成了水，流出去，又再合起來，成爲一個人。」

「我們是在辦案，不是在講故事。」另一個探員提醒他。

「但總之，」探長說：「現在問題就是金生的的確確是不在這裏了，這件事情我們得嚴守秘密，外面那些新聞記者，暫時別告訴他們什麼，也別讓他們拍照，這件事情我們還不能解釋，就不要給他們作報導。」

× × ×

李恩張開眼睛，從小睡中醒過來，發覺有一件沉重的東西正壓在他的腿上。他詫異再看清楚一點，看見這麼壓着他的是一個人，就是在他的房間裏當值的護士，她爲什麼伏在他的腿上：她好像是睡着了，但這是她值班的時間，她不應該睡的，而且，這也不是她睡的地方呀?

李恩張開咀巴想叫她，又發覺床頭有一個人坐着，他仰頭一望，嚇得心臟也停頓了一陣了。

「金生，」他嘶啞地尖叫起來，想爬起身，但是金生把槍伸過來，槍咀抵着他的鼻子，李恩第一次發覺原來槍咀是那麼巨大的!當一隻槍咀抵在自己的鼻子上時，便顯得像一尊大炮那麼巨大了，槍在別人的手中是份外顯得巨大的，尤其槍咀是對着自己。

金生的臉上並沒有笑容，祇是嘴角翹起了一下。他毫無感情地說：「李恩，這一次，我要殺你了。」

「爲——爲什麼?」李恩吶吶着問。

「爲什麼?你不該用鉛棍打我的!」金生說：「這就是爲什麼了。」

「等一等，」李恩懇求着，好奇心忽然使他置生死於度外了，「究竟這是怎麼回事?我知道你是已經死了的，怎麼你又會出現?」

「我沒有死，」金生低聲咆哮道：「我不會死的?」

「你——你怎能從墳墓裏逃出來的?」李恩問。

金生微笑了。這一次是眞的微笑，不過以他那副樣子，微笑起來，實在不大好看。

「是一個秘密，」金生說：「一個很大的秘密，不過，你一定要知道的話，我也可以告訴你，因爲你快要下地獄了，你不能轉告世界上的什麼人。」

於是，金生就附耳對李恩講了一連串的話，而咀巴一直帶着那個並不好看的微笑。

李恩的眼睛漸漸睜得很大了，他吶吶着說：「我不相信，這是不可能的。」

究竟金生對李恩說了什麼，就沒有人知道了。因爲金生忽然抓起了一個枕頭，遮着槍咀，而隔着枕頭放了兩槍，由於有那隻枕頭在局限着，槍聲並不刺耳。

李恩的身子搐了一搐，跟着便放鬆了。金生拿開枕頭，看見李恩已經死了，那兩顆子彈都穿過了他的腦袋。金生的臉上，那個古怪的微笑又收斂了。

他的表情回復了輕蔑，他再瞥了眼那個暈倒在李恩膝上的女護士，然後把槍在床上丢下便閃身出了病房的門外。

× × ×

探長的手正在發抖，拿在手上那幾份報告不過是幾張紙，幾乎是完全沒有重量的，但也像是很重的東西，隨時要掉下去似的。

探長是在害怕，雖然他在警界服務已經有四十年歷史，差不多什麼奇案都辦過或見過了，但這樣的案子，他却還是第一次接觸到，手中那幾份報告是證實已經知道的事情，殺死李恩那把槍，槍上的指紋又是屬於金生的。

「還有那個女護士的口供，」探長以震顫着的聲音對坐在他對面的警務處長說，「她在暈倒之前看過襲擊她的人的臉，就是金生。金生的照片在報紙上刊登過很多次了，她認得那張臉的。」

警務處長的年紀比探長更大，經驗也更豐富，他現在仍然能保持着鎭定，他說：「那麼，毫無疑義，這是金生幹的事情了，而，不知道如何，金生在絞台上也沒有死掉，而且，不知如何還從墳墓逃了出來!」

「是的，」探長說：「現在，使我最担心的一點就是，我知道金生正在進行報復，而李恩可能祇是第一個遭受報復的人而已。你也知道，不是祇有李恩一個人打過金生的，金生殺了六個警察，而這六個警察不但都有親戚，而且在部裏也有不少朋友。」

「亦有上司，」警務處長說：「你有參加毆打金生嗎?」

「當然沒有，」探長嚴肅地抬起了眉毛。

「但你知道這件事情，你却沒有加以阻止。」警務處長說。

「我知道會有這種事情發生，」探長也有點沉不住氣了，「我也警告過他們別這樣做了，但是他們在我看不見的時候做，我也沒有辦法的。你也知道，我根本就不贊成這種事情，不過，對於金生這樣一個人——他是個什麼?不是瘋子，祇是天生殘酷的，沒有必要時殺人，他沒有需要殺那個人質的，每一個人都知道他是金生，那個老婦人認不認得他也沒有關係，但他把那老婦人殺死了，他就這樣冷血地殺死了一個老婦人，有時，當我想到這一點時，我也恨不得去揍他一頓。」

警務處長沒有把這個問題再追究下去。他是明白的，他幹這一行的日子也不淺了，他當然明白那些內幕了，他祇是說：「那麼，你現在打算怎麼辦呢?」

探長聳聳肩：「我不知道，假如我有打算的話，我早已實行了，現在我的心很亂，我現在不但有責任要找到這個金生，而且還要解釋他爲何受刑會不死，又從棺材裏逃了出來，我的上帝，還有比這更困難的工作嗎?」

警務處長點頭：「我同情你的處境，因此這一次例外了，我不會勒令你在兩星期之內破案之類，但是，你也總得有個計劃向我交代的呀!」

「我目前的計劃是很簡單的，」探長

說：「我知道金生會繼續報復，那麼他是遲早都會再出現的，我們祇要等着他出現就是了，雖然，我們的人能否敵得他也是一個問題。」

「這不是一個好計劃!」警務處長說：「因爲金生在暗而我們在光。不過我也得承認，暫時找不到更好的計劃了。我現在祇是要問你，你要不要外來的帮助?」

「什麼外來的帮助?」探長緊皺着眉頭。

警務處長聳聳肩：「我認識一個人，很本事，很愛冒險，好奇心又重，他剛剛經過這座城市，在我家裏作客，他對這種事情一定很感興趣的，假如我對他提出，他就一定會加入了。」

探長猶疑不決：「你認爲這樣做適合嗎?」

他這位比他年紀大一點的上級聳聳肩：「當然是不大合手續的。不過，我却認爲這樣做會有效，一個生力軍，一個不是屬於我們的部裏的人，他做起事來會方便得多，而且有許多事情我們不方便做，他却不怕做的!」

「這位生力軍是誰呢?」探長問。

「他是司馬洛。」

「哦，司馬洛，」探長點頭：「我聽過他的名字了。他果然是個好手，你以爲他會帮忙嗎?」

「我已經說過了，」警務處長道：「司馬洛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很願意冒險，他會幹的，甚至。也許我們不請他他也會來的。」

探長嘆口氣：「讓一個外人來幹，這是一件很丟臉的事。」

「面子倒不是問題，司馬洛要的並不是面子，」警務處長說：「這個人，他甚至可以把面子給我們。他幹的一切，都可以由我們去領功的，你認爲如何呢?」

「你問我，我就認爲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主意，」探長說：「不過，他的錢誰付呢?這個人的價錢我知道是很高的，他常常替那個什麼情報組織做事，我一年的薪水在他來講也是一個很小的數目而已。」

「我認識他，」警務處長說：「他這個人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那就是他不一定計較錢，祇要能够打動他的好奇心就行了。」

「照我所知，」探長又說：「司馬洛除了好奇心之外，還喜歡做那些與美女有關的事情，金生不是一個美麗的女人，連女人都不是，司馬洛會感興趣嗎?」

「美麗的女人方面，」警務處長說：「我看我們用不着替他担心，他自己會去找了，而且他在這方面亦有他的運氣。」

探長聳聳肩：「既然如此，那倒不妨試試。其實我們是祇有便宜而沒有損失的，是不是?」

「是的，」警務處長也點頭，「我們是祇有便宜而沒有損失的!」

× × ×

其中一個打過金生的警探叫華德。一個身壯如牛的人，而脾氣也像是牛一樣。事實上，他就有一個別號叫「蠻牛」，蠻牛華德並不害怕什麼人，他並不害怕金生向他尋仇，事實上他還希望金生快點來，他說，假如金生來向他尋仇，他就可以向金生轟幾槍，讓金生真的死去了。

這天晚上，華德下班之後正坐在家裏看電視。雖然天氣寒冷，但是他的身體極好，所以他祇是穿着一件背心和一條短褲，不過他的背心的外面却仍然縛着那副警槍的槍袋，因爲他要提防金生來臨，槍是不能離身子的。

電視上播映着的是一部警匪短片集，片中的警探的英勇程度眞令華德發笑，他自己也是服務警界的，與片中那個警探却幾乎完全沒有相同的地方，他倒有點像在看一部科學幻想片。

那部片子進入了最高潮的時候，華德却打起呵欠來，而這時電話响起來了。

華德拿起聽筒，一把陰沉的聲音從聽筒內傳來，說：「華德，我要殺你了!」

「你是誰?」華德睜大眼睛問。

聽筒又傳來那人的聲音說：「我嘛，我當然就是金生。」

華德下意識地伸手摸着他那把槍的槍柄：「你在哪裏?」

「我聽說你揚言不怕我，」金生說：「那麼我們何不來一次決鬥呢?」

「決鬥?」華德忽然感到全身一陣陰冷。雖然他說不怕，但現在也忽然有點害怕。

「一個人來吧，」金生說，「我在西區楊樹街的海邊空地。你一個人來吧!」

「我會殺死你的!」華德咬着牙道。

「我不會死的!」金生說，「到時，你就知道我是不會死的了!我等你半個鐘頭!」

金生說完便丢下了電話。

華德呆了一陣，大汗開始從頭上冒出來。金生現在是在向他挑戰了。他應該怎樣應付呢?華德考慮了一陣，終於拿起電話向他的上級報告，他雖然是一個牛脾氣的人，但他到底是一個有經驗的警務人員。他認爲還是愼重一點好些。

很快，秩序就安排好了。他會去赴會，但那地方會由水陸兩路的警察包圍，金生即使把他打死，也逃不掉的。

放下電話，華德便拔出槍來，拆開，檢查清楚那把槍的零件。

懂得用槍的人都是這樣的，在用槍之前總是首先把槍的機件細心檢驗一遍。蠻牛華德既然是一個懂得用槍的人，這種手續當然是難免的。當他把槍拗開了的時候，門就忽然開了，金生出現，手中有一把槍指着他。

華德一跳起身，連忙要把槍再合上，但這並不是容易的事，而且子彈已經彈了出來，他簡直無可抵抗的。

「好了，」金生說，「把槍丢下吧，朋友，你已經完了!」

金生的臉上是毫無笑容的，祇是嘴角微微翹起，作出那輕蔑的表情。

華德祇好把槍丢下，但他還是生氣得滿臉通紅，叫道：「這是下流的詭計，金生，你說你要跟我決鬥的!一對一!」

「你也不見得很乾淨，」金生逼近他，面部幾乎和他貼住了，「你不是也安排了一個包圍網，要把我包圍嗎?」

華德咽了一口涎，咽得很困難的。他說。「現在你想怎樣呢?金生。」

「當然是殺死你了，」金生說：「華德，你太自負了，你說要在我的身上打幾個子彈洞！」

華德遲疑了一下，忽然向金生一撲過去，他現在已經決定置生死於度外了，因爲他知道即使不反撲，也是死定了的，而金生猝不及防，竟然眞的被他撲倒。

他們倒在地上，滾了兩滾，跟着槍聲就响了。砰砰地一連响了三聲，兩個人就不動了，華德的身體慢慢放鬆，金生則暴躁地把他推開了，站起來。

華德已經死了，身上中了三顆子彈。

金生恨恨地提起脚，在他的身上踢了三次，也許惱恨華德死得太快，不讓他先虐待一番。然後，金生便丟下槍，轉向門口，開門出去了。

一個人正在走上樓梯，若無其事的，金生也是若無其事地下樓而去，和那人擦身而過。那人忽然回身，一手執住金生的衣領，喝道：「喂，你！」

金生順勢轉身，向那人一拳擊過去，那人敏捷得難以置信地低頭一閃，再一托，托起金生的拳頭，一推，金生便失去平衡，隆隆然滾下樓梯。

這一跌使他直滾到了樓梯的轉角才停止下來。不過，這一跌可也還是難不到金生，金生躺在那裏，仍然十分敏捷地伸手進懷中一摸，摸出了一把手槍。

樓梯上那個人的槍更快地拔出了，放了一响，金生的腿部中了一槍，身子一震，但仍然極力要轉過來，他一扳槍機，槍响了一聲，子彈射進了樓梯的頂上。他再扳槍機，急不及待地，也不等有時間瞄準了。

樓梯上面那人不能再冒險了，祇好再一槍。砰砰二响，兩顆子彈鑽進了金生的心臟。金生仍極力要拗轉頭，但終於乏力而鬆弛了下來，人向地上一伏，槍也丟掉了。

樓梯上那個人快步跑下來，跳到金生的身邊，首先把他的槍抓起來了，然後把他檢驗一下。已經沒有氣，金生已經死了，子彈穿透了心臟，他是馬上死去的了。

這個殺死金生的男人是一個高大而英俊的男人，英俊得帶着粗獷的氣味，他身上穿一件黑衣的樽領毛衣，深灰的長褲，外罩一件米色的上裝，槍袋就縛在上裝之內，毛衣之外的腋下。他的身形動作是迅速而從容的。他就是警務處長口中所讛的司馬洛。司馬洛蹲在金生的屍體旁邊，皺着眉頭，等着，一時並沒有動。

接着隆隆的脚步聲跑上樓來，司馬洛看見二個警探跑上來。他們是被槍聲引來的。他們手中已拿着槍，身邊那層樓的門開了一開，便又馬上關上了。樓內的人給槍聲驚擾了淸夢，開門看看，看見這樣多人和槍，又慌張起來，連忙關門了。

「金生已經死了，」司馬洛說，「你們還是上去看看華德吧！」

他是接到了金生邀約華德決鬥的消息便馬上趕來的，早知道事情不會這麼簡單，但他還是來遲了一步，金生雖然已經死了，看來華德還是凶多吉少的。

那二個警探匆匆跑上樓去了，司馬洛仍留在金生的屍體旁邊，細細地看他，有時用手輕觸他的皮膚，間中也會翻開他的眼皮來看看。金生的確是已經死了的。司馬洛雖然不是醫生或者驗屍官，但他對人的死法並非不會分辨，他有過很多機會看見死去的人。假如他認爲一個人是死了，這個人就是死了。但金生是一個例外，他曾經死過，經過專家的檢驗也認爲是已經死了的，但是他却又能活轉過來，所以司馬洛就不放心離開他了。這樣一個古怪的人，即使是他的屍體，也不能讓它離開眼前一刻的。

× × ×

警務處長興奮地在那間灰暗的房間踱來踱去，脚步聲响着，使人有一種毛骨悚然之感。這裏是公衆殮房的會客室，也許因爲凡是來這裏的人都難免要想到接近死亡，所以無論擺設得怎樣悅目也沒有用。

不過，警務處長還是興奮地在搓着手掌。司馬洛則祇是坐在沙發上，冷冷地看着他。

「這一次，看金生怎麼活吧！」警務處長說道，「醫官快到了，到的時候就要把他解剖，他會給割開來的。這一次，他是非死不可了！」

「他已經死了，」司馬洛指出，「我的槍彈射進了他的心臟。假如槍彈射進了心臟也不死，那這個人也許就是割開來也還是死不了！」

這眞是一個奇怪的想法，一個人給槍彈打死了，已經沒有了呼吸了，難道還可以再活過來，這在科學上是不可能的事，祇有鬼神之說才是可能的。

「他非死不可的，」警務處長咬着牙，把手掌搓得更急了，「解剖之後我還要提議把他火葬！我要親眼看着他給割開，看着他給燒成灰燼！我曾親自主持這兩件事！」

司馬洛聳聳肩，沒有做聲，他總覺得事情有點古怪，他相信很快就會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金生被槍殺，這件事情應該是就此結束的，然而他却不相信會結束得這麼簡單的。

終於，醫官來了，警務處長便興奮地跟隨他們進去。跟醫官同來的還有好幾位專家，他們都是對金生的復活感到好奇的。他們也希望把金生解剖之後，就可以硏究出不死的原因。也許金生的生理組織是特異的，這些專家本來已經下了班的，可是因爲夜間不是他們工作的時候，剖驗屍體的工作通常都可以等的，用不着太急，不過這一次可不同了。這一次他們是給即時召來，而花了好些時間才能召齊，金生的屍體已經在殮房裏等了七小時，而司馬洛和警務處長也等了三小時了。

司馬洛跟着他們進去。

一面走，醫官和那些專家們就一面在交頭接耳，各提出他們對此事的猜想和預測。

跟着他們便到了解剖室的門，由殮房的管理員開了門上的鎖，推開門。門裏，那個空洞而沒有窗門的房間裏，一張手術檯上，金生的屍體就躺在那裏等着他們。應該說，本來是躺在那裏等着他們的，因爲現在已經不在那裏等着他們了。

管理員開了燈，明亮的大燈燈光從頭上直照下來，把那張手術檯照得很淸楚，可以看見檯上就祇有那張蓋死屍的白布。

管理員驚叫一聲，司馬洛已經拔出手槍，挨在門邊守着，槍嘴向周圍擺動了一圈，眼睛向解剖室的每一個角落搜索着。

假如金生再眞是活轉了過來而離開了手術檯，他也沒有地方可躲的，因爲這裏面並沒有可以躲人的地方。

「他逃了，」警務處長第一個撲前去，把白布掀起，那檯上祇是濕濕的一灘液體，那白布也濕了，但是沒有人。

「但門是鎖着的，」管理員說。

司馬洛的槍緊握在手中，感到全身的汗毛直豎。他雖然見過許多可怕的事情，但還未見過如此可怕的事情。一個他親手打死了的人竟然不見了！

「他沒有可能逃掉的！門沒有開過呀！」那管理員強調。

「但他已經不在了！」

「也許他不是逃走了，」司馬洛指出，「也許祇是有人把他的屍體偸走了！」

「偸走了？那是不可能的！」管理員說，「這門鎖着，我有鎖匙！」

「這門的鎖並不是世界最穩當的鎖，」司馬洛說，「不可能要你那條鎖匙才能開門的，而且我敢打賭這裏的守衞一定不會很周密，因爲究竟，屍體是最少人偸的東西，如果有人要進來偸一具屍體，那也不會是太難的事！」

「你認爲有人把它偸去了嗎？」警務處長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聳聳肩：「我祇是這樣猜，我不能肯定。我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金生已經死了，是我親手殺死他的。假如不是有過一次復活的紀錄，那我會肯定他是已經死了的！」

醫官和他的同業們正在硏究那張手術檯。他們拿起那張濕了的蓋屍白布，輪流聞嗅着，警務處長走到他的旁邊，問道：「你們有什麼發現？」

醫官正在皺着眉頭。他回答道：「這裏有許多液體，有些很奇怪的氣味。我看值得化驗一下的！」

「你猜這些液體是哪裏來的呢？」警務處長問道。

「我現在還不能肯定，」醫官說，「但可能是屍體化成的液體——」

「屍體化成的！」警務處長叫起來，「你的意思是，金生的屍體在短短幾個鐘頭之內就化成了屍水？假如是這樣，那他的骨頭呢？總不會連他的骨頭也化掉了的吧？」

「我不知道。」醫官說，「我祇是說很像吧了，我還得化驗過才能知道的！」

「我看我還是到樓下去找找看吧。」司馬洛說着，持槍在手，走出去了。

同心偵兇手　高處洩春光

司馬洛吃着侍者送來的早餐，看着面前的早報，苦笑，金生的事情遮掩不來，已經傳開去了，而報紙的頭條正作着極度誇張的形容，同時又譴責警方的調查毫無寸進，令民心不安。報館的編輯和記者眞是奇怪的動物，他們自己在報紙上把新聞大加渲染和誇張，簡直就是在盡力擾亂民心，然而同時又譴責警方沒有工作成績去安定民心。

總之，警方現在的處境，是非常尷尬的。

事實上，司馬洛的處境也是相當尷尬。他這幾天來一直寢食不安。隨時都準備金生會突然出現在他的身邊。那天在殮房，什麼綫索都找不到，而醫官化驗蓋屍的布後也指出，那些液體的確是死屍化成的。但是，至於骨頭何去，則無法解釋了。

司馬洛覺得不安是因爲他是最後一次經手殺死金生的人，假如金生眞能復活，假如金生眞是一個這麼酷愛報復的人，那麼很顯然，金生的第一個報復對象就是他了。金生既能像一縷輕烟似的在那鎖着的解剖室之內失踪，那麼誰敢說他不能也像輕烟似的潛入任何鎖着的房間呢？

因此，司馬洛不論把門怎樣緊鎖，也是沒有用的，終於，金生會忽然出現在他的面前，也許就在他睡着的時候……

看着報紙，司馬洛不由自主地又在神遊太空，迷失在這些離奇的幻想之中，直至最後，他一躍而起，用拳頭搥着他所坐的那張沙發的扶手，叫着：「不！不！我不相信！」

這時，內綫電話就响起來了，司馬洛過去拿起聽筒，女接綫生的悅耳聲音說：「司馬洛先生，樓下有位小姐要找你！」

「哦！小姐？」司馬洛愕然，「什麼小姐？」

「一位鍾小姐，」接綫生說，「她說有些東西交給你的。我讓她上來好嗎？」

司馬洛想了一想，「好吧！」

三分鐘之後，門上就有人敲响了，司馬洛說：「進來吧。」

一個女人推門而入，而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他奇怪他交了什麼好運，忽然有個這麼美麗的女人來找他。這個女人不止美麗的，而且是淸麗的，除了性感之外，她還十分令人喜悅。看到她，你首先會感到一陣無比的舒服，就像一陣淸風吹來，然後你才開始感到性的需要，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襯衣，乳房在下面高高地挺起着，外罩一件開胸的羊毛外套，下身則是一條深藍色的窄裙，包裹着平坦的小腹，平正的盤骨和修長優美的腿子，她的皮膚是潔白的，而面型淸癯，髮型與時下流行的髮型相反，是梳成許多條小小的辮子，然後用這些辮子盤成一個髻。

她的手中捧着一隻皮面的文件夾，看上去倒像是個女學生，或者一位女文員之類。

「司馬洛先生嗎？」她有點畏縮地問着，一面上下打量了他一遍。

「是的。」司馬洛吶吶着說。

「我姓鍾，叫嬋絲，」她說，「是警務處長派我拿這些來給你！」她把手中的文件夾遞前，「這些就是金生的資料。」

「哦，謝謝你，」司馬洛這時才記得站起身，「請坐吧，鍾小姐，你要喝點什麼嗎？」他走過去把房門關上了，一面眼光仍然無法離開她的身上。

「司馬洛先生，」鍾嬋絲說，「我的樣子很可怕嗎？爲什麼你老是瞪着我？」

「噢，不！不！」司馬洛笑起來，「完全不是這樣。我不過是忽然之間想起，我完全忘記了女人。金生這件案子完全霸佔了我的注意力，直至一個像你這麼美麗

的女人出現，才提醒了我！」

「你也相信金生是眞的未死嗎？」鍾嬋絲在沙發坐下來，睜着那又大又黑的眼睛看着司馬洛。

「我不能回答你，」司馬洛一面翻閱着那疊文件一面說着，「因爲我也不能肯定。」這疊文件就是有關金生的一切資料，是他要求警務處長借給他的，他認爲研究金生這個人，先從他的過去着手，這也是一個好主意。

「假如你要研究，你必須先肯定。」鍾嬋絲說，「假如你不能肯定你要找的是什麼，那你怎麼找呢？」

司馬洛的眼睛從那份資料上抬起來，和她的眼光接觸。她的眼神是坦白而誠懇的。

「你對這件事很感興趣嗎，鍾小姐？」司馬洛問道。

「是的，」鍾嬋絲點頭，「我正是爲了這事而來的。」

「你是個女警探？」司馬洛問。

她搖搖頭，他又問：「女文員？」

她還是搖頭。

司馬洛更加感興趣地看着她：「那麼你是在警局裏幹什麼的呢？」

「我不在警局裏幹什麼，」鍾嬋絲說，「我是個大學畢業生，我唸的是——你也許不相信——社會犯罪學。我對這件案子很感興趣！」

「因此你要求警務處長讓你參加研究，而警務處長就叫你送這份東西來給我，順便跟我談談？」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小姐，你可知道嗎？這件事情是不適合女人幹的！」

「但是他說我可以帮助你。」鍾嬋絲說。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小姐，」司馬洛說，「我一個人已經很够麻煩了！」

鍾嬋絲一咬嘴唇：「司馬洛先生，假如你是担心我的自衞能力，那麼你就錯了。我是很會照顧自己的，等閒兩三個男人也不能欺負我，你不相信，你大可試試！」她伸出兩隻手，擺出了一個柔道的架式來。

「看是很好看的，」司馬洛微笑，「但你有眞正的打架經驗嗎？你要知道，眞正打架，跟柔道館裏的操練是不同的。」

鍾嬋絲扁着咀微笑：「我不是叫你試試我嗎？」

司馬洛上下打量了她一遍。他有興趣一試的，跟這樣一個女人接近，即使是打架，也是一種享受。

他忽然一手伸出去，迅速地抓向她的胸部。

嬋絲果然證明她並不是誇口的，她輕輕撥開了他的手，反手執住他的手腕，另一隻手又執住他的衣服，順勢輕扯一下。

這一扯就使司馬洛失去平衡了，跟着她一提，司馬洛便叫一聲，整個飛起來，越過她的頭頂，翻了一個觔斗。

司馬洛在她的另一邊着地時，她以爲已經勝利了，便把手放鬆。但司馬洛這一下原來却是有計劃的，他並不是狼狽地摔在地上，而是十分穩當地雙足着地，而且當她放手時他便反撈住她的手腕，由於猝不及防，她便完全處於下風了，她被司馬洛的衝力所帶動，身不由主地離開了沙發，直向司馬洛仆過來，司馬洛輕輕地把她抱在懷中，然後故意放棄平衡，向後面倒去，剛好倒在床上，而她壓在他的身上。

她恐怖地睜大着眼睛要爬起來，但是司馬洛把她緊緊抱着，而很快就用嘴唇捕捉住了她的嘴唇，嬋絲的眼睛睜得更大了，但是無法抵抗。她拚命扭着頭，但是嘴唇還是牢牢地被吸住，無法拔脫，後來，她軟下來了，不再抵抗，司馬洛的手在她的背上很輕地，很溫柔地撫着。最後，他推她轉側身子，跟她並排側躺在床上，因爲他需要空位讓他的手鑽進她前身的衣服下面。

他的手撩起了襯衣的衣脚，她的眼睛就忽然睜開了，而且咀唇也拔掉，她一跳坐起來，手掌順勢一揮，「拍」！司馬洛的臉上着了極重的一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滾，隆然一聲跌在地上。

司馬洛撫着發熨的臉，狼狽地坐起身，而鍾嬋絲已經退到了最遠的角落，就像面前對着的是一隻野獸似的。

「司馬洛先生，」她勃然地說：「你怎可以這樣？」

「別太認眞好嗎？」司馬洛苦笑，「你叫我試試你，我就試試你吧了！」

「但這樣——這樣——你太過份了，司馬洛先生！」

「色狼通常是這樣的，」司馬洛說，「也許我表演得太逼眞一點吧了！」

「不錯，」嬋絲氣沖沖地叫道，「你的確表演得太逼眞，希望你以後不要眞的做！」

司馬洛狡猾地笑起來：「但這正是跟我一起做事的危險，所以你還是最好考慮清楚！」

嬋絲整理着衣服，一面又用手背用力地擦着嘴唇，就像剛才司馬洛在她的唇上留下了汚穢，非擦掉不可。

「你別拿這個來嚇我，司馬洛先生！」她恨恨的說，「我是會照顧自己的，告訴你，朋友，我也學過解剖的，我懂得怎樣劏割男人！祇要這樣一刀！」

她做了一個很熟練而恰當的手勢。

司馬洛忽然哈哈大笑起來，笑得腰也彎下去了。

「你在笑什麼？」嬋絲驚惶失措地看着他，狠狠地喝道。

司馬洛忍住笑：「我當然是笑你，我的意思是，我受過女人恐嚇也不少了，但還是第一次被女人用這件事來恐嚇我！」

「假如你不檢點我很可能也會成爲第一個對你做這件事的人，」嬋絲說。

司馬洛嘆口氣說：「好吧，嬋絲，開玩笑的時間已經完了，現在還是讓我們來談談正經事吧，我會盡量檢點的！」他又拿起那疊文件：「這些東西你都已經看過了嗎？」

嬋絲點頭。

「你有什麼意見呢？」司馬洛問。

「我還是認爲你應該先澄清自己的立場，」嬋絲說，「究竟你相信還是不相信世界上有死了又能復活的人！」

司馬洛苦笑：「我是不相信的，但是金生的確是死了又活過來了。」

「那麼，」嬋絲說，「你就應該肯定

金生並沒有死了又活轉過來。這祇是一個騙局，而且你應該着手去加以證明！假如你完全無法證明，那你才開始去相信他是能復活的吧！」

「就像做幾何習題一樣？」司馬洛微笑。

「辦理罪案應該是這樣的！」嬋絲嚴肅地說道。

司馬洛笑起來：「學院式的方法，我一向是不大重視的。但這一次情形不同，也許有用。好吧，就讓我們先肯定金生並非眞能復活，而這是一個騙局吧。你也是這樣肯定嗎？」

「我也是這樣肯定。」嬋絲說。

「爲什麼你這樣肯定呢？」司馬洛說，「祇因爲你是一個無鬼論者？」

「不，」嬋絲搖頭，「並不是因爲我是一個無鬼論者，而是因爲金生過去的紀錄。你看，金生出身是一個街頭的阿飛，一直都是在犯罪圈子裏打滾，好幾次差點給人家打死，也有幾次被逼到要離開本來的地盤，到別處去。假如他眞是一個不死的人，以前他就不必逃走了，是不是？他大可以跟那些逼害他的人來一次決鬥，鬥不贏嘛，便來一次復活，再鬥，一直到鬥贏爲止！這樣金生老早就可以成爲黑社會的王，不必經過好幾段潦倒的時期了！」

「很合理的推想，」司馬洛嘉許地點着頭，「還有呢？」

「而且，金生一向不是大胆的人，」嬋絲說，「他尤其是害怕警察官府。他的紀錄指出他一向都極力避免和官府接觸的。因此，他打刧銀行之後殺死六個警察，和在法庭上咒駡主控官，這些都是與他的性格不符的。」

「對了，」司馬洛站起來，在房間裏踱來踱去，用手抓着後腦，「你把我想講的話都講出來了！你可知道嗎，嬋絲，你是我所認識的女人之中少數眞正有腦筋的一個！」

「你是說大多數女人都是沒有腦筋的？」嬋絲頗抱不平地瞪着他。

「不，不，」司馬洛連忙否認，「當然，我是指那些美麗的女人。」

「謝謝你！」嬋絲瞟了他一眼，並不生氣。事實上，所有的女人，都是高興受到別人的稱讚的。她又說，「但我還是講回金生的身上去吧。正如我所說的，金生過去的紀錄指出，他並不是一個打不死的人，事實上，他的性格有着相當突然的轉變！」

「是的，」司馬洛說，「也許他忽然發現自己不會死，所以就大胆起來了！」

「但是我們已經否定了不死這一點，」嬋絲說，「也即是說，我們已經肯定了這是一個騙局！」

「怎樣的騙局呢？」司馬洛問，「凡是騙局都總有一個目標的，其次是手法！金生用什麼方法使人相信他是不死的呢？他要騙的是什麼呢？」

「如果這是一個騙局，」嬋絲說，「那麼金生是老早就已經死了。後來出現的就不是眞正的他！」

「但每一個人都說是他！」

「那也是一種騙術，」嬋絲說，「魔術師的把戲，外表看上去都像是眞的，但拆穿之後就覺得很可笑了！」

「你眞頑固，」司馬洛笑起來，「你一肯定了一件事情，就沒有人能令你改變主意了！但這騙術比魔術師玩的把戲要嚴重得多了，因爲關係很多條人命的。魔術師玩魔術祇是騙人，而不會殺人的。」

「你看，」嬋絲說，「破綻正是在這裏。第一個死去的是金生，這是有警方醫官證明的。但是再度出現的金生呢？沒有人有機會證明他就是同一個金生。他大可以祇是一個跟金生一模一樣的人，或者一個跟他很相像的人，經過化裝。」

「但這人有金生的指紋，」司馬洛說，「這一點我們是有機會檢驗過的！」

「指紋也並非是完全不能假冒的東西呀！」嬋絲說。

「總之，」司馬洛說，「你就認爲，再度出現的那個金生，已經是假的金生了，是嗎？」

「是的，」嬋絲說，「因爲我不相信復活這件事情！金生的屍體失踪，這並不是復活的證明！」

「好吧，」司馬洛說，「就當這是一個騙局吧，但是目標是什麼呢？」

「查下去就會知道了。」嬋絲說。

「你的理論還有一個地方不對的，」司馬洛說，「假如這是一個騙局的話，那即是說，眞的金生是眞的死了，那麼這是誰的騙局呢？金生總不會爲了一個騙局而犧牲自己的性命吧？」

「這當然是另外一個人的騙局，」嬋絲說，「金生祇是一件工具吧了！」

「我的天！」司馬洛說，「現在我們不但要尋找金生，而且還要找尋利用他的人了！」

「這總比較找一個鬼魂容易一點，是嗎？」嬋絲仍然固執地說。

司馬洛翻翻那疊厚厚的紀錄：「你看過金生的紀錄，也許你是比我懂得多一點的吧。還有一個疑問的地方，那就是，眞正的金生是在死亡之前就轉變了性格的。他單獨打刧銀行，跟警察火併，又在法庭咒駡主控官。這些都是他在行刑前做的。這時的金生，無可懷疑地就是正式的金生。你對金生這種轉變又有什麼解釋呢？」

「我認爲金生是被人操縱。」嬋絲說，「他的性格的轉變就是因爲被人操縱着，很可能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幹着什麼！」

「你的意思是用催眠術控制着他之類？」司馬洛問。

「我的意思正是這樣。」嬋絲說。

「那麼，」司馬洛很感興趣地看着嬋絲，「聰明的小姐，你以爲又應該如何着手去找尋這個操縱金生的人呢？」

嬋絲吸着咀：「你似乎並不同意我的理論，司馬洛先生。」

司馬洛道：「即使我不同意你的理論，我還是贊成你這個做法的，因爲找尋現時金生的下落，也應該用這個方法！」

「那麼我們起程吧，」嬋絲說，「別浪費時間了！」

「我們還得浪費一點時間，」司馬洛說，「我是說我自己。我還得浪費一點時間把這疊紀錄看一遍才行的。」

× × ×

司馬洛說：「這個印度女人卡絲妃，她躺在我的床上，身上一點衣服也沒有，燈光祇有床頭燈射出來的燈光，我是剛剛從浴室洗過澡出來的，我還沒有機會穿上衣服，而我是並不知道她來的。我呆在那裏了。她對我微笑，我也完全沒有反感。你見過印度女人嗎？她們多數是皮膚黧黑的，但有些却很白。卡絲妃就是一個白的印度人。但跟多數印度女人一樣，她亦是全身都是滿佈着細而長的毛。她的兩乳中間也有幾根四五吋長的毛！我走到床邊，就把手放在她的身子，而她還是對我微笑着——」

「够了，」嬋絲說道「假如我想多聽這些，我大可以去買一本廉價的偵探小說。請你略去那些香艷的經驗吧，單說重要的部份就行了。」她露着一個諷刺的微笑。

現在司馬洛是正在把他最近的一段冒險故事告訴嬋絲，是嬋絲要求他講的，因爲多聽些犯罪實況，有助於她的研究。

但是每當司馬洛說到香艷的地方時，她就感到不耐煩。

「但這也算是重要的部份，」司馬洛說，「假如我不是能使她得到那麼多次高潮，她就不會倒過來帮我——」

「我不要聽！」嬋絲掩着耳朵。

「高潮並沒有什麼不好，」司馬洛說，「這是正常的事情，也是正常人才有的現象。事實上，我相信你媽媽在有你的時候一定有過好幾次——」

「別侮辱我的媽媽！」嬋絲叫道。

「這並不是侮辱，」司馬洛解釋，「優生學家告訴我們，假如未經過高潮而產生的嬰兒，智力往往是較低的，但是一個這麼聰明的女孩子——」

「够了，司馬洛先生，够了！」她掩耳。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看你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是處女！」

「我當然是的！」嬋絲叫道，雖然她是掩着耳朵，原來她是聽見的，「但是這並不關你的事！」

「怪不得你對這個不感興趣了，」司馬洛說，「但，相信我，當你經過嚐試之後，你就會大感興趣的！」

「我們還是換一個比較有興趣的題目吧！」嬋絲冷冷地說。

司馬洛拿起望遠鏡，向遠處瞭望了一下，說道：「有興趣的題目來了！」

嬋絲拿過望遠鏡來，也向他所望的地方望過去。那是一座住宅大厦，他們現在是在一座小山的山腰，車子停在路邊的草叢中，正在監視着那座大厦十二樓的一戶單位。這戶單位裏住的是一個叫非非的女人，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而這個女人就是從金生的紀錄中找出來的。在金生被捕之前半年，這個女人還是和金生相當親密的，但金生入獄之後，她却連看也沒有去看過他了。但這個女人還是值得調查的，因爲照司馬洛的意見，最能使一個男人性格轉變的就是女人了。雖然嬋絲對此說並不贊同，但這完全是由於她自已身爲女性，要保持着女性的尊嚴吧了。她的犯罪學書本上的講法也是這樣的。

他們決定暫時不與這個非非作正面接觸，而祇是首先在暗中觀察一下她的生活情形，於是他們便到這裏來了。他們在監視着的時候，非非還未回來，所以司馬洛就先講一些他的英雄事跡，以帮助打發時間。

現在，他們看見非非回來了。

嬋絲說：「咦，她跟一個男人一起回來！」

「看來她懂得享受人生。」司馬洛嬉皮笑臉的說。

「嘔！」嬋絲說着，把望遠鏡塞回司馬洛的手中，「還是你自己看吧。」

司馬洛接過望遠鏡，就明白爲什麼嬋絲不想看了。因爲非非與那個男人已經進入了睡房，而且在床上吻作一團，那個男人顯然十分需要了，他的手正在笨鈍地探索着。

「一條牛一樣的男人！」司馬洛說，「我不明白非非究竟看中他什麼！」

「非非自己也不見得是很好的貨色！」嬋絲說。

「還不算壞，至少他佔了便宜，他簡直難看。」司馬洛說。

似乎非非對這個男人亦是很有好感的，因爲就在此時，他看見非非正在動手替那個男人解開衣鈕了，而她的嘴唇一面也並不賦閒，正在不斷吻着他的身體。

「你用不着注意這些的。」嬋絲在旁邊說道。

「你要知道，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司馬洛說，「性生活對於人類是和衣食一樣重要的。」

「胡說，」嬋絲道：「我就沒有，不見得我就會死掉吧！」

「但如果有了之後，你就會美麗得多了，」司馬洛說，「你本來就是一個這麼美麗的女人了！」

「別談我，你還是集中精神做正經事吧。」嬋絲說。

後來那個男人似乎不耐煩進度太慢，而把非非推開了，自己動手解除衣服，非非也是急不及待地站起來，拉開腰旁的拉鍊，讓裙子滑落在脚下。

這之後他們又很熱情地吻起來。

「我還是看不出非非看中他什麼？」司馬洛不平地說。

「也許這傢伙很有錢吧？」嬋絲說。

「也許他另有些可愛的地方，」司馬洛說：「男人不一定要用錢才能討到女人的歡心的，也許——」

「我知道，」嬋絲說，「也許他能使她得到許多次高潮！」

「哈！」司馬洛大笑起來，「現在，你也開始感興趣了！」

「我並不感興趣，」嬋絲說，「我祇是知道你會說些什麼吧了！」

「咦，」司馬洛忽然表示緊張，「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什麼？」嬋絲心急地把望遠鏡奪過來，看看司馬洛所看到的，她所看到的也正是司馬洛所看到的。非非跟那個男人已經開始了，那個男人是勇猛而活躍的。嬋絲看了差不多一分鐘才把望遠鏡塞回司馬洛的手中，說：「我並沒有看見什麼有趣的事情。」

「嗯，」司馬洛說，「值得看一整分鐘的事情也不算是有趣的事情，對嗎？」

她又舉起望遠鏡來，繼續看着。

差不多過了十分鐘，嬋絲開始不耐煩了，她問道：「現在又究竟在發生了什麼呢？」

「沒有什麼有趣的發展，」司馬洛說，「他們還是在做那件你不感興趣的事情而已！」

「做這麼久，」嬋絲詫異地說。

「不算很久，」司馬洛說，「我就可以做得更久了！」

「我對你做得久與不久並不感興趣，」嬋絲冷冷地說，「所以你也用不着告訴我的。」

「總之，似乎證明你的推測是對了，」司馬洛說，「這個男人討她歡喜的條件不單是錢而已！」

「那是你的推測而已。」嬋絲說。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們老是在吵架，我看我們是不談話好一點了，我們顯然不是天生一對！」

「對不起，」嬋絲說，「我試試盡力忍受你的無禮好了！」

司馬洛繼續看着。那男人眞是活力充沛得驚人之至，就像是一個機械人似的，那麼勇猛，簡直像永遠不會疲倦似的，那個非非則看得出是已經大大吃不消了，好幾次，她都企圖推開他，但是他繼續的衝擊很快又掀起了下一次的高潮，於是又令她化厭惡爲歡迎了。不過，他也看得出她是希望他快點完事的，她正在盡了她的能力去迎合他。

終於，再一陣瘋狂的動作之後，他們便靜止下來了，那個男人癱軟地伏下。

非非則滾轉身，把他推開了，匆匆走進浴室中。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放下望遠鏡，嬋絲連忙扭頭望向別處，於是司馬洛知道，其實剛才她也是望向那房間的。

「完事了？」嬋絲問。

「是的，」司馬洛說，「終於完事了，而且我現在也看出，她實在是不欣賞他那種本事的呢！」

「何以見得呢？」嬋絲皺眉看着他問道。

司馬洛聳聳肩：「很簡單的，事後她不高興他還壓在她的身上，而且馬上進洗手間去洗乾淨。祇有當一個妓女對她的對手是毫無好感時才會如此的。」

「哦？」嬋絲說，「那麼她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也許是爲了他的錢吧！」司馬洛說：「雖然，這個男人亦並不像是一個有錢的人。」

「你認爲這男人有可疑的地方嗎？」嬋絲問道。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們當然不能憑一次的接觸就決定的。我看至少還得繼續觀察兩三天！」

「你猜他們跟着又會做什麼呢？」嬋絲問。

「我不相信他們跟着會再做什麼，」司馬洛說，「通常，人們做完了這件事情之後就要睡覺了。」

「那麼我們也沒有什麼好看的了。」嬋絲說道。

「是的，」司馬洛說：「因此目前，我們何不找一點消遣呢？」

「消遣？」嬋絲皺眉，「我們不是正在做工作嗎？」

「光是工作不行的，」司馬洛說，「總需要有些娛樂調劑一下！」

「好吧，」嬋絲看着他，眼中閃着一種奇異的光彩，「讓我們去找點消遣吧。到什麼地方去消遣好呢？」

「夜總會現在還沒有關門的。」司馬洛說。

× × ×

在同一個時候，在那座城市的另外一個地區，一個人正在街上的陰影裏踽踽獨行，這是一個所謂高尚住宅區，這裏的屋子全是花園洋房，而且每兩幢之間都距離得很遠，絲毫沒有吵鬧之虞，這些地方當然是有財有勢的人才能住的了。

這個獨行的人低着頭，臉藏在陰影裏，慢慢地走着，他穿一件大衣，衣領翻高，所以面貌是看不清楚的，現在不但時間已經不早了，而且這個地區，出入的人通常都是乘坐汽車的，所以步行的人簡直是沒有，這個人就更顯得孤單了。

這個人慢慢地走着，終於走到了一座花園的門前，手指按在門鈴上，過了一分鐘，有聲音從一隻傳話機裏出來，問道：「找誰？」

「李道玄先生，」那人說道：「我找李道玄先生。」

「誰找李道玄先生？」屋中來的那把聲音又問道。

「我不能說出我的名字，」那人說：「總之我要見李道玄先生，我有很重要的情報供應他的！」

「李道玄先生沒有空見你，」那聲音又回答道，「他需要的情報，他自己會去找的！」

「但我這情報是有關李先生的生死安危的，」門前那人說，「我非見到他不可的！」

對方沉默了一陣，終於說：「好吧，你等一等，我問一聲，」過了幾分鐘，那傳話器中又有聲音傳出來了，說：「進來吧！」

花園的鐵栅自動打開了，這鐵栅是用電控制的。那人踏進了門裏，一條私家汽車路一直通向遠遠的屋子的本身。

這個人就沿着汽車路前進，而走了一半，就有二個人迎面而來到了，這二個人都是保鑣型的人物，而且身裁又是非常高大的，即使技擊不精，體型方面也已經比平常佔優了。

「停一停，朋友。」那兩個人說。

來客停了下來，舉起兩手，並且說：「我身上祇有一把槍，就在左邊的腋下，你們拿去好了。」

那兩個保鑣一點也不客氣，因爲這些是不適宜客氣的事情，其中的一人伸手進他的衣服裏，把他的槍拔出來，另外一人則在他的身上搜了一遍，沒有別的武器。

「這槍存在我這裏，」繳槍的一個聲明道：「你走的時候才還你吧！」

搜身的一個說：「唏，你有點面善，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你似的。」

——未完——

武林軼事

譚三脚勇挫孟雙腿

賴嚴霜

合氣道這一種拳術，逐漸變成相當普遍的拳脚，在香港九龍也有些人學習它，明星方面，也有幾名合氣道的高手。所謂合氣道，那是另外一種拳法，包括西洋拳、功夫、摔角，以及泰國脚，又加上日本柔道這幾種特色，譽爲合氣道的一個高手，叫做植芝盛平，他老人家近年逝世，享年八十六歲，不過，他的合氣道所訓練學徒的過程却非常嚴格的，至今仍然有許多人讚美他。

在日本方面說，合氣道的學徒稱做初心者，表示最初有心想學習這種拳脚的人，奇怪的是這一點，在空手道享譽最高的十段高手山口剛玄以及當時在合氣道享譽最高的教練植芝盛平，都是進入精神境界非常高超的一個階段，含有宗教的意味。

在美國紐約做合氣道領導人的日本山田吉松五段，他以前就在合氣道總館部做過初心者，他這樣說：「以我個人方面說，初心者不但是單純學習合氣道，還有另外一種意義，像我這樣子的大孩子變成初心者，加入合氣道，跟植芝老人同在一起過活，有如加入一個大家庭，那是很有趣的，在每天每晚，我進入一個神的境界，好像在另一世界裏面過活。」

合氣道以道場爲家，食睡不離，初心者的生活，跟深山裏面的僧侶相差不遠，練功之後還要讀書，即使練功讀書睡覺，都在一張硬床上面，稱做榻榻米，但在他們說，那是不要緊的，整天把自己交給道場，由植芝老人看管反而少去許多雜念。

初心者每天在六時開始，便要打掃道場，而且第一班功課在六點半就要做，仍是由植芝老人親自執教，上課的時候，一定要在地上跪下一小時之久，那一課通常是討論人生和自然，應該要做到精神與體力合一，合氣道的本身並非發揚暴力攻擊別人，而是有建設性的，有防衞性的，一個人懂得合氣道，不但能够制勝強敵，而且可以擊退心裏的幻影。

經過一小時的訓導，然後展開練功，起碼半小時，互相拋擲，跌倒又再爬起來，到了八點鐘，然後正式講解合氣道的招式，跟着還要訓練，展開眞的練習，九時結束之後，初心者然後吃些米飯黃豆湯之類的食物，加上一個生鷄蛋，如果初心者協助老師教授，再行深入的門徒，就要暫時不吃早餐，仍有體力做各種動作。

中午的時分，初心者就離開道場，到各大學協助教授合氣道，跟着回到道場上第三課，幾乎他們的工作是永遠做不完的，晚上八九點鐘，他們可以到外邊自由活動，不過，整天工作，打鬥，以及學習，那時多數疲倦了，就算有機會到外邊活動，未必想去，那些人多數是在道場之內結識的，總之，合氣道訓練一個人，殊不容易。最難的是把那個人的意志和武功結合爲一個整體，有如深山的僧人，超越塵世，活在一個新的境界。

如此可見合氣道是含有宗教意義的，如果一個人只是想學習拳脚，並非學習控制心靈的技巧，他就不必學習合氣道。

回說山口剛玄，晚年他有一個宏願，想把空手道變成宗教，並想建立一間特別古怪的空手道大學，前者準備一些人進入中年，可以控制自己，不怕塵世煩惱，雖在塵世，有如住在高山。後者可以訓練一些青年，文武全才，大學畢業時，他已是第一流高手，一個人能够打十幾個。

爲了表現他有出凡入聖的資格，去創造這兩種高深的境界，他帶着黃豆到山中居住一年，每天只是吃粗糙的蔬菜，自行煮食，所吃的水就是山泉，當然他每天必抽相當長的時間練習空手道，但却是兼有練氣的，他認爲拳打脚踢，功夫到了一定的境界，就不能够有更深的發展，至於氣功，却可以愈練愈精，而且練習過氣功，可以保健兼長壽，因此他特別注意這些。

事實上一個人活到六十歲過外，就不宜用硬拳硬脚作爲練武之用，必須專心照料自己的健康，更重要的就是內臟方面要有很完整的一種體型，然後能應付六十五過後的晚年生活，不會露出各種老態來。

山口剛玄在夜間靜坐時，悟出一層道理，以爲人生跟宇宙是可以結合爲一的，正如空手道到了最高的境界，含有宗教意味，既可養生又可自衞，同時可以把生死之間的煩惱拋開，活在超然的境界之內。

植芝盛平已故，山口剛玄也老了，這兩個日本武林高手，在晚年都有這種感覺，以爲武功練到出神入化，就要把人生與宇宙結合爲一個整體，把生死的觀念拋開，這是一種新的宗教。他們以爲學習武功，先要堅強自己的意志，不怕任何強敵，同時不怕死，至於揮拳踢脚，只是次要。

從歷史看，歷代都有些高僧住在山中，武功超卓，可能他們的意念跟山口剛玄或植芝盛平相差不遠，一個人住在荒山，非常寂寞，幻影特多，隨時會變成心魔，除非有另外一種武功能尅心魔，否則很難久住在荒山，故此深山大澤，有些武林高手，能一出手傷人，活到八九十歲仍步履如飛，十分壯健，這種人就是把武功和整個人生結合爲一個整體，其實印度的瑜伽術就有這種觀念，不過方式不同而已。

印度的瑜伽術大師兩次到過香港來，說出瑜伽術最高的成就，不是保健，也不是自衞，而是進入超凡的境界，隨時喪命，絕不惋惜，甚至在靜坐當中好像死去似的，一坐就是十天，醒來仍然活着，親自領略死亡的滋味，一個人最難的就是克服對於死的畏懼，愈是接近晚年，這種畏懼愈強，練習瑜伽術的人，就可以征服內心各種畏懼，包括了死亡的觀念在內。

可見古今中外各派的武功，到了最高境界仍是那麼想，以爲憑着武功可以擊敗心魔，進入忘我的境界，活在塵世有如住在永恒的宇宙之內，與天地同存。（完）

大刺客傳奇故事

豫讓（下）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豫讓欲就河東智伯，向范中行告辭，因出言率直，爲文姜揮衆阻殺，不果恨極，乃色誘朱羽截殺豫讓於途，兩人展開決鬥，結果朱敗身亡，而豫亦力竭，因感文姜不乘危而置其於死，彼此相惜，且娶爲婦，載之共赴河東，夫婦同受智伯知遇，智伯欲謀襄子，不料事洩，文姜乃獻出巧計……

頻施苦肉計　壯志却未酬

智伯的收穫很大，趙襄子默許他擴充軍備，希望他能壯大實力，以爲對韓魏的後援，還說了許多嘉勉的話，共禦外侮，叫他堅守河東！

智伯得到趙襄子的允許後，果然在第二年開始外拓領域，輕而易舉地併吞了附近的小邑，自然也包括了范邑在內，范中行氏做夢也沒想到獻計吞滅他的，竟是昔日最寵愛的姬人文姜，智伯要將范邑送給豫讓食祿，但豫讓拒絕了，他是個田野的豪傑，不是政客，奪人之婦，實在不再忍心取人之地，把這份賞賜讓給了王飛虎。

前後三年，智伯擴充了軍旅到六萬人，雖然比趙襄子還差得多，但他已經有了足够的實力了！

然後，他密遣文姜爲使，暗訪韓魏兩國，重申前議，終於說動了韓魏二侯，聯軍破趙，大戰於晉陽。

那也是文姜的密計，讓韓魏兩國先調度大軍作進侵的準備，智伯自己則率軍駐在黃河之岸，作爲支援襄子，趙襄子倒是不疑他，還親自到他軍中來探訪，智伯置酒歡宴，把襄子灌醉後，可惜韓魏兩國遣在智伯門下的謀士沉不住氣，想即席刺殺襄子，趙襄子本人就是技擊名家，身邊的侍衞又個個了得，臨時生變，劍戟交加，奮勇護着襄子，且戰且走，豫讓得信較遲，趙襄子已經衝出營地，豫讓拚力阻截，僅殺了幾個侍衞，仍然被襄子逃回晉陽。

智伯見事機已洩，韓魏的大軍還沒有到，祇好提前發動攻城，襄子盡出精銳，苦戰數日，雙方的損失都很重，可恨的是韓魏兩國的軍隊却想坐收漁利，遲遲不至，使智伯變成了孤軍作戰，六萬人折損過半。

但文姜又用了奇謀，那正好是秋天，黃河水漲，她決了河堤，引河水灌入晉陽城，淹死了數以千萬計的老百姓，終於使襄子狼狽而逃，智伯佔領了晉陽後，得到的却是一片廢墟，十室九空，使他的軍援受了打擊。

因爲那個時候的戰爭，軍糧是靠隨地補給的，他得到的是一片災後的荒城，糧秣立刻困難了。

而韓魏兩國見趙襄子雖失晉陽，仍然擁有相當實力，不敢輕舉妄動，再者他們

見到智伯佔據趙國之後，對他們的威脅更大。

於是倒過頭來，反而聯合了趙襄子殘餘的部隊，合攻智伯，雖然河東子弟都是不怕死的勇士，雖然有豫讓那樣的勇將，但也擋不住三股雄師的合擊，一戰盡墨。

智伯在亂軍中被殺，豫讓拚力奮戰，以他無敵的神勇，也祇能把文姜搶救了出來，得免於難！

一場爭雄圖霸的血戰後，只落得遍野殘屍！

趙襄子恨透了智伯，找到了他的屍體，砍下了他的首級，削去頭蓋，倒出腦漿，製成一具酒爵，外面塗上了漆，每次飲酒，就用這一具髑髏杯來發洩他的恨意。

天下又太平了，不平的是豫讓胸中的悲憤，智伯對他的恩遇太深了，他只想殺身以報，但他又不甘自戕，至少他要刺殺趙襄子後，才對得起泉下的知己！

幸虧智伯把他們夫婦兩人深置賓館，很少與人見面，因此也沒有人知道他們是促成智伯發展最力的人，因此他們仍然能在晉陽喬裝易名，居住下來！

晉城又恢復了昔日的太平，趙襄子在廢墟上建立起他的王國，受了那一次失敗的教訓，他也開始深深地反省自己，為什麼小小的一個河東智伯，能在短時間內成長得如此之快？為什麼河東的子弟能如此饒勇善戰，以數萬之衆，擊潰了他十數萬的大軍？假如不是軍援的不繼，以及韓魏突然的背盟，他一定會被智伯打擊得永遠抬不起頭！

於是他也開始仿傚智伯的勤政愛民，簡樸自勵，對刦後的災區廢止征賦，廣開賢路，重用人材。

趙國迅度地恢復了元氣，人民都慶幸着得到了明君，唯一不安的是豫讓夫婦，智伯對他們恩情太深了，深得他們無法報答，而智伯的失敗雖由於時勢，他們也自咎，有一半的責任，假如沒有他們的策劃獻計與幫助，智伯不會發展得這麼快，堅守河東，也不會失敗得這麼快！

尤其是智伯死後不是全屍，首級為趙襄子製成酒器的事，更使他們憤恨不已，夫婦兩人都有一同的意念，復仇！

為智伯復仇，可是這又談何容易，幾萬大軍都敗了，就憑他們兩人，又能做什麼呢？推翻趙國是不可能了，也不是他們願意採用的方法，因為水灌晉陽一役，淹死了晉陽千萬黎民，使文姜深自懺悔，他們畢竟是三晉的人，死亡的都是他們的同胞手足，不能再掀起一次殺刦了！

那唯有另一個手段，刺殺趙襄子，死一人，流血五步，使黃泉下的智伯得以瞑目，除了襄子之外，再也不會有人仇視智伯如此之深了。

因為智伯在趙人心目中，仍是個英雄與忠厚的長者，入佔晉陽後，智伯曾把已經不足的軍糧，拿出來賑濟災民，晉陽的人，仍是很感念他的。

刺殺趙襄子也是很困難的，他深居禁宮，警衛森嚴，豫讓雖有力敵萬夫之勇，却也無法衝破重重的禁衛而得手的。

因此他們只留在晉陽等待機會，豫讓買了一輛車子，借着驅車的這一個行業，去探聽襄子的行踪，祇有這個職業，他可以日以繼夜戴着斗笠，擋住他那一雙精光逼人的眸子。

等着，等着，却始終沒有恰當的機會，豫讓變得很不耐煩，經常酗酒，借酒澆愁，醉裏駕車也常跟人衝突！

這一天，他又喝醉了酒，驅車時衝倒了一個菜販，爭吵間他又打傷了幾個官人，突圍回到家裏，文姜問明究裏後，不聲不響地出了一趟門，回來後又買了幾瓶酒，陪着他對酌，等他有十分酒意後，才笑着道：「夫君！我知道你心裏煩，但是煩不能解決問題，你必須忍耐等待機會！」

豫讓長嘆一聲道：「等！等了一年了，智伯的頭顱聽說髹過幾次漆了，仍然在襄子的手中做酒器！」

文姜一笑道：「聰明的人不光是等待機會，還要懂得把握機會，你的勇猛够了，却不够聰明，已經放過了很多次機會了，因此，我想你報仇的心不太切吧！」

豫讓篤的一聲，將手中的酒瓢摔得粉碎，大聲叫道：「文姜！別人不了解我，你却不該這麼說，妳該知道我是怎麼樣的人，否則我何必在此操賤業！」

文姜斟了一杯酒喝下去笑道：「兩個月前，襄子作了一項新的措施，遣散宮中大部份的操作雜役！」

「我知道，那是他為了節儉，減少可役人工，並沒有增添人手，否則我早就設法混進去了！」

文姜一笑道：「可是那些工作總要有人做呀！」

「是的！他用監中的犯人前去操役，文姜！我想到過了，但行不通，要想以囚犯的身份混進宮，我必須先犯罪，但我這副行狀，第一關就通不過，很快就會被人認出來了！」

文姜一笑道：「前天是他光復晉陽一週年，為了表示慶祝，他釋放了監中輕罪的犯人……」

「我知道，所以這兩天我的情緒特別壞，想起智伯身死一年，我還在愧顏偷生，直如芒刺在背……」

「你別打岔，監中的囚犯一空，宮中施役的人手就不够了，所以這兩天官方找犯人很賣力，抓了立刻就送進宮裏去，因為工作多，羈留的時間也較長！」

豫讓一嘆道：「對我沒什麼用，我如果被官方捉到，很快就知道我是豫讓，不會送我進宮去的！」

「你可以用個假的名字！」

豫讓苦笑道：「名字可以改，我的眼芒假不了，我一身的煞氣假不了，現在我眞恨這一份天賦了！」

文姜微笑道：「夫君！幾載相處，我發現了一件事，你在酒後神智昏亂時，你的煞氣就沒有了，跟常人一樣。」

豫讓忽地振聲道：「是眞的嗎？那倒可以一試！」

但遂又嘆了一口氣道：「那也不行，我酒醉糊塗了，神智不清，如何還能行刺呢，我連劍都握不住！」

文姜笑道：「被官人抓住的時候你可以醉，但送到官裏時，你就清醒了，那不是個機會嗎？」

豫讓跳了起來道：「沉醉的犯人會送進宮嗎？」

「平時當然不行，但這兩天不同，他們正在缺人，稍微打點一下，化幾個小錢，讓人送你進宮去做兩天苦工，這對他們是求之不得的事，有什麼困難呢？」

豫讓呆了一下，忽而笑道：「文姜，平常你都怕我醉酒鬧事，今天明知我喝過了，又買酒來陪我喝……」

文姜笑道：「是的，而且我還到官府去告密了，說你經常醉酒鬧事，希望能給你一次教訓，官府的人還怕你莽勇不易制服，我答應把你灌醉了，再去叫他們來抓人。」

豫讓把文姜一把抱起，高舉過頂的道：「文姜！妳眞是我的好妻子啊！文姜！我眞不知道要怎麼感謝妳才好？」

文姜肅容道：「放我下來，讓我再敬你一杯。」

豫讓放她下來道：「一杯不够，我要喝十杯，一百杯，那樣才能醉得人事不知，好讓人來抓我！」

文姜悽然笑道：「那是回頭的事，我要在你未醉倒前敬你一杯，一則祝你成功，二則與君永訣。」

豫讓不禁一怔，愕然道：「永訣，難道我們不見面了！」

文姜道：「是的！刺殺襄子成功後，你很難脫身，我們自然不能生見，但我很快會到泉下去跟你相見的，刺殺不成，你難以生還，我也準備與你同殉，但如果你進去後，一無所舉而又來了，我對你太失望，也不會再見你了！」

豫讓頓了一頓才道：「妳放心，我此去抱必死的決心，但不一定會死，說不定我還能出來，再跟你一起逃走！」

文姜淒然苦笑道：「我希望如此，但不能等你來帶我逃走，那會連累我們兩個人的，我必須在你被抓走後，立刻就動身出亡，這樣可以爭取幾個時辰的先機，你一個人行動也便捷些，我在路上等你的消息，當然最好是等到你的人，但記住，除非襄子伏誅，否則我們就不會生見了！」

豫讓點點頭，肅然道：「那當然，我如不殺襄子，也無顏再見妳，妳準備往那一條路去呢？」

文姜想想道：「王飛虎在范城食邑，這次舉事他沒有前來，還能保持住他的地位，祇有上那兒去了，別的地方也沒人敢收留我，我在范邑等你吧！」

豫讓豪聲道：「好！他也是我們唯一信得過的兄弟，文姜！萬一我死了，我也不勸你節哀留生了，因為我知道你不是那樣的人，我們又沒有孩子。」

文姜淒然苦笑道：「我們幾次可以有孩子的，但剛有身孕，我就瞞着你墮掉了，我知道你的生命是隨時準備作轟烈的一擲，不敢以兒女來磨却你的壯志，對豫家來說，我是個罪人，希望你能原諒我。」

豫讓哈哈笑道：「做得對！當我學成劍術時，我已經在祖墓前自謝不孝了，但我們沒有絕望，如蒙上天垂祐，我能成功而歸，我們還可以生一大堆的女孩子！」

文姜一怔道：「為什麼要女孩子呢？我却喜歡男孩子。」

豫讓大笑道：「我也喜歡，但我不想再有第二個豫讓生於人世了，我的兒子只能够做劍手刺客，而劍手與刺客的生命只像天際的彗星，只有光明的一閃，因此我只希望有一大堆像你一樣美、一樣聰明的女孩子！」

文姜惻然道：「我美嗎？」

「當然了，妳是三晉聞名的美人！」

「但是會老的，美麗會消失的！」

「妳不會，妳的美永遠在我心中，但別人不會像我一樣的感受，因此我要許多女兒，讓妳的美麗永遠地傳留下去，讓別人也永遠能欣賞到你的美麗！」

文姜嫣然一笑，投身在他懷中，豫讓抱着她，倒在榻上，伸手去解她的衣襟，低聲道：「讓我再愛妳一次，希望能快點生一個女兒，我等不及想要個女兒了！」

文姜柔順地接受他粗獷的愛，豫讓忽而又起身，將酒罎移近榻邊，再度抱緊她道：「我要一面喝酒，一面愛妳，否則我這滿身的熱氣不消，萬一生個像我的女兒，那不是成了個怪物了，會把天下的男人都嚇死的！」

文姜也格格地嬌笑起來，用無限的熱情去接受他瘋狂的愛情，當她在連聲的喘息後感到滿足時，豫讓也眞的醉了！

文姜費了很大的力氣推開豫讓，含着眼淚，眷戀地看了他最後一眼，才拿起燭光，在窗口搖了幾搖。

等她穿好衣服，再為豫讓套上衣衫時，門外已響起敲擊聲，一個低沉的聲音問道：「仇大嫂，妳漢子醉了沒有？」

文姜打開門道：「醉了！請各位公爺好好照應他，磨磨他的脾氣，我還得躲到娘家去，否則讓他知道是我告的官，他會恨死我的，我家有車，麻煩那位送我出城去！」

一個公人道：「我送，叫開城門後，妳再自己走，大嫂放心好了，有了妳這麼嬌滴滴的老婆，他不會記恨的，最多做三五天苦工，我們就放他回家，那時再叫他接妳去！」

文姜塞了幾把錢給他們，含着眼淚上車去了。

豫讓在冰凉的寒意中醒來，一看已身在禁宮，却裝糊塗地問道：「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上這兒來了？」

一個公人踢了他一脚，道：「這是宮裏，仇老大，你老婆把你告下了，你昨天在市中鬧事，還動手打官人，要不是君侯施行仁政，憑你這個罪就得關上幾年，現在算你還運氣好，乖乖的做幾天苦工，再到你丈人家接老婆吧！」

豫讓知道計劃已售，口中乃嘟嘟嚷嚷的罵個不止，那公人還想用脚去踢他，忽然感到他身上那股無形的威脅，又把脚抽了回來道：「你一覺睡到現在才醒，好差事已經輪不到你了，快起來，快起來，打掃厠所去！」

豫讓一聽就叫了起來，厲聲叫道：「什麼？要我除糞。」

那公人道：「這還是便宜你的，因為你老婆一再懇求，叫我們照應你，才留下這個好差使，因為君侯最愛乾淨，他的私厠必須清洗得一點氣味都沒有才行，你賣勁地幹，君侯一高興，說不定當時就免了你的罪……」

除糞淨厠是最齷齪的工作，豫讓幾乎立刻要發作了，但一聽是淸除趙襄子的私

廁，才忍了下來，默默無言地跟着那人去了，行到一座宮室般的建築前，那人交給一把竹帚一個水桶，就遠遠地躲了開去。

這倒不是怕臭怕髒，因爲這是趙襄子一人專用的廁所，根本就很乾淨，但豫讓身上有一種令人不安的氣息，所以那公人不願意在他身邊，豫讓工作得很賣力，先把坑底的糞清除了，然後又打了水來冲洗，最後又用抹布把四周抹乾淨，天色將明時，他還沒有工作完畢，一列人已匆匆地趕來，有人問道：「打掃乾淨了沒有？」

那公人迎上道：「還沒有，君侯這麼早就來了？」

「君侯昨夜歡宴羣臣，用智伯的頭顱乾了幾十爵，肚子不太舒服，你帶人快廻避吧！」

那公人正待叫豫讓走開，交代的侍衛忽又道：「慢着！你們就在附近等着好了，君侯今天恐怕要來好幾次，他的習慣如廁一定要在這廁所，又不能聞氣味，你們等君侯完事後，立刻就冲洗乾淨，以備君侯再次使用！」

豫讓正是求之不得，立刻乖乖的站到一邊，但見幾個侍衛簇擁着趙襄子來了，火炬照耀下，豫讓把他看得較爲淸楚，但見他方面大耳，儼然有王者氣度，心中暗暗嘆息，若以人品而論，智伯實在不如襄子！

趙襄子進入廁所，門的前後都有侍衛保護着，豫讓以劍手的眼光看去，知道那些人都是精於技擊的高手，勉強抑制住心中的衝動沒衝過去，因爲他此時赤手空拳，想闖過那些高手是很不容易的事，他必須等待機會！

過了一會兒，趙襄子解過手，吩咐道：「把智伯的頭顱取來，今天我要想點新花樣來洩洩恨！」

一個侍衛道：「君侯昨夜已過量，今早不宜再見酒了！」

趙襄子一笑道：「誰說我要醉酒了，昨夜我在慶祝晉陽光復時，忽然想到每天用美酒去餵那賊子太便宜他了，今後我要用智伯的頭顱來淨手，而且是在如厠後淨手！」

那些侍衛都笑了起來，一人飛快而去，沒多久把一具髑髏捧來了，笑道：「君侯的心思果然超人一等，爲什麼不乾脆用來作溺器呢？那樣可以叫他遺臭萬年。」

趙襄子笑道：「我確曾有這個意思，但想想又不敢， 爲智伯生爲惡人，死爲厲鬼，說不定戾氣未絕，聽說骷髏被人溺澆灌後會復活的，我怕他咬我一口！」

侍衛們又笑了，一人道：「那是子虛烏有之說，就算眞有此事，君侯的神威也鎭得住他！」

趙襄子微微一笑道：「我雖然不信那一套，但想想總有點不安，昨夜酒醉入夢，看見智伯無頭的屍體向我撲過來，把我驚醒後，肚子就痛了起來，也許這死鬼陰魂不散。」

一個侍衛笑道：「一定是君侯回憶起前事才有所夢，其實不會有這些事的，君侯如不信，就賜給小人試試看！」

趙襄子剛在髑髏中倒水出來洗過手，放在地下道：「你就試試看，咬了你可別怨我！」

豫讓看清楚了，智伯的面目一如往日，因爲趙襄子太恨他了，不但把髑髏的外表敷上了油漆，而且把頭骨的外型也塡塞起來，塑得一如智伯生前之狀，剛好臉就對着豫讓，他看見用明珠嵌成的眼睛上沾着淨手後的水滴，就像是淚珠一般，被火光一照，眼中似有怨火！

那個侍衛撩起衣襟，正準備撒尿下去，豫讓再也無法忍受了，大喝一聲，飛也似的衝上去，空手猛抓，一下子揑住了那侍衛的陰囊，活生生的扯了下來，痛得那侍衛厲聲大叫，豫讓一腳踢開了他，順手抽出了他的劍，回頭怒視着趙襄子，目中也射出火一般的兇焰！

當那侍衛準備用尿水淋澆智伯時，趙襄子雖說不信這種荒誕的事，倒是傳說由來已久，心中還是有點胆怯，所以站得較遠，而且還躲在一個人的後面，所以豫讓奪得劍後，無法立即衝殺過去，怒瞪了半天，才厲聲吼道：「趙襄子，智伯雖然兵敗，却也是一代人傑，你怎可如此侮辱他，以你這種氣質，怎配作一國之君！」

趙襄子怔了一怔，才認淸了他道：「智伯攻晉陽之時，有一將豫讓勇不可當，莫非就是壯士！」

豫讓大聲道：「不錯！我今天特來殺你爲智伯復仇的！」

趙襄子一笑道：「壯士的名我聞之已久，也非常欽仰，智伯已死，壯士如果有意歸順趙國……」

豫讓厲聲道：「做你的夢，我變姓易名，留在晉陽，甚至故意犯罪入宮操除糞賤役，就是爲刺殺你這獨夫的！」

左右那些侍衛都怒喝着挺劍上前圍攻，豫讓執劍死戰，拚命地想衝出去刺殺趙襄子，但那些人太厲害，他已身中數劍，仍然無法殺出重圍，不過他精湛的劍術，拚命的勇氣，也使他們無法近身，惡戰幾十回合後，豫讓十分焦躁，忽而厲吼一聲，聲震四壁，他天賦的煞性完全地洩發出來，使得那些人爲之一愕，利用那一刹那的機會，豫讓手起劍落，將面前的一人揮成兩截，衝到趙襄子身邊，竭盡全力。一劍砍了下去，趙襄子早已拔出自己的佩劍自衛，而且他本身的技擊不弱，挺劍上迎，噹的一聲，豫讓手中只剩了個劍柄，原來趙襄子使的是一柄寶劍，削斷了他的劍，那些侍衛們又擧劍圍了上來，豫讓自知不敵，拚將餘力將劍柄朝趙襄子擲去，然後挺身受死！

趙襄子將劍揮開了擲來的劍柄，飛快地衝上來，振劍四擊，將那些侍衛們的劍都架開了，豫讓空手又撲上去，但趙襄子壓頂一劍，拍在他的頭上，將他擊倒在地，立刻被人按住了，一個侍衛問道：「君侯爲什麼不殺他？」

趙襄子目中閃出惺惺相惜的神采道：「豫讓是個義士，智伯養士近千，兵敗之後，一半投入我的門下！一半投到別國去了，沒有一個像他這麼忠烈的，我自憾德薄，不能得此人爲用，怎麼能殺他呢！」

那侍衛道：「那麼把他刖足後，送入死囚牢去。」

趙襄子想了半天才道：「不可！我對智伯如此，因爲智伯水決黃河，淹死了我的百姓，沒有人會怪我，如若對豫讓如此

，則天下人都會笑我不敬忠義了！」

那侍衛道：「那要怎麼處置他呢？」

趙襄子想想道：「把他放出宮去！不准難爲他？」

衆人都是一怔，地下橫着一具殘屍，另一個被抓斷腎囊的侍衛則還在痛苦掙扎，胯下血流不止，另一名侍衛道：「他殺了我們兩個人。」

趙襄子道：「技不如人，死而無怨，你們如果想爲友復仇，可以到宮外去找他拚鬥，但不准在我面前殺他，因爲他是被我制服住的，我有權如何處置他？」

說完又對豫讓道：「壯士！你走吧，我送你出宮，希望你別再留在晉陽了，否則我這些侍衛們不會放過你的！」

一揮手，命人放開豫讓，同時還將死去的侍衛那枝劍踢到他身邊道：「帶了這枝劍去，如果有人要找你報仇，你也可以自衛，殺死人，我不加罪，你被殺了我也不管。」

豫讓沒想到趙襄子會如此對待他的，執起了劍，雖然心裏還想找趙襄子一拚，但拘於一個劍手的尊嚴，他又不能這麼做，默然片刻，他捧起智伯的頭顱，回身默默地向外走去，一個侍衛道：「他帶走了智伯的頭顱。」

趙襄子一嘆道：「讓他帶去吧，智伯門下能有此人，就不該再受侮辱，如果我被人殺死了，倒不敢相信你們會對我如此，有誰想找他決鬥的，可以跟他出去，但祇准一個人去，我不禁止爲友復仇，但要公平！」

那些侍衛目睹豫讓適才的英勇，如果沒有限制，他們是敢追去追擊的，但祇限一人，則不禁對視却步了。

趙襄子一嘆道：「這就是我要放走他的原故。」

那些侍衛們面帶愧色，一人還勉强抗辯道：「臣下等自慚劍技不如，因爲豫讓乃知名之劍士……」

趙襄子笑笑道：「三個人行嗎？」

那人道：「那一定够了，君侯是否准予……」

趙襄子搖搖頭，道：「豫讓入宮行刺時，他也想到力不足敵你們三人，但他仍然來了，這不是劍技的高低而是決心的堅定與否，沒有決心，再多的人，也是沒用的。」

衆人又低下了頭，趙襄子微微一嘆道：「你們也別難過，我沒有看不起你們的意思，剛才你們也曾拚死地保護我，你們已盡職守了，豫讓乃無雙國士，我不能要求你們都像他一樣，那太苛求了，今後的警衛要加强手，我想豫讓不會死心，可能會去而復來的！」

說着一面搖頭嘆息，一面率着衆人回到後宮去了。

豫讓凄然地離開了禁宮，回到了家裏，文姜早已不在了，他知道一定是到范邑投奔王飛虎去了，他在宮中行刺趙襄子不遂的事，也一定很快會流傳到天下的，他已經盡了心，盡了力，文姜應該可以諒解他的，但他都不敢到范邑去找文姜，是男兒的尊嚴不准他前去，因爲他知道除非提着趙襄子的頭去見她，否則在她心中，他永遠也無法恢復從前的份量與地位了，他必須等待第二次的機會……

果然，沒幾天，豫讓行刺的事由宮中傳了出來，晉陽人才知道那個在市上驅車、脾氣很壞、頭上永遠戴着竹笠的仇老大就是聞名天下的劍客豫讓，晉陽的人，對豫讓的忠烈而不忘故主，十分崇敬，對趙襄子的義釋豫讓，也十分讚揚。

可是這樣一來，豫讓在晉陽就無法容身了，但離開晉陽，他又無法再度行刺趙襄子，苦思良久，他祇得採取了一個最痛苦的法子，躲在一間無人居住的破屋裏，買了一罐生漆，塗滿了全身全臉，生漆刺激得皮膚奇癢，他就用手抓，用石塊磨，用劍鋒刮，用痛楚來止癢。

然後他的目的到達了，全身全臉都長滿了疥瘡，猙獰可怖，面目全非，不復是昔日的英俊俠士了！

穿了一身破衣服，他試着到市上去乞討，有一天，他碰到一個舊日趕車的同業，那人看了他半天，然後道：「奇怪了，聽你的聲音倒很像那個仇老大，人家說他是豫讓，我眞不相信，豫讓會做車夫嗎？但我也不信你會是仇老大，仇老大挺有錢，不會窮得做乞丐，可是你的聲音聽起來眞像，你見過仇老大嗎？」

豫讓連忙支吾着否認了，他又多了一重戒心，偸偸地殺死了這個車夫，然後又吞了一大包生炭屑，病倒了幾天，病癒後，他的聲音變得嘶啞，再也沒人認出他了！趙襄子爲了鬆弛豫讓復仇的心，便取出智伯的屍體，在城外厚葬，却苦於找不到智伯的頭顱，那是被豫讓帶走了，首級未獲，他知道豫讓還是會找他的，戒備更嚴了，豫讓行刺的機會也更形渺茫了，但他有信心，慢慢地等待着。

又是二年過去了，趙襄子爲了拉攏河東的民心，傳言要在智伯逝世的三周年親自致祭，同時叫王飛虎把智伯夫人的遺體送來合葬，那又是一件大事，雙塚完成之日，許多晉陽的百姓也紛紛前去致祭。

豫讓雜在人羣中乞討，他看見了文姜，但文姜似乎不認得他，還佈施了他幾文銅子，豫讓不敢在白天隨衆致祭，怕忍不住自己的情緒，痛哭出聲時會讓人認出來，到了夜深人靜時，他才懷着珍藏近兩年的智伯頭顱，扒開墳土，歸葬在遺骨一起，當他跪在墓前默禱時，背後一個聲音道：「大哥！兄弟知道你一定會來的。」

豫讓跳了起來，看見是王飛虎，他才放了心，啞聲道：「兄弟，連文姜都認不出我了，你居然還認得？」

王飛虎搖搖頭道：「不！是大嫂認出你的，白天她就認出了，而且認準你晚上會來，叫我在此等候的！」

豫讓怔了一怔，慢慢才道：「她爲什麼不見我？」

王飛虎輕嘆道：「大嫂見了你自殘的形體，了解你的決心，在你大志未伸以前，她不想來見你，使你難堪……」

豫讓一嘆道：「她算是了解我的，她對我兩年前那一次行動，作了什麼批評，那次我是盡了心……」

王飛虎道：「大嫂算準你成功的機會甚少，但對趙襄子不殺你感到很意外，又嘆息你太儍，錯過一個好機會，聽說趙襄子有意重用你，你應該答應的！」

豫讓憤然道：「這是什麼話？我豈是那種人！」

「你誤會了，大嫂不是要你眞投降，而是要你答應下來，以你的才能，必然會得趙襄子的器重，在趙襄子的身邊，你就有更多的機會下手，用不着這麼自苦。」

豫讓想了一下道：「她沒有誤解我，但也不够眞正了解我，假如我投降了襄子，而又懷殺他之心，那我爲智伯復仇就全無意義了，智伯是個人傑，趙襄子也不愧爲人傑，我豫讓不自甘菲薄，也算得上是豪傑，不幸我們三個人處於這種關係中，我非殺死趙襄子不可。但一定要出諸光明正大，絕不會用那種卑劣的手段的。」

王飛虎默然片刻才道：「大嫂對你的了解異常深刻，她也說過了，這是她的方法，不是你的方法，所以她寄望明天襄子來祭的時候，你能成功……」他忽而止口不言，豫讓用目光追詢下去，王飛虎深受壓迫，才囁嚅地道：「她明天口中會含着毒藥，在墓橋等着你行事，如果你成功而能脫身，她吐出毒藥，回到范邑等你，否則她立刻吞下毒藥，不等你被殺死了，因爲她知道明天你是最後一次的機會，沒有第三次了。」

豫讓默然片刻了才道：「這才是我豫讓的好妻子，你回去告訴她一聲，就說我完全同意她的作法，也很感激對我的了解，在九泉之下，我等着她重逢。」

王飛虎又默然片刻，跪下向他一拜，才一言不發地走了，他自知是個很卑微的人，這一對奇男女，不是他所能企及的，因此對他們的言行，他也沒有置喙的餘地，那些世俗的見解，說出來反而冒瀆了他們！

第二天，晉陽城爲之一空，扶老携幼，來參予君侯致祭智伯的盛典，這些人都被攔阻在河橋這邊，橋前四十丈，就是智伯夫婦的墳塚，那已經暫劃爲禁區了。

吉時將屆，趙襄子騎馬擁衆欵欵而至，他看見最靠近橋欄處，有一個盛妝的麗人，不禁目爲之奪，不覺失神，就在這個時候，他的坐騎忽然自動驚起，人立長嘶，連退了幾步，也因爲這一退而救了他的命，因爲橋底下突出一條人影，挾着寒芒直衝而至，一劍斬落了馬頭。

那是豫讓，他半夜就藏身橋下了，臨機一擊，本可萬無一失。

但他那天賦的煞氣，在將雷霆一擊的那一刹那，也外溢到極點，使馬匹都驚得失常了。

豫讓第一刺不中，第二劍再度進擊時，趙襄子已經拔出了腰劍，他的劍術極精，橫地一揮，居然砍斷了豫讓握劍的那隻手。

橋畔的文姜輕輕一嘆，將口中的藥丸吞了下去，豫讓看見了，朝她笑一笑，舉起一隻手來擺一擺道：「文姜，不管誰先走總相差不遠，誰先到就等誰。」

趙襄子驚然起立，看了半天才認出是豫讓，他仍然不信地問道：「豫讓，眞是你嗎？怎麼成這樣個子了？」

豫讓斷手處鮮血直湧，他却毫無痛楚，眼看着文姜倒下去，柔聲道：「文姜！妳先走了，記得等我！」

趙襄子又是一怔道：「文姜！這就是尊夫人！」

豫讓傲然道：「是的！君侯，儘管你君臨一國，但我相信你沒有我這樣一個值得驕傲的妻子！」

趙襄子見文姜已闔上眼睛，口角滲血，但仍是帶着一個美麗而滿足的微笑，不禁道：「我眞不懂你們！」

豫讓這才收回落在文姜身上的眼光，苦笑一聲道：「你不會懂的，我自毀容顏，文姜在她最美麗的歲月時死亡，都只爲了一個目的，那就是殺死你？」

趙襄子道：「我不明爲什麼你們要非殺我不可？」

「爲了替智伯報仇，雖然你義葬智伯夫婦，饒過我一次不死，但你殺了智伯，我們就必須爲智伯報仇，這是人臣的節操，也是一個劍士以報知己的唯一途徑。」

趙襄子頓了一頓才道：「尊夫人爲范氏寵姬，你也臣事過范氏，可是你們帮智伯滅却了范氏，假如說人臣之節，你們對范氏又如何呢？」

豫讓朗聲問道：「范中行何人，何能與智伯並論，范氏以常人待我，我以常人待范氏，利害所在，不計手段，我問心無愧，智伯以國士視豫讓夫婦，愚夫婦當以國士報智伯，所謂士爲知己者死，如此而已？」

趙襄子道：「我也以國士待壯士，何以壯士不取！」

豫讓笑道：「一個人一生中，只能做一次國士，所以才有國士無雙之說，否則國士就不成其國士了。」

趙襄子默默片刻才道：「豫讓，我不能再放過你了，因爲我不能永遠在你的威脅中生活！」

豫讓微笑道：「我知道，所以文姜先我服毒而死，我們知道沒有下一次機會了，也不想再等待下去！」

趙襄子惋惜地道：「但你却是我最尊敬的敵人，在死前你還有什麼願望，凡我能力所及，一定答應你。」

豫讓道：「最好是把你的生命給我，但你不會答應的，因此我只求你脫下身上的袍子，給我一柄劍！」

「做什麼？那有什麼用？」

「讓我作一次象徵性的復仇，在智伯墓前，使他知道豫讓的能力僅能做到這麼多，以免他怪我不盡力！」

趙襄子沉思片刻，毅然脫下身上的袍子，連同自己的佩劍，親自遞到豫讓的手中。

豫讓只剩一隻手了，接過了劍，讓袍子墮在脚下，那些侍衛大爲吃驚，可是趙襄子擺擺手，阻止他們上前，面對着趙襄子這份魄力，豫讓不禁心折了，猛然躍起，舉劍下掠，劍鋒劃過地上的錦袍，劃成了三截，然後回過一劍，砍下了自己的首級，最後他的屍身還直立着，伸出手去，將劍送給趙襄子，直等趙襄子收回了劍，那些侍衛們，那些百姓們才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氣，却不知說些什麼好。

趙襄子回頭道：「把他們的遺體送到智伯墓上去，我一併致祭後再爲他們設墓吧！」

說完，他鬱鬱地踱過木橋，心情與脚步是一樣的沉重！

——全文完——

拳擊叢談

小雲・文
子成・圖

泰國拳脚馬步縱橫談

喜歡練武的人，都知道中國功夫以外的兩種拳脚，一種是泰國拳，另外一種是日本的空手道，這兩種拳脚都是有特色的，它在打鬥方面跟中國的功夫不同，如果武林高手會戰，打得最燦爛的就是泰國拳，在泰國的擂台上面比武，往往有些人在擂台上面被人打到手斷脚斷，甚至倒地昏迷，至於臉孔被對方一脚踢裂，已經是很尋常的事了，因爲泰國拳並非像中國功夫似的一擋一打，而是硬打硬，故此，出手更加毒辣，這一類拳脚其實是中國傳去的，根本上泰國民族的最重要部份就從我們中國居民搬到該處然後開枝散葉，故此，泰國拳始終混和着中國功夫的成份，所差異的只是這一點，泰國拳一出即打，沒有使用中國功夫的擒拿手。

泰國民族在我國古代雲南的西部居住，稱做「棘夷」，其中有一部份是近海居住的，稱爲水擺夷，泰國人大部份就是這種「水擺夷」的居民搬到該處，故此，泰國若干地方至今仍有水上市場給遊客欣賞，那是水擺夷的遺風。

泰國古代稱做暹羅，在公元五八九至六一八的年份，亦即我們隋朝，就已經跟我國有邦交，到了明太祖洪武十年，然後正式在暹羅設立第一個王朝，我國的翰林謝文彬，到該處助理朝政，儼如宰相。

一七六七年，暹羅與緬甸大戰，被緬甸攻入國都，國王出奔之後，在荒郊喪命，幸而中國人鄭邦昭由潮州搬到暹羅居住，已經入籍，英勇非凡，率領戰船沿着湄公河以南追擊，殺敗緬軍，收復國土，於是給暹羅人奉爲皇帝，現時稱做鄭王的一個就是他。

照這樣看，可見暹羅皇族其實是潮州人，亦即我中華民族人，不過，在異地開枝散葉而已。

鄭昭是暹羅第四皇朝，後來有人稱做鄭華，自謂是鄭昭的長子，歲歲朝貢，數百年來，並無惡感，另一方面，泰國的古典舞蹈以及寺院裏面的浮雕，亦是一向中國的文化藝術。

至於泰國拳稱爲祖父的一個鐵漢叫做拿雷斯寧，在一五六年的緬甸暹羅大戰那一段時間，他成爲俘虜，被緬甸拘入首都，緬甸人知道他精於拳術，便跟他打賭，如果他能空手連贏五個緬甸最有名氣的拳師，便即把他釋放，反之，只有一場打輸，立刻斬首示衆，這是崇拜英雄的表現，結果拿雷斯寧連勝五人，返國後，立刻被泰人看做英雄，而且向他學習拳脚，當時民間練習泰拳的人非常多，後來泰國皇帝頒佈命令，認爲泰拳是國術，列爲軍中必修的一種課程，於是泰拳風行全國。

有許多人不明白何以泰拳很少擋格，更少使用擒拿手，剛剛落場交戰，便即拳打脚踢，而且很喜歡用手踭撞擊，或者用膝頭撞向對方的胃部，甚至高撞下頷。原來泰拳最原始的一段時間是在戰場決鬥的，那時泰國的軍人在手踭用繩子縛着小刀，同時敲破酒瓶，只是留着瓶頸的一部份罩在膝頭，還用棉花墊底，再加繩子，把它纏緊，夜間襲擊敵軍，一出手就是肘擊或膝撞，因爲肘上多了尖刀，膝頭已經有碎玻璃瓶伸出來，插入對方身上，有如刀割，如此偷襲，當然勝過空手道作戰，因此之故，一直流傳下來，雖然沒有打破玻璃瓶壓在膝頭，或者肘部纏刀，這種措施，泰拳仍然以肘和脚稱雄，反而用拳或掌出擊，並不重視。

泰國拳的職業拳手每天要花兩小時的時間去鍛鍊體力，包括長距離的跑步，游泳，跳繩，以及對沙包拳打脚踢，稍爲高級的拳手，就要每天跟自己人展開比較溫和的自由搏擊。

至於泰國的拳法，只有四種，那是拳擊，脚踢，肘擊和膝撞，打鬥的時候，務求一招取勝，故此，經常用脚以高踢的方式去踢對方額角太陽穴，或者頸後的天聰穴，至於肘擊，當然是以咽喉爲主，膝撞則以胃囊或下體作爲撞擊的對象。

本來一個拳師以拳賽爲重，當然是會有危險性的，有時身受重傷，終生殘廢，甚至血染擂台，打完仗便即喪命，故此，很難說服一個精壯有爲的青年去做這種生死決鬥，大概要靠另一種人負担這種古怪的途徑作爲生財之道，這一類人就是「拳鬥經紀」，由於經紀的收入有那個拳師總收入的百份之十，故此能够說服新人加入拳鬥的行列之後，如果這個人變成拳鬥的冠軍，不但此人遲早會發達，經紀也會變成小富翁，有了這種有利的條件，在拳鬥場的冒險因素就冲淡了，說來很難使人相信，但却是事實，泰國這個國家並非很大，全國的拳館竟然正式註册的超過了一千間，分別集中於兩大拳鬥場，晚晚作戰，吸引無數遊客參觀，那些人是要買門劵入座的，故此每個拳鬥場都有龐大的收入。

在泰國裏面隨時出戰的拳師，而且是眞正註册可以上陣的人，起碼有五千，正

在練拳却未有資格出擊的，那就超過一萬五千人，合共兩萬之數，其中包括了軍警，學生以及非法的匪徒，總之，正邪兩路都有許多人苦練這種拳脚，因此之故，遊客到了泰國，最好就是不要跟當地人發生爭吵，否則，隨時會有性命之虞。

泰國拳館擁有的新血稱做拳手，至於做拳鬥經紀亦非容易，一定要這個人曾經打過拳，屬於過氣拳師那一類，然後有資格担當。另一方面，眞正做教練去訓練新血的人，必然是以前相當有名氣的拳師，總之，泰國拳是實用的武術，就算靠拳館謀生的人，包括經紀，經理，以及教授，都會身經百戰，否則，就會給人輕視。

奇怪得很，泰國拳館裏面的館長或者教授，訓練新血，分文不收，至於館裏的老前輩，必然盡心盡力把拳技傳授給後輩，絕不會保留，因爲館長教出了武藝高强的拳手，依照當地法例，他可以在該門徒出賽所得的欵項之內有百份之二十收入，另一方面，勸服此人出戰的個人經紀，另有百份之十收入，在這情況下，如果館長教授或經紀，只是敷衍塞責，並非眞正把高級的戰術教授他們，那就等於減少將來自己可以獲得的進賬，如果教出來的徒弟十居其九打輸，館長維持一間拳館，就要自己挖腰包了，長期如此，便會關門，因此之故，不但師傅把一生的拳技絕招教給新人，還經常跟新人互相研究新招。對於泰國拳，這樣安排是很有份量的，可以促使那一種拳脚不斷的進步，跟中國功夫剛剛相反，中國功夫雖然有數千年的歷史，但因師傅教徒弟僅得一部份，未能把一生的心血傳授，而且有些師傅還要收很多錢，然後把絕招教授出來，凡此種種，便會阻碍功夫的進步，甚至後退，照這樣看，中國功夫如果鬥不過泰拳，絕非因爲本身的戰略錯誤，而是因爲歷來傳統性的條件限制，一升一降，以致如此。

泰國拳術愈來愈精，雙方出賽的拳師都想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擊倒對方，除了獲得勝利之外，還要打破作戰時間的紀錄，因此愈打愈兇，任何一個國家的拳師都不會打得那麼兇的，唯其如此，便使遊客特別欣賞這種拳賽，正如泰國人喜歡看鬥鷄一樣。

任何一個泰國拳師除了決心以最短時間戰勝對方之外，還要盡量保護自己，不讓對方打到殘廢，否則，只是打一場就一生無法再鬥，那樣子太過可悲，同時會使他有希望變成富翁的，反而變成窮鬼，實情如此，泰國拳師必須除了有高度殺傷力之外，還要捱打，此外，進行比賽之前，以及戰後休息，也是很重要的，師傅幾乎寸步不離，盡可能的避免他接近女色，還要保證晚上安睡，一旦失眠，拳師的戰鬥力自然消失了很多，本來贏的變成打輸。

在泰國有名氣的拳師，每年出賽只是十次八次，只有新血然後經常每週出賽一次，原因是拳師與拳師交手，打得十分兇殘，不能不有較長的時間休息。

曼谷拳鬥場有新的限制，任何一個青年想以拳師的資格打擂台，最輕的年齡是十八歲，故此，眞正想做拳師的少年，十五歲開始就要接受嚴格訓練，起碼訓練兩三年，單是這種毅力，已非別的國家能够辦得到。

拳師在擂台上面的「拳鬥生命」，多數五年或六年，最多不過八年，因爲超過了二十四歲，拳師的黃金時期就會消失，體力下降，至於三十歲，幾乎被迫退休。

在擂台上面戰死的泰國拳師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去年單是曼谷一地的泰國擂台就地戰死了六個拳師，三年之前，南邦府內的一場拳鬥，兩個泰國拳師同時戰死，其一倒斃在擂台之上，另一拳師腦袋受擊，昏迷之後送院不治喪生。

從來沒有一種拳鬥令到雙方同時戰死的，泰拳如何兇殘？由此可以想像得到。

因爲泰國拳打鬥得非常兇猛，斷手斷脚，肋骨破裂，內臟出血，或者腦袋受擊昏迷，這一類的傷者比比皆是，曼谷甚至有一間醫院專爲受傷的拳師開設，奇怪得很，不管老退的拳師如何悲慘，新血源源登場，充滿了自信心，想在千人過外的拳壇新秀當中打出名氣來，實在不容易，即使拳技極高，也要碰碰運氣，在這種情況之下，便使泰國拳師迷信出賽之前照例要祈禱，希望上蒼賜他好運。

根本上泰國就是崇拜佛教的，全國上下不論男女老少，大部份信奉佛教，泰國佛寺極多，舉世知名，不明白泰拳禮儀的人，以爲泰國拳師賽前弄了一些甚麼法術，這是錯誤的，就算一個泰國拳師平時苦練，並非登台作戰，仍要祈禱，他們並非想憑神力去克制對方，只是希望拳鬥場的聖靈保祐他不會戰死，並且驅逐擂台以外的邪魔鬼怪。

泰國拳師多數保持獨身，他們認爲那是保持體力最科學的一種方法，根本上他們在十八歲開始作戰，二十四歲大部份退休，到了二十四歲之後，變成富翁然後擇偶結婚，仍未爲遲，在這六年之內，幾乎所有成名的泰國拳師都是晚晚獨居的，不但沒有跟婦女同睡，甚至沒有想過，到了他名利雙收之後，宣佈退休，然後判若兩人，那時有許多美女追求他。

因爲泰國拳師認爲跟婦女去睡，就會削減體力，無形中發生了憎恨婦女的念頭，就把擂台看做禁地，如果某一個擂台在出賽之夜，偶然有婦女走上去站着看看，雙方的任何一方拳師有權拒絕出賽，先聘法師用符水洒過那一處被婦女踐踏之地，然後再度出賽，因此之故，在比賽完結之後，如果有高貴的婦女頒獎，拳師或者離開擂台接受，否則，在擂台上面俯下半邊身去接受獎品，甚至皇族中的婦女頒獎，亦是如此。

泰國拳師並非一生討厭婦女的，不過在拳術生命繼續進行中，不能不保持最高的體力，準備作戰，以至發生這種奇異的觀念，事實上一個泰國拳師的身型多數是在一百三十磅至一百四十磅之間，很少超過一百五十磅的，因爲他們要不斷的踢脚飛向敵人，體重太大，那一條腿就踢不高，一個高五尺七寸，而僅重一百三十磅的泰國拳師最合標準，這種體型的青年，穿上了衣裳，文質彬彬，經常臉露微笑，很難使人相信他是能够一招殺人的拳師，在泰國的拳手來說，除了傾向於武功的一方面，仍要保持特別優秀的談吐和禮貌，否則，他就給圈子裏面的人輕視。

泰國拳師還得力爭上游，希望離開拳鬥場就是紳士，這種矛盾的心理也是不可解的，可能是他們一方面覺得如此殘酷打鬥，無非爲了金錢，並非跟對方結怨，始終是可卑的行徑，如果有一天不必打鬥，也可過活，而且活得非常舒服，那就要永遠擺脫兇殘險惡的拳鬥生涯，基於這種心理的反映，於是他們在有意無意中就希望保持紳士的型格。

至於泰國拳的基本步法與脚法，頗爲特別，我試在這裏談談它。

泰國的步法是循着一組三角形路綫發展的，叫做「三宮步」。

這種脚法是第一步趨前，跟住第二步退後，然後特將另一條腿向左或右移動，由於它很迅速的以左脚向前推進，右脚跟上，便可以在走步當中含有跳的意味，在泰國拳這方面說，叫做「彈跳」。

彈跳之後便即退後，退後的時候剛剛相反，先用右脚向後滑一步，左脚隨即跟着退後。

如果以左脚爲主，向前移動，再以右脚爲主，向後退，那就跟住要再用左脚向左邊移動了，如果向左移動的話，仍是左脚向左，踏了一步，左脚跟住推進，反之，就以右脚向右邊滑動，右脚跟隨着它，這些馬步都是泰國拳的特徵，最重要的是一隻脚向前推進時，另一隻脚立刻跟進，故此，他們的步法比較中國功夫的步法靈活，一進一退，快如閃電。

泰國的馬步並非像四平大馬或弓式那麼呆板，而是順着脚步，向前推進或向後滑退，故此，他能够很迅速的閃避對方打來的拳或脚，同時易於出擊。

所謂出擊，即是用脚去踢，泰國拳無形中等於泰國脚，那種脚法十分刁鑽，基本的脚法是分做兩類的，第一類是踢，第二類是蹬，所謂踢，直綫踢出，用脚背或者靠近足趾下邊的橫骨壓住對方身體，由於他們不穿鞋的緣故，只靠足趾踢出，恐怕會損害自己，故此，就要靠足背以及脚板的前半截。

至於蹬，那是用脚踭向對方出擊，多數是稍爲拉起，然後突然轉身踢出的，他們把這種脚法稱做「鱷魚擺尾」。

脚法特別沉重的拳師，能够一條左腿向後蹬出，對方用手擋格時，連手也打傷，稱做「脚王」的亞披勒，他就曾經在擂台上以轉身左脚蹬出之際，把對方名拳師的手臂登時踢斷。

由於泰國脚的來勢極兇，如果對方使用踢法，還可以使用交加手把它撥開，要是轉身用鱷魚擺尾的蹬脚，就很難用手擋格了，勉强去擋，很容易會被打傷。

我們在銀幕上看見泰國拳用脚出擊，一脚能够踢到對方額頭那麼高，踢中額角，此人就登時暈倒，有時那一脚向對方咽喉踢出，咽喉十分脆弱，中了一脚便即倒下來，於是發生錯覺，以爲泰國脚靠高踢取勝，實則不然，泰國脚十居其九是以中部橫掃的脚法取勝的，至於高踢，只是在有機可乘的時候然後踢出來，他們習慣上開始用脚進攻之際，並非立刻使用高踢，原因是這種踢法一定能够打中對方，但却消耗體力，而且令到自己搖擺不定，看來應該是用橫掃這種脚法取勝的，不過，在橫掃之前，往往使用下盤的踢法，因爲這樣做可以牽制對方活動的能力，而且比較容易踢中，不要輕視它，一個人的腿骨硬度是有限度的，如果給對方一個蹬脚打中了小腿的照面骨，那條骨可能折斷，就算打中肌肉，那一隻小腿被擊之後，也會發生抽筋劇痛，難以繼續作戰，故此，低踢的脚法除了誘敵之外，還有可能把對方的脚打傷，既然泰國拳十分重視那雙脚，其中有一條腿受傷，就無法再戰，因此，泰國的拳師不管對方使用任何一種脚法出擊，仍是要盡量設法躲避的，他們很少用手去擋脚。

泰國脚法雖然有十多種，最凌厲的始終是轉身向後蹬的一脚，即是上述說的鱷魚擺尾，此外要推橫掃脚了，不管向左或向右橫掃，俱是非常有力的，對方用手去擋，固然可能使那條手臂折斷，萬一閃避不及，那一脚有可能使對方的內臟受傷，登時口吐鮮血，倒下來，由於橫掃脚踢出來比較方便，而且是用眼睛看準了對方然後踢出的，並非突然轉身踢出，比較上佔了優勢，綽號脚王的亞披勒，威震泰國，就靠着連環的橫掃脚取勝，忽左忽右踢出，他曾經在健身院表演，買一個新的眞皮沙包吊在健身院內，用連環掃出的脚法向沙包踢出，踢到第八十脚，沙包破裂，漏出沙來，用眞皮製成的沙包，當然比較人的軀體上的一層皮厚得多，如果脚力如此雄偉，沙包也踢爆，給他橫掃一脚，眞的很難支持。

泰國的脚法不但能够橫掃，而且轉身掃出來，同時可以用那雙脚在對方閃避之際，突然停脚，用直拳一錘打出，擊中對方面部，就此取勝。另一方面，泰國的拳師很喜歡用膝撞，由於膝頭的骨格堅實，比較一雙脚厲害得多，練習已久，經常用膝頭撞沙包，更加有勁，飛躍而起，突然向對方當心一個膝頭撞擊，可能使受擊之人倒地身亡，故此，膝頭的撞傷力比較脚掃的力量更大，不過，開始搏鬥之際，如非看準機會出擊，很難立刻用膝撞的。

中國功夫起脚的時候，往往纏住對方的手，然後以正面踢出的姿勢去踢那一隻脚，低的是撩陰腿，高的是穿心腿，泰國拳並不重視這種脚法，原因是臉對臉的時候踢出，對方比較容易躲閃，如果忽左忽右橫掃，那種脚不但更加有勁，而且令到對方難以繼續閃避，閃得過第一脚，無法閃第二脚，再又因爲橫掃脚的力量很大，難以用手擋格，故此，碰着對方施展橫掃脚，那個泰國拳師就要立刻連退幾步，而且向斜滑開。這一類脚法就是上文所說的三宮步，施展泰國脚，一定要學習三宮步，就是因爲他們的脚法要配合這種步法施展出來。

泰國拳打得十分燦爛，尤其是貼身出擊，除了膝撞還有肘擊，即是用手踭撞擊，故此愈是貼身打鬥就愈加打得兇，飛躍出擊之際，在認眞短的距離把膝頭向上撞擊，有可能打中對方下頷的，這一下撞擊了咽喉，使喉核打爆，還有性命之虞。

泰國拳的重心放在一雙脚，至於拳掌之類的變化，遠比不上中國功夫那麼多姿多彩。

（完）



何須施妙手 運到財自來

孫二點頭道：「唔，以前曾經見過幾次了。」

薛嫂忙道：「那麼，你快上去打個圓場吧！別的事慢慢說，再遲就可能來不及了。」

孫二眼珠子一轉，毅然道：「好，我來排解一下。」

他口中說着，果然迎着滿臉怒容的惡鬍子陸富走了過去。

樓上的茶客們，人人感覺奇怪。

他們當然都認得孫二。

這一點也正是他們感到奇怪的原因。

因爲他們所認識的孫二，並不是一個見義勇爲的人，這個一向只認銀子不認人的吸血鬼，今天這份豪氣是那兒來的？

其實，他們奇怪得還太早了些。

更奇怪的事，還在後面。

只見孫二走過去，抱拳一拱，陪笑道：「陸大爺，您好！」

惡鬍子陸富扳着面孔，哼了一聲，顯然並不高興這時候有人向他獻慇懃。

但孫二却好像突然吃了通天大胆丸似的，居然不以惡鬍子陸富那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漠神情爲意，竟又再跨上一步，貼近後者肩膀，伸長脖子，跟那位惡鬍子咬起耳朵來。

結果，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惡鬍子起初是一臉憎惡之色，但這種憎惡之色很快的便告消失不見。

他聽完後，側臉問道：「眞有這麼一回事？」

孫二像起誓似的道：「當然不假！我孫老二即使吃了熊心豹胆，也不敢誆你您陸大爺。」

陸富接着問道：「那麼，他如今在那裏呢？」

孫二壓低嗓門，不知又說了幾句什麼話，陸富沉吟點頭道：「好，那就算了。你去叫這位侯老四把東西交出來，快點跟你去吧！」

猴頭老四交出來的東西，是一隻綠玉小藥瓶。

衆人看淸之下，無不大感意外，這位猴頭老四窮得幾乎連三餐都吃不飽，什麼東西不好下手，要這一瓶藥丸幹什麼呢？

這時只有一位茶客，在見到這隻藥瓶之後，露出了與衆不同的神情。

這位茶客是坐在靠近窗口的一個座頭上的。

這人已年近五旬，身材高瘦，一臉病容，但雙目却隱蘊着一股不易覺察的炯炯寒芒。

這人顯然也不是本鎭人。

他那一臉病容，是一種很好的掩護，全樓的茶客，包括薛嫂在內，幾乎全沒留意到這位客人的存在。

這人在瞥見猴頭老四交還給惡鬍子陸富的那隻綠玉藥瓶時，只迅快的溜了一眼，即轉臉向窗外望去，他顯然不願讓別人發覺他見到這隻藥瓶時的反應。

除了猴頭老四和惡鬍子陸富本人，全樓無疑只有他一個人知道這一瓶藥丸的價值。

一場風波平息。

孫二跟猴頭老四走了，這名帶病容的茶客，不久也跟着結賬下樓而去。

× × ×

猴頭老四當然非常感激孫二今天爲他化解了一場災難，不過他於感激之餘，仍保留着一份懷疑。

因爲他比別人更清楚孫二是怎樣一個人。

孫二永遠不打白工。

要他孫老二幹什麼都可以，但有一個條件，拿銀子來！

他猴頭老四今天的境遇，孫二不是不清楚；他目前樣樣不缺，就是沒有銀子！

這種情形之下，孫二爲什麼會帮他的忙？

不過，關於這一點，他並不急。

他知道孫二既然找上了他，他即使不問，孫二等下也會說出來的。

他現在想知道的是另一件事。

剛才孫二何以能憑三言兩語，就說得那位惡鬍子服服貼貼？這種本領，他無論如何也要學一學。

所以，他幾乎等不及走出茶館大門，就將孫二一把拖住，悄聲問道：「老孫，剛才你在那惡鬍子面前，發的是一道什麼法寶？」

孫二手臂一甩道：「這兒人太多，等會再說。」

猴頭老四碰了個軟釘子，只好將嘴閉着。

孫二雖然不是江湖人物，但心機却似乎比一般老江湖還要深沉。

他走出茶館，身子一閃，貼在店簷下，以嘴巴朝大街轉彎角處微微一呶，示意猴頭老四先走過去，他要留下來看後面有沒有人盯着梢。

轉過大街，便是駱家老棧。

猴頭老四放慢脚步，正待轉向棧中走去之際，忽聽身後有人低低地道：「對了，前門進去，後門出來，我在安樂巷馬婆子那裏等你。」

× × ×

孫二花招愈多，猴頭老四心裏就愈覺奇怪。

他已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孫二這次找他，顯係受人之托。他現在想不透的是：那個托孫二找他的人，又會是誰？

如果有人找他猴頭老四，除了想借重他的一雙空空妙手，他實在想不出還會有什麼其他的事情。

這種事情，過去也曾發生過一次。

大約七八年前，一個黑道上的好朋友，因爲不是仇家的敵手，商懇他設法偸走對方的兵刃，他不費吸灰之力，就達成了使命。

結果，他的好友得遂所願，殺了那仇家，他也因而獲得一筆可觀的酬勞。

不過，這件事足足使他有好幾個月爲之寢食難安，他總覺得這種手段太卑劣。

所以，從此之後，他決定不再爲別人偸竊。如果孫二這次介紹他幹的也是這種勾當，他一定會加以婉詞拒絕。

無論對方出多高的代價，他也是不會答應。

這些年來，他已安於粗茶淡飯的生活，他不想再造成良心上有另一次的負荷。

× × ×

駱家老棧後面，是一條又狹又髒的小巷。

這條小巷，孫二走過的次數最多。

因爲它是通往安樂巷的捷徑，走出巷口，向左拐彎，繞過一口水塘，便是安樂巷。

馬婆子的妓院，孫二有時一天要跑好幾次，當然要揀近路走。

而猴頭老四雖然也是本鎭人，從這條巷子經過，却還是頭一次。

巷子裏遍地都是污水垃圾，臭氣薰人欲嘔，猴頭老四皺眉掩鼻，幾乎找不着一塊乾淨的落脚之處。

他一面用足尖向前走，一面於心底暗暗嘀咕。

如果他早知道這條巷子如此難走，他一定不會理睬孫二那一套。

光天化日之下，走在這座殺手鎭上，難道還怕被人跟踪？

他不相信誰有這份好胆量。

× × ×

光天化日之下，走在鎭上，不担心有人敢跟踪，那是不錯的。

如果走在這種偏僻汚暗的小巷子呢？

× × ×

猴頭老四一走出巷子口，去路就被人攔住了。

擋住他去路的，是一個年約五旬左右的中年人。

這人穿着一件舊竹布長衫，個子高瘦，滿臉病容，看上去就好像一位落魄的師爺。

如果這人想使用霸道一點的手段，他原可以趁猴頭老四走出巷口之際，出其不意從後將猴頭老四一把牢牢扣住。

但是，他似乎不想這樣做。

他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裏，以目光示意猴頭老四最好別打强行闖關的主意。

猴頭老四一眼便認出這人是先前在薛嫂茶館中見過的，在未弄淸對方企圖之前，只好停下脚步，抱拳道：「這位朋友，請教……」

那人手一擺，道：「我們彼此時間不多，用不着客套了！」

猴頭老四只好住口。

那人接着道：「你知不知道，孫二要你去馬婆子那裏幹什麼？」

猴頭老四道：「不知道。」

他說的是實話，他的確什麼也不知。

是不是有人想借助他的一雙空空妙手，那只是他的猜測，他的猜測並不一定就靠得住。

那人道：「你不知道，我知道。」

猴頭老四一怔道：「你知道？」

那人道：「是的，我知道，有人在馬婆子那裏正等着要見你。」

猴頭老四道：「誰要見我？」

那人道：「血鏢丁玄！」

猴頭老四不覺又是一怔道：「血鏢丁玄會去馬婆子那種地方？」

那人道：「別人想不到你會去的地方，就是最秘密的地方。」

如今，猴頭老四最少已經知道了兩件事。

眼前這人絕不是血鏢丁玄的朋友。

同時，他也糾正了他先前的錯誤。如果找他的人，眞是血鏢丁玄，那麼，丁玄找他的目的，將絕不是爲了要借重他這一雙空空妙手去行竊！

血鏢丁玄永遠不會在乎敵人使用什麼兵刃，只有別人會在乎他的血鏢。丁玄總不致於要一個人偸他自己的暗器？

不過，這樣一來，就更奇怪了。

他猴頭老四，唯一的長處，就是一雙手。像血鏢丁玄那樣的人物，如果不是爲了行竊，又找他猴頭老四幹什麼？

猴頭老四眨着眼皮，像是無法置信似的，喃喃道：「丁玄爲什麼要找我？」

那人接口道：「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一個問題！」

猴頭老四突然明白對方的居心了，他望着那人道：「閣下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在跟丁玄見過面之後，再把會面經過的情形告訴你？」

那人道：「不錯！」

猴頭老四道：「若是給丁玄知道了怎麼辦？」

那人道：「他可能會殺了你。」

猴頭老四道：「閣下認爲我猴頭老四應該冒生命之險，替你效勞？」

那人道：「這不是替我效勞。」

猴頭老四道：「替誰？」

那人道：「替你自己！」

猴頭老四不禁一愣道：「哦！閣下這話怎麼解釋呢？」

那人陰陰一笑道：「因爲你如不遵辦，只是死得更快！」

× × ×

猴頭老四還是孤家寡人一個。所以，安樂巷馬婆子那裏，也是他常去的地方。

對於常來的熟客，馬婆子一向很少招呼。

因爲熟客必有熟姑娘，他們會直接找去姑娘的房間。什麼姑娘什麼價錢，是一定的。只要事後由接客的姑娘來向她報一下賬就行了。

但今天的情形，卻不一樣。

猴頭老四走進大門，第一個進來跟他打招呼的人，就是馬婆子。

沒有見過馬婆子的人，憑想像一定會以爲馬婆子是個又醜又兇的老女人。

其實錯了。

所謂馬婆子，事實上只是個渾號吧。

馬婆子不僅不醜，不兇，不老，而且根本就不是一個女人。

馬婆子本名叫馬愼言，大家當面都喊他馬老七，是個四十出頭的男人，人生得很溫文秀氣，如果走在大街上，誰也不會相信他竟是個開妓院的老鴇。

這位馬老七唯一的缺點，就是話多；天生一張婆子嘴，整天嚕叨個沒完，因此大家就送了他一個馬婆子的綽號。

平常碰上這位馬婆子，他那股夾纏勁兒，可够你瞧的。而今天這位馬婆子，居然一改常態，竟連一句廢話也沒有說。

他迎着猴頭老四，嘴一呶道：「你的朋友在香香房裏等你。」

不但沒有廢話，簡直連廢字都沒有一個。

猴頭老四點點頭，他當然知道香香的房間是那一間。

香香目前是這裏的第一號紅姑娘。紅姑娘生意好，受到的待遇自然也優厚些。

所以香香住的房間，不僅比一般姑娘的房間要寬敞得多，同時也乾淨得多了。

猴頭老四跨進房間時，房間裏只坐着一個人。

一個他完全想不到的人。

× × ×

猴頭老四呆住了！剛才那人不是說，找他的人是血鏢丁玄麼？

怎麼這個人現在竟變成了常在鎮上作客的管大爺？

是那人消息不確？

還是「血鏢丁玄」和這位「管大爺」之間另有什麼特別關係？

還有，房間裏只有這位管大爺一個人，香香和孫二又到那裏去了？

最後，猴頭老四突然有了答案。

一定是他走錯了房間！

這種情形，妓院中常會發生。紅姑娘忽然不紅了，老鴇老實不客氣，優遇馬上就會取消。最現實的一種改變，便是換房間。

將好房間騰出來，給那新走紅的姑娘住！

他已很久沒來馬婆子這裏了，這裏新到了一個比香香更紅的姑娘也不一定呢。

猴頭老四想到這裏，立即抱拳陪笑道：「對不起，在下摸錯了房間。」

管大爺含笑注目道：「尊駕莫非就是侯四爺？」

猴頭老四不覺又是微微一呆。

他認得這位管大爺，並不稀奇，因爲鎮上差不多人人都認得這位闊客。但是，這位管大爺又怎會認得他猴頭老四的呢？

難道，他沒有走錯房間？

管大爺見猴頭老四發楞的神情，知道沒有認錯人，於是含笑點頭接着道：「請坐！托孫二找侯四爺的人就是我。孫二已經來到，剛剛又走了。」

是這位管大爺找他？

不是血鏢丁玄？

猴頭老四懷着一肚子疑惑，只好走過去，在管大爺對面坐下。

管大爺道：「我請侯四爺來，是爲了想請教侯四爺一件事。」

猴頭老四微微欠身道：「管大爺好說，不敢當。」

管大爺道：「管某人生性直爽，說話討厭轉彎抹角，所以不妨開門見山，直接請教侯四爺：就是最近這幾天夜裏，侯四爺有沒有在鎮上活動？」

這話問得實在很刺耳。不過，猴頭老四並沒有這種感受。對方既然找上了他，當然清楚他侯老四幹的是那一行。

如今的問題是：對方爲什麼要問這個呢？

難道鎮上有人失竊，這位管大爺正在代事主追贓？

猴頭老四點了點頭，同時微微皺起眉頭了。

最近這幾天，他雖然照常活動，但可沒有做案。同時他也從未在鎮上住戶方面動過腦筋，如果有人家失竊，他豈非要背黑鍋？

管大爺又問道：「昨夜侯四爺有沒有在外面走動？」

猴頭老四又點了一下頭。

管大爺道：「昨夜侯四爺在外面走動時，有無看到青狼老陳從南大街經過？」

猴頭老四並不知道管大爺問這些話的用意，當然更不知道青狼老陳已經出了事故。

他稍稍思索了一下道：「大約三更左右，我看到老陳去找薛嫂，好像剛從江寡婦那裏推完牌九出來的。」

管大爺點點頭，顯得非常滿意。

他這條路走對了。

他知道青狼老陳昨夜不論如何小心，只要猴頭老四當時在鎮上活動，就有被猴頭老四發現的可能。同時，青狼老陳發覺猴頭老四的機會却少之又少。

一名樑上君子在黑夜裏活動，第一便是要行踪隱秘，如果毫無忌諱，滿街公然逛蕩，他這一碗飯還吃得長久？

管大爺說道：「薛嫂當時並沒有睡覺，是不是？」

猴頭老四道：「是，大概沒有，樓上當時好像還有燈光。」

「有別人在？」

「這個就不太清楚了，我只是路過，並沒有跟上去看。」

「你後來回來時，有沒有看到別人從薛嫂那裏出來？」

「我那時就是打鎮尾回來。」

「那麼，你早先過路時，可是看到有人走進去？」

「只看到一個人走出來。」

「這人是誰？」

「以前沒有見過。」

「不是本鎮人？」

「不是。」

「這人生得什麼模樣？」

「大約四十來歲，中等身材，一身衣服很敝舊，面貌則沒有看清楚。」

猴頭老四這當然聽來似乎沒有價值，但對管大爺來說，却已儘够了。

不是本鎮人，就不會是一名殺手。

薛嫂的茶館，只營業到天黑，這人既不是茶客，又不是一位殺手，當然就是那個以火龍珠爲代價，找青狼老陳向他下手的「僱主」！

現在，只須查出這個敝衣漢的下落，就不難弄清那位僱主是誰了。

關於這一點，猴頭老四是帮不了什麼忙的。

管大爺遞出一張銀票道：「謝謝侯四爺屈駕，一點小意思，尚請笑納。」

猴頭老四猶豫了片刻，終於收下。五百兩銀子，在他已不算是小意思了。

至於這位管大爺爲什麼要花這麼多銀子，來問他這些不關痛癢的話，他只有等空下之後，慢慢的再去思索了。

猴頭老四收起銀票，正待起身告辭之際，心中忽然泛起一個疑問。

這位管大爺，究竟是何來路？

剛才在天泉茶館，孫二輕輕幾句話，就消去了惡鬍子陸富的火氣，如果孫二抬出的檔箭牌是血鏢丁玄，當然沒有話說。若是這位管大爺，惡鬍子陸富憑什麼也要賣帳？

這一點，他必須弄個清楚。外面還有一位大爺在等着他回話，弄清這位管大爺的身份，也好作爲一種參考。五百兩銀子固然可愛，因此玩掉一條老命，可就有點划不來了。

於是，他重新坐正身子道：「多謝管大爺厚賞，只是小的斗胆也想請教管爺一件事。」

管大爺點點頭，和悅地道：「侯四爺有話只管說，不必客氣。」

猴頭老四在黑道上雖然只是不入流的小角色，但在言談舉止方面，有時却很磊落大方。

當下他先說出適才發生在天泉茶館的一段經過，然後便坦然提出了心中的疑問：當時正處在氣頭子上的惡鬍子陸富，何以會賣孫二這麼一個大人情，居然會被孫二輕輕幾句話，就消失了一肚皮火氣？

這也等於說：您這位管大爺跟那位陸大護法是不是舊相識？還是孫二要滑頭，臨時張冠李戴，冒用了血鏢丁玄的招牌？

管大爺聽完，眉頭微微皺起，好久沒有開口。

猴頭老四見管大爺神情有異，以爲他這番話觸犯了什麼忌諱，正後悔不該多此一問之際，管大爺忽然抬起頭來，輕輕嘆了口氣：「你侯老四實在應該先謝謝你自己！」

猴頭老四不覺微微一呆！

謝謝自己？

這算是什麼話？

他猴頭老四活了四十多歲，這種話可說還是頭一次聽到。

一個人說謝謝，乃是一種感恩表示：受謝的對象，應屬施恩者。謝謝自己，豈不成了自己有恩於自己？

就算這一說法說得通，他剛才這一番話，對他自己又有什麼恩惠？

猴頭老四想不透。

所以，他只能僵在那裏等待，等待這位管大爺繼續說下去。

管大爺又嘆了口氣，緩緩接着道：「你侯老四心中的疑問，我完全明白。現在，我先行答你的問題：不瞞你侯老四說，在下便是血鏢丁玄！」

關於這一點，猴頭老四並不感覺意外。因爲事到如今，這已是唯一的答案。對方即使避而不答，他也不難從對方的神態和語氣上，猜想到對方可能就是血鏢丁玄的化身。

他等待的不是這個。

他如今想弄明白的是：爲什麼他該謝謝自己？

× × ×

窗外似乎有人影閃動了一下。

猴頭老四看到了。

丁玄沒有。

因爲丁玄就坐在窗戶下面，窗戶正好在他的背後。

丁玄雖然無法看到背後發生的事情，但他可以看到猴頭老四的一雙眼睛。

猴頭老四及時使了個眼色。

但令人着急的是，丁玄竟好像連猴頭老四的這個眼色也沒有看到。

猴頭老四原想繼續發出警示，藉以引起丁玄的注意，偏偏丁玄竟又在這時開了口：「如果我猜得不錯，我相信竊取惡鬍子陸富那瓶藥丸，一定不是你侯老四自己的主意。」

猴頭老四點點頭。

窗外人影已渺，難道只是偶爾隨風飄過的一片落葉？

丁玄微笑着又接下去道：「我甚至敢打賭，你侯老四也許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一瓶什麼藥丸。」

猴頭老四又點了一下頭。

只是這次他僅完成了這個動作的一半，便瞪大眼睛，楞在那裏，帶着一臉惶惑之色道：「少俠怎知道……」

丁玄笑着接口道：「因爲你侯老四如果知道那是一瓶什麼藥丸，今天這場風波，就一定不會發生。」

猴頭老四怔怔然道：「那是一瓶什麼藥丸？」

丁玄微笑道：「羅漢續命丹。」

猴頭老四的一張面孔，一下蒼白了起來。

× × ×

風從門外吹進來，沒有一絲涼意，但猴頭老四却止不住機伶伶的打了冷顫。

冷意升自他的心底。

是的，丁玄沒有說錯，他猴頭老四的確應該謝謝自己。

謝謝自己的好奇心！

如果他收下五百兩銀票之後，馬上就離開這個房間，這時候他也許早就進入另一個世界了。

丁玄歛起笑容，又嘆了口氣道：「為了這瓶羅漢續命丹，已不知多少人送掉性命，所以我一直說它實在應該改個名稱，把『續命丹』改成『送命丹』……」

猴頭老四恨聲自語道：「這都是老熊害人。」

丁玄頭一抬道：「誰是老熊？」

猴頭老四道：「就是橋頭賣豬肉的那個熊胖子。」

丁玄道：「這筆生意是他介紹的？」

猴頭老四道：「他說事成之後，僱主願付三百兩銀子的酬勞，我一時胡塗，竟想也沒想……」

丁玄道：「他有沒有告訴你，那位僱主是何等樣人？」

猴頭老四搖頭道：「沒有。」

丁玄像是鬆了口氣，點點頭道：「你侯老四的運氣總算還不錯。」

他苦笑了一下，輕嘆道：「這樣一來，只怕那位熊胖子就要變成祭品了。」

猴頭老四道：「丁少俠……」

丁玄搖搖頭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沒有用，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猴頭老四目前雖然潦倒，但到底也是在江湖上打滾多年的人，他當然懂得丁玄說來不及的意思。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那位僱主如果不是對淮揚幫心存顧忌，就不會轉彎抹角，找他猴頭老四下手，如今圖謀落空，為防淮揚幫的人事後查究，最安全的辦法，當然是殺人滅口。

滅口的手段，全是一個快字。

別說現在來不及，就是剛才他跟熊胖子一起下樓，馬上找人保護，恐怕都不一定能救得了熊胖子一條性命。

他猴頭老四能活到現在，那是因為他沒跟對方照過面，如果他也牽涉進去，無疑只有白丟性命一條！

那麼，反過來說，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是不是由於熊胖子一死，他猴頭老四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呢？

不盡然。

聽丁玄的口氣，這位血鏢無疑已認為他猴頭老四福大命大，逃過了一場災難，而猴頭老四本人則不敢如此樂觀。

他知道自己這只能勉強說是僥倖過了一關。他的大麻煩，還在後頭。

因為如今外面還有一位太歲爺在等着他。

在來馬婆子這裏之前，他一直認為只要不違背那位怪漢的吩咐，便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現在，他才突然想起，外面那位怪漢，才是他眞正的要命寃家！

——如果他照吩咐行事，事後那位怪漢就會放他過去？

——對方不担心他會成為血鏢丁玄未來追究的綫索？

現在，他完全明白過來了。

剛才並不是他的眼睛發花，窗戶外面的確有人在窺探，這個窺探的人，無疑就是那位怪漢！

對方這樣做的用意至為明顯：警告他猴頭老四口頭上，必須謹慎！

那意思也等於是說：瞧見沒有，姓侯的？我隨時都在你的前後左右。如果你不替我守住秘密，老子隨時都能出手宰了你侯老四！

× × ×

猴頭老四雖然沒有唸過幾天書，一些簡易的出入帳，他還是算得來的。

他的這筆帳非常好算。

現在，他已算清這筆帳。照那怪漢吩咐行事，最後只有一條路可走。

那是熊胖子走過的路。

死路！

他若想避開這條路，也只有一條路可走。

將實情向丁玄和盤托出！

丁玄靜靜聽完猴頭老四第二次的敍述，反應與第一次完全相同。

先是皺眉不語，隔了片刻，才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你侯老四大可以再謝謝你自己一次，這次應該重謝。」

猴頭老四蒼白的臉孔上，馬上有了血色，因為他已懂得丁玄說這句話的意思。

丁玄這句話的意義非常明顯：幸虧你侯老四沒有掩瞞這段經過，否則你侯老四就慘了。

不過，猴頭老四臉上的血色，並沒有維持多久，便告消退不見，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惶恐。

他瑟縮地望着窗戶，彷彿窗戶中隨時都會有一隻魔手突然伸進來似的。

丁玄微微一笑道：「用不着害怕，那位仁兄已經離開很久了，剛才走過去的人，是這兒的小丫頭。」

猴頭老四不覺一愣道：「原來——原來少俠也知道剛才窗外有人竊聽？」

丁玄笑道：「如果血鏢丁玄連這點警覺性也沒有，還憑着什麼多管閑事呢？」

猴頭老四眨了眨眼皮道：「少俠當時既然發覺窗外來了不速之客，為什麼不作應變準備？」

丁玄笑道：「什麼叫應變準備？」

猴頭老四道：「譬如說：你當時的坐姿，就像現在一樣，是背向着窗戶，儘管你已覺察到窗外有人窺伺，但絕無法料知對方下一步會採取何種行動。如果那厮猝施殺手，從窗口打入一蓬歹毒暗器，你少俠如何應付？」

丁玄微微一笑道：「我認為事情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嚴重。」

猴頭老四道：「你料想對方不願意這樣做？還是不敢這樣做？」

丁玄道：「不願意。」

猴頭老四道：「何以見得？」

丁玄道：「因為對方的來意非常明顯，他要監視的對象，多半是你侯老四，而不會是我丁玄。如果對方志在取我丁玄性命，他應該不會選在這個時候動手。」

猴頭老四沒有開口。

丁玄接着道：「他這樣監視着你侯老

四，必然是為了還想在你侯老四身上獲得某些消息，所以，我認為只要我不動聲色，不讓對方發現行跡已經敗露，對方就沒有動手的理由。」猴頭老四微微點頭。

丁玄這番解釋，聽起來雖不無道理，但却無法使猴頭老四衷心悅服。

他總覺得丁玄如此設想，實未免太武斷，也太大胆。

不錯，那怪漢是衝着他猴頭老四來的，但是丁玄似乎忘記了另外一樁事實。

那怪漢並不是他丁玄的朋友！

江湖是現實而冷酷的，在一場紛爭之中，對方如果不是朋友，實際上即與敵人無異。

當時是個難得的好機會，誰又敢担保那怪漢眼看良機難再，而不會突然改變主意？

丁玄似乎已瞧透猴頭老四這時心中正在想些什麼，於是又笑了笑，道：「正如你侯老四所顧慮的一樣，對方當時也有猝然出手的可能。」

這樣一說，就叫猴頭老四心裏舒服多了。

因為這至少可以說明他問的並不是一句廢話。

現在的問題是：丁玄是剛剛想到這一點，還是當時即已顧及到這種意外之變的可能性？

如屬後者，丁玄便該接着回答他原先提出的疑問：倘若那怪漢猝然出手，他這位血鏢將如何應付？

丁玄為了不使猴頭老四失望。

他抬頭望着猴頭老四，微微一笑道：「我當時就是這樣坐着的，對嗎？」

猴頭老四點點頭。

丁玄又笑了一下，道：「如果你猴老四一定要問我應付的方法，我應付的方法，只有一種，就是這樣！」

猴頭老四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只見眼前銀光一閃，窗紙上已嗤的一聲，應聲裂開一道細縫。

猴頭老四瞪目結舌，幾乎呆住了。

窗紙上的裂縫，當然是銀鏢射穿的。

但猴頭老四除看到銀光一閃，以及聽到嗤一聲之外，根本就沒有看到任何其他的動作。

丁玄還是以老樣子坐在那裏，面帶微笑，背向着窗戶，就好像剛才這一鏢，根本不是從他手上打出去的。

隔了好半晌，猴頭老四才輕輕嘆了口氣道：「我完全弄錯了，我其實應該為那位老兄担心才對……」

× × ×

猴頭老四離開馬婆子的妓院時，已是晌午時分。他一走出巷子口，身後便响起一個冰冷的聲音：「一直走，別回頭，去張禿子的酒店那裏，我請你喝一杯。」

× × ×

張禿子的酒店，實在小得可憐。

三蓆大的店堂裏，兩張桌子一擺，幾乎連轉個身的空隙都沒有。

兩張四仙桌都靠着牆壁，只能三面坐人，即使坐滿了，也僅能容納六名客人。

如果一下進來七個客人，眞不知道張禿子將如何安排？不過，張禿子本人從來也沒有為這件事操過心。

他這間小店已開了七八年，這種事他一次也沒有碰上過。

如果有那麼好的生意，後面有的是空地，他早將店面擴充改建了。

他的客人，都是老客人。

老客人的另一解釋，就是窮客人。到他這裏來喝酒的客人，不論身份如何，都有一個共通之處，荷包不足。

這些客人是數得出來的。

譬如說：殺手小方，就是個例子。

小方接到生意，身上有了銀子，要吃要喝必然會去太白酒樓，只有當身上一文不名時，才會想到來張禿子這裏賒賬。

因為他這裏除了酒菜便宜，還可以賒帳。

猴頭老四當然也是張禿子的老主顧之一。

事實上，猴頭老四不但是張禿子的老主顧，而且，是還來得最勤的一個主顧。

因為猴頭老四又跟小方不合。

小方並不是天天窮，而猴頭老四這幾年則幾乎經常囊空如洗。

所以，張禿子看到猴頭老四時，只隨便擺了一下頭，便自顧張羅酒菜去了。

張禿子擺頭的意思，等於是說：裏面空得很，一個客人沒有，進去坐吧！

× × ×

店裏的確一個客人沒有。

那怪漢微微點頭，顯然相當滿意能找到這樣一處談話場所。

「那小子為什麼找你？」

「為了向我打聽一件事。」

「打聽一件什麼事？」

「他問我昨夜有沒有看到青狼老陳從江寡婦家裏走出來。」

「你看到沒有？」

「沒有。但我曾看到青狼老陳去找薛嫂。」

「昨夜？」

「是的。」

「什麼時候？」

「三更左右。」

「以後沒有看到青狼老陳再從薛嫂住處走出來？」

「我當時只是路過，沒有留意。」

「你有沒有把這些照實告訴他？」

「有。」

「小子聽了有何表示？」

「他認為這一發現很有價值，因而賞了我五百兩銀子？」

「你說小子賞了你多少？」

「五百兩！」

「不是開玩笑吧？」

「銀票就在這裏，不信你瞧。」

六合莊的票子。

鈐記不假。

花押不假。

數字清清楚楚：憑票即付紋銀五百兩整。

怪漢看完銀票，又交還猴頭老四，沉吟片刻，才接着問道：「你曉不曉得那小子為什麼還要打聽這些呢？」

猴頭老四搖頭，他的確不曉得。

他如今說的，每一句都是實話，這也是丁玄教給他的保命方法之一。

他話中的疑問愈多，他的生命便愈安

全。

疑問不須編造。

只要他實話實說，相信就够這位怪漢頭昏腦脹的了。

怪漢想了想又問道：「早上你在薛嫂茶館裏，爲什麼要偷姓陸的那瓶藥丸？」

「我是受人之托？」

「受誰之托？」

「就是那個跟我搭檔的熊胖子。」

「姓熊的要那瓶藥丸何用？」

「天曉得。」

「你沒有問他？」

「問了好幾次，他都不肯說。」

「那麼，他有沒有告訴你，那是一瓶什麼藥丸？」

「沒有，他只說偷來之後，他有大用，如果我能够得手，他會付一大筆銀子給我。」

怪漢皺眉喃喃道：「一個賣肉的，竟然會對一瓶效用不明的藥丸發生興趣，想想也是怪事。」

猴頭老四也跟着皺眉搖頭，表示這件事的確透着奇怪。

張禿子送上酒菜。

一盤滷豬耳。

一碟花生。

一碟豆干。

一大壺燒酒。

來到這裏，點足了菜色，你也只能吃到這些。

猴頭老四巳半年未結帳，張禿子不待吩咐，就盤盤碟碟的端上這麼一桌子，巳算是賣足交情的了。

怪漢雖然不是本鎭人，但對鎭上的情形，似乎相當熟悉，像馬婆子和張禿子這些下等地方，他就像光顧過不止一次。

張禿子端上的菜酒儘管粗劣，他居然一點也不嫌棄，這時一面捻着斟酒，一面以東道主的語氣道：「來，來，來，這裏的酒還不錯，咱們好好的喝上幾杯？」

猴頭老四也顯得很高興，欣然擧杯道：「恭敬不如從命，來來，我敬——」

「敝姓段。」

「段大爺！」

「不敢當。」

氣氛一變，兩人居然像多年老友般親熱了起來。

難道這都是一壺酒的力量？

猴頭老四知道不是。

他知道轉變的關鍵，全在他們最後談話的一段話。

當怪漢問及那瓶藥丸時，語氣雖然淡漠，但猴頭老四却不難覺察到對方對這件事的關切之情。

怪漢最後喃喃自語，咀裏雖然說着奇怪，但眉宇間却不期然流露出一絲竊喜之色。

這種種都證實了丁玄的料斷不差：這怪漢顯然是想取得羅漢續命丹的僱主！

× × ×

張禿子的燒酒的確不錯。

怪漢越喝越起勁，他起初只告訴猴頭老四他姓段，等喝過七八杯之後，他又自動補充了一大段身世。

他說他名叫段高，外號八爪鷹，是九尾金狐座前的四護衞之一。

並說他這次到殺手鎭來，是奉九尾金狐之命，跟踪血鏢丁玄，他因爲巳跟踪丁玄好幾天，所以對丁玄在鎭上的活動一清二楚，至於九尾金狐爲什麼要他跟踪血鏢丁玄，他則說連他也不知道。

這怪漢眞的酒後吐眞言，說的都是實話。

還有，猴頭老四只不過是黑道上的一個小角色，他放猴頭老四一馬，巳算是寬宏大量的了，幹嘛又要告訴猴頭老四這許多秘密？

猴頭老四本巳放落的一個顆心，不禁又虛懸了起來。

因爲他想不出這位八爪鷹跟他猴頭老四折節論交的理由。

要說理由，也許只有一個。

這廝巳經醉了。

如果這只是一種醉後的酒話，這廝酒醒之後，會不會懊悔？

若是懊悔，會不會設法補救？

猴頭老四越想越不是滋味。

眞是人霉止一不樁，好不容易求丁玄指點，勉强挨過一關，想不到幾杯燒酒又爲他帶來另一次的麻煩？

× × ×

一壺燒酒終於喝完了，段高敲敲桌子，又喊來一壺。

猴頭老四只有暗暗嘆氣。

他無法阻止對方不添酒，也無法阻止對方不說話，只好套一句江湖俗語，是福不是禍，是禍躱不過。認了！

段高面孔漸漸發紅，但仍不像巳經喝過了量。

這使猴頭老四稍稍感到一點安慰，現在，反而是他自己渾渾陶陶的，像是有點醉了。

段高又喝了一大口酒道：「嚴格來說，丁玄那小子，除了愛管閒事，人並不壞，尤其一手飛鏢功夫，江湖上確是少見，只可惜誰也不曉得這小子眞正出身……」

猴頭老四心中微微一動，難道這就是九尾金狐派人跟踪丁玄的目的？以及這位八爪鷹跟他套近的原因。

不過，他馬上就自動的打消了這種想法。

對方既然一直釘着丁玄，就該知道他猴頭老四以前跟丁玄並無交往，像這種九尾金狐都不知道的重大秘密，難道反而可以從他猴頭老四口中追查出來嗎？

他猴頭老四算老幾？

段高四下溜了一眼，見張禿子不在店中，忽然側身壓低了聲音道：「現在有樁好買賣，不知道侯兄可有興趣？」

猴頭老四暗暗一哼，幾乎想反問一句：「是不是要我又去偷惡翳子陸富那瓶藥丸呢？」

好在他還沒有眞醉，只是這樣想，並沒有說出口。

段高頓了一下，低低地又接着道：「不過，請侯兄別誤會，我說的這樁買賣，可不是要你侯兄去偷什麼東西？」

猴頭老四一楞，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

這位八爪鷹要跟他合作一樁買賣，這買賣非但跟惡翳子陸富那瓶羅漢續命丹無關，而且根本用不着他去偷盜——如果換了你是猴頭老四你會不會相信這種事？

他猴頭老四除了一雙空空妙手，可說別無所長，如果連這點長處也用不上，這位八爪鷹又爲什麼要跟他猴頭老四合作？

這位八爪鷹另外看中他那一點？

段高見猴頭老四瞪着眼睛發楞，知道猴頭老四一定是被他最後一句說話給攪迷糊了。他笑了笑，顯然想接着加以解釋一番。但不知道是何緣故，這位八爪鷹眼珠一轉，忽然又改變了主意。

他斂起笑意，稍稍思索了一會，才低低地接着道：「請問侯兄，可曾聽說過密宗十絕的十住心法？」

猴頭老四搖搖頭，滿臉迷茫。

別說什麼十住心法，他根本連什麼叫密宗都弄不清楚。

段高點點頭，他知道自己把這位猴頭老四估計得太高了。

於是，他像爲小孩子說故事似的，又接着道：「密宗也叫密教，又名眞言宗；是佛宗教的一個支派。」

猴頭老四似懂非懂的點了一下頭。

佛教，他是懂的。

佛教就是和尙信的一種教，燙戒疤，穿袈裟，吃素唸經，有時也爲喪家放放焰口，超渡亡魂。

支派的意思，他也能領略。

那就像一個大家族的子子孫孫，分別設立門戶一樣，不論各人成就如何，共同遵守的祖訓，則是永遠不變的。

他不懂的地方是：這位八爪鷹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提起這些？

這跟他們要合作的買賣，又有什麼關係？

密宗也好，眞言宗也好，不論稱呼如何改變，它屬於佛教的一個支派，總是不會錯的。

既然屬於佛教，當然就是出家人。

他們的買賣，難道竟要做到出家人的頭上去？

段高繼續輕聲說道：「關於密宗的種種，我說得再詳細些，相信你侯兄一時也無法完全了解？」

猴頭老四點點頭，這是實情。

同時，他也不想再聽這些，現在他想知道的，只有兩件事：他們要合作的是樁什麼買賣？對方爲什麼要拉他猴頭老四入夥？

段高接着道：「現在，我想只告訴你侯兄一段簡單的事實，密宗門下弟子，最近曾在中土出現，這些弟子幾乎人人身懷異寶……」

猴頭老四忍不住岔口道：「這些密宗弟子來自何處？」

段高道：「天山。」

猴頭老四道：「天山在什麼地方？」

段高輕輕嘆了口氣。

猴頭老四忙道：「好，我不問了！你說下去罷。」

段高道：「天山是西北方很遠的一座大山。是古代通往西域的捷徑之一，密宗這一支教派，就是從西域天竺國那邊傳過來的。」

雖然猴頭老四表示不再多嘴，他還是爲猴頭老四解答了這個疑問。

猴頭老四點點頭，沒有再開口。

段高接着道：「至於這些密宗弟子身上究竟有些什麼寶物，你也不必多問，這更用不着你侯兄多費手脚。」

猴頭老四心底不免又泛起疑問，那麼要我侯四幹什麼？」

段高道：「只要你侯兄往後多多留心觀察，一旦發現這些密宗弟子的行踪，就有你侯兄說不盡的好處？」

猴頭老四雖然不想問，但又不得不問：「這些密宗弟子可有什麼特徵？」

段高道：「什麼特徵也沒有。密宗教義講究的是十住心法，不重形相，行動起居，均與常人無異，只有他們同門弟子，才能藉其某種特殊信號相互識別的。」

猴頭老四一怔道：「那豈……」

他要說而沒有說出來的，無疑是：那豈非比水中月還要難撈得多？」

段高微微一笑道：「別急，我當然會告訴你如何去着手進行。」

猴頭老四木楞楞的道：「那麼，如何進行呢？」

段高微笑道：「目前的惡翳子陸富，便是一個留心的好對象！」

猴頭老四又是一怔道：「你懷疑惡翳子陸富就是一名密宗弟子？」

段高搖搖頭。

猴頭老四有點迷惑道：「姓陸的既不是密宗弟子，幹嗎要去留心他？」

段高道：「姓陸的雖不是密宗弟子，他那瓶藥丸，却是密宗的寶物之一，密宗寶物，輕易不落外人之手。由這一點，至少可以說明這姓陸的必與密宗門下弟子有着很深厚的交往。」

這位八爪鷹大概是喝得太多了一點。

起先他爲了表白自己，還故意裝腔作勢，說什麼一個賣肉的竟會對一瓶效用不明的藥丸發生興趣，令他深感奇怪。如今却不打自招又自動說出那是密宗的寶物之一。前後自相矛盾，無形中豈非洩露了他自己實際便是那瓶羅漢續命丹的覬覦者？

猴頭老四深恐由表情上流露出心底的秘密，這時連忙去端酒杯，一邊打着酒呃，點頭道：「唔，這的確是條綫索……」

段高忽然掏出一張銀票道：「兄弟還要去別處見個朋友，這裏是一點酒錢，侯兄請先收下，如果侯兄有了發現，兄弟一定不會讓你侯兄白辛苦。」

話未說完，人巳離座。

猴頭老四急道：「以後我們……」

段高回頭一笑道：「如果有事找我，你只須去薛嫂的茶館，坐在我坐今天的那個位置上就行了。」

× × ×

八爪鷹段高走了，留下猴頭老四一個人在小酒店裏發呆。

血鏢丁玄的「小意思」，是紋銀五百兩。

這位八爪鷹留下的「酒錢」，赫然也是紋銀五百兩正？

這幾年來，他猴頭老四經常爲幾吊錢的酒資發愁，今天竟一下子就發了一千兩銀子的橫財，運氣一來，銀子眞的這麼好賺。

他眞想咬咬指頭，看看是不是人在夢中？

——未完——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塔里木風雲

（十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朗憑着他對沙漠地形的熟悉，帶領秦莎莎等人在一陣奔馳後，來到一座廢棄的陵寢，白朗告訴她們此地對敵人陣營的觀察，佔有地利的優勢，在行動上可佔先機，他吩咐各人盡量休息，以應付隨時的劇變，突然朱七匆匆走來報告：有一批人馬與大鼻子發生衝突，不知是否是小麗或周嫂等人，白朗一聽，心中瞭然，忙着朱七前往接應，看看情形再作打算……

坦言吐秘密　同邀俠客行

白朗微微一笑道：「我絕對相信，雪山五虎沒一個對我有好感的，因為雪山原是他們的地盤，被我硬佔了去，壓住了他們，心裏怎麼會好過。別說是其中一個，就算五個人一起受人買通了，也不足為奇的。」

「那你為什麼不預先作個準備，先肅清他們呢？」

白朗一嘆道：「我不能那麼做，因為道義上說不過去，除非他們眞做了什麼，我不能憑空對他們怎麼樣的，而且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們此刻手底下已經衆叛親離，沒幾個死黨了，人心是非，總是向着正義的，舊日的雪山弟兄，現在都跟他們疏遠了……。」

秦莎莎道：「我總認為這很危險。」

白朗笑道：「莎莎，也許是妳處的環境太險惡，一直都在猜疑中過日子，所以妳才對人心正義失去了信心，如果妳到洗馬鎭去住一段日子後，妳就會發現這個世界還是可愛的，好人究竟比壞人多。」

秦莎莎又是一震，正準備說什麼，牛老三跑來了道：「頭兒，大鼻子好像跟人幹起來了！」

白朗道：「是誰？」

「不清楚，槍聲很遠，不過雙方的人數好像都不少，要到山頂上才看得見。」

「是不是小麗她們呢？」

「是追着小麗出去的那一批騎兵，但是跟她們開火的又不像。小麗她們沒帶那麼多的人。」

白朗聽了低頭沉思片刻才道：「朱七沒回來？」

「還沒有，頭兒，還要不要我再去看看。」

「不，我自己去，情況很離奇，你去了也沒有用！」

白朗牽出了自己的馬，還是從小缺口

中出去，臨走時吩咐牛老三道：「留一個人在外面守着，裏面的人集中在一處，除非有人冲着這個方向來，否則不要隨便開火！」

等他出了地穴後，才聽見有微微的槍聲由遠方傳來，輕微得如同有人在輕輕地拍掌。

白朗飛身上了馬，像一支箭似的朝着槍響的方向飛奔而去。漸漸地，槍聲變得清晰了。當他跑到距離開火的地方五、六十丈處，差不多已經可以看清楚了。

一邊是俄國的槍兵，約有三、四十人之多，他們用的是長程馬槍，火力强，彈藥足，所以發起槍來毫不吝嗇，想以兇猛的火力壓住對方。

跟他們相對的一夥人，約有十來二十個，使用的武器長短不等，却都是一等的好手。

他們各個散開，不輕易發槍，但是只要對方有點動靜，那怕是探探頭也好，立刻就是一槍過去。

雙方陣地中間，躺着五、六具屍體，大部份是大鼻子，但也有一個漢人。

白朗掏出了望遠鏡，向雙方都看了一陣，對於這一批突然冒出來的傢伙，却始終不知是何來歷。

毫無疑問，俄國人是追着小麗她們出來的，到了這兒，跟這批人接觸了，雙方才展開火併。

照理說這批人帮助小麗，截住了大鼻子，該是小麗的朋友才對，小麗就應該在那一伙中間，至少也該有一兩個雪山大寨跟下來的弟兄。

可是在望遠鏡中看見的臉一個也不認識，這還不打緊，白朗故意把自己的人和馬暴露在對方的視綫中時，竟然還有人朝他開了一槍。

這使得白朗大惑不解？如果小麗在對面，或是有自己手下弟兄在，這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

一向足智多謀的他，也不禁搖頭無奈了。要了解那批人的底細，除非是過去探個究竟，但此刻實非其時，白朗也不想冒這個險。

他此刻所據的位置，剛好可以控制兩邊，如果任何一邊能佔據到這個位置，都可以給對方有力的打擊。

白朗看了一下，忽然發現到自己的危險，看樣子雙方都是頗有作戰經驗的老手，他們自然也會想到分出人來，佔據這個位置，自己單獨一個人在這兒，很可能會成為他們夾擊的目標。

就在他準備退離的時候，忽然在第六感上，有了一種異樣的震撼，這種預感很靈驗，表示有人在接近了。白朗很快地就作了個決定，他不能落入任何一邊的手中，俄國人當然不會輕饒他，尤其是那個馬洛夫，已經恨他入骨，如果落入這傢伙手中，會活活地剝了自己的皮。

另一邊敵友未明，但在情況未明之前，還是別太大意，他必須採取主動。

於是他把馬匹牽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人却躲在另一個方向，槍上膛，匕首移在最易出手的位置，而且他藏身的地方，不可能受到突襲。

在這種情形下，除非對方有二十個人以上，否則很難吃得住他。在他的判斷中，任何一方派出來的人，都不會超過十個，他是絕對安全的。

來人漸漸接近，已經走到二十丈之內的距離。白朗之所以能無往而不利，就是仗着這種特殊的能力，在三十六丈之外，就能預感到危險的存在。一般人如果能在十丈之外，有他這種感覺，已經算是高手，所以白朗就以這多出別人兩倍的預感，始終站在主動的地位而領先一籌。

像此刻，對方已經接近到二十丈了，還沒有發現他，而他却早已藏身在一個隱密而有利的位置了。

他聽出對方一共是六個人，而且有人受了傷，因為他的鼻子很靈，已經聞出有血腥氣。

人慢慢地接近，將近到十丈時，突然停住了。這證明對方不是庸手，也同樣地感覺到危機了。

隨即他聽見了來人在迅速地散開，沒有說話，也沒有人指揮下達什麼命令，好像那批人都是自動地散開的，這是一批行動慣了的好手。

白朗並不害怕，却也有點緊張。六個人在他眼中是不當一回事的，但是一批好手却使他在應付時稍微麻煩一點。

現在，對方似乎已經各佔好了掩蔽的位置，然後有兩個人慢慢地伏在地上向前推進。

這是一套很高明的戰略，用四個人掩護，兩個人前進搜索。如果要殺倒這兩個人，就必須暴露身影，那時局面就會改變，變成他要以一敵四了。

好在白朗所選擇的位置絕佳，在他面前五丈處是一片空地，沒有任何掩蔽，來人必須要經過那一片空曠的地方，才可以發現他的藏身之處。

而他却可以穩穩地在對方沒發現他之前，就可把對方擊倒下來。

他掏出了槍，慢慢地把槍機扳起來。

這是一枝六響的左輪，俗名叫噴子，也叫蓮蓬頭，好處是六響連發，準度大，後座力小，性能不是絕佳，白朗却因為用慣了這兩枝槍，已經熟到可以閉着眼睛，光憑感覺也能百發百中，所以他身邊就一直帶着這兩把槍。

雖然在腰間，他還插着一支八發的白朗寧，但那是在萬不得已時才使用的。

左輪的槍機是連着扳機的，一擊一發，但是在第一發時扳上槍機，只要輕輕一扣扳機就能擊發，使擊發的時間快兩倍，雖然省下不到一秒的時間，但在生死關頭，那往往是決定性的一刻！

來的兩個人已經漸漸接近了，動作很快，一進入那片射擊地區，就迅速地前移，想是他們也知道這一片空地是最危險的地區。

但是白朗却更快，他的槍已經在刹那間擊出了兩發。

只不過結果却使白朗大出意料之外。他的槍是對準對方的腿部放的，在沒有認清對方身份之前，他不願意殺傷人命。對

方是把身體蜷成球形，向前滾動急行的，白朗仍然可以找準目標，各賞他們一槍。

只不過這兩槍像是打在木頭上，對他們毫無傷害，他們仍然以迅速無比的速度，越過了他的視綫，進入到另一個掩避的地方。

那地方還是看不見他的人，却可以看見他的馬。

這是白朗的第二道防綫，對方看見了他的馬後，一定會以爲他的人跟馬在一起，想法子要向那個方向掩進時，整個身體都在他射擊範圍之內了。

白朗知道自己的兩發都沒擊空，却沒有能使對方受到傷害，倒是頗爲驚奇。

可是他仍沉住氣，槍管指向第二個射區。這次他決定不再客氣，要向要害處射擊了。

最重要的要害自然是頭部，一槍畢命，絕無差錯，白朗有把握不讓他們挨過第二槍了。

可是他却沒有發出第二槍，因爲對方先出聲了：「頭兒！是不是您在那兒？我是朱七！」

毫無疑問，這是朱七的聲音，然後朱七探出頭來，一點沒錯，白朗收起了槍，跳了出來道：「朱七，怎麼會是你呢？」

朱七站起了身子，向後面擺擺手道：「快過來吧，是頭兒。幸虧我看見了頭兒的馬，否則可慘了，咱們一個個差點沒成了屈死的冤魂！」

後面的人也過來了。一條人影捲了過來，一下子就撲進白朗的懷中，哽咽地叫一聲：「大哥……。」

接着就嗚咽地哭了起來，那是小麗。

白朗抬起了她的臉，那張明朗而豐潤的臉，已經因爲連日的風霜，顯得略微憔悴，也使得眼睛更大了，含着淚水，倒是更爲清澈明亮。

白朗一隻手攬着她的肩膀，一隻手爲她抹去臉上的淚水，笑着道：「小麗，傻丫頭，哭什麼呢？」

小麗嗯了兩聲，止住了哭聲道：「大哥！我……我也不知道。」

停了一會，接着道：「我好想你，天天都在想你，所以一見面，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的就哭了起來！」

然後她又有點畏懼地道：「大哥！我沒有聽你的話回到洗馬鎭，悄悄地跟下來，你不會生氣吧！」

白朗微微一笑道：「在且末城，我就知道妳不會那麼乖回去的，一定會跟下來，要生氣我早就趕妳回去了。」

小麗這才吐了口氣道：「你不生氣就好了！大哥，這次我可帮了你一個大忙，替你把兩批人引出來幹上了。」

白朗道：「我正在納悶呢！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麗用手一指道：「那邊是大鼻子，另一邊是一直釘在你們後面的那批傢伙，我知道這兩批人都會對你不利，尤其是昨天，有個女的從你們那兒逃出來跟後面的人會合了，我就想到事情一定不太妙，所以搶先發動了……。」

白朗皺皺眉頭道：「哦！妳怎麼發動的？」

小麗一笑道：「很簡單，我一共帶了四個人追上來，分成兩批，一批去突擊大鼻子，一批去伏擊那些人，然後把他們雙方引到此地碰上頭，我們就中途撤出，讓他們兩邊幹上了。」

白朗忍不住嘆了口氣道：「朱七你沒有告訴她……。」

朱七道：「頭兒，我也是不久前才遇上她們的，她們剛撤下來，我想把她們帶到此地來，可以看住那邊，才詳細問問究竟的，那知道你也來了。」

白朗又嘆了口氣道：「你也的是，不立刻把情形問清楚，而且發現了有人，又不打招呼，害我糊裏糊塗打了兩槍，沒傷着那裏吧！」

朱七道：「在碰上她們那地方很危險，不能夠停留，否則雙方都可以夾擊我們，因此我只好先求穩住了，我不知道頭兒也會出來，發現有人，不知道是那一方的，自然不敢打招呼，我還以爲沒有驚動人呢！」

白朗道：「我說呢！好好的怎麼又多出一支人馬來了，原來還是那一批。快把受傷的兄弟扶過來，八成又是黃二虎那混小子！」

朱七詫然道：「咦！頭兒，您怎麼知道的？」

白朗輕嘆道：「祇有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才會跟着小麗去拚命，而且還處處逞能，他不受傷誰會受傷？」

這時其他的人都過來了，他們一一地向白朗行禮拜見，神情間顯得很尊敬，白朗也笑着一個個問候了，最後就是那個受傷的漢子，年紀不大，很結實，也很雄壯，只是顯得一副稚氣未脫的樣子。

他見了白朗，雖然有點靦覥，却還是挺着胸膛道：「頭兒，這次我可一點都不含糊，雖然掛了點彩，却放倒了他們幾個人！」

白朗笑笑道：「好小子，雪山的弟兄沒一個是含糊的，只不過你犧牲得犯不着，就算放倒對方二十個人，如果折了你自己，在我們仍然是大損失，雪山弟兄是丟不起一個的，尤其是像你那樣拚命的！」

黃二虎很感動，也感到很驕傲，笑道：「沒關係，頭兒，我只是皮肉之傷，而且當時的情況很危險，那兩個傢伙埋伏暗處，小麗姐不知道，騎着馬衝過去，我如果不趕出去撲向他們，小麗姐就會挨他們的冷槍了！」

白朗向小麗道：「是這樣嗎？」

小麗道：「情形是如此的，不過沒他說得那麼嚴重，他只要招呼一聲，我有了戒備，就不會中伏了。誰知道他竟硬往人家藏身的地方撲去呢？」

黃二虎道：「我也知道只要提醒妳一聲就行了，不過我不放心，槍子兒是不長眼睛的，也許妳一個疏神，躲閃不及呢！那可不能出意外的。」

小麗瞪了他一眼道：「就算有你說的情形吧，我也一定把要害避開了，最多是傷了皮肉而已！」

黃二虎笑道：「我還不是皮肉之傷，

有妳挨的，不如讓我來挨，我的皮肉比你厚，挨得起。」

小麗哼了一聲道：「你那有多危險，胸前一槍只差兩分就是要害，我只是可能受傷，你那樣撲進去，能留住這條命算是運氣！」

黃二虎傻兮兮地笑道：「我的運氣一向很好，頭兒不說我是是個福將嗎？而且我撲進去的時候，只是看來危險，其實安全得很，那是頭兒教給我們的蛇行避彈法，兩個傢伙的槍彈只在我身邊跳，沒有一發打中我的！」

「那你胸前這一槍，是怎麼挨的！」

黃二虎紅了臉道：「那是我放倒了他們後，向妳打招呼的時候，誰知有個傢伙沒死，臨死還給了我一槍！這王八蛋是睜着眼睛打不準，快嚥氣的時候，瞎貓碰死老鼠，閉着眼睛居然讓他中了一傢伙！」

小麗斜着眼睛瞪了他一眼道：「我可是一點都不領情！」

白朗道：「小麗，妳怎麼可以這樣子說話！」

小麗道：「本來就是嘛！大家都在，別人都知道我不會有危險的，就是他逞能，好像我多嬌弱似的！」

黃二虎笑笑道：「小麗姐，我知道妳本事比我大，人也比我聰明，可是我總覺得我應該保護妳！」

小麗高聲叫道：「放屁！我要人來保護？」

黃二虎道：「頭兒的本事比我可强多了，他一樣要朱七跟牛三哥的保護，我知道妳的本事比我大，可是妳要是受了一點傷，我怎麼對頭兒交代呢？」

小麗道：「越說越不像話了，你那點玩意兒能跟朱七、牛老三比，再說他們兩個人的責任就是保護大哥，可沒人指定你保護我。」

黃二虎仍然道：「雖然沒指定，可是雪山上的弟兄每個人都有保護妳的責任，這是頭兒說的！」

小麗看看白朗道：「大哥，你說過這話嗎？」

白朗點點頭道：「說過！」

「大哥，你就這麼瞧不起我！」

白朗道：「這不是瞧不瞧得起的問題，而是對妳父母的承諾，他們把妳交給了我，叫我好好照顧妳，如果妳有了閃失，叫我怎麼向他們交代？」

說完又拍拍黃二虎道：「兄弟，做得好，我領下你這份情！」

小麗還要說什麼，却被白朗峻厲的眼色所阻，不敢開口了。

白朗又向另外兩個漢子道：「劉中、謝大元，你們兩個還好吧！剛才我沒看清楚，發了兩槍！」

劉中連忙道：「沒什麼，頭兒，您的槍眞準，不過我們幸好每個人都把馬包抱在胸前，一路滾過去，因此槍彈都打在馬包上！」

白朗笑道：「這倒是個好主意，我還在納悶，我的槍怎麼失準了呢？這個辦法是誰想出來的？」

謝大元用手指向另一邊道：「是那批傢伙。我們在第一次接觸時，就上了他們的大當了，看見有兩個人摸過來，我們馬上放槍，他們依然滾進，我們放完了槍裏的子彈，居然對他們無可奈何……。」

白朗道：「這批傢伙倒還有兩下子。後來呢？」

謝大元一笑道：「後來他們掏出了傢伙，叫我們投降，幸好我們除了打槍之外另外還有兩手，他叫我們擧手，我們就乖乖的擧手，只不過我跟老劉擧手的同時，每人在袖管裏藏着的飛葉子，也出了手，釘在他們的喉嚨上。」

白朗臉色頗爲沉重地道：「這批傢伙能來上這一手兒，倒還眞有點討厭，以後對他們可不能客氣，要瞄準腦袋開槍了，小麗，妳們先後已經放倒他們四個了。」

小麗道：「大哥，他們原來三十個，這會兒剩下二十四個了。不！二十五個，又加入一個女的。」

白朗道：「妳看準了他們就是這麼些人？」

小麗道：「不！後面還有四個人，那四個傢伙好像才是他們眞正的頭兒，一切的事情都要派人向後面去請示了，才付諸行動的！」

白朗道：「那四個人呢？沒人盯住他們？」

「有！我叫晏家哥兒倆在後面盯緊了他們。」

白朗點頭道：「小麗，妳這次惹起雙方火併，實在很失策，差點兒就誤了我的大事。」

小麗一怔道：「怎麼！我又做錯了？大鼻子人數這麼多，我若是不用驅虎吞狼之計，怎麼對付得了他們？」

白朗道：「方法是用對的，只是時間不對。俄國人原有一百多名槍兵，已經被我先後弄掉十幾個，但他們至少還有一百個，仍然佔着絕對優勢，後面那批傢伙，實力雖然也不小，但是比起來仍嫌弱了一點！」

「加上我們就不弱了！」

白朗道：「他們跟我們也是敵對的，而且絕不可能照面，更不會合作的。因此，我們只有等他們先動手，然後才作最後突擊，撿個便宜。」

「那現在也還是可以呀！」

白朗道：「困難多了！如果妳不打草驚蛇，由後面那一伙暗中突擊，可以給大鼻子一個偷襲，成功的希望較大，妳這麼一攪和，大鼻子只出動了四十來個人，就算全數被殲滅掉，營地裏也還有六十個，仍然掌握着多數，，他們也提高了警覺。人員就是一項優勢，何況他們還掌握了絕對優勢。」

小麗低聲嘆道：「我不曉得大鼻子會有這麼多的人，他們出動這麼多的人來幹嗎？」

白朗道：「因爲這關係着一筆上百萬的財富，他們自然要不惜工本，大量地投下人手。」

幾個漢子都爲之一震，謝大元跟劉中差不多是同聲叫道：「會有這麼多！」

白朗笑道：「沒錯，要不是有這麼大

的數目，我也不會如此辛苦，千里迢迢，深入大漠來受罪了。只要幹好了這一筆，我們山寨裏大家都能發筆小財了。」

劉中道：「早知道這麼多，頭兒就該多帶些人來了。」

白朗道：「黃金、白銀誰不愛？發財是人人想的，如果我們大張旗鼓地來了，不知會招引多少人一起跟了來。後面那一夥人很多，他們同樣也是怕引人注意，不敢大批出動，就是這一些人，也還要分成兩、三批！」

謝大元道：「他們究竟是什麼來歷的呢？」

白朗笑道：「我不知道。」

兩人都爲之一愕。

白朗道：「我們志在必得就不能去窮究根底，否則反而會有痲煩。如果對方按照江湖規矩，出來談判，我們不是縛住自己的手脚。」

謝大元道：「頭兒，還是您高，大家裝糊塗，來個死不認帳……。」

白朗道：「本來是可以的，可是叫你們一莽攪，使得事情有了痲煩，原來就是我跟牛老三、朱七三個人，對方還摸不清我的底子，現在又加上了你們，那就難說了！」

小麗道：「怎麼又難說了？我們又沒會過面，人家並不知道我們是一夥的！」

白朗道：「他們並不是一盞省油的燈，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先帮上一手，把大鼻子解決了，讓這批人得了勢，直逼大鼻子的營地，然後我們再想辦法吧！」

小麗看了一下形勢說道：「從這個地方繞出去，剛好可以截住大鼻子的背後，不需要兩排槍，就能够把他們全都射倒下來！」

白朗道：「不須要那麼多，打到五、六分光景，我們就先撤，大家再分開，照我先前的計劃行動去。」

小麗又不懂了，問道：「爲什麼不把他們一下子都消滅了！」

白朗笑笑道：「小麗，妳能不能多用點腦筋，兩方面都是我們的敵人，不是第一方打垮了另一方，就能成爲我們的朋友，如果我們把大鼻子全擺平了，另一方就會趁勝來追擊我們了！」

「來就來，我們難道還怕了不成？」

白朗道：「小麗，這不是賭氣的事，也不能賭狠，人家的人數比我們多，雖然不見得能吃定了我們，但是我們這邊只要折損一個人，就算把對方全部消滅了，也是不上算的事，所以我們一定要照計劃而動！」

小麗在這方面倒是很聽話的，笑笑道：「大哥，我本來就只是跟人家後面跑的料，要是我能獨當一面，早就把你的人拉跑了，身爲瓢把子，却整天不在寨中。」

白朗笑笑道：「誰要有本事，儘管把我的弟兄拉跑好了，我相信我的弟兄不是那麼輕易能叫人拉走了的！」

小麗道：「那可很難說。我聽說有人進山裏跟許老大接頭去了，大概就是要趁你不在的時候，想把你擠掉！」

白朗毫不在乎地道：「許武自己在山裏的人緣已經壞透了，憑他還能把我擠走？他要是老實點，大家還稱他一聲大哥，如果他想作怪，很可能會把命送掉的！」

小麗道：「我聽來的消息是眞的！」

白朗笑道：「我告訴妳的情況也是眞的，如果我山上的事沒安排好，我會放心出來嗎？山上那些人可靠，那些人靠不住，我都非常清楚，而且也都有了安排，只要他們稍有異動，他們就會後悔莫及！」

小麗嘟着嘴道：「反正我的話你從來也沒有重視過，我這是白操心！」

白朗笑道：「山上的事妳本來就不用操心，還是這兒的事，我要妳帮忙！」

小麗忙道：「好！要我幹什麼，你下命令吧！」

白朗在地下畫了一幅簡易的地形圖，作了一番指示，小麗與冲冲地帶了人出發了，朱七帶了一個人，從另一個方向也準備出發，白朗才吩咐道：「你們兩組人都是伏兵，要等我的攻擊開始後，對方陣脚動亂時才開火，可不能先洩了形跡！」

朱七道：「頭兒放心好了，我跟您又不是三、兩天的事，那一回誤過您的事兒的，只是頭兒，您只是一個人！」

白朗笑道：「別看我一個人，我担任的是伏擊主力，那兒只有一個人的掩蔽位置，人多了沒用，要彈無虛發，而且還要不停地開火，換個人做得到嗎？」

朱七道：「我們當然沒有頭兒這份本事，祇不過您一個人太危險了，隱身處只有水桶般大的一塊石頭！」

白朗道：「能擋住子彈就行了，對方被我打得抬不起頭的時候，一定會設法派人繞道來圍截我，左邊就落在小麗的火網下，右邊就在你的控制下，那時候要靠你們了，如果你們圈不住對方，我就只有等着做靶子了！」

朱七不再說話，很快地也走了，白朗稍候了片刻，看看兩組人都將快到達目標時，他才一躍而起，在沙地上蛇行而去。

那塊石頭在他前方約莫有五十公尺，到了石頭後面，剛好就可以接近到大鼻子的陣地，可以從背後人放槍，只不過這段距離却全無掩蔽，要撲近去是很危險的！

幸好這一隊俄國槍兵的注意力全放在前面去了，雙方都以沙丘爲掩體，隔着一片二十來丈寬的沙溝上相對峙，雙方都不敢冒出頭來，只是伸出槍口來射擊！

白朗在接近那塊石頭只有十公尺的距離時，一個俄國兵低頭裝塡子彈，發現了他，立刻哇哇大叫，用手指着他。白朗的動作很快，伸手就是一槍，那個傢伙伸着雙手，一跳半丈高，然後跌下地來，不動了！

其餘的人也都發現了，槍口都集中過來，幸好他們倉促發槍，無法瞄準，槍彈在白朗的四週開花，沒有一發擊中他。白朗却以最快的速度，翻到石頭後面，雖然有五、六發子彈都擊在石頭上，對他却已不發生威脅了。

俄國人的子彈打不到他，白朗的子彈却像長了眼睛似的，一發發挨着個兒從容地打過去，一梭子彈六發打完，對方已經整整躺下了六個，而且都是頭部中槍，挨

上了就倒地不起。

有些俄國兵受不了這種威脅，衝上沙丘，想躲開白朗的追擊，那知道他們對面也有一批兇神惡煞在等着，人只要冒出了頭，就是一排槍過來，衝出不過幾步，也都一個個地倒下了。

白朗發了兩梭子彈，射倒了十二個人，有五個傢伙逃上沙丘，叫對面的排槍給射倒下來！

僵持了將近一個小時的槍戰，雙方都只有一兩個人的死傷，却因爲白朗的這一攪，不到兩分鐘，俄國人就折損了五分之二的人員。

他們的指揮官仍是馬洛夫，忖度了一下形勢，立刻叫大家向後撤，離開白朗遠一點，一面選派十名槍兵守定前方，用火力壓住對方不能衝過來。

另外他又派了兩個人，迂迴繞出去，準備到兩邊來夾攻白朗。

這是一個很正確的戰略，因爲白朗處在一個死角上却又釘死了他們，只有繞到兩邊去，消滅掉白朗，他們那一隊人才有生路！

馬洛夫無疑是個受過正規訓練的軍官，他的應變措施快速而正確，只是他的運氣不好，遇上的是白朗！

這些行動都在白朗的預料中，兩個人派出去不久，還沒有能到達夠得上攻擊白朗的位置上，兩邊都響起了清脆的槍聲。不過十來響而已，他派出的六個人都躺在地上停止不動了。

兩邊的火力，加上背後的白朗以及前面的攻擊，使他們四面受敵，只得就地找掩蔽，這一折騰下來，又是將近十個人的損失。

馬洛夫在無可奈何之下，只有下令緊急撤退，不過這些槍兵都還不錯，至少是受過訓練的，雖潰而不亂，仍然能夠邊戰邊走，一個個退到栓馬的地方。他們先把一羣無主的馬匹趕了出來，直向對陣衝去，然後一個個貼在馬腹上，夾在馬羣中衝出重圍。

對方的那一羣人馬雖多，却從沒有經歷過馬戰。他們看見馬羣衝來，而馬上又沒有人，立刻停止了放槍，等到他們發現有些馬的肚子下藏着人時，已經被馬洛夫衝出幾十丈去了，他們這才一個個上馬去追。

白朗笑嘻嘻的退了下來，把小麗她們召過來，笑着道：「小麗！妳看見沒有，這才是伏擊戰，我們以五個人之衆，一個不傷，却擊潰了一隊四十個人的馬隊，消滅了三十來名敵人！」

小麗的眼中閃着光道：「大哥，還是你行，先前我一陣小接觸，射倒了對方三、四個人，我以爲自己很了不起了，可是跟你一比，我才知道自己差得太遠！」

白朗笑道：「由此可見！我這個老大不是光靠運氣，也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當的！」

小麗道：「我只是經驗不夠，給我多經歷幾次，我也學得會的！」

白朗道：「每一次戰鬥的情況都不可能完全相同的，經驗上只是作爲一個佈局的參考，眞正的戰鬥判斷，完全要根據當時的環境情況而定的，一個指揮作戰的人，不能光靠經驗就算了！我現在給妳說了沒有用，目前我們第一步總算成功了，以後妳要自己作主行動了！」

小麗道：「我的任務不是守在最後，把對方退回去的人阻截下來嗎？那還有什麼困難的！」

白朗道：「小麗！妳不要掉以輕心，這一項任務非常重要，那影響到我們雪山今後整個的安危。記住，一個人都不能放過漏掉！」

小麗道：「你放心，打一些退下來的殘兵剩卒，還不是像打落水狗一樣，不會出錯的！」

白朗道：「不！對方不見得要等危急的時候才撤退，很可能看見情況不佳時，就作有計劃的撤退了，也許他們在敗象未現之前，就開始撤退了，因此妳的工作絕不輕鬆，而且妳們一共只有三個人，說不定要阻截七個人呢！」

小麗也愼重地道：「大哥放心好了，我一定會達成任務的，這兒是沙漠，離關內還有近半里路呢！就是當時截不下，我也會窮追不捨，一定把他們擺平爲止！」

白朗笑笑道：「我對妳是絕對放心的，所以一再地叮嚀，完全是出於謹愼，要妳明白任務的重要性！」

小麗點點頭：「我明白，大哥，我們走了，我先抄後二十里，找好地形，居高瞭望，判斷好形勢後再作行動。如果人數過多，一時吃不掉，我就先行退下，走在他們前面，破壞水源，然後再慢慢地想法來消滅他們，無論如何，絕不叫他們踏回去一個人！」

白朗點頭笑道：「對了！這才是我的乖小妹。記住，最重要的是把人盯緊，實在吃不掉就拖住他們，我讓妳多帶兩個人去，不是帮妳的忙，我知道妳的本事，能辦的，妳一個人也夠了；不能辦的，再多幾個人也沒有用，我是給妳作爲通訊連絡用的。如果對方大舉撤退，我們這邊一定是很順利了，只要妳拖住他們，我們很快就可以追上來支援妳的！」

小麗笑道：「是！大哥，你也別給我灌米湯了，可以請你放一百二十個心的是我絕不會逞強，能解決得了的，我儘量不來痲煩你，實在解決不了，我拚上這條命，也不會誤你的事。好了，我們走了！」

她招呼了她的人，上馬而去。跑出好遠了，白朗忽然騎馬追了上去，喊道：「小麗，等一下！」

小麗留了下來問道：「大哥，還有什麼事？」

白朗說道：「我還有件事忘記了告訴妳。」

他靠近過去，小麗以爲他是有什麼重要的吩咐，連忙也把身子湊過來。白朗在她的面頰上輕輕地吻了一下，低聲道：「爲我多珍重！」

小麗一下子似乎呆了。

白朗又輕輕地一拍她的肩頭道：「傻丫頭，快去吧！但願快點把事情辦完了，我實在很想念妳！」

小麗的眼中閃出了淚光，然後她兜轉了馬頭，像射箭似的奔出去，追上前面的伙伴去了，白朗的這輕輕一吻，以及那兩句話，對她而言，彷彿注入了無限的生命力，連帶她的馬都有勁多了！

白朗把朱七跟受了傷的黃二虎叫了過來，吩咐朱七追下去探看馬洛夫敗下去的情形。

他自己則把黃二虎帶回了墓穴中，把娜麗莎叫了過來，說道：「娜麗莎，我把這個病人交給妳們照顧，妳們可得好好照料他！」

黃二虎立刻漲紅了臉道：「不！不！頭兒，我這點傷算什麼，那還要人照顧，我自己能照料！」

白朗道：「不行！你得好好給我歇上一會兒，把傷口弄弄乾淨包紮好，說不定什麼時候，我們就要展開突擊，人手到時分配不開，你還得派用場呢？更分不出人來照料你了！」

黃二虎道：「沒問題，頭兒，隨時隨地我都可以跟人拚命，我硬得很！」

白朗道：「我們是要殺敵，可不是跟人拚命。我們沒有那麼多的命跟人家去拚，我出擊的時候，向來都是一個人都不許折損的，因為每一個人都有重要的用途，少了一個，就會影響全局，所以每一個人都要保持着充沛的戰鬥能力，娜麗莎，帶他下去，給他把傷口好好包一下，然後使他好好地睡一下，他要是不聽話，妳們就强制執行！」

娜麗莎跟她兩個妹妹拖着黃二虎下去了。先還聽見他在大叫大鬧，但過了一會兒，就安靜了。

秦非非在外面守衛，牛老七跟着照料去了，在這種重要關頭，不能有一點疏忽的。秦非非到底沒經過這種大陣仗，怕她應付不了。

墓穴中很沉靜，白朗折過來，看見秦莎莎一個人守着後洞的那個小窗，用望遠鏡瞭望着俄國人的動靜，非常出神，白朗走過去時，她還沒有知覺，直到白朗出聲招呼，她才驚醒過來道：「咦！白爺，您回來了！」

白朗一笑道：「妳怎麼又變得生疏了，叫我白爺了，先前你不是直接叫我的名字嗎？」

秦莎莎笑道：「先前我太放肆了，今後應該對你尊重一點！」

白朗道：「妳什麼時候又興起了這種怪念頭的！」

秦莎莎道：「不！這是應該的，照規矩我應該叫你爺，可是我怕現在如此稱呼，會增加你的不便！」

「哦！為什麼？」

秦莎莎道：「這是一般家裏女人對男人的稱呼，我們姐兒倆既然已經把終身托給你了，按理該那樣稱呼你，可是你還有一個人沒同意呢！」

白朗笑道：「莎莎！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妳最好別跟我講什麼規矩，否則眞嚇得我不敢見妳了。我這個人最受不了就是規矩！」

秦莎莎道：「不！沒規矩不成方圓，這是必須的。我看牛老三跟朱七兩個人，對你一直是恭恭敬敬的，尤其是你還要帶着一大羣寨裏的弟兄，一定要有尊嚴，我那麼直呼你的名字，就算你不在意，別人聽了也不舒服！」

白朗嘆了口氣道：「好吧，隨妳吧！我眞拿妳沒辦法，奇怪，妳怎麼一下子變得這麼懂事起來了！」

秦莎莎笑道：「女人有了歸宿後，就會變得懂事的！」

白朗一笑，道：「怪不得妳現在變得規行矩步，比以前端重得多了。」

秦莎莎呆了一呆才道：「當然啦！我才不信我對你的心意絕對不比菲菲差，可是我總覺得不必在你面前表現出來。」

白朗笑道：「各人表現感情的方式不同，但都是在表現本性，以前妳在我面前擺出的是一副大小姐狀，那是妳虛偽做作的一面，現在妳所表現的才是眞正的自我，她以前則是表現出隨隨便便的一面，現在自然要端莊一點！」

秦莎莎道：「那麼，你以為我現在表現的是我眞正的一面？」

白朗道：「妳知不知道妳自己眞正的一面是什麼呢？」

秦莎莎怔住了，想了半天才道：「我不知道！」

白朗道：「人為了生活，就要適應環境，久而久之，就被那個環境改造了，所以誰也不知道自己的本性是什麼樣子，只是有一點，當人在心有所屈，情有所鍾的時候，會對從前的自己不滿意，而極力要求改變。妳以前認為自己的生活是虛偽的，往相反的一面改變就是妳自己所認為的眞相！」

秦莎莎道：「白爺，你懂得眞多，我對自己最近的性子也感到很矛盾。若說是我的本性，我絕不承認，因為我以前從沒有這樣過，可是我也不是故意地做作，現在聽你一說，才知道就是這麼回事。白爺，你從那兒學來的？」

白朗笑道：「從經驗中學到的，我要帶領幾百個弟兄，更要接觸形形色色的朋友，敵人，就必須對人性有個了解。」

秦莎莎想想道：「白爺，你喜歡我從前的樣子呢？還是喜歡我現在的樣子？」

白朗道：「這個問題很難回答，而且也無法回答，喜歡是喜歡一個人的全部，不只是那個人的模樣，我說喜歡妳的時候，什麼樣子都喜歡，否則，什麼樣子都不會喜歡。人與人相處，最重要的就是一個誠，一個敬字！」

秦莎莎若有所思地道：「我知道，白爺！」

白朗道：「走吧，時間很迫切了，我希望能在今天晚上把事情都辦完回來，明天將是一個決定性的日子！」

兩個人上了馬，白朗又對牛老三及娜麗莎她們吩咐了一些話，就跟秦莎莎一起走了！

在這些地方，白朗才表現了他在沙漠上的能耐。只不過走了一個多鐘頭，他已經找到了那一伙人經過的痕跡，然後循着蹄印追下去。又走了將近一個小時，白朗

道：「我們下來，把馬匹放在這兒，步行過去！」

秦莎莎道：「白爺，連一點兒影子都沒看見呢？」

白朗道：「不能等到看見對方，因為那時對方也能看見我們了，他們現在一定是警戒森嚴小心守衛，我們不能大意！」

「可是誰知道他們在前面多遠呢？」

「我知道，翻過這道沙丘，在另一個小山頭旁邊！」

「你又怎麼知道？」

「因為從這兒過去，只有那個地方才能容下二三十個人紮營，居高臨下，能夠老遠就發現來犯的敵人。他們現在絕不敢掉以輕心，隨時要準備大鼻子反撲呢？」

兩個人下了馬，白朗的匹馬根本不必拴，自動地帶着另一匹馬去啃草原上的乾草了，牠們也有本事，能從一種草根中嚼出水分來。白朗便帶着秦莎莎，藉着草叢的掩護，一段段地向前推進着，果然前面有一個小山頭，小山上有着一些石頭，幾棵樹，而且也有着一點點的火光。

秦莎莎興奮地道：「白爺，你沒料錯，他們果然在那兒！」

白朗却皺皺眉頭道：「這批傢伙能一路走進沙漠來，活着到這兒實在是奇蹟，一點夜間紮營的常識都沒有，居然敢公開生起營火！」

「那有什麼不對，他們要燒東西來吃呀！」

白朗道：「可是營火容易暴露位置，使敵人很容易找到他們！」

秦莎莎笑道：「只要警戒得宜，他們並不在乎被人找到，而且他們所佔的位置，也不怕被人找到。就是再多上四，五倍的敵人，也不見得能攻得垮他們！」

白朗笑道：「這倒也說得是，不過若是我來進攻的話，只要有五個人，就可以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那個時候，他們就會知道這幾堆火生得有多不智了！」

秦莎莎問道：「這幾堆火有什麼不妥嗎？」

白朗笑道：「人可以找到掩蔽，火堆却是在開闊的地方，我只要派兩個人潛過去，然後扔幾個自製的小炸彈到火堆裏去，就夠他們受了！」

秦莎莎笑道：「白爺！這炸彈可不是隨處都有的，你要是有那玩意兒，不必扔進火堆裏去！」

白朗道：「我說的不是那種精製手榴彈，那玩意兒來源太缺，而且又太沉重，我用的小炸彈是自己製的！」

「自己還能製炸彈？」

「怎麼不能，只是簡單一點而已。撕一塊衣服，揀一把小石子兒，然後倒出四顆子彈裏的火藥，打成一個小包，雖然沒有天崩地裂之威，可是飛濺的碎石子打在人身上，一樣能要人命，而且那玩意不像槍子兒，是順着一根綫前進，爆起來，石子兒四下裏迸散，四顆子彈只能傷四個人，一顆那種玩意兒，如果運氣好，能叫十來個人掛彩的！」

秦莎莎一聽，滿懷興奮地道：「白爺！那咱們快做幾個。」

白朗笑道：「幹嗎呀！我又不是來殺倒他們的！」

秦莎莎這才呵了一聲道：「我忘了，我想起了這般傢伙比大鼻子還可惡時眞恨不得將他們全殺倒了！」

白朗道：「妳放心，我答應過妳，不放過其中任何一個人，就一定做得到。只不過不是現在，現在，我還要利用他們去對付大鼻子呢！」

秦莎莎笑笑道：「是！我忘了，現在怎麼着？」

白朗道：「自然是設法跟他們接個頭，讓他們配合我們的計劃。問題是怎麼個接頭法？」

秦莎莎道：「最好是把周嫂叫過來，了解一下狀況！」

白朗問道：「能夠把她叫出來嗎？」

秦莎莎道：「假若他們相信她，自然沒問題，不過周嫂去了兩、三天，都沒有跟我們連絡上，我怕是出了問題！」

「那會怎麼樣呢？」

秦莎莎嘆了口氣道：「那就只有我自己去找他們了。你教給我的那套話，也許可以哄得他們相信，只不過他們吃了虧後，就難說了，很可能會先對付我！」

白朗笑道：「妳放心，我不會給他們這個機會的！」

秦莎莎道：「白爺，我不是不信任你，而是我了解那批人，他們不會把全部力量都投進去的，目前有二十個人，最多只會派出十二、三個去突擊，剩下來的一定留在最後，看機會，事情不對勁，他們會立即開溜，到那個時候，他們不會帶着我而成為累贅的！」

白朗一笑道：「我相信妳會有辦法叫他們不殺妳的！」

秦莎莎臉上浮起一片悽色道：「是的，我有辦法，仗着我這女人天生的本錢，我可以保住一條命的。不過，白爺，在從前我會不在乎，自從我把自己交給你之後，就變得在乎了，如果他們要碰我，我寧可死了的好！」

白朗微微一怔，秦莎莎道：「白爺，雖然我過去的為人是那樣，可是我的心却是完整的，所以我毫不自卑，也不認為自己是殘花敗柳，跟任何女人一樣。」

白朗很感動地道：「莎莎！我知道，我心裏面也沒有認為妳們不貞，我說過，我不是個重視形式的人！」

「我知道你是這樣的人，所以我才敢持有這種想法，如果你沒有那份胸襟，我就不會假正經而自討沒趣了！」

白朗想了一下才很嚴肅地道：「莎莎！現在到了我們說正經話的時候了，妳們姊妹跟周嫂，以及上面那一些人是什麼樣的關係？」

秦莎莎坦然道：「我們是一夥的，是屬於一個組織的，我上次就想告訴你，可是你不讓我開口！」

白朗笑道：「我不讓妳開口的原因是不要妳說，因為我早就知道了！」

秦莎莎道：「白爺，你眞的知道？」

白朗道：「不錯，我眞的知道，甚至於在妳們剛搭上綫找我的時候，我已經知

道了，而且我是故意去到綠州城，跟妳們接觸的！」

秦莎莎張大了嘴，半天才道：「我不相信，我們身份是絕對保密的，尤其是這這一次出關的任務……。」

白朗一笑道：「天下沒有絕對的秘密，其實早就在我的掌握中！」

秦莎莎一怔道：「在你的掌握中？」

白朗道：「不錯！全在我的掌握中。妳們分佈得很廣，勢力很大，消息也靈通，雖然我無法作大規模的行動，把妳們一網打盡，但是妳們的任何動靜，我還是很清楚的！」

秦莎莎道：「那你的身份是……。」

白朗道：「我的身份是不折不扣的雪山總瓢把子，但是我另外有一個身份，却是妳們最頭痛的人！」

秦莎莎叫道：「你就是那個叫做神龍一號的人？」

白朗笑道：「那只是妳們的叫法，實際上，我只是一個組長，神龍特勤組的組長！」

秦莎莎吁了一口氣才道：「白爺！你的工作做得眞成功，我怎麼也沒有想到你會是神龍一號。你知道我們曾經動員幾百個人，要找出這個人、對付這個人，結果却連一點邊兒都沒摸着，而且還折掉了幾十個行動員！」

白朗笑道：「妳知道是爲什麼嗎？」

秦莎莎道：「因爲你是屬於一個正規的組織，到處都有合法的掩護，你的力量比我們壯大！」

白朗搖頭道：「妳錯了。妳們神通廣大，如果我靠組織的力量來對付妳們，早就被妳們摸清底細了。妳們滲透的手法高明，任何一個秘密的圈子，妳們都打得進去，我的身份所以能保密，只因爲我的組織裏人員很單純，一共才只有四個人！」

「什麼！只有四個人！四個人能够維持方圓幾萬公里以及西南五個省的保安工作！」

「是的，四個人。我是組長，小麗是副組長！」

「還有兩個是朱七和牛老三？」

白朗搖搖頭：「不！他們是我忠心的伙伴，却不是我的同志，他們甚至還不知道我的身份。」

「這簡直叫人難以相信！」

白朗一笑道：「正因爲如此，我的工作才能順利推行，我的身份才能保密。我還有另外兩個人只負責交通，根本不參加行動，我憑本身的力量，自己創下一支武力，打着山大王的旗號，來肅清地方的匪類……。」

「可是你們也對一些商家下手？」

白朗道：「我要對付的人並不只是妳們，有些地方上的惡棍，囤積居奇的奸商，魚肉鄉民的土豪劣紳，我都把他們列爲對象，而且是用我自己的方法，不但直接有效，也可以掩護我的身份。我這個小組直接向最高當局負責，也賦予我調動六省軍隊的權力，却絕不暴露我的身份，要做什麼事，我都是以密碼發出指令，叫地方上去做，當然有些我自己能力範圍內的事，我就自己辦了！」

「你的權力很大了？」

「可以這麼說，這六個省的行政長官任免，我都可以掌握，一紙報告，提供證據以及我的意見，往上峯一報，從沒有打過折扣！」

秦莎莎笑道：「難怪有兩回，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黃金美人，好不容易抓住了兩個省長，不到一個月，就被撤換了，大概是你的傑作吧？」

白朗笑笑道：「是我建議的，不過撤換他們絕不寃枉！」

秦莎莎目中流露出崇敬的眼光，問道：「白爺！這麼說來，你的官階一定很高了？」

白朗道：「我這個組長在必要時可以見官大一級，但是在平常，我只是個普通的布衣老百姓，要不是靠着雪山那點勢力，隨時都可能被捉拿，送進官府去！」

「現在當然是要秘密一點，我的意思是指將來……。」

白朗笑道：「將來也是一樣，我這份工作是沒有報酬、沒有俸給的。我眞正的身份，只有幾個最高當局的人知道，沒有記錄，等這兒的工作告一段落後，我功成身退，那個小組撤消，我們跟平常人毫無兩樣！」

「白爺！你這是爲了什麼呢？」

白朗道：「爲了興趣，爲了理想，爲使我這一輩子活得有意義，如此而已。莎莎，我現在告訴妳這個絕大的秘密，妳知道爲了什麼嗎？」

秦莎莎點頭道：「我知道，你是要我把那邊的組織情形告訴你……。」

白朗搖搖頭：「不是這樣，妳知道的未必比我多，也許妳多曉得一些細節，那都是無關緊要的。神龍小組管的都是大陰謀，小活動我是不管的！」

「那你要我做些什麼呢？」

白朗道：「我要妳參加神龍小組，成爲第五個組員！」

秦莎莎張大了嘴說道：「我！我能行嗎？」

「我已經觀察很久，再加上對妳過去的了解，我認爲妳行，將是我一個很得力的助手！」

秦莎莎道：「你能信任我嗎？」

白朗道：「廢話，妳要知道，妳現在所得知的秘密有多大，如果不信任妳，我會告訴妳嗎？」

秦莎莎不禁猶豫了，她雖然爲白朗的信任而感到無比的欣慰，但也爲這個要求而感到無比的震驚！

頓了一頓才道：「白爺！我如果不答應呢？」

白朗笑道：「那也沒關係，妳忘記我的請求，忘記我告訴妳的那些事，我們還是好朋友！」

「不怕我洩密？」

「妳是個口很穩的人，我相信不會輕易洩漏秘密的，但如果妳洩漏了，也沒有關係，我最多立刻請求上級，撤消我的權力。」

「你不會受到處分？」

「不會，正如我做了許多工作，也沒有得到任何獎勵，因爲我這個小組本來就是不納入組織的特別小組。」

「我如果不答應你……。」

「我不會强迫你，這是强迫不來的。紀律再嚴，管不住一個人的心！」

「會不會殺了我滅口？」

白朗一笑道：「不會，我絕不會做這種事，也無須這麼嚴重，這雖是一個天大的秘密，但是却沒有太大的影響，最倒霉的就是我。我想妳不會跟我過不去吧！因爲妳要殺我有更容易的方法。」

秦莎莎想了半天才道：「好！我答應了！」

白朗道：「我很高興多了一個新伙伴，不過莎莎，我必須要再聲明一句，這是沒有任何報酬的，今天我幹着，權力大到可以處決一個軍團的司令官；明天不幹，却連一個小排長都動不了！」

秦莎莎笑道：「我知道，我不是爲了報酬而答應的。」

白朗道：「有時爲了工作，我可能會要求妳做一些妳很不情願的事。」

秦莎莎咬咬牙道：「我知道，我受過這種訓練，也一直被這一項誡條綑着，只不過換了邊而已。如果說到差別，我是爲了你而去做，比較心甘情願而已！」

白朗道：「還有一個更大的差別就是從前妳必須接受，今後妳却可以拒絕！」

「我可以拒絕？」

白朗道：「絕對可以，可對上峯也是一樣。假如交付給我的任務是我不願意幹的，我也有拒絕的權利的，這是我行事的準則。如果一件事要勉强去做，就會形之於色，往往就會在無意之間辦砸了。」

秦莎莎道：「我懂了，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如果我不是因爲心生厭棄，我也不會改變我的態度與立塲了！」

白朗笑道：「妳明白就好，現在還有什麼疑問？」

秦莎莎道：「有的，非非她……。」

白朗道：「目前不考慮她，因爲她沒有妳沉着，沒有妳穩健，也沒有妳心思靈活，我們可以請她帮忙一下某些工作，但是不要讓她明白眞相！」

秦莎莎道：「是的，我也是這樣想，周嫂就更不必考慮了。」

白朗道：「連牛老三都不是圈子裏的人，自然也不必去想到她了，明白內情的人越少，做事情越容易成功！」

「是的！白爺！你還有什麼指示沒有呢？」

「沒有了，目前只有妳我兩人，等以後我再把其餘的關係交給妳，不過只有一項要求，就是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吸收新的成員進來，妳可以運用種種的方法建立妳的班底，但除了交付的任務外，絕對不可以主動地去做工作，那怕是掉到妳手裏的事，對我們有非常大的好處，沒有指示，妳也要對之不聞不理。」

秦莎莎笑道：「我明白，只是不知道爲什麼要如此？」

白朗一笑道：「因爲這種工作是多方面的，我雖然是負責這個地區的主要任務，但我並不是最高的負責人，因此有些計劃，我並不一定知道，妳自然更不知道了，妳一多事伸了手，很可能就破壞了上峯的計劃了！」

秦莎莎道：「我明白了，現在呢？」

白朗笑道：「現在我們一起悄悄地掩上去！」

「我們一起？白爺，你是說，你也要去？」

「是的，我發現我去了對妳只有好處。第一、可以壯妳的胆，第二、可以使妳的工作進行得方便，因爲當着我，妳們都必須做作……。」

秦莎莎道：「不！白爺，太危險了，如果周嫂洩了底子，或是出了問題，你一去就會被陷住的！」

白朗一笑道：「我相信周嫂不會輕易洩底，他們最多懷疑她，却不可能從她口中問出什麼事的。」

秦莎莎道：「我總覺得你去太危險，我一個人去比較妥當。」

白朗道：「我並不是那麼容易被吃掉的人，別忘了我是山大王，就要有山大王的氣魄，單刀赴會，出死入生是經常的事，何況我們這次是要去求合作的！」

「白爺！你不單單是山大王，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職務！」

「妳不會說出我是神龍一號吧！」

「那當然不會，我說了他們也不會相信，在他們的印象中，神龍一號是個很了不起的要員，至少有幾十個人嚴密保護着，在西南從事最高的指揮工作……。」

白朗笑道：「我有着雪山上幾百個弟兄保護，氣勢比他們所想的更大！」

「那不一樣，至少你現是一個人！」

白朗道：「正因爲我的行動跟我的任務身份完全不相符合，所以我才不會被人發現，走吧！我們上去。」

秦莎莎顯得很緊張，但是白朗已經開始行動了，她也只有跟着，慢慢接近了山坡，只見上面站了一個短裝別槍的大漢，正在担任守衛工作。

秦莎莎疾言厲色的輕聲道：「這傢伙叫王得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動作很快，我們若不是不先招呼一聲，被他發現了，很可能不動聲色就是一槍。」

白朗道：「那是個危險人物，我們要放倒他。」

秦莎莎道：「放倒他？那雖然不難，可是槍聲一響，其他人不問青紅皂白地開火過來，我們這兒一點掩護都沒有，不被打成蜂巢了嗎？」

白朗一笑道：「不必開槍，悄悄地放倒他！」

秦莎莎搖頭道：「不行，這傢伙鬼得很，在十丈之內絕對逃不過他的耳目。」

他們現在距上面的守衛還有十多丈，兩人因爲穿了黑衣，又有夜色掩護，更是嘴貼着耳朵低語，才不會被發現，可是再上去，就很難不被注意了！

白朗笑笑，摸了一塊鷄蛋大的石頭，解下圍巾，對角摺成寸來寬的布條，抓住兩頭尖端，把石塊放在布帶中央，就成了一具沙漠上牧人們常用的石弓。（未完）

武壇雜摭

有關少林的傳說

萬里傳・文

十多年前，台港流行武俠小說，不論作者是誰？文中一定會多少寫到「少林派」，且千篇一律的尊爲武林的祭酒。

因此，無人不知中國武功，門派中有「少林派」，而且是領袖武林的宗派。

習慣上，少林派和武當派併稱。

就是不看武俠小說作消遣時間的人，也會「聽說」有這個「少林派」的。

何況，台灣也有不少教武功的老師傅，不少是以「少林弟子」自稱的，連跌打醫生也說是少林秘傳的治傷方法，與少林膏藥呢！

到了近一年來，電影武打片刮起一陣陣「少林風」，這個「少林十八銅人」，那個「少林木人巷」、還有「火燒少林寺」，乃至「少林叛徒」的，五花八門，片商大發「少林財」，連八竿子打不着的雍正皇帝與「血滴子」也去了少林哩，笑生笑得嘴歪牙掉下巴斜之餘，實在佩服製片們的花樣多，撈錢有道，也佩服觀衆有這麼好的胃口！

只是担心經古丁眞正冒出一二個「出身少林」的嫡傳門下，找上門去，把製片、導演與演員明星們揍得不知東西南北，叫爹喊娘，跪下叫「饒命，下次再也不敢了啦。」

可是無上的精彩好戲，可惜，只是幻想和寫武俠小說一樣空中樓閣，毫無事實的呀！

杞人憂天，達摩祖師如有靈，把祂老人家氣得活轉來的話，說不定會揪着導演及明星們去「面壁九秒鐘」也。

笑話歸笑話，「少林寺」與「少林派」爲何如此大走其運？膾炙人口，弄得人人盡知呢？

筆者確確實實地到過「少林寺」。

但不是去拜師練武，而是參加學校集體旅行，還是爬了三天山路，才算看到了，也只在「大雄寶殿」與大門外走走，向菩薩作了三個揖罷了。

也有見到和尚、前後現身十多位，都是七老八十的，雙手合什，和老師們打招呼，誰也不知道他們個個到底有多好的功夫？可惜誰也沒見過他們表演一下，誰也不敢開口向他們請求的。

除了「大雄寶殿」外，其他地方沒去過，老師叫大家「不可亂走」。

原來，天下有名的少林寺以及少林和尚是這樣子的？他們並不是三頭六臂。

不過，那時的「少林寺」，是否就是傳說中那個模樣的「少林寺」？難以考證了，如果仔細看一下，全寺佔地很大，好像共有高低參差的五層之多？我們進入的大雄寶殿，還不到它的二十分之一呢。

尚有被山崖、林木遮掩，目光再度看不到的房屋，沒有計算在內，台灣的寺廟，沒有一座有它三分之一大的。

它立在河南嵩山的「少室山」尖峯間，四個高山峻嶺，林木參天、山崖峭壁，也有瀑布，山澗、山路崎嶇難行，不過，在寺前有二里多長的山路是以石塊舖的，有石階，也有平坦的石塊路面。

我們的老師們曾經請求和尚們讓我們去參觀「達摩老祖」的肉身像與有名的古跡「面壁洞」。

都只見老和尚不住搖頭及咕咕嚕嚕的和老師說了半天，還是不行。

事後據老師們向大家解釋：「老祖的肉身像已經封關了，現在又不是老祖祭辰，又不是香期，不能爲了我們而請老祖開關……」

眞希奇，老祖還是「活的」，可以請「祂」開關？

唯一的收穫，是由一位老和尚帶路，到寺邊左面林內，走小徑的九十公呎，大片空地上堆間，有一隻好大的破鐵鍋。

據老師們說：「這是他們用了幾十年的煮飯鍋之一，共有四口，現在只用二口，煮一鍋飯，可以供好幾百個進香客吃一頓。」

我們圍在四面看來看去，它眞的好大，有二丈左右經度，也很厚，有五六處破裂的縫與洞，早巳黃銹得不像樣子了。也是我們第一次見到的大鍋。

這趟旅行，就只看到這隻好大的破鍋而已。

又怎能滿足我們的好奇心呢？

但沒有其他辦法！

只好在回途中，由老師們述說該寺有關的一些事跡，給大家解悶過癮。

據說寺內有一座「鐘樓」，如果撞鐘一連九下，一百多里外也可以聽到，山谷迴音，如在附近十里內的人，如不先掩住耳朵，會震得頭昏眼花。

至於達摩老祖的肉身像，是否是眞的？是否還在該寺？是否眞的「封關」了？誰也不清楚。

有名的「面壁石」，有一位梁老師說他小時跟大人去進香，有見過一次，實在神奇之至——一個大山洞內，有石桌、石椅、在一塊長滿青苔的大石前，有人坐得凹下幾寸的石塊。

而那塊大石中，隱隱約約的，眞像有個人影在坐着的模樣，但沒有人敢近前去細看，因爲在距石七八尺外就有木樁爲界，用很粗的蔴繩攔住了一道「關」，任何人也不可超過「此關」半步。

據梁老師聽大人講，也可能是老和尚們講：越是與佛有緣的人，越是可以看清石中的祖師相貌？沒有緣份的人，甚麼也看不到，只是一塊冰冷又水濕青苔的大石而巳。

這是大家津津有味的唯一記憶了。

但關於「少林寺」和尚們的傳說卻太多了！

有不少可以列入「神話」中去！

聽老師們說，也有同學間互相傳說的，而同學們又是聽別人——老一輩的人講的。

少林寺位置在羣山叢嶺裏，形勢險峻，也是很壯觀的叢林，沒有到過的，也可閉目想像得到，而我們拍的少林寺電影，大同小異，一眼望去，連山崗也不見，左看右看，倒硬是台灣到處可以見到的寺廟那樣，這就太失眞了！

當然，以台灣製片的馬虎出品，怎可認眞？別說製片費用無法在山間去蓋大廟佈景，即是在平地要他們化錢佈置山林佈景也別說啦。

偏偏我到過「少林寺」，一回憶到走那麼長的山路，還在喘氣，雲封霞繞，古樹蓊鬱，殿角朱簷，掩映於叢林中的那份景象，再看電影內的少林寺，連一點「綠意」也沒有，光禿禿的就是那座「廟」，實是把觀衆都當作兒戲耍子也。

少林寺的和尚都會功夫，是每個人相信的。

電影裏老是靠挑水、劈柴……練功夫，實在淺薄得很。

少時寺的挑水和尚，是特製的梨木水桶，比一般的大一倍以上，分爲大、中、小號——小號是百斤，中百二百斤，大號是三百斤，空桶淨重二十斤到四十斤——因爲桶邊一圈鐵箍與桶外三道鐵箍，當然沉重。

少林寺內當然有井汲水，但挑水的和尚一定有二、三代的少年、青年和尚專門到山間去挑水的，而且每天要固定要挑多少次，他們默默地做，上下石級，健步如飛。

我們聽了都伸舌頭。

據說還有一種鐵打的水桶，也有大、中、小號之分，不是用肩頭去挑，而是以雙手提着走的。

雖記不清多少重量？但鐵製比木製的自然更重了，用手提又比肩挑更費力。

少林寺除了香期接待善男信女，供素齋與客房外，平時不接待個別香客的。

而且，還特設有茅亭「瞭望」，距該寺五里左右，不准一般人隨便進入的，一被發覺，就會有瞭望台的和尚出頭唸佛阻止，態度嚴肅，但禮貌周到，沒有人敢一定要過去的。

也從未聽過少林寺之內，會有人被蛇獸傷害的。

當抗戰時期，曾有過境日機在寺上半空盤旋，想俯衝投彈，突然起了大霧，又狂風暴雨，飛機差點撞山，日本人也很迷信，以爲是菩薩顯靈，相戒都不再飛過那一帶上空了！

還有人說，曾有一小隊日軍侵入少林寺，卻沒有一個活着出來的！

日軍再派一中隊携重武器去搜索，過了二天一夜才灰頭土臉的出山了，武器都不見了！

傳出的消息，是碰到很多野獸與大蟒蛇，難怪丟盔棄甲，狼狽而回了。

民間卻傳說是達摩老祖顯靈，把日軍嚇得掉了魂，再也沒有日軍入山了！

一說是全被寺中和尚埋伏在山石林木間，用斗大的石頭由十多丈外拋射，及用弓箭由很遠地方猛射，日軍被打得人仰馬翻，卻被發現人影，盲目的掃射一陣，最後人困馬乏，宿營時，都在睡覺中一個一個的被打昏過去，武器也全不見了，哨兵都死翹翹，嚇得那「皇軍」連夜抱頭鼠竄啦。

至於第一批「失踪」的日軍，當然是完蛋了。

也有說是被我們的游擊隊消滅了的。

沒有人親眼見過少林寺和尚顯露武功，想進寺去「出家」也十分困難，就是去寺前長跪三天三夜也沒用的。因爲該寺收徒十分嚴格，要先經過好多令人難受的考驗呀……

但據說：也有俗家弟子，不必入寺去做苦工，不必「剃度」的，但弄不清楚內情。

這大約是「佛門廣大，只渡有緣人」吧？

據「清宮秘史」中，確有火燒少林寺的記載，那還是雍正時的傑作！

但雍正絕未「親征」少林，更非少林門下，去燒「少林寺」的是一批「國師」喇嘛和八旗兵與圍山，當時把喇嘛叫作「番僧」。

（本節完）

預告

「武壇雜摭」專欄：

杜心五的穿心蹬

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　成·圖

血劍鴛鴦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甘霖在應城遇見玉羅刹，玉羅刹花言巧語騙得甘霖說出血銹斷劍已爲鳳嬌送去苗疆，玉羅刹急奔而去，甘霖正恨自己爲玉羅刹所騙，担心鳳嬌的安危一心想追趕鳳嬌好助她一臂之力，此時甘霖巧遇了小寶，小寶說及自己不知父母爲誰，只說他要去苗疆尋他母親，甘霖見小寶聰明伶俐，且有一身奇特武功，十分喜愛他，決定與他一起前去苗疆，不但自己路上有個伴，也好帮助小寶尋找他母親，一路上，有不少武林高手想從甘霖手上奪得血銹斷劍，但在小寶的相助下，幾次均安然脫險——

護鏢下苗彊　荊棘多險阻

小寶道：「爲甚麼，我喜歡嘛，我和爺爺出門，也是坐在他後面的，老爹，可是你怕我溜下馬去惹事麼？老爹，我不惹事就是。」

甘霖道：「不是這意思，你不過是貪玩兒，但遇到人，可就令人注意上了，誰都會說：瞧！這小孩兒好身手，別是走江湖賣藝的吧？」

小寶當眞聰明絕頂，眼睛翻了兩翻，一躍上馬，坐在鞍前，說：「老爹，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們見到一個老頭兒帶着個小孩兒麼？那碰到咱們的人就說：有有，剛過去，打這邊走啦。」

甘霖呵呵笑道：「小寶，你眞聰明，我要是有你……」他也上了馬，把小寶摟在懷裏，道：「小寶，我要是有你這麼個孩兒就好了，不怪你爺爺疼你了。」

兩人一騎，尋着了大道，也有了行人，甘霖一問，才知走了正西，距漢江却不遠了，那汚陽却在南邊還有數十里地，雖然繞了大圈子，但日落時候也趕到了。

那汚陽乃是水路南下必經之地，甘霖雖也路過不止一次，但人不能離船，從沒進過城，這番也得躲着，他心急尋找鳳嬌和呂苗子，一算日子，那日在開封分手，兩人若眞走了水路可仍得走白河轉漢江，漢江水急，船行雖快，但他也不慢，再說，兩人必是搭便船，沿途要儎貨上落人客，豈能快到那裏去。

甘霖帶着小寶，牽着馬，直奔江岸，忽然心中一動，道：「小寶，你打前頭走。你說，人屠戶和生死判會不會追來？」

小寶說：「好，老爹，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轉頭就跑，他人小身快，眨眼就鑽入碼頭上的人叢中不見了，甘霖不得不加一分小心，人屠戶和生死判若是猜到他往這條道上來了，他的馬也不會快過兩人，是以心急也沒法兒。小寶來去也可眞快，甘霖伸長了頸子望，不料他却打身後鑽了出來，說：「老爹，啊喲，好多好多船。咱們也坐船麼，老爹，我喜歡坐船，我都這麼大啦，只有過河才坐過船。」

甚麼，他去瞧船玩兒了？其實他牽着馬，站在碼頭坡上，一人一馬，目標顯著

，人屠戶和生死判眞要在這裏，早已發現他了。其實他這麼站在高處，心下雖然有些担心，但也非是沒原故的，若然鳳嬌和呂苗子在船，也會看得見他。

小寶道：「老爹，你怎不說話啊，你望甚麼，我溜了一轉。」甘霖自是相信，這小寶人小身輕，溜滑得像隻小兔兒一般，不過麼，人家是連他的人影也不易瞄見，他可也鑽得快，可也就不能瞧得仔細。甘霖道說：「小寶，你眞沒見到那人屠戶麼？」

小寶說：「怎麼沒有，喏！就在那坡上。」

坡上是一條河街，店舖林立，酒樓飯館不少，也有供應上應用之物的店舖。甘霖嚇了一跳，把馬一帶，那意思是要退走。小寶却嘻嘻笑道：「不過是買肉的屠戶，不是那個人屠戶，老爹，我都說……」

甘霖哼了一聲，說：「淘氣。小寶，別以爲生死判的劍被你奪了，又被你兩番打了咀巴子，正因如此，再見了你，你可得仔細，小寶，你多大點年紀，何況那人屠戶是眞惹不得的，你忘了你爺爺怎生吩咐你來着。」

那小寶見得甘霖沉了臉，還是眞怕啦，他不怕人屠戶和生死判，怕的是甘霖不帶他下苗疆，早挨近身去，仰着臉兒說：「老爹，他兩個怕不還在三五百里外轉哩，不信他們能強過我爺爺，我爺爺可也被我……」

甘霖說：「被你騙得一個勁兒往北找你去了，是不是，哼！」

小寶一把抱着甘霖，把頭埋在甘霖胸上，說：「老爹，我不騙你，你疼我，你對我最好。」

好，這小頑童倒也會撒嬌，甘霖可也不是眞惱，不過是眞担心，生死判今日要殺他，還不過是因眼見他受挫受辱，那麼遇到挫辱他的人，那會不拚命，何況小寶挫辱他，並不是憑眞本領，眞功夫。

甘霖道：「小寶，別說生死判惱恨你了，那人屠戶也不會放過你的，可眞得小心，好啦，來，你牽着馬，在這裏等我，我去轉一轉來。」

他把馬交給小寶，急忙下到河邊，河邊停泊的船眞不少。「請問，見到一個又瘦又黑的老頭兒，帶着十七八歲的姑娘麼？」那呂苗子年輕時，在苗嶺一帶赤着脚，長年越嶺翻山，被太陽晒得像黑炭一樣，高瘦得就像根竹竿，老來倒更黑更瘦了，若有人見過，必不會忘，可不是被他問着了，一個船頭上閒眺的老梢公，把甘霖上上下下一打量，道：「你還是問對人了，便是搭老漢這船來的，是上前天在襄陽落的船，你說那位姑娘，可是姓甘吧？」

甘霖大喜，道：「正是，那姑娘可是叫那黑瘦者老人做苗子叔叔的？」

那梢公道：「却不是，好像……是了，她叫呂叔叔。」甘霖情不自禁，幾乎一把抓住人家，道：「是了，人呢，他兩人……」船是空船，連一個人也沒有。

梢公道：「老漢他們送到地頭，要是你早來一個時辰，可就見到了，不過我可明白，他二人在這裏起早，又過河去了，我看他們慌地急忙忙，必是走洪湖下岳陽去了。」

甘霖回身，又轉身，道：「你這船空着，有勞渡我兩人一馬過江，加倍算還船錢，可好不好？」

梢公道：「怕不好哩，只是我兒子上岸接生意去了，這裏江面寬，水也急，老漢一人可擺不了渡，若還等得半個時辰……罷了，你是要追趕那兩人，天快黑了，只怕等不得，再說，天快黑了，下面那渡船也渡得人馬，這就要開船了，你走快一步也許還趕得上。」

甘霖豈不知渡頭就在眼前，只不過若有人追趕他前來，自要向渡船上打聽，行踪自難隱秘，但天色可不是黑下來了，罷罷，那料他奔回去，却不見了小寶！咦！這孩子，急得甘霖直蹬脚，叫道：「小寶！小寶！」有道是北馬南船，南方水路便易，騎馬的人少，像甘霖這行把馬騎到碼頭上來的，更是少之又少，一眼就可看清楚，那碼頭上別說不見他那馬了，壓根兒就不見有馬。

甘霖急得瞪了眼直蹬脚：「小寶！小寶！」

只見那渡頭上擺渡的船，梢公拿着篙，站出船頭來了，那模樣似是就要抽跳板，甘霖更急了，錯過了這一渡，雖說並非就是沒船了，有銀子，倒怕沒船過河，但鳳嬌與呂苗子果如所料，眞在這裏起早，不過才過河不久，天黑了，倒也不怕兩人會連夜走下去，江對岸亮出來的燈火如繁星，顯然也有街市，說不定兩人就在那江邊住下了，甘霖可想到了打他前頭趕來的玉羅刹，人屠戶和生死判不一定會追來，玉羅刹可一定來，而且來到前頭了，不用說，也會發現鳳嬌的行踪了，那女魔趕來，自是會守候在這碼頭上的。

甘霖驀可裏一蹬脚，奔下河岸：「梢公，等一等！」

渡船的梢公抽起跳板，甘霖恰好趕到，一躍上了船頭，再回頭望去，暮靄蒼茫，先前坡上地勢高，倒不如現下在船望得寬廣。

梢公已把跳板抽上船來，道：「客人，入艙去坐好了，你站在這裏甚覺不便，我可做不了活兒。」

罷罷，唉，這淘氣的孩兒！

那馬雖值些銀子，還幸要緊的物件都不在馬上。鳳嬌只怕已在險地，權衡輕重，只有先尋鳳嬌，唉！淘氣的小寶。

他兀自眼巴巴望着岸上，船却已滑入江中了，梢公已放下篙，搖起槳來，船離岸越遠，天色更暗，岸上也更模糊了，當眞便是小寶此時鑽出來，他又如何，能跳得上岸去麼，渡船人多。人家豈會爲了他一人，把船駛回岸邊去。罷罷，唉，這孩子。

水中出現了燈火，槳把燈火搗得碎裂開來，岸邊近了，江這面原來是個陡坡，雖不見萬家燈火，但坡上房屋看來還眞不少，甘霖不待那船靠岸，已一躍上岸。只見坡上有一條寬大的街道，燈火輝煌，但一眼已可望到盡頭，只不過一條街，客棧只得三五家。

甘霖一直問到最後一家，也沒這麼兩個人落店，正失望間，忽聽那櫃台傍邊桌上一客人道：「你這老人家，請過來。」

甘霖一瞧，是個生意買賣打扮的中年

人，道：「敢是兄台你見到了?」

他適才問那掌櫃的，這人坐處近在他身邊，自是聽到了。那人道：「老人家，我到這裏天已快黑了，你打聽的那一老一幼兩人，我在這街口不遠處見過，兩人行色匆匆，像是趕夜路，此刻怕不已出去好幾里地了。」

甘霖早是一喜，既然這人不久前才見到了，他女兒鳳嬌與呂苗子自是無恙，這麼說，那玉羅刹並未尋到，心下一塊石頭先落了地，當下匆匆謝過那人，轉身就走，出了街口，腳下更加快了。

那船家說得不錯，不落在這裏，必是連夜趕去洪湖了，忽然間，甘霖心中一動，那心也又劇跳起來，按說鳳嬌與呂苗子過江，天色已不早了，長途迢迢，何用急着連夜上路，莫非已現了警兆，他二人是在躲避追踪?

當然有可能，玉羅刹已先進一步追下來了，那鬼影手也已知道眞正的血劍是在他女兒鳳嬌手中，他可是暗中保護血劍而來，只怕鳳嬌與呂苗子已遇上了，鳳嬌聰明絕頂，發現有可疑的人跟踪，自然要設法脫身，豈會在這樣危險的地方落店。

若眞是鬼影手，不是玉羅刹，那就好了。月亮昇上來了，大路在腳下清清楚楚，奔了十多里地，前面却有一條小河阻路，有渡口，却夜靜舟橫，野渡無人，渡頭有幾間小店，甘霖見靠河邊的一家店舖中有燈光漏出，忙上前拍門，才打了兩下，那門依呀一聲開了，桌上的燈火被夜風吹得乍暗還明，原來是一家小客棧。

那開門的夥計樂呵呵，說：「客人可是要住店麼?」不待他答話，却回頭對走出一道小門，高掌着燈的一個中年人道：「可不是怪麼，咱們三天不開市，一下子又來了這麼多人客。可不巧了。」夥計又回頭對甘霖道：「客人，咱們這裏住滿了，沒房。」

甘霖忙道：「借問一聲，可有個黑黑瘦瘦的老頭兒，帶着個姑娘，落在你這店裏?」

他話未說完，心頭已一陣劇跳，皆因那夥計瞪大了眼睛，而且搔起頭來。憑掌着燈的人已走了過來，說道：「這不是奇怪，客官，今兒你是第三起人這麼打聽的了。」

那夥計眼睛一轉，隨又問：「我瞧你這老人家不像是壞人，那姑娘不知是你的甚麼人?」

甘霖急道：「便是小女，夥計，你必已見到了，可是……」

那夥計搖手道：「客人低聲些，喏……」那嘴一歪，向後面指了指，才又說道：「這裏住着的三個人客，也在打聽你說的那兩個人，不瞞你說，好在他們是先到半個時辰，這才錯過了。」

甘霖好生驚喜，道：「在何處!」

夥計搖搖手，又回頭瞧了瞧，才又說道：「低聲些，若然那姑娘眞是你的閨女，那麼我告訴你也不要緊，咱們這小店三五天也住不進一兩個人客，不料今兒來了這麼多，往常咱們這裏也有住不了的時候，人客便去那廟裏投宿，咱們這店小，那廟可大，廟裏客房倒比咱們的房多，却是他二人走後，我才想了起來。」

那夥計說着，對甘霖上上下下直打量。又說道：「我瞧先前進店來的二人來路不正，客人，你那閨女別是帶着金銀珍寶吧?」

甘霖已知道了女兒的落腳處，却倒不急忙趕去了，心下駭然，這麼說，必不是玉羅刹了，也不會是鬼影手。夥計說是三個人，當然另有其人。另外又有人也爲了血劍而來，甘霖已不爲奇了，令他驚駭的是：這三人竟會知道血劍在鳳嬌身邊，豈不是比生死判和人屠戶更厲害，甚至厲害過玉羅刹和那鬼影手!

甘霖探手入懷，拿了塊銀子往夥計手中一塞，說：「夥計，我和你打個商量，借個地方將就住一晚，那怕就在這店堂裏坐一晚。」

夥計迅速瞄了身後一眼，見那個像店家的人正打着呵欠，轉過身去了，道：「這……那怎好，這麼辦吧，我住的那間小房，就讓給老客你住一晚吧。」隨湊在甘霖耳邊說道：「不過老客可得小心，我那小房就在大屋傍邊，那三個……」

甘霖點頭道：「最好。」

野渡小店，能有多少房屋，還要除去一個連灶的小店堂，夥計把門關了，說：「二叔，你把燈給我，咱們賺幾個酒錢，也給這老客方便。」

那中年人又打了個呵欠，說：「你拿去吧，我可睏了。」隨把燈留在桌上，進入個小門去了，夥計道：「客官，要不要吃點兒甚麼，倒還有點飯菜。」

甘霖道：「不用了。」常走江湖的人，一看就明白，這小店不過是做人客打尖的買賣，以買糕餅麵飯爲主，豈會有多少客房，果然，後面只不過連着小店堂，有一個大間，夥計住的不過是堆放雜物的小房，只得一張小木板床，就在那大間的傍邊，板壁縫裏有燈光透射過來。

夥計指了指，道：「那三個就在，老客，你可得……小心。」

甘霖道：「留下燈，你去吧，你等一等，燈也不用了。」他已看得明白，連小桌沒一張，燈也沒地方放。夥計把燈拿走了，登時有月光從上面的窗洞中照進來，那窗洞離地比人還要高，不過方圓兩尺的一個圓洞，高高開在土牆上，就算是窗。加上隔壁透射過來的燈光，還是亮得很，沒燈也看得清清楚楚。

他急於要瞧隔壁的三人是甚麼樣人，當下縮去床上，不料甘霖打那壁縫中一瞧，登時着了慌，那房中那有人來，不過一床一桌，和那屋子一樣長，桌上有酒菜，擺着三份杯箸。

甘霖慌了，莫非這三人知道了鳳嬌的下落，去那廟裏去了，不好!

却在這瞬間，隔壁桌上那燈光乍暗還明，房中駭然多了一人，跟着那後窗又跳進一人來，又一個。甘霖連大氣也不敢出，尤其是那最後進房的人一現出身來，他更愕然了，怎會是他!啊!

是前天夜裏被玉羅刹點了穴道的人，只見他把劍放到桌邊，三人也都坐了下來，也都緊鎖了眉頭，一人道：「這不是邪門麼，憑我這雙耳朶，絕不會聽錯，適才窗外分明有人，怎麼退出去又不見了?」那桌上發出一聲沉重的悶响，甘霖心頭一

寒，判官筆!一根比酒杯還要粗大的判官筆，說話那人放在桌子角上，看來少說也有三數十斤，可見這人內力了得，必是個內家高手，倒也不怪他誇口了，他那耳目必也比常人倍加聰靈。

要知判官筆可輕可重，但重一分，那威力也就增一分，這麼重的判官筆甘霖還是生平僅見。

甘霖暗叫了聲慚愧，他不是驚訝這人內力了得，而是由於那個自稱與鬼影手一同南下之人，這人一現身，他就明白是上當了，若不是他昨日晨早假裝昏迷，他怎會知道鳳嬌走了水路，追趕前來不奇，也非他意料之外，這人原是追下玉羅刹來了，分明他對玉羅刹說的，這人全偷聽了去，那麼，只怕鬼影手也不是爲護血劍而來，爭奪血劍才是眞!

那人冷笑道：「甚麼邪門，我說必是她先到了，那婆娘原比我早走一步的。」

那使判官筆的人哼了一聲，說：「好啊，我就想要會會她，聽說這婆娘美貌如花，風騷入骨，毒狠又如蛇蝎。嘿嘿!嘿嘿……」

那人却變了臉色，說道：「終南一判，別以爲你那點穴打穴的功夫，就天下獨步，我瞧啊，比起那婆娘來，你還是有所不知，咱們該是避之則吉，你倒又色心不死。」

甘霖不自覺掩着嘴，生怕驚呼出聲，敢情這人是終南一判，若非是他，也用不了那麼重的判官筆，中原一帶的鏢局無人敢走潼關一帶的鏢，就因終南一判稱霸秦中和河套一帶，除非在洛陽換上鎮西鏢局的旗號，交付雙倍保金。甘霖明白了，這人既是終南一判，那使劍一個必是終南劍客，裏面一個身形矮小的，也必是終南飛狐，這三人武功各有獨到之處，自號終南三友，其實是三個惡魔狐頭，年紀是終南劍客大，武功以終南一判爲尊，終南飛狐的小巧輕功，却是天下一絕，却不知爲何，這些年來像劃上了楚河漢界，從不過洛陽，中原一帶才得無事。這甘霖知道隔着一堵薄薄的板壁，竟然就是這三個魔頭，如何不胆寒，何况顯然是爲血劍而來。

那終南一判縱聲大笑，說：「這麼說，你這位劍客必是吃過她的苦頭了，那我更得會會她，還有，這番趁便，我也要會會湘江的生死判，老子天下一判，何物生死判也敢稱判。」

不料話聲未落，拍的一聲响，那桌邊的三人立即跳了起來，終南一判哇哇怪叫，只見他接下一片樹葉，敢情打在他臉上的，不過是片樹葉!

終南飛狐好快的身法，如箭離弦般，已搶先穿窗而出，人家已搶出去了，才聽終南劍客叫道：「甚麼人!」抓起寶劍，也跟踪出去了，這終南一判氣壞了，抓起判官筆，也一躍出窗。

甘霖可嚇壞了，這這……這人飛來一片樹葉，竟會有那麼大的力道，顯然是惱怒終南一判口出狂言，不，不會是生死判，憑那生死判也沒這麼高的功力，不用說，亦是爲血劍而來的了。

甘霖的腳已下了地，且慢，出去不得。這終南三惡!私下裏人人都叫這三人是終南三惡，正在尋找暗算的人，出去撞上了，任何一個他也不一定是人家的敵手，何況是三個，再說：鳳嬌和呂苗子在那廟中，幸是沒被發現，他若然跟隨他，他可早晚也要見女兒的。

就在這遲疑之頃，驀聽隔壁房中傳來一聲冷笑，忙縮回床上，從那板壁縫裏一瞄，啊!玉羅刹!

燈光前站着個美嬌娃，玉羅刹，眞是她!

人如玉，看來不過花信年華，可眞不信她的武功竟這麼高絕，偏又不由人不信，甘霖再次眼見了，豈能不信，忽然間，他心下倒替她生出委屈之感來，她是人眞如玉，但她笑臉如花，這羅刹之稱，可太不恰當了，不過相隔才兩日後，玉羅刹雖然騙了他，但說她狡猾尚可，可眞不像個令人胆寒的羅刹。

還說不胆寒，甘霖早打了個冷顫，奇怪，怎麼玉羅刹衝着他一笑，不不，隔着一塊板壁，她怎會知道他在板壁後面，快瞧，她把三人誘出房，進房來做甚麼?

那燈下陡然寒濤湧現，她她!這是做甚麼?玉羅刹繞行了那桌子一匝，站住了，他才看清楚了，原來她手中握着一把兩尺許長的寒森森的寶劍，那必是一把斷金玉的寶劍，他甘霖可是識劍之人。

遠遠傳來怒吼之聲，一聽就知是終南一判粗暴的吼叫聲，找不到暗算他的人，自然會更加暴怒，玉羅刹忽然把頭兒側了側，是在聽，燈光陡地一暗，就在那麼一暗的瞬間，那房中已不見了玉羅刹，她必定是穿窗而去了。

罷了，說眞的，也許玉羅刹那晚給他的印象大佳，是以明知她爲血劍而來，也明知她武功高絕，倒不像對人屠戶，生死判，甚至不似面對着這終南三惡一般胆寒，誰會對一個美臉迎人的美嬌娃胆寒呢?

才想到終南三惡，那燈光一暗，桌前已站立一人，是終南飛狐!只見他一掃眼，咦了一聲，搔起頭來，緊跟着終南劍客和終南一判也回到屋裏來了。

終南劍客問道：「敢是你曾見到甚麼嗎?」

那矮子兀自搔着頭，說：「奇怪，分明見到這房中的燈火暗了暗，只道有人進了房，怎生不見人?」

終南劍客道：「窗戶大開着，河邊夜裏，豈會沒有風吹進來，可是你大驚小怪了。」

那矮子道：「現在沒有風，你瞧，這燈暗是不暗，你也不瞧風打那面吹的，除非有人進來，身形帶起的風，喂!我說，你也別惱了，咱們早晚找那婆娘算帳，今晚已是兩番被她戲弄了。」

終南一判兀自摸着臉，也紅了臉，那片樹葉雖是打得不重，但也氣得臉紅了，蹬腳道：「好婆娘，我和她是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

終南劍客却愁了眉頭，也默默搖了搖頭，走去桌前，把劍又放回桌上，道：「咱們快把飯吃了，那婆娘必不會走遠，還在這左近，只怕還會前來，今晚得多加一份小心。」

終南飛狐對終南一判招手道：「別惱了，來罷，咱們的酒也還沒喝完，對付那婆娘，可沒沉住氣，快過來乾一杯。」

終南一判恨恨地走過來，矮子說：「怕不是那婆娘故意激怒我們，你越是氣惱，越是上她當了，憑咱們三人，倒怕了她一個女娘，來啊，坐下了。」

甘霖心想：看來這終南飛狐更了得，無論練功夫與對敵，首要的是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若是氣浮心躁，功夫可就大打折扣了。

啊啊！咦！嘩啦啦，那三人剛坐下，已滾倒了兩個，只終南飛狐縱身一躍，跟着終南劍客一個鯉魚打挺，也躍起身來，那終南一判坐下也帶恨，重重坐下，也跌得最重，跌個仰面八叉。

甘霖可樂開了，才知先前玉羅刹在那櫈腳上做了手脚，她繞桌一匝，必是把櫈脚削斷了，是以三人的屁股挨着櫈，登時櫈倒人翻。

終南一判跳了起來，氣得哇哇怪叫，就向窗口撲去，但終南飛狐更快，一掠攔住了他的去路，道：「你那去，你也不想想，那婆娘還會在外面等咱們麼？」

氣得終南一判暴跳如雷，道：「你讓開，我我……和她拚了，好婆娘！」

却是終南劍客抓住他的胳膊，硬生生把他拖了回去，道：「你也太沉不住氣了，別嚷，你要嚷得人人皆知，知道咱們着了她的道兒，被那婆娘戲弄了麼？」

矮子道：「說得是，咱們得裝做沒上她的當，要不，那婆娘更得意了，傳揚出去，咱們這個臉也丟不起。」

說着，上前帮同終南劍客，把終南一判推去床上，那意思是要他坐下，那屋中只得三張櫈，全被砍斷了櫈腿，自然只能坐到床邊去了。

不料終南一判的屁股才挨着床邊，竟發出一聲驚呼，兩臂一振，那矮子和終南劍客那會防到他有此一着，立被他震退出去，矮子更成了滾地葫蘆，終南一判也已跳了起來，不料屋頂矮，他這一跳太高了些，嘩啦啦，不但撞得樑柱搖幌起來，屋頂也被他的頭撞出一個洞來，雖是野渡小店，那一帶可是魚米之鄉，房頂是瓦蓋的，那撞碎的瓦片，登時落了一地！

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却早見終南一判落地，面對着床，直往後退，叫道：「蛇！毒毒……毒蛇！」

可不是一條毒蛇，兀自在床邊昂頭吐信！憑這三人豈會連一條蛇也怕了，但，終南一判可是坐在毒蛇身上，兩臂却又被那兩人抓住，把他按落坐下的，若被劇毒的蛇咬上一口，可是沒藥醫的，怎會不驚恐！

終南劍客劍仍在手，也距床最近，長劍一揮，立把那蛇斬爲兩段，忙道：「可曾咬着了你！」

那矮子撲到床前，也發了呆，甘霖看不見，想必是一條劇毒的蛇。

只見終南一判摸了摸屁股，道：「還好，倒也沒被咬着。」是誰在把牙齒咬得格格作响！三人都沒言語了，敢情三人都切齒咬牙，終南一判把被窩挑開，總算再沒蛇了，不用說，是玉羅刹做的手脚。是了，甘霖初見玉羅刹出現之時，就是在那床前，原來就是那瞬間做了手脚。

矮子恨恨地道：「好個狡獪的玉羅刹，原來這蛇是她用繩子拴在石頭上，哼哼！哼哼！早晚……早晚……」

一時間，三人都像沒了主意，床上被蛇血所污，三條櫈也斷了，連坐的也沒有，恨極了玉羅刹，但又連人家的影子也找不着。

拍的一聲响，終南一劍還劍入鞘，說：「走，那婆娘今晚已兩次找上咱們了，敵暗我明，不走，她必然三番又不知出什麼詭計。」說着只見他左袖一拂，原來是把燈滅了，待得借那從窗洞中透進來的月光，甘霖看得清楚時，房中已沒了三人，月光忽然從房頂的破洞中投射下來，照得那屋子更明亮了，甘霖驀地一怔！分明那房頂的破洞適才被甚麼擋住了？

必是甚麼人在上面？玉羅刹？是了，一定是她，甘霖似乎聽到了遠去的笑聲，不是，是那輕笑之聲入耳，已在遠處了，幾乎是入耳已杳。

甘霖才鬆了口氣，但心頭却又是一緊，因爲又有聲响入耳，跟着有微弱的燈光透射進來。一會，那隔壁的房門打開了，有人探進頭來。

原來是那夥計，當眞店前還有店家和夥計，適才那麼大的聲响，豈有不驚動他們的。

只見那夥計回過頭去，說：「是不是，我說走了吧，謝天謝地，這三個瘟神走啦。」

走進門來的店家一蹬脚，望着那破屋頂，說：「這是打那兒說起，這這……」待得看到那床上的死蛇，和那破壞了的被褥，凌亂的情形，那樣子眞是欲哭無淚。

甘霖忙走了出來，道：「店家，那死蛇可要小心，那是劇毒之蛇，你也不用難過。」

店家唉聲嘆氣道：「教我怎麼不難過，客官，那三人白吃了我一頓酒飯也就罷了，還……這……這……這桌櫈……」

甘霖心說：「却是夥計說得不錯，這三個瘟神要不走，若打鬥起來，只怕你這房子也會塌了。」當下掏了塊銀子，道：「店家，當眞你這小本經營，修理添置不易，我這裏帮助你一些，却是那被褥不能用了，最好是連那死蛇也埋掉。」

那店家是個老人家，登時唸起佛來，甘霖給他的銀子怕不有二兩多重，便是添置修補，也用不了那許多，當下千恩萬謝，道：「老客官，你可是佛菩薩了。」

甘霖一擺手，道：「這不算甚麼，你遇上了這横事，我可不也遇上了麼。」其實他才要對這店家千恩萬謝，若不是夥計指引他女兒鳳嬌和呂苗子去廟裏投宿，血劍不保不說了，只怕連命也就不保。

那夥計的就要動手收拾，甘霖這：「且慢，這屋子又不是等着用，何不待天亮了才收拾，却是我想勞動你，天黑不辨路徑，也帶我去那廟裏可好？」

那夥計道：「小事一件，老客官，那姑娘既是你的閨女，不如我去接他們回來，我可說一句，老客人你也不用害怕，適才我嚇壞了，溜去外面躲藏，見那三個瘟神也向那廟的方向去了，是他們來客店時，嫌我們這裏不好，我便說：咱們這裏原也接不得貴客，那廟裏倒有乾淨的客房，我一瞧就知那三人來路不正，倒巴不得他們別住下來，偏是他們等人還是這裏便當

，就住下了，這左近別無可投宿之處，八成兒是去那廟裏了。」

甘霖心下着了慌，道：「那豈不是……」但他才一蹬脚，夥計已道：「老客人，你萬安，那三人這時才去，你那閨女必已早睡，不會撞見的，故爾我說去接他們前來，一者我和那廟裏的人熟悉，路徑也熟，我可以打後門裏溜進去，倒可見機行事。」

甘霖道：「那敢情好，只是辛苦了你了。」

店家忙道：「老客人，你這麼好，咱們不知怎麼才能報答你，這點小事，怎算辛苦。」早連聲催促夥計快去，隨又對甘霖道：「老客人，他是我的侄子，你想，我這小買賣可是雇得起人的麼，你放心，他倒也不蠢，你的閨女必定平安無事，却是先前沒好好接待，老客你請去外面坐，我去整治些酒菜來。」

甘霖心想：那終南三惡必不敢再回來了，却是未曾飲食，也要等鳳嬌和呂苗子，便道：「好，那我也不客氣了。」

當下急忙提了劍，打後面溜了出去，隱身在暗處，今晚可多虧了這夥計，否則鳳嬌是撞上了那終南三惡，女兒豈有肯甘心血劍被奪，她小小年紀，那是人家的敵手，眞該死，他活了這麼大了，越老竟越蠢了，一再上了人家的當，否則鳳嬌仍是安然無恙。他躲在暗處，憂急更慚愧，可不能再上當了，看來他尚不及一個鄉野小店的夥計，慚愧。

夜靜月冷，小河的水聲先前似不聞，但這時却似雷鳴一般，但也不比他心跳得更响，眞個是誠惶，誠恐，鳳嬌這丫頭不會有事麼？唔，甘霖想到女兒，也是那寧靜的夜，令他劇跳的心漸漸寧靜下來。這丫頭可也眞是個鬼靈精，在天下爹娘的眼中，孩兒是永遠長不大的，但鳳嬌這丫頭在他面前，却陡然長大了，想想這丫頭怎生捉弄他這老爹爹來着？他和老兄弟甘大中商商量量，要瞞過他，悄沒聲天不亮就出城，不料她却更早溜出了城不說，更替他買了四好馬，好丫頭。

甘霖可不是眞惱，要是眞惱，那鬍子梢兒也就不會掛着笑了，他只道鳳嬌把他蒙在鼓裏，瞞得緊騰騰的，不料，蒙在鼓裏的，敢情倒是他。

好吧，這麼個鬼靈精丫頭，又是明知血劍在身邊，也就是兇險在身邊，自會時刻小心在意的，一定，一定會沒事的。

他眼巴巴的望，雖是越來越焦急惶恐，但想到女兒，又心下甜甜的得意，不斷地自我安慰。可惜，小寶這孩兒也是個鬼靈精，要是沒失散，那有多好，眞不知他那一身功夫是怎麼練的，說甚麼也不才過是十一二歲的孩兒，有他在身邊，那倒是個大好帮手，這淘氣的孩兒，可惜，可惜失散了。

漁翁施絕藝　釣絲擒三惡

咦！忽然間，就在他正想念小寶的瞬間，似乎聽到有蹄聲，是馬蹄聲？眞像是遠處奔馬的聲音！

他心頭一陣緊，聽，但再聽，可又只有河水的咆哮聲了。那小寶怎會知道他過了河？必不是他，傳說，這是南下走洪湖的大道，豈會沒趕路夜行的，便眞是有馬蹄聲入耳，也不可能是小寶。

小寶眞可愛，雖是淘氣些，可沒在他面前淘氣。甚麼話，還說沒在他跟前淘氣，要他看好馬匹，別走動，却不到盞茶工夫，回去就找不到他了，這孩子。

他眼巴巴望着夥計去的方向，遠處那冷月朦朧之中，只能見到遠處黑黝黝的叢林，並不見小廟，但知道那廟若〻在叢中，也必在那左邊，夥計說是不遠的，估計也該回來了，那平陽之地，可看出老遠，怎麼仍不見人影？難道有了……

想到若然眞的有了意外，他可不敢再往下想了。

無論如何，那夥計雖沒有把鳳嬌帶來，但也不現敵踪，他再也忍不住了，把劍隱在肘後，不料才一伏腰，驀聽蹄聲大起，眞是一匹奔馬，由遠而近，甘霖乃是馬上闖江湖，已有數十年了，豈有辨不出蹄聲的，是一匹奔馬。但他現下是在店後，大道渡口却是在店前，除非轉過去，否則看不見人和馬。

「小寶！」他自然首先想到小寶，忙轉過大道，只見那馬已在渡口停下了，必是馬上人望渡口的橫舟興嘆，奇怪，馬上怎麼沒人？馬傍邊也沒有？

啊？小寶，他再走近些，看見了一個小人兒拉着馬，馬高人矮，適才被擋住了，是他，「小寶」，甘霖喜得叫出聲來。

只聽那馬一聲長嘶，一條人影如箭離弦一掠到他面前，而且直向他懷裏撲來，小寶叫道：「老爹，可被我尋到你了？」

甘霖一把將撲來的小寶摟住，道：「你這孩子，教你別走開，怎麼轉背就不見人了。」却又心疼又喜極，又道：「好孩兒，也眞難爲了，竟找了來，難爲你連夜追了來，却是你怎知我過了河？」

小寶啊喲一聲，緊隨着一把將甘霖推開，倒把他嚇了一跳。

敢情小寶是去把跑開去了的馬牽回來，才嘻嘻笑道：「我怎會不曉得，老爹，你看不見我，我可瞧見你過了河。我啊，急得了不得，可不敢出聲喚你，待得我去把馬找回來，那渡船已快到這邊岸了。」

小寶急得了不得又不敢出聲呼喝，既然連夜追下來，終於找着了他，他如何不信，那必是要躲着甚麼人，甘霖不覺摟過他來，說：「小寶，可難爲了你。」眞難爲他顧人又要顧馬，小人兒牽着高頭大馬，眞難爲他怎生過得河，那時必已天黑，已沒擺渡的船了。

甘霖怎會不急於要知道，但眼下有更着急的事，那夥計去接取鳳嬌，仍不見回來，會不會……他不敢想，也連想也無暇了，忙道：「小寶，你來得好，快來。」他把小寶推開，把馬牽去底後，栓在隱蔽之處，拖了小寶就跑。

小寶說：「老爹，咱們那去啊？」

甘霖道：「別出聲，更別大聲，你瞧，那面有個林子，裏面有個大廟，快去，要是見到一個姑娘，她就是我的女兒，有三個大惡人也落在那廟裏，要是沒有事便罷……」

不待他的話說完，小寶已猛點頭，說：「我曉得了。」

甘霖一怔，說：「你曉得？」

小寶說：「我曉得老爹的意思，沒事便罷，若大姊姊被那三個大惡人欺負，我就帮大姊姊打他們。」

甘霖道：「小寶，你眞聰明，那三個大惡人可厲害得很，也和人屠戶與生死判一般的厲害。」

小寶一吐舌頭，說：「老爹，你猜，我在那碼頭上怎生不敢叫你，就是那兩個賊子追下來了，眞追下來啦，好，老爹，回頭我再告訴你。」轉身就跑，那是月下，眨眨眼，小寶已去得不見影了。

甘霖鬆了口氣，直把小寶當作了救星，這孩兒兵又上的功夫如何，他雖然不知道，但有一點是他放心的，這終南三惡絕不會比湘江人屠戶和生死判更厲害，但小寶的胆大淘氣，却是他知道的，這終南三惡都不知道小寶，越是不把他放在眼裏，越會上他的當，其實他眞害怕的是玉羅刹，既然她在暗處，會不會已見到了鳳嬌？

玉羅刹的武功眞正厲害到甚麼地步，他說也不知道，但玉羅刹嬌媚的笑臉，可令他害怕，想想他一見面，竟會把血劍的所在毫不隱瞞的告訴了她，那麼，鳳嬌一定也會上當的。

他也不敢怠慢，隨後跑了去，奇怪，那夥計不見回頭，甚至適才一陣馬嘶，也沒引出人來現身，他心下像有了不祥的預兆，總算小寶壯了他的胆，脚下加快了，一會到了那山脚的林邊。

其實在遠處看，那有甚麼山，近看才能看出那是一個高地，遠看的叢林，樹木都不十分高大，只不過林子密一些，密林中果然有個廟，但冷清清，不見有燈火。

那夥計口中的大廟，比起那小店來，是眞大了，其實只得一個殿，甘霖進入林中高處，也才看出殿後有些房舍，啊喲！甘霖驀覺脚下一軟，是踏着了甚麼？

這是魚米鄉，人烟稠密之區，自不是甚麼野獸，不，若是甚麼野獸，也是死了的。

他只退得一步，登時倒抽了口凉氣，是人！難道是個死人，要不然怎麼會被人踏在他身上，也不動彈！

那林子其實不密，撒落滿地月色，他只退得一步，已然認出來了，竟是剛才爲他報訊的那　夥計！啊，死了！

甘霖可不是沒見過死人，但這夥計若死了，可是爲他而死，怎不心頭一震，忙俯身一摸，原來沒死了，只不過睜大了一雙恐怖的眼睛，分明被人點了穴道！

他心下一急，忙奔下土山，他是爲了小心，故爾繞到廟的　後，只見廟的後門一個和尚橫倒在門口，亦是睜大了一雙恐怖的眼睛，這番那月色照在那和尚光頭和那大眼上，是以相隔了一兩丈遠，也一眼就看出來了。

甘霖更急了，不顧那和尚死活，從他身上一掠而入，還鞘的劍又拔在手中，啊喲！他又一脚踏在一具死屍上，又是一個和尚，甘霖可嚇壞了，咦！月光下，那死屍傍邊發出寒森森的閃光！原來是一把戒刀！這和尚有刀，那麼是和人對敵被殺的了，這是怎麼回事，難道這和尚不是普通的僧人，這是　甚麼人殺的？

鳳嬌！鳳嬌呢？這廟雖不大，但却像鬼域一般，分明是沒人的了？

他那還再顧甚　危險，急忙點燃火摺子，因是常在江湖上行走，幸是　備了火摺子，他迅速把那殿的僧舍和大殿搜查了一遍，又見到兩具死屍，也是和尚，鳳嬌呢？還有呂苗子，總算雖不見人，却也不見屍，那殿中分明有過劇鬥的景象，神枱倒塌了下來，那斷處猶新，分明是才砍折的！

沒人，連廟前廟後也沒人，但還有小寶呢？不過是先走一步，怎　也不見人？

甘霖找到一株大樹，騰身而上，但身在高處，仍然只是林木在夜風搖幌出幢幢鬼影，不見人，也聽不到人聲。不，誰說沒聲，似乎有人打了一聲胡哨，驀見樹下那牆頭上，竄上了一條人影，他一眼就認出來了，是那個終南飛狐，只見他打了一聲胡哨，跟着一招手，一會又竄上了一人，是那個終南劍客。

那矮子道：「不見人麼？糟！咱們晚了一步了，一定是被那婆娘得了手去，老大呢？唉，他也太魯莽了，只賸下一個活口，也被他殺了。」

甘霖不敢出聲，這終南飛狐和終南劍客並肩站在牆頭上，更顯出他那身形的矮小來，差不了矮了一個頭。明白他口中所說的婆娘，必是玉羅刹了，完了，必是鳳嬌和呂苗子落在她手中了。

就在那瞬間，遠處也响起了一聲胡哨，那矮子立即應了一聲，隨見一人飛奔而來，但這牆頭上的兩人不待來人近身，已躍下牆來，顯然甘霖竄上的那株樹最高大，那三人也向樹下聚來！

來的正是終南一判，只見脚尚未停，已一蹬脚，說：「罷了，好個玉羅刹，我和她勢不兩立，走，我去和她拼了。」

那矮子哼了一聲，道：「走，你和她向那裏去了，若不是你把那活口殺了，也還有踪跡可尋，現下天空海闊，向那裏追趕。」

終南劍客也說道：「你遇事總是那麼魯莽，這不怪他怨你，咱們且商量定了再說。」

那終南一判發起急來，說道：「這怎能怨我，哼，你們又不是不知那禿驢是誰？活口？甚麼活口，我不殺他，倒等他來殺咱們不成，若不是他受了傷，只怕殺他也沒那麼輕易。」

矮子嘆了口氣，道：「現下怨你也沒用了，既然知道他已身受重傷，他鐵面佛又不是三頭六臂，給他吃些苦頭，還怕他不說麼？却是鐵面佛會在這裏？還不是奇怪麼？」

甘霖又吃了一驚！鐵面佛，難道那個大和尚就是洛陽大佛寺的鐵面佛，那大佛寺乃是少林寺的下院，在武林中可是大大有名，當眞怎會到這小廟裏來？

只聽終南劍客道：「你也太魯莽了些，這一來，咱們可和少林寺的和尚結下怨了，還用說麼，分明也是爲那半截血劍而來。」

終南一判道：「還說我魯莽，你們不想想，他身受了別人的暗算，咱們又適時現了身，不殺他，這筆帳豈不是算在咱們頭上了，那才後患無窮，少林寺的和尚又不是全瞎了眼，却是一查看那傷口，便

知是受了誰的暗算，你們想，殺了他，倒不更乾淨麼，再說，我又不是用判官筆殺他，而是一掌震破了他的天靈蓋。嘿嘿，這才是死無對證，免了後患，我倒殺得不對了麼？」

當眞是終南一判一些兒不魯莽，但終南飛狐道：「你說得雖是，却有一點你沒想到，不論是那生面佛的是甚麼人，是否便是玉羅刹，但肯定是爲那半截血劍而來的，自然也就是咱們的對頭，你想想，咱們今晚不殺他，反而救了他一命，豈不是……嘿嘿，少林寺的和尚，豈不是就和咱們這對頭對立起來，讓他們去拼個你死我活，咱們豈不是……嘿嘿，豈不是……」

終南飛狐緩緩瞧了那終南劍客一眼，目光落在終南一判面上，就盯着不再移動了，顯然那是有責怪之意。

終南一判低下了頭去，頹然在樹下坐了下來，那兩人也抱膝坐在他傍邊，可把甘霖急壞了，別說溜走了，只要稍稍動彈一下，也會被這終南三惡發覺，是以連大氣也不敢出。小寶呢？忑怪，不先來一步麼？

忽聽那終南劍客嘆了口氣，道：「當眞是一步錯，全盤皆錯，咱們今晚上了那夥計的當了。」

只見矮子點頭道：「咱們守候在渡口，只道那是必經之地，不料，哼，顯然這生面佛買通了夥計，把那妞兒指引到這廟裏來，現下想來，八九不離十，一定上了那夥計的當。」

終南劍客道：「只怕不僅咱們上了當，玉羅刹那婆娘顯然也上了當，要不，她也不死纏着咱們了。」

終南一判跳了起來，道：「好哇，三十老娘倒綳了孩兒，好小子！」

却被終南劍客一把揪住了，道：「我說一步錯，全盤皆錯，咱們又晚一步了。適才我在林中搜查，發現那夥計躺在地上，顯是被玉羅刹痛懲了。」

矮子一怔，道：「你怎麼會知道是她呢？」

終南劍客一仰面，迎着洒落下來的月色，只見他苦笑，搖頭，說道：「那打穴的手法，一瞧便知，你們忘了，我也上過那婆娘的當，如何會不曉得，却是咱們快走吧，天就快亮了，死了這麼多人，要是被人發覺，咱們雖然並不會怕，可也是討厭。」

那終南一判把判官筆插回腰間，道：「才說商量，沒商沒量，往那裏追去。」

矮子也站了起來，道：「還商量甚麼，若然這血劍已到了玉羅刹手中，必是苗疆去了，若然那婆娘並未得手，那妞兒也會下苗疆，走，再遲就眞的趕不及了。」

三人說走就走，順着那廟牆一拐，就不見了，甘霖可不敢即刻下樹，會不會還有甚麼高手前來，會陡然又出現？他離開封才不過幾日，想想遇到了多少武林高手？久已聞名而未見過的，見到，甚至連從未聞名，而武功更高的，也聞了名，也見到了，便是尚未見到，若然他能留得下命來，也早晚都會見到，想想。不，他那還敢想，却是尋找鳳嬌要緊，唉！這小寶。

他再也不說小寶淘氣了，這孩兒胆大包天，聰明絕頂，若不是遇上了甚麼急迫的事，豈會不現身出來。

當眞天快亮了，他得趕快走，要不然廟裏這麼多條人命，就會算到他身上。那終南飛狐說得不錯，無論血劍保不保得住，既然鳳嬌與呂苗子未遭毒手，那就是還活着，必是過了河，往南去了。

他奔回小店後，不由一怔，馬在，但馬鞍小寶的那小包袱却不見了，必是小寶回去不見了，有甚麼急迫的事，取了包袱走了，會不會是遇到了他的女兒？要不，也會跟踪玉羅刹去了。

他不敢遲疑，解下馬來，順着那河岸往上流頭走了一段，只聽水聲嘩啦啦响，原來前面有河灘，小河倒寬了些，但水却淺了，甘霖即忙上馬渡過河去，奔到天明，早已出去二十多里外了。只見前面一片汪洋，水邊有個鎭市，道上也有了行人，一打聽，原來便是洪湖。請問，見到一個姑娘和一個黑臉膛的老頭兒麼？還有一個小孩兒！十二歲上下？却是一問一搭頭。

甘霖也就不停馬，其實他明知問不出甚麼來，鳳嬌和呂苗子便沒事，也受驚恐，那會這麼近就停下來，玉羅刹更不會在這樣的小市鎭上停留。

他催馬前行，烈日當空了，好熱的天氣，只見道傍林邊有個茶棚，也賣些糕餅，炎炎烈日近午，茶棚中只有個老人在打蒼蠅，他雖不餓，馬身可見汗。

甘霖下了馬，把馬栓在樹陰下，却是馬該吃些草了。進了凉棚，不料那賣茶的老人忽然瞪大了眼，對他上上下下打量，說：「客人，貴姓是甘罷？」

甘霖一震，忙道：「正是，你你……怎知道？」

那老人道：「我見你那馬和他說的一樣，果然你來了，約莫一個時辰前，一個小哥兒打這裏路過，要老漢若見到你這麼個騎馬的客人，帶個口信給你。」

小寶，是小寶，甘霖急道：「他怎說，可是個身穿一襲紫衣，拿着小包袱的孩兒？」

老人點頭道：「這就對了，他要老漢帶個口信給你，客人你有一位姑娘吧？」

甘霖的心像要跳出口腔，氣促得只能連連點頭，老漢道：「那小哥說，教你別躭心。」

甘霖急忙回頭，皆因這老漢向他身後望，但是來路上却沒行人，一個人影也沒有。

老漢低聲道：「小哥兒對我說，要是見到你，要老漢悄悄對你說，喏，那山坳裏有個廟不是，他和你那姑娘全在那裏，要你去一會。」

甘霖忙不迭塞了塊銀子在他手中，幾乎把馬韁也扯斷了，立即飛馬奔去，這番南來，本來女兒帶着血劍，神不知，鬼不覺的，却是他該死，倒把一個魔頭禍患給女兒引了來，可再不敢大意了，雖說來路上沒人，前面道也沒見有人，但至少他知終南三惡是南來了，那玉羅刹也在這道上，他又騎着馬，目標顯著，可不能再把這魔頭引了去。

幸山青水秀，奔過一片田野，便有林木隱蔽，果然轉過山坳，便有一個小廟，更遠處，可見一大片房屋，像是個市鎭。

他心下雖急，却跳下馬來，加了一分

小心，一者奔馬聲響太大，二來人在馬上，目標更顯著了，無論終南三惡或是玉羅刹，都有可能隨時出現，眞是謝天謝地，那麼，鳳嬌沒事了，而且與小寶會合了。

小廟近了，他把馬栓去樹木濃密之處，尚未轉過廟牆，他的心已劇跳起來，怎生死寂得怕人，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也不聞聲。

像是有着不祥的預感，慌忙越牆而入，驀見牆角有人影一晃，甘霖喝問道：「誰！」

牆角有株大樹，樹下有井，那人分明躲在井口後面，若然是鳳嬌或是呂苗子，不用見人也會站出來了，也不會是小寶，那人影分明是很高大的。

甘霖刷的一聲，拔出劍來，一掠到了井口這面，只見一個和尚面無人色，叫道：「饒命！」

甘霖道：「啊，原來是大和尚。」還劍入鞘，這和尚怕得蹊蹺，再也不多問一句，斜身一掠，轉過那殿堂，驀聽一聲呻吟，不好！果然和尚害怕有因，按劍竄到殿門口，啊！他搶進殿去，叫道：「老兄弟，你……」

那神龕傍邊躺着呂苗子，半身是血，面如淡金，倒還清醒，仍認得出甘霖來，顫聲道：「老鏢頭，你可來了。」

甘霖迅速轉了一轉，殿中再不見人了，見呂苗子受傷甚重，顧不得問話，忙不迭把他的衣襟撕下，在江湖上走鏢的，豈有不隨身携帶金創藥的，忙不迭替他敷藥包紮，那血却早止了，顯然呂苗子受傷已有不少時候，身上流出來的血已不那麼鮮紅了。

那傷是傷在近肩處的左臂上，已然見骨，一條絲巾齊肩緊緊扎住，顯然是他女兒之物，匆忙得連藥也來不及替他敷上。

呂苗子睁開了眼來，那額上的汗和血混和了起來，因是看起來好生怕人，甘霖忙道：「老兄弟，鳳嬌她……是甚麼人傷了你？你不要緊張麼。」

呂苗子恨恨地說道：「好厲害的……老鏢頭，你放心，姑娘走快了一步，也多虧一個小哥兒……」

甘霖道：「小寶！」

呂苗子說道：「是，那小哥兒叫小寶，把三個賊子纏住了，姑娘才能脫身，小哥兒說，老鏢頭你一定會尋來，果然你來了。」

甘霖見他痛苦得上氣不接下氣，心下雖急，但又不忍見他痛苦，好在女兒必能脫身了，便連人屠戶與生死判那樣的角色他也戲弄了，有他纏住那三人，必是沒事，忙道：「老兄弟，你失血過多，快歇一會，慢慢兒說說不遲，讓我瞧瞧，別處沒傷麼？」

呂苗子閉上的眼又睁了開來，道：「却也多虧了那小哥兒，我在殿後帮那和尚弄飯，一見那三個賊越牆而入，我一嚷，那使劍就一劍砍下，還幸我閃得快，那小哥兒來得更快，咦！」

甘霖一驚，只道有警，但身後並不見人，呂苗子却道：「老鏢頭，眞不知那小哥兒的功夫怎麼練的，不但救了我，還打了那使劍的一個咀巴子，一轉身，又在那使判官筆的賊子屁股上踢了一脚，姑娘必是聞聲知警，那三個賊子往前來了，姑娘倒打後面溜了進來，多虧她在匆忙時仍小心替我止了血。」

甘霖鬆了口氣，道：「老兄弟，說來慚愧，便我也一再得那小寶之助，才能脫險，他的來歷，連我也不盡知，別說這些了，却是鳳嬌那丫頭準會沒事麼？」

甘霖在這工夫，已把呂苗子臉上的血污抹乾淨了，那面色倒也不怎麼蒼白，這呂苗子年紀雖大了，竟還健壯得很，也就放了心。

呂苗子道：「我一再催促姑娘快走，好不容易才勸得她走了，我啊，就裝死，幸是姑娘走快了一步，老鏢頭，你放心，我知他們在何處。」

甘霖道：「慢慢說，說清楚些。」既然有了鳳嬌的下落，他也不着急了。

原來鳳嬌約好在廟後那座山上等候，小寶把終南三惡引開去了，先溜了回來，得知鳳嬌的去向，也追趕了去。道：「那小哥兒說老鏢頭你準會前來，果然你眞來了。」

甘霖霍地站了起來，但只是跨出一步，那步子又縮了回來，而且踱起步來。

呂苗子道：「老鏢頭，我這身皮粗肉厚，你放心，死不了，姑娘和那小哥兒往山裏去了，你倒是快去找他們。」

甘霖道：「只是，老兄弟你……」

那呂苗子當眞肉厚皮粗，受了那麼重的傷，竟能坐得起來，而且還裝得像沒事人兒一般，甘霖心下明白，他是忍着痛苦假裝，不過也要能够假裝，到底是皮肉之傷。

呂苗子道：「老鏢頭，你瞧，我不是沒事麼？我明白，你心裏着急，可又忍不下心來拋下我，老鏢頭，你這是怎麼啦，凡事也得分個重輕，快走吧，我這傷要是好得快，我隨後會追趕你們去的，要不，我就回開封，快去快去，那小哥兒眞行，但加起來也還是兩個孩兒，而且，那三個惡賊要是回頭來，我可裝死，老鏢頭可……快走，我身邊有不少銀子，你瞧，我不是沒事麼！」

說着，呂苗子想面上露出笑容來，但那臉上的皮肉却扭歪了，多年的老兄弟，他豈有不知道這呂苗子的性子，鳳嬌是他從小帶大的，關心那丫頭，不下於他，甘霖一蹬脚，道：「老兄弟，你說得也是，總算你先止了血，咱們那藥可也眞是刀傷靈藥，我見殿外有個和尚躲着，出家人慈悲，必會照顧，傷好了些，你回開封去吧，現下我雖然仍不明白那血劍是怎麼回事，但現下已是凶險重重了，老兄弟，只怕……只怕我也到不了苗疆，我可不是忍心不管你。我走了，老兄弟保重。」

甘霖即刻越牆而出，他可不担心那終南三惡會回頭，因爲任誰也不相信鳳嬌會回頭，又回到這廟裏來，但忽然心中一動，他倒立即又回頭了，對呂苗子道：「老兄弟，廟右林中的那匹馬，你當然認得，騎着馬，倒碍手碍脚，我把那馬給你。」

呂苗子道：「說得是，一馬也騎不下三人，過河渡也不便，進入苗疆，山路馬也難行，老鏢頭，那你快走吧，交給我就是了。」

甘霖這才再又出廟，只見那山竟然高峻，林木葱鬱，山巒起伏，那高處竟有白雲氤氳，江南地雖然非是無高山，但像這樣的山，却是罕見，是了，鳳嬌躲去山裏，自比平陽之地安全，那山重巒叠翠，進入山中，可不怕被那終南三惡尋到了。

但甘霖的眉頭乍展還蹙，偌大一座山，尋找起來，可也不易，除非人到了面前，不料入山還不到盞茶工夫，驀聽有了人聲，甘霖心下一陣劇跳，鳳嬌！他幾乎叫出來，幸是把到了咀邊的話嚥了下去，那人聲並不是嫩嗓子，自也不會是鳳嬌和小寶。

他循聲掩了過去，驀然問，眼前出現了一片湖光，原來山後就是洪湖，他是身在一個山坳中，人聲却在脚下，自那水邊傳來，甘霖身子一震，忙不迭縮回身去，是那人聲聽得清楚了，竟是那陰魂不散的終南三惡，他原該想到的，小寶把他們不過是誘離廟，可仍退不得這三人，既爲血劍而來，豈會就這麼罷手的。

他心下又怕又着急，落下了一個陡坡，只見那終南劍客搖着頭，說：「奇怪，分明見到人影，怎會不見了，前面又沒去路？」

那終南劍客立身之處，是個懸岩，岩臨水邊，湖上遠處倒有幾葉小舟。那麼，鳳嬌和小寶必在這左近了，忽聽另一人道：「你瞧，那裏有人！」是終南飛狐從一塊石後閃了出來，指着那左面的岩石背後，說道：「那裏有個漁翁，待我過去問問他。」

但另一條人影一閃，却打左面岩石上落下去了，甘霖倒抽了口涼氣，是終南一判，適才分明就在他前面的坡下，相距不到兩丈。好險！但鳳嬌與小寶就在這左近，那終南劍客是何等人物，豈會看錯的，何況還有那終南飛狐，甘霖爲何而來？豈有退縮的，女兒若是有何不測，他活着還有甚麼勁。

那裏有個漁翁？甘霖看見了，相隔有十多丈，在一塊孤懸在湖面的懸岩上，有個漁翁在垂釣，身後還可見有房屋，是一間倚岩而建的小屋，那老翁白髮蒼蒼，雖在垂釣，但顯然是隱者之漁，要不然怎會家在這樣荒僻的岩上，要過去，他從高處的坡上過去，倒比下面的三人更易了，皆因下面的岩壁斷裂又陡峭。

甘霖忙溜了過去，這漁翁是山間僅見的人，只怕眞見到了鳳嬌和小寶，不，盼望他沒見過就好了。不料甘霖早倒抽了口涼氣，只見那屋中鑽出個小人兒來。小寶！是小寶！

那終南三惡必已見到了，糟了，只怕鳳嬌也在屋中，這小寶雖然連比這三惡更厲害的人也戲弄了，但他總是個小人兒，利用身形小巧，機智溜滑，若是被堵在那岩上，可了不得，但令甘霖奇怪的是：那終南三惡分明打下面過來了，怎麼都不現身？是了，必是不願打草驚蛇，在等鳳嬌現身。

甘霖按着劍，更溜下了一些，那屋上的岩上，有一株盤曲的虬松，既可落脚，又可隱蔽身形，他把牙咬緊了，這終南三惡只要一出手，他就拚命，說甚麼也不容許三惡傷害鳳嬌。

那小寶跑到老漁翁身後，說：「老爺子，你騙人，你說釣一尾金鯉魚給我的，姊姊把火都生起來啦，魚却不見影兒。」

那漁翁說：「見鬼了。」

小寶說：「你說話不算話，你聽，我餓得肚子咕咕叫，幾時才釣得到呀？」

甘霖心頭更劇跳起來，這小寶和誰一見都親熱得很，他口中的姊姊，必是鳳嬌，眞在他脚下的屋中，但女兒就在眼下，他倒不是歡喜，而是憂起担來。

却聽那老漁翁道：「我說魚兒見了鬼，都給鬼跑嚇掉。」

「哈！」小寶笑了，說：「老爺子，原來你專會騙人，大白天那有鬼，你沒本事釣上魚來就眞。」

老漁翁却正色道：「誰騙你了，不但有鬼，還是個專管小鬼的判官，小孩兒，你瞧，這水有多清，魚見了那鬼影兒，怎會不嚇跑了，噓！別出聲！」

甘霖心中一動！老漁翁分明是逗着說笑，怎麼，這般巧，岩傍可不是眞個判官，不，不可能，老漁翁便眞見到了終南三惡，可也不知有一個綽號叫終南一判。

漁翁聚精會神，瞧着那釣竿，但那竿梢兒只是彎了一下，就再不動了，漁翁說：「該死，又給跑了。」

小寶格格一笑，天眞的說：「可是又被那判官嚇跑啦？」

漁翁說：「不是，這次是隻狡猾的狐狸。」

「啊！」小寶說：「在那裏，不見啊？老爺子，你這後面岩上有狐狸麼？怎麼聞不到騷味兒？」小寶的鼻頭兒直聳，東張西望。

甘霖可怔住了，說有個判官是巧合，這狐狸又怎說？難道岩上眞有狐狸？不，不可能，這裏有六七個人，便眞有狐狸，也早嚇跑了，嚇跑必不是魚兒。

小寶嗅了嗅，說：「嗳呀！老爺子，你不老實，你又騙我。」

老漁翁說：「你不信不是？好，魚兒給嚇跑了，不上鈎，我捉隻狐狸來你瞧，小孩兒，你吃過狐狸肉沒有？咱們拿一半來紅燒，另一半清炒也不壞。」

小寶樂了，說：「我不信，你捉來瞧瞧？」言尚未了，驀見那漁翁竿兒一揚，刷的一聲，那釣絲竟有筷子那麼粗，向右面岩壁上掃了過去，只聽一聲驚呼，啊喲！是甘霖叫出聲來，不好！皆因終南飛狐身向那屋前的岩石上撲來！

但甘霖劍出鞘，也長起身來，却目瞪口呆了，終南飛狐是落在那岩石上了，不過不是脚點地，而是肩背着地，小寶啊呀一聲，道：「原來是這隻騷狐狸。」終南飛狐的身子才躍起一半，那漁翁的釣竿却就勢掃去，甘霖這番可瞧得明白了，那竿梢兒掃在終南飛狐的湧泉穴上，登時就不能動彈了，屈着腿，切齒咬牙，眼中兇光暴射，就是不能動彈。

啊！甘霖也驚得目瞪口呆，這漁翁果然是隱者之漁，必是一位武林逸士，這一喜非同小可，想想這終南飛狐何等身手，竟被這漁翁坐着不動拋出釣絲就擒了來！

說時遲，早又一人飛落，終南一判！漁翁却瞧也不瞧他一眼，對小寶說：「可不騙你吧，我捉個判官，小孩兒讓開！」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子成·圖

情海翻波瀾　江邊戰老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哈門陀威迫古浪與石明松同行，中途遇見桑氏兄妹前來迎接古浪，但爲哈門陀所阻，丁訝適時趕到，敵住哈門陀，暗囑古浪跟桑燕逃走，桑燕帶着古浪取道閩中轉乘帆船溯江而航，夜航中，婁弓況紅居童石紅哈門陀等先後不速而至，哈門陀以執行師門家法爲由，欲帶走古浪，船上各人加以阻止，哈門陀憤極，於舉手投足間連敗數人，再無人敢捋虎鬚，於是他要帶走古浪，而古浪頑抗，古浪能否逃離哈門陀掌握，請看下文。

古浪心中暗暗着急，忖道：「萬般無奈之時，我只有身懷『春秋筆』投江而死，以謝阿難子托付之恩了！」

想到這裏，他心中略感平靜，不由斜眼望了童石紅一眼。

這個奇怪的女孩子，自從上船之後，便靠在船舷上一言不發，這時仍是這個樣子。

她那雙美妙的眼睛，望望地上躺着的人，又望望哈門陀，面色平靜，絲毫沒有驚慌之感，但是，她的目光從沒有飄向古浪。

哈門陀沉默了一下，用着很平靜的聲音說道：「古浪，我實在不願與你動手，第一你是個小輩，第二我曾收你爲徒。可恨你自己不知厲害，闖下了大禍，弄得不可收拾，爲今之計，你好好的跟着我回去，等我問明一切，也許會饒你……」

話才說到這裏，古浪用着冷靜而無情的聲音說道：「不，我不隨你去！和你在一起，我只感到恐怖，你的用心我也明白，收我爲徒並非爲了愛才……」

哈門陀大怒，喝道：「住口！這麼說來，我是一定要你跟我走了！」

他說着身形一長，正要向古浪撲來，不料一條纖細的身影，飛快的攔在了他的面前。

哈門陀定睛看時，竟是童石紅。

古浪也感到意外，忙道：「童姑娘，這沒有妳的事，妳趕快讓開……」

哈門陀忍着怒氣，恨聲道：「小姑娘，妳趕快讓開！」

童石紅微微搖頭，說道：「老師父，你若是要殺古浪，不如殺我好了！」

她這話說出口，古浪及哈門陀同時一驚，古浪一陣心跳道：「姑娘！妳……」

下面的話無法出口，同時他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哈門陀氣得跺脚道：「嗐！誰說我要殺他？」

童石紅又道：「那麼你要作什麼？」

哈門陀氣道：「好好的，我殺他作什麼？我只是要把他帶走！」

不料童石紅傻裏傻氣的說道：「那麼你把我帶走好了！」

這句話眞個令哈門陀啼笑皆非，急得他直搓着一雙手掌道：「唉！這……這……我帶妳去作什麼？眞是！」

童石紅好像傻了一般，淺淺一笑，甚是嫵媚，回頭望了古浪一眼道：「那麼你帶他去作什麼？」

哈門陀眞個被她問得無可奈何，對古浪道：「古浪，她是怎麼啦？是不是有些毛病？」

古浪實在不願意把童石紅捲入這件事中，於是走到童石紅面前，低聲道：「姑娘……謝謝妳這麼關心我，不過沒有什麼事，我與這位老師父乃是舊識……」

不料童石紅仰起了臉，微笑道：「你不要騙我，所有的人中，就是他最厲害，你若是跟他去，必定是凶多吉少！」

這時古浪也無話可說了，哈門陀實在忍耐不住了，揮手大聲地叫道：「趕快讓開！」

童石紅却發了傻勁，說道：「我就不讓！」

哈門陀大怒，身子一側便由童石紅旁邊掠過，口中喝道：「古浪！你還不跟我去？」

他正要抓向古浪，突聽一聲深沉的嘆息由艙內傳出，古浪及哈門陀均是一怔！

緊接着，一個瘦弱的老人，由艙內走了出來！

古浪不禁大喜道：「丁老！你……」

那突然出現的丁訝，搖手止住了古浪的話，笑嘻嘻的對哈門陀道：「門陀師父，你怎麼又來了？」

哈門陀沉吟一下，說道：「也罷！在江湖之中，能與我動手過招的人，大概就你一個，現在還不到時候，我不願此時動手！」

他說到這裏，轉頭對古浪說道：「孩子！叛我依他，未必是福！」

他說完之後，身如海鳥一般，落在了他的那隻小舟上，操起了一把單槳，微一划動，小舟如箭射了出去，快速已極！

他一連划了幾下槳，小舟便消失在暗黑之中。

古浪等二人，目送奇異的老人消失之後，各懷着一種不同的想法。

丁訝低頭望了望倒在船板上的老人，說道：「他的點穴功夫另成一派，好在他點的是輕穴，我們不必施救，不久自可轉醒的。」

古浪知道丁訝的意思，是要自己不要解他們的穴道，以免醒來之後又有麻煩。

丁訝望了望童石紅，說道：「童姑娘，妳趕緊送令婆回去吧！」

童石紅默默的點了點頭，她面上有一層鬱傷之情，望了古浪幾眼，似乎要說些什麼話，但是並未說出來。

古浪看到這種情形，心中也很難過，他很想對她說幾句話，但又不知該說些什麼。

他們四目相視了一陣，童石紅憂傷的避開了古浪的目光，去料理況紅居。

丁訝雙手托起了婁弓笑道：「這老兒也算栽了！」

他把婁弓交給了古浪，說道：「你把他送回船上去吧！」

古浪答應了一聲，接過了婁弓，他一躍之下，已經上了婁弓來時的那隻小船。那兩個划船的舟子，早已嚇得面無人色。

古浪把他放在船艙中，說道：「他沒死！一會兒就好，你們快走吧！」

說罷之後，身如海鳥一般，躍上了那隻大船！

這時尹達江、石寶等均被丁訝救醒，童石紅也扶着況紅居回到自己的小船上。

她抬頭望着古浪，引起古浪一種莫名的惆悵與憐憫，覺得這姑娘很是可憐……

這時候丁訝已下令開船，白帆盈風，順流而下！

童石紅的小船漸漸遠去，最後終於消失。

古浪扶着船舷，心情沉重，水霧瀰漫之中，他似乎還望見童石紅那張清秀而又憂傷的面頰……。

丁訝走了過來，拍着古浪的肩膀笑道：「去吧！我們到艙裏再談！」

古浪驚覺過來，不禁面上一紅，笑道：「丁老，你怎麼會突然出現呢？」

丁老笑道：「我一直在船上，因爲想多了解一下他們的情形，所以一直到最後才出來。」

說着二人一同進了艙，古浪突然想起久無動靜的桑燕，不禁問道：「桑姑娘呢？難道睡得這麼熟？」

丁訝喝了一口水，說道：「是我叫她不要出來的！」

古浪點了點頭，說道：「原來如此，我眞怕她有什麼差錯呢！」

丁訝沉吟了一下說道：「現在我們又在一起了，看來，我這一路不能離開你們了！」

古浪笑道：「你不是也要到桑家堡去麼？」

丁訝嘆了一口氣，說道：「去是要去，結果爲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古浪接口道：「據我看，大概沒有什麼問題，桑氏兄妹及桑家堡的人，不是都對你很好麼？」

丁訝苦笑道：「其實一點也不關他們的事，九娘的脾氣古怪的很，說也不敢說呢！」

他說到這裏，停了一下又接口道：「總而言之，這是我最後一次，無論見不見得着她，到此爲止了！」

他言下之意，不勝唏噓，古浪也很同情他，但是却無話可說。

這時丁訝突然放低聲音道：「關於我拿了你『紅珠』之事，不可向任何人講，尤其是桑家堡的人……」

古浪很是詫異，問道：「爲什麼？」

丁訝把聲音壓得更低，說道：「現在我主要的是靠着這個玩藝兒見她，如果她知道了，恐怕又見不着啦！」

古浪點點頭道：「好，我會記住。」

這時古浪想起前數日的事，問道：「丁老，那天你找哈門陀動手情形如何？」

丁訝搖頭笑道：「那天沒有動手，就和今天一樣，他自動走的！」

古浪很是詫異，說道：「如此看來，哈門陀很是怕你，每次都不敢動手呢！」

丁訝搖頭道：「話非如此，只因他不願意現在和我動手，並不是他怕我。」

古浪又道：「如果動起手來，你是不是一定可以贏他呢？」

丁訝一笑不語，這時候，從門外傳來了桑燕的聲音，說道：「你們還沒有安歇麼？」

丁訝笑道：「還沒有，桑姑娘請進來吧？」

話才說完，桑燕已經推門而入，古浪只覺得眼前一亮，她穿着一件淡青色的絲軟長衣，雲髮微攏，面色嬌紅，清秀之中透出了嫵媚。

古浪心中一種莫名其妙的跳動，趕緊把目光移開，桑燕已跨進門來。

丁訝用手指着椅子道：「姑娘請坐，這麼晚了還不休息麼？」

桑燕坐了下來說道：「我有些事要請教丁老？」

丁訝笑道：「姑娘請說！」

桑燕接口道：「此去重慶還有好幾天的水程，沿途想必有很多麻煩，不知丁老能否隨船照護？」

丁訝笑道：「我病發時，古浪一直很悉心的照料我，所以我也要照顧他，直到桑家堡。」

古浪及桑燕聞言都很高興，桑燕道：「這樣我就放心了，因爲最近川中出了事情，堡裏的好手都派了出去，我眞怕保不住駕呢？」

古浪面上一紅，說道：「這都是怨我無能，身有重任，却又是寸步難行！」

丁訝微笑道：「這也不能怪你，說實在，你的對手太强了，即使是我，也會感到吃不消呢！」

他們又閒談了幾句，丁訝道：「你們若是精神好，不妨到艙外聊聊，我可要睡覺了。」

他說着躺了下來，這時已是二更多了，古浪却毫無睡意，便同桑燕一同步出艙外。

夜涼如水，江水洶湧，一陣陣寒風，吹得人透體生寒。

古浪望着茫茫的江面，反倒有一種開脫的喜悅，他深深的吐了兩口氣。

這時雖是深夜，但是這艘大船却走得更快了，石寶和一個小伙子在船尾掌着舵，低聲的談着話。

古浪和桑燕相伴，各把目光投向遠方，彼此之間，仍保持着一種少男少女的矜持，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沉默了一陣，古浪說道：「寒江夜渡倒也有一番風味，姑娘認爲如何？」

桑燕點點頭，用着她美妙的聲音說道：「可不是，我沒事的時候，老愛在江上住上幾日，什麼煩惱都一掃而去了！」

古浪笑道：「姑娘有什麼煩惱？」

桑燕晶亮的目光，望了古浪一眼，却不回答。

古浪也感覺到自己問得太唐突了，二人又開始沉默下來。

天空是一片昏沉，不見星月也不見一絲雲，古浪自語地道：「明日怕又要下雪呢？」

桑燕突然轉過了臉，問道：「剛才那位童姑娘是誰？」

她突然提出這個問題來，倒令古浪吃了一驚，微微怔了一下，說道：「她是況紅居的孫女。」

桑燕側過臉去，古浪看不見她的表情，但從她的聲音和形態中，可以感覺出她有些異常。

她用着冷澀的聲音說道：「原來是況紅居的孫女，她人怎麼樣？」

古浪有些難以回答，沉吟一下說道：「這……我也不太清楚。」

才說到這裏，桑燕突然接口道：「料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古浪不禁大爲詫異，問道：「怎麼？姑娘看到她什麼惡蹟麼？」

桑燕轉過了臉，面色有些不自然，搖了搖頭，說道：「我雖然不十分清楚，不過由她的行徑看來，我料她不是什麼好女人？」

古浪聽她這麼一說，不禁有些不悅，忖道：「這姑娘說話眞是欠考慮！」

但是他表面上不能把話說重了，正色道：「姑娘也許看錯了，童姑娘是個很好的女孩。」

桑燕的秀目突然睜大了些，盯視着古浪，倒使古浪嚇了一大跳。

她用一種異常的口吻道：「你怎麼知道的？」

古浪不禁面上一紅，說道：「我…與她認識很久了，她爲人一片天眞，不像況紅居那麼深沉。」

桑燕笑道：「你們常在一起麼？」

古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一些也不了解桑燕的用意，笑道：「倒是時常見面，討厭的是況紅居，若是沒有她，我們一定成爲很好的朋友呢。」

桑燕一言不發，沉默了一陣，才道：「怪不得剛才捨身救你了！」

古浪笑道：「這個姑娘眞是不知道厲害，不過，她對我如此好，我是不會忘記的。」

桑燕的目光，頓時黯淡下來，她輕輕的咬着嘴唇，怔怔的望着古浪。

古浪不禁被她弄得莫名其妙，忖道：「她是怎麼了？好像有些不高興。」

桑燕又把目光轉了過去，冷冷道：「你爲什麼不把她留在船上？」

這時古浪才聽出味道有些不對了，說道：「我與她是兩條路的人，怎麼可以留她在船上，再說這船也不是我的……」

桑燕却轉嗔爲喜，說道：「我倒喜歡這個姑娘，下去要留她談談……」

古浪很明顯的看得出來，她的笑容實在很勉强，但是自己實在也想不出她爲的是什麼？」

桑燕說完了這句話，便回到她的艙房中，古浪默默望着她的背影消失，自語道：「奇怪了，莫非她與童石紅有仇嗎？」

由於桑燕的一再提到童石紅，古浪胸中，不禁泛起了方才她捨身的那幕景象。

繼而連想到他們初識的情形，在「哈拉湖」畔，自己正在苦練武功時，這個姑娘却奇妙的出現了。

她的出現，給古浪帶來了一連串的怪事，也給古浪帶來了以往所未曾感覺到的情境。

人，就是這麼奇怪，感情往往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等到你發現時，已經不容易擺脫了。

這一刹那，古浪似乎對童石紅特別懷念，而桑燕的一切則顯得遜色多了。

他正在幻想之時，似聽到船尾有輕微的聲響，不自覺的走了過去。

船頭一側，捲着一大捲帆布，古浪看到一個人影在帆布的後面一閃而沒。

古浪心中一驚，忖道：「啊，這種孤魂怨鬼，居然還不放手。」

他揚起雙掌，一掌迎敵，一掌護身，提氣輕行，由反方向向後繞了過去。

這時的古浪眞是輕巧如燕，移動之下，沒有一絲聲息，已然轉到了右側。

果然，有一條黑影隱伏在那帆布後面，古浪大着胆子，猛一長身，雙掌抓住了那人的膀子。

但是，他立時大吃一驚，鬆開了一手，驚道：「啊，原來……」

才吐出了二個字，一隻溫香的玉手，已如閃電般的，按在了他的嘴唇上。

緊接着，一個極低的聲音說道：「噓……不要叫！」

那隱在帆布後面的正是童石紅。

她一隻玉手，輕撫着古浪的嘴唇，使這個年青的大孩子，感到一陣陣的面紅和心跳。

他們神奇的對視着，童石紅竟忘了把手放下來，古浪那俊目中，發出了他生命中第一個愛情的火花。

他把童石紅的手，輕輕的拉下來，但却緊緊的握在自己的掌心中！

他們彼此有一種莫名的激動。

雖然只是這麼普通的接觸，但是，此刻的滋味，已經勝過了世上一切美好的嚐試！

童石紅的秀目中，含着興奮和羞澀的淚光，她默默的投進古浪雄壯而溫暖的懷抱中。

這個未經人事的孩子，本能的把她緊擁着，偎着她的面頰。

一切都停止了，他們似乎連呼吸也忘記了，一切都陶醉在那無盡的美好之中。

突然，一聲尖銳的冷笑聲，使他們急電般的分開了！

在船頭的燈光之下，站着桑燕，她的目光射出了怒火和憂怨。

古浪面紅過耳，全身的血液都充到了腦部，使他感到昏眩。

童石紅默默的站在一旁，垂着頭，不敢看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

這種尷尬的情景，繼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桑燕才用冷峻的聲音說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古浪羞愧萬分，但是他不得不仰起頭，很困難的說道：「我……我……我到船頭來，發現了童姑娘……」

桑燕打斷了他的話，冷笑道：「於是你們就……」下面的話她說不下去，目中却閃着淚光。

古浪急道：「我們……唉，不如姑娘你所想的……」

但是這種情形下，古浪實在無話可說，本來是絕對的私事，但是插入了一個外人，便弄得不可收拾了。

桑燕慢慢的冷靜下來，她强抑着自己激動的情緒，冷冷道：「童姑娘，妳是怎麼來的？」

童石紅低聲道：「我……我是駕小船來的。」

這時驚動了船尾的石寶，他跑了過來，望見了這種情形，奇怪道：「姑娘，是怎麼回事？」

話未說完，桑燕突然轉過了身子，厲聲叱道：「沒你的事！」

石寶嚇了一跳，趕忙跑了回去。

她這種反常的憤怒，使得古浪和童石紅都感到意外，怔怔的望着她。

桑燕又道：「既然妳是坐小船來的，那麼妳與古少俠一同坐小船走吧！」

古浪一驚，也感到有些憤怒，說道：「姑娘，妳如此看我古浪，實在是冤枉了我，剛才的事……」

桑燕冷笑道：「我怎麼看你呀？」

古浪生氣了，回頭對童石紅道：「石紅，我們走！」

童石紅的目光中，露出了感激和喜悅，但是，她却搖搖頭道：「小船已經流走了？」

桑燕又是一聲冷笑，說道：「這麼看來，妳是居心住在這兒了？無恥！」

古浪劍眉一揚，喝道：「姑娘，妳不可侮辱她！」

桑燕怒道：「我侮辱她？她自己剛才作的什麼事？」

古浪跨上了一步，雙手握住桑燕的膀子，用力的搖着，厲聲道：「她作了什麼事，妳說！妳說！」

桑燕的臉上變色，用力掙開了古浪的手，揚掌之下，打了古浪一記耳光，哭叫道：「滾！滾！你們給我滾！……」

她哭着跑回了艙，留下了無可奈何的古浪和童石紅。

這一陣大鬧，驚動了滿船的人，丁訝首先跑出艙來，嚷道：「怎麼回事？怎麼回……」

當他看見童石紅的時候，不禁吃了一驚，接口道：「咦，妳怎麼又回來？」

古浪及童石紅均未說話，丁訝走近了些，只見古浪面色發青，雙目似要冒出火來。

他奇怪的問道：「古浪，什麼事把你氣成這個樣子？」

古浪怒氣冲冲，轉過了頭，對石寶道：「馬上靠岸，我要下船！」

石寶嚇了一跳，不敢答應，又不敢問，怔怔的望着丁訝。

丁訝笑道：「你別聽他的，什麼事都有我！」

話才說完，桑燕又從艙裏衝出來，叫道：「下船就下船！石寶，馬上靠岸。」

這一來又把石寶弄傻了，衆人這才明白，原來是古浪與桑燕吵了架。

丁訝費了好大的勁兒，才把他們壓了下來，正色說道：「古浪，到底是怎麼事？告訴我，讓我來評評理！」

本來這種事算不了什麼，但是偏又說不出口，古浪面色微紅，餘怒未消的說道：「你去問她好了！」

丁訝皺皺眉，說道：「你們這些年青人，眞個叫人沒辦法……」

他走到了桑燕的面前，問道：「好姑娘，到底是怎麼回事？」

桑燕眼圈發紅，一個勁兒的搖着頭，仍是一言不發，丁訝不禁着了急，大聲道：「古浪！你隨我進艙來！」

古浪無奈，隨着丁訝進得艙來，丁訝道：「剛才我着實倦了，外面發生的事一些兒也不知道，那童姑娘怎麼又回來了？快告訴我！」

古浪雖然有些難爲情，但轉念一想：「這也不是什麼不可告人之事，丁訝也必定有這種經驗……」

他想着，便紅着臉把方才發生的事，毫不隱瞞的告訴了丁訝！

丁訝聞言，氣笑不得，說道：「這可難辦了！偏巧况紅居與你對敵，童石紅怎麼好留在船上呢？」

古浪搖頭道：「我並沒有說要留她在船上，可是桑燕氣焰凌人，也未免小題大作！」

丁訝笑道：「人家是奉命出來接你的駕，發生了事情當然要管的。」

古浪仍是怒氣不消，說道：「剛才的事，純然是我與童姑娘的私事，與她什麼

相干，發這麼大的脾氣！」

丁訝望着古浪，笑道：「傻孩子，你還不明白她發什麼脾氣麼？」

古浪一怔，再一細想，心中立時略有所悟，一張俊面不覺紅了起來，心中也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滋味。

丁訝放低了聲音說道：「她一直喜歡你，你不知道麼？」

古浪搖了搖頭，斷然道：「我不喜歡她！」

古浪這句話，倒是頗出丁訝意料，他搖頭說道：「這可就麻煩了……如此說，你是喜歡童姑娘了？」

古浪面上一紅，點了點頭。

丁訝眉頭一皺，說道：「這對於你進桑家堡是一種阻力啊！」

古浪昂然道：「我不能為了進桑家堡就曲意奉承桑燕，我現在的處境雖然很危險，但是我到桑家堡去，是奉有任務，並非去避難的！」

丁訝連連的點頭，說道：「你有這番志氣，我很高興，再說感情方面的事，還是順乎自然，不要勉強的好……想當年……唉！」

他似乎又回憶起往事，感喟無已。好在他很快的把自己從回憶中拉了回來，皺眉道：「那現在的事怎麼辦？」

古浪道：「且看桑姑娘怎麼辦……」

說到這裏，向窗外望了望，淡淡一笑，說道：「我已經知道怎麼辦了！」

丁訝也向窗外望了一下，說道：「啊！這個姑娘，竟真的靠岸了！我去和她說說！」

他身子還沒有起來，已經被古浪一把抓住了膀子，正色道：「丁老，由她去！我絕不願因人成事。」

丁訝怔了一下，說道：「你有此志氣固然好，不過你的敵人太多，都是一流的人物，選此水道，為的是易於應付，上岸之後事情就難辦了！」

古浪毅然道：「事情再艱難，我也要全力一拚，實在不可為的時候，也只好與『春秋筆』相殉！」

丁訝拍了拍他的肩膀，說道：「好志氣！我們等待桑姑娘的下文吧。」

他說着，與古浪一同走出艙來，却不見桑燕等人的踪跡，只見童石紅依然站在那裏，一言不發，丁古二人出艙，她似乎也未看見。

丁訝對古浪說道：「我去看看這丫頭造什麼反！」

說着匆匆而去，古浪在後面叫道：「由她去！」

但是丁訝已進入桑燕的艙房，船頭只剩下古浪及童石紅二人。

大船迅速的向岸邊靠去，二人已可望見灰灰的水堤，和衝擊的浪花。

童石紅仍然有些驚慌不知所措，她默默的望了古浪一眼，低聲道：「是我害了你……」

古浪大聲打斷她的話，說道：「胡說！不要說這些話，我古浪不是因人成事的人！再說我願意作什麼就作什麼，誰也管不着我！」

童石紅見古浪發了牛脾氣，便不再開口，但是心中却暗暗高興，因為古浪已經與桑燕鬧翻了。

這雖不是童石紅來此的目的，但却是一種意外的收穫！

却說丁訝到桑燕的艙內，只見她凝望着窗外，面色凝重。

丁訝問道：「是妳叫船靠岸的麼？」

桑燕面上一紅，點了點頭。

丁訝正色道：「姑娘！你可知道古浪對於你們桑家堡及九娘的重要性麼？」

桑燕面色一變，顯得有些不安，丁訝又道：「剛才發生的事，古浪已詳細的告訴我了，他們只不過略為親密，並無任何越軌之事……」

桑燕用力把頭扭過一邊，說道：「誰管他們那些臭事？我只是問他那個姓童的怎麼又回來了，他就發脾氣！」

丁訝笑道：「剛才你們爭吵時，我看得清清楚楚，並不如妳所說的那樣呢。」

桑燕却道：「既然他們那麼好，我船上又不能留那個姓童的，就請他們下船算了。」

丁訝緩緩道：「妳現在是氣憤之時，可曾考慮到後果？」

桑燕倔強的說道：「了不起，姑婆把我殺了就是！」

丁訝冷笑道：「妳以為她的脾氣作不出來麼？」

桑燕面色一變，遲疑了一下，說道：「那……那麼留他們在船上，我下船就是了！」

才說到這裏，艙外古浪的聲音傳了進來道：「不用費事了，我下船就是了。」

桑燕一驚，拉開了艙門，只見古浪已經收拾停當，牽着他那匹駿馬。

他昂然而立，面色平靜，一雙俊目射出了堅毅的光芒，看起來真是一個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

桑燕此行奉有極大的任務，她不過是一時氣憤，出此下策，現在古浪執意下船，倒把她弄傻了。

可是話是由她先說，這時勢無再加挽留之理，強忍着心中的悲憤，望了丁訝一眼。

丁訝早已微訝道：「古浪！你不要作怪！」

古浪很誠懇的道：「丁老，我這一路下來，承你多方照顧，實在感激得很，不過當初阿難子恩師臨危授命，也就是要我在困難萬端之中達成任務，所以我細細的想過，我不能因人成事，死活都要靠自己，請老前輩不要攔阻我。」

古浪這麼一說，連丁訝也說不出話了，他深知古浪的性情，既已決定，便無法更改。

沉默了一下，丁訝道：「那麼童姑娘你如何安排呢？」

古浪正色道：「她已兩度叛離況紅居，恐怕勢難再回去，不過我自會為她想辦法的。」

既到如此局面，彼此都沒有什麼好說了，空氣顯得很沉悶。

船慢慢的靠近了岸邊，這時約莫三更天，有些早起的漁人已開始作業了。

船終於靠岸了，古浪命石寶搭上了跳板，向丁訝拱手一禮道：「丁老！你請休息吧！」

丁訝笑道：「不打緊，我們隨時可見面。」

古浪知道，他還是要暗中保護自己的，就是拒絕也沒有用，只得由他。

童石紅一直一言不發，默默的跟在古浪身後，像是個可憐蟲似的。

這情形看在桑燕的眼中，更覺難受，但是她是個堅強的女性，把那無限的熱情和妒恨，深深的藏在心底。

古浪等石寶把船板搭好之後再向尹達江、石寶人等，一一道別。

尹達江緊皺着一雙眉毛，因為他是奉桑九娘之命來護送古浪的，不意發生了這等不愉快的事，使得他也覺得無計可施。

不過既有丁訝一再的保證，古浪或能沿途無恙，遂乃放了些心。

最後，古浪向桑燕拱了一下手，說道：「姑娘，多謝你的照顧，如果沒有什麼意外，我們前途相見非遙……見了令兄，請代我致意！」

桑燕嘴唇蠕動了一下，只輕輕的說道：「後會有期！」

她飛快的回身而去，跑入了艙中。

古浪的心中也不太舒服，發了一下怔，心中忖道：「這個姑娘到底是什麼心意呢？」

丁訝已經笑道：「好啦！唱了半天戲，別忘了最後一句話，不然就笑話了。」

古浪面上一紅，拉馬而去，童石紅早已走上了岸，在一邊等着他。

上岸之後，石寶立時收了跳板，大船再度向江心駛去，掛滿了帆。

丁訝遠遠伸手遙指道：「這裏是『南充』，快趕路吧！」

古浪一驚，忖道：「已到『南充』了，到底是水路快得多啊。」

那一船人走了之後，童石紅的情緒也立時好多了，她笑着說道：「喂！我們走吧！」

古浪回頭看了看她，見她神情愉快，根本絲毫不担心以後的安全，不禁又好氣又好笑。

童石紅笑着又道：「累得你一夜沒有睡覺，找個地方休息吧！」

古浪問道：「妳是不是也很累？」

童石紅搖搖頭，說道：「我倒不累，是怕你累了！」

古浪見她一片關切出於至誠，心中的煩悶略解，忖道：「人生知己難求，童石紅能對我如此，我應該心滿意足了！」

童石紅見他不語，一雙俊目注視自己，顯得稚氣非常，不禁笑道：「妳老是看着我作什麼？」

古浪面上微微一紅說道：「啊……沒什麼！姑娘，妳真個與令婆鬧僵了麼？」

童石紅輕聲嘆了一口氣，說道：「早就鬧翻了，其實她並不是我的婆婆，我只是她收養的一個孤兒罷了。」

古浪大為驚詫，但是看到童石紅神情黯然，不忍再追問下去，岔開道：「既然妳不累，天一亮，我們就趕路吧！」

童石紅驚喜交集，說道：「你……你是說你願意帶我一起走？」

古浪輕嘆一聲道：「唉……我也是個孤兒呢！」

這一刹那，似乎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把他們拉攏在一起，彼此都體會到對方深長的情意。

古浪又道：「天亮後，我們再買一匹川馬，否則二人共騎，很惹人注目的！」

童石紅問道：「你是準備到那裏去的呢？」

古浪略為遲疑，說道：「我要到重慶去。」

童石紅聞言笑道：「啊呀！你真是個大傻瓜！」

古浪不解，問道：「我怎麼傻？」

童石紅指着江水笑道：「這裏就靠着江，何必買馬呢？這條河並不是他們桑家的河啊！」

古浪大喜，擊掌道：「對！我怎麼連這個都沒有想到，由水路走要快得多，又可省去很多麻煩呢！」

這時天光已亮，很多漁人都上船作業，當他們看到這一對俊俏的男女時，都不禁投以驚異的眼光。

古浪拉着馬，笑道：「我們找個地方去吃些東西，然後再雇船吧！」

他們找到了一間專賣小吃的館子，叫了些油餅和稀飯，二人邊食邊談，指點着江濤帆影，倒也快意非常。

飯後，他們雇了一條雙艙中船，再度沿着嘉陵江，往南而行。

晨風颯颯，吹飽了百色的帆，一瀉千里，順江而下。

古浪心中很是痛快，因為他現在是獨自闖蕩，不再有別人接引及保護了。

一個時辰過去，江面上平靜得很，並沒有發生任何事。

古浪對童石紅道：「看來現在不會發生甚麼事，你到隔艙去休息吧。」

童石紅點點頭，笑道：「好的，你也睡一會兒。」

於是他們分別安歇，經過了一夜辛勞，很快的進入夢鄉。

古浪一覺醒來，天已近午，連忙爬起來支開窗戶！

江面遼闊，漁船三兩，浪花點點，偶爾有一二條游魚翻出水面，然後很快的落了下去。

古浪暗自忖道：「這一片風光真是迷人……」

方想到這裏，便聽到童石紅在艙外說道：「古浪，你還不起來麼？」

古浪笑道：「我已經醒來了。」

隨見童石紅推門進來，她手中竟捧着一盆清水，盆中還有一隻漱口盃，另外在手臂上搭着一塊雪白的布巾。

古浪慌忙接了過來，連聲道謝，却有着異常的感覺。

童石紅則顯得大方得很，她笑道：「洗臉吧，我去招呼吃的。」

古浪笑道：「這些事他們自會辦，姑娘不必費心了。」

童石紅已然出了艙門，古浪匆匆洗漱完畢，關上了門，換了件乾淨的衣服。

少時，一個舟子進來，收拾乾淨之後，擺上了酒菜，竟全是童石紅親手所烹，味美異常。

古浪被她這番真誠的心意深深感動，但是嘴上却說不出來，不過這個聰明的姑娘，已經看出了古浪的心意。

古浪對江淺飲，一面與童石紅談着心，其樂融融，不覺把一些煩惱的事都忘記了。

他暗忖道：「為了春秋筆，害我風塵僕僕，陷身危境，但是為了『春秋筆』，也使我結了一段奇緣……」

想到這裏，他心中有一種甜蜜的感覺，一雙俊目，不禁深情的注視着童石紅。

那個多情的姑娘，粉面微紅，秀目含羞，在古浪的眼睛中看來，似乎比畫上的仙女還美。

這一桌飯，一直吃了一個多時辰，古浪和童石紅也談了不少的知心話。

這一天，古浪的小船已經到了「合川」，再需半日的水程，就可到重慶了。

古浪心中很是高興，因為這麼多天來，可說是風平浪靜，毫無驚險。

這時午時才過，古浪及童石紅在船頭談心。

經過了這麼些日子的相處，他們已陷入了熱戀之中，除了童石紅外，古浪不會再想任何一個女孩子了。

他一度感到興趣的桑燕，也早從他的記憶中退了出去。

童石紅望着遠遠的碼頭，說道：「這沿江的市鎮都很熱鬧呢！」

古浪點頭道：「因為嘉陵江是長江的支流，很多貨物都經由這條河道運送，所以熱鬧得很！」

童石紅道：「好快，我們晚上就可以到重慶了。」

這時划船的舟子過來請示道：「少爺，合川要不要靠岸？」

古浪思忖了一下道：「也好，我們到合川好好吃頓飯，然後再趕路。」

舟子答應而去，童石紅却道：「馬上就快到了，何不到重慶再休息，沿途所幸無事，不要在這裏出了事。」

古浪笑道：「不要緊，只在這裏吃一頓飯，會出甚麼事情，如果眞的要出事，我們就是逃也逃不過的。」

小船慢慢的搖向碼頭，一片人潮喧嘩之聲，陣陣的傳了過來。

古浪對童石紅道：「到底是大碼頭，果然不同凡響！」

他們臨上岸時，古浪吩咐道：「我們吃過飯就走，你們可別跑了。」

舟子連聲的答應着，古浪和童石紅，雙雙分開了擁擠的人羣，向鎮內走去。

他們找到一家最大的館子，名叫「望江樓」，二人登樓之後，揀了一個靠窗口的位置坐下。

古浪點了很多菜肴及魚蝦之類，二人指點着江景，且吃且談，甚是高興。

他們正談得高興之時，突聽一陣腳步聲，隨着聽伙計們嚷道：「桑少爺來了，雅座。」

古浪及童石紅同時一驚，古浪連忙把臉側了過去，低聲道：「石紅，我們轉過去。」

童石紅也面對着嘉陵江說道：「轉過去，他們會不會看見我們？」

古浪說道：「那可不一定。」

說着，便聽一陣腳步聲，想是桑魯歌已經上來了，很多小二擁過去獻殷勤。

古浪心中忖道：「桑家的名望倒是不小。」

又過了一陣，突聽桑魯歌大聲叫道：「古浪，原來你也在這裏！」

古浪聽他叫自己，不得不站了起來，故作驚訝道：「啊！魯歌兄，眞是幸會得很！」

桑魯歌好似高興得很，緊握着古浪的手，望了望童石紅兩眼，笑道：「這位就是童姑娘吧！」

童石紅笑道：「我叫童石紅。」

古浪便介紹了桑魯歌，童石紅點頭道：「我知道了。」

桑魯歌轉頭對伙計道：「我就坐在這一桌，再加兩個菜！」

小二答應而去，他們落坐後，桑魯歌用興奮的聲音說道：「唉呀，我想不到你們來得這麼快，我還要去接引你們呢。」

古浪笑道：「有勞費心，這一路下來，倒也平安無事。」

桑魯歌遲疑了一下，說道：「你和燕妹的事我都知道了……」

古浪及童石紅二人面上均是一紅。桑魯歌又接着說道：「那丫頭被我罵了好一頓，她年輕氣浮，希望你不要見怪。」

古浪看見他詞意誠懇，自己倒慚愧得很，紅着臉說道：「其實是我的脾氣太壞了，桑姑娘一番好意，反被我得罪了，不過，她不知道我與童姑娘相識甚久……並且……」

他說到這裏，目光射在童石紅的身上，二人的臉都紅了起來！

桑魯歌笑道：「並且怎麼樣呢？」

古浪突然說道：「並且……我們已經有了百年之約。」

這句話大出童石紅及桑魯歌意料之外，童石紅驚喜萬分，幾乎要流下淚來，深情而又激動的望着古浪。

桑魯歌則顯得有些不自然，說道：「啊！這麼大的事，你怎麼不早說呢？」

古浪答道：「我現在有很多重要的事要作，所以未便談及，不過別人對我誤會，我不得不表明一下。」

這段日子以來，古浪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他是一個作事極乾脆的人，當他發現他們之間有深切的愛時，就毫不猶豫的作了決定。

這對於童石紅而言，倒是一個意外之喜。

桑魯歌點頭道：「你的話也對，還是辦正事要緊。」

才說到這裏，便見小二送了一張排帖來，桑魯歌甚是奇怪，接過來看時，不禁面色一變，遞給了古浪，說道：「哼！到底是被他們追上了。」

古浪知道事情不妙，接了過來，只見上面寫道：「谷小艮，石懷沙。」

古浪面色一凜，與桑魯歌對了一下目光，轉臉對伙計道：「請上來。」

小二轉身而去，古浪對桑魯歌道：「反正早晚還是要與他們碰面，不如早些了事好，我最討厭這兩個老人，只恨我功夫不夠，否則早就把他們打垮啦！」

桑魯歌臉上却有怒容，說道：「他媽的，這些傢伙的胆子也太大了，若是敢闖我們桑家堡，那可是死路一條。」

對於其他的老人，古浪倒不太在意，

獨有一個哈門陀！

古浪心中忖道：「別人不見得敢去闖桑家堡，哈門陀是一定會去闖的。」

才想到這裏，便聽童石紅低聲說道：「他們來啦。」

古浪皺了皺眉頭，說道：「眞可惡，害我們吃頓飯都不得安寧。」

說話之際，石懷沙及谷小艮二人已然走了過來，古浪看見他們一胖一瘦的模樣，便覺得有氣。

但是不得不站起來招呼道：「石老師，谷老師，甚麼風把你們吹來了。」

谷小艮咧着大嘴一笑道：「哈！好說，順着江風，我們就來啦。」

他邊說着，邊望望童石紅笑道：「童姑娘也在這裏，你婆婆找得妳好苦啊！」

童石紅偏頭不理，谷小艮弄得很無趣，拉了一把椅子自己坐下。

古浪開門見山的問道：「兩位老師駕臨，有甚麼見示麼？」

石懷沙咳嗽了一聲，說道：「咳……這個……我們也不必轉圈子，還是直說的好……」

他說到這裏，雙目四下掃視了一陣，把每一個人都打量到了，然後才道：「我們由『達木寺』追你到現在，只為的問你一句話，只要你告訴我們『有』或『沒有』，絕沒有其他麻煩，你看怎麼樣？」

古浪忍着怒火，說道：「有甚麼問題就快問吧！」

石懷沙放低了聲音說道：「阿難子有否把『春秋筆』的下落告訴你？」

古浪搖搖頭，斷然道：「沒有！」

石懷沙及谷小艮氣得面色發白，古浪又道：「好了，我已經回答過了，二位請便吧！」

谷小艮氣道：「我還要問你一句！」

古浪眼望江景，頭也不回，冷冷道：「快問！」

他那種漠然的態度，使得谷小艮大為不滿，但是他還是忍了下來，說道：「就算阿難子沒有告訴你，那麼你是否知道『春秋筆』的下落呢？」

古浪冷然道：「不知道。」

桑魯歌見古浪推得如此乾淨，心中不禁好笑，再看那兩個老人，已經氣得變顏變色了。

石懷沙强忍着怒氣，說道：「古浪，對於你一個後生小輩，我們不願過份為難你，你若是以這種態度相待，那你就太不聰明了。」

古浪轉過了頭，劍眉微揚，星目含威，說道：「你們問的問題我都回答了，還有甚麼不滿意的麼？」

石懷沙氣得捏了一下拳頭，聲音提高了些，說道：「好！那麼你現在要到那裏去？」

古浪很乾脆的答道：「重慶！」

石懷沙谷小艮很快的對了一下目光，谷小艮緊接着問道：「去幹甚麼？」

古浪嗤笑道：「遊山玩水！」

這一來可把這兩個老人氣得怒火萬丈，谷小艮跳了起來，叫道：「好小子，你好大的胆子，看我不廢了你。」

他說着就要動手，却被石懷沙攔了下來。

他們這麼一吵，這時驚動了整個酒樓，圍了很多人，有很多認識桑魯歌的人，都在捲袖子準備幫忙，桑魯歌連忙把他們喝止了。

谷小艮又在怪叫道：「小子，原來你是仗着這個姓桑的一點勢力，就這麼托大麼？」

話未說完，桑魯歌已喝道：「住口！你這個胖賊！」

谷小艮大怒，怪叫一聲，掄掌就想打，但被石懷沙攔了下來，叫道：「老谷！你怎麼像初入江湖一樣動輒就要動手！」

谷小艮氣道：「他沒罵你，你當然不火。」

聽了谷小艮的話，古浪等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這時童石紅突然緊張的扯了古浪一下，低聲道：「況婆婆來了，我見她轉到正門了！」

古浪一驚，尚未說話，童石紅已道：「我要躲她，在重慶再見！」

一語甫畢，古浪還來不及攔阻，童石紅已如巧燕一般，由窗口飛去，落到了江邊的小船。

樓上樓下立時一陣大亂，古浪探頭窗外望時，童石紅已然失去了踪跡。

古浪氣得直跺脚道：「管他什麼況紅居，竟把她嚇成這個樣子……」

才說到這裏，況紅居已然由梯口跑上來，扯着她鬼怪般的大嗓子叫道：「古浪！古浪！我孫女呢？」

谷小艮在旁搶口道：「她由窗口跑去了！」

況紅居一聲怪叫道：「哇……好大胆的丫頭！」

她叫聲方罷，人已如大鵬一般，由窗口飛了出去，快速已極！

這時，又是一陣巨大的騷動，滿樓的人都衝向窗口，向下張望，一時人潮洶湧，幾乎要把這座樓擠垮！

古浪雙眉緊皺，忖道：「早知道有這些麻煩，也就不下船了！」

他在吵鬧中，喚過了小二，付了飯錢，對石懷沙及谷小艮道：「走！我們找個清靜地方去！」

說着當先而行，石懷沙等跟在身後，這時大羣人潮，又擠向了樓梯口。

桑魯歌回過了身，大聲的叱喝了半天，方把他們止住。

但是當他們下樓後，立時又追了下來，古浪等費了半天勁，才突出了人羣，沿着江邊一陣急走，總算把那干人羣拋開。

這時他們處身之處，乃是一片沙灘，也就是四川人所謂的「河壩」。

除了遠處有漁船外，附近很是空曠。

古浪停了下來，說道：「好吧！二位還有什麼見教，請趕快說，我還要急着趕路。」

石懷沙道：「古浪，有這麼多老人，追逐着你，難道你眞能應付得下麼？」

古浪毅然說道：「那是我的事，與你不相干！」

石懷沙笑道：「話雖如此，不過也許有更好的解決方法，難道我們不能作個交易麼？」

古浪尚未說話，桑魯歌已然道：「什

麼交易，說來聽聽看！」

石懷沙道：「只要你把『春秋筆』的下落說出來，我陪你去取，其他的人，由谷老師應付。」

古浪冷笑一聲道：「哼！他有這麼大的能耐麼？」

谷小良面上一紅，說道：「那……那你就別管了，應付不了與你無關！」

古浪大笑道：「倒蠻天眞，難爲活了這麼大歲數，兩個人在一起，才想出這麼個幼稚可憐的辦法！」

谷小良及石懷沙被他一陣奚落，弄得好不難堪，但是他們並未發作。

古浪接着說道：「別說我不知道『春秋筆』的下落，就是知道也不會答應你們！再進一步說，就算答應你們，『春秋筆』還沒有取到手，谷小良早被人家宰了八次了！」

古浪這一番話，把兩個老人說的暴跳如雷，尤其是谷小良大叫道：「老石！架他走！」

他們雙雙向古浪撲來，疾似狂風暴雨一般！

古浪一聲冷笑道：「架走？做你娘的夢！」

他身形一閃，兩個老人撲了空，古浪雙掌一分，左右兩掌分別向兩個老人的背後拍去！

古浪這一式出得極快，雙掌招式也出得急，頗出這兩個老人意外。

谷小良大叫道：「你敢撒野？」

他肥胖的身子，倒也頗靈活，極快的轉了過來，雙掌一掄，猛向古浪的前胸拍來。

這時石懷沙也轉過了身子，叫道：「不要傷他！」

說着也要向古浪撲去，桑魯歌却極快的攔住了他，破口罵道：「好不要臉！兩個老人打一個小娃兒！」

他掌隨口出，右掌如電，向石懷沙的背心疾拍了過來，掌力沉渾，不在古浪以下。

石懷沙叫道：「反了，反了！」

桑魯歌笑道：「你到這裏來撒野，才眞是反了。」

他們兩對老少，這時打在了一起，江邊傳來陣陣叱喝之聲。

驚動了遠處打魚的漁船，紛紛搖了過來，江岸上的人，也漸漸圍攏來。

不一會的工夫，人山人海，圍成了一個圓圈，把他們四人圍在中央。

他們雖然都會身經百戰，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動手，倒還是第一次。

古浪心不二用，按照阿難子及哈門陀所傳身法，使出了一套神鬼莫測的掌法。

也正因爲如此，古浪才能抵得住功力深厚的谷小良，而不見遜色。

這幾個月來，古浪按照阿難子所傳心法，調息盤坐，於不知不覺之中，功力大進，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這時施展起來，古浪只覺掌力强韌，身法輕快，與以前彷彿換了一個人似的，心中大爲驚喜，忖道：「想不到阿難子的傳授，竟有這等神奇！」

練武之人，講究的是「功力」「招式」和「氣力」，這三項之中，古浪却佔先了兩項！

除了功力不如谷小良深厚外，古浪正當年青力壯，氣力比谷小良大得多，如今使出了哈門陀所傳的奇妙掌法，在招式上也佔了先！

因此，谷小良盡了全力，仍然絲毫佔不到上風，他好不驚駭，忖道：「啊！數月不見，這孩子就像吃了仙果一般，眞個是不可輕視。」

他精神一，振拳脚隨即加緊，比先前快了許多。

但是古浪所施，乃是哈門陀及阿難子二人所傳的精華，招式之奇妙，不可思議，所以谷小良雖然厲害，仍然無法取勝。

那邊桑魯歌所使，乃是桑九娘親傳的一套小巧掌法，他也與古浪一樣，佔了「氣力」與「招式」的光，才能與石懷沙對敵！

只見他們四個人，如同四隻怪鳥一般，前後左右飛舞不停，簡直分不出誰是誰來。

兩旁觀戰的鄉愚漁民，都緊張的張大了嘴，隨着他們的式子發出了驚嘆和喝采之聲。

古浪及桑魯歌全神貫注，注意着兩個老人的一擧一動，見招封招，遇式破式，數十招下來，竟然沒有一點破綻。

這一來，兩個老人有些急了，他們絕想不到，這兩個小孩子，竟給了他們這麼大的威脅！

谷小良猛叫道：「罷了！我若不勝，跳江而死！」

古浪罵道：「呸！你也不怕髒了河水嗎？」

谷小良又是一聲怪叫，身形如球般飛了過去，右掌一揮，掌風凌厲，向古浪前額擊到。

古浪幌身讓過，身形猛然向下一矮，雙掌齊出，以雷霆萬鈞之勢，向谷小良小腹之下擊來。

這一招很是不雅，有些眼快的漁民看清了，都哈哈大笑起來。

谷小良滿面通紅，身子趕緊退後三步，扯着殺猪般的嗓子叫道：「該死的小王八！竟敢戲耍我！」

他雙掌如同兩把斬刀一般，狂雨旋風般向下猛沉，十指箕張，以「太子摘瓜」的招式，分別向古浪的雙腕抓到！

古浪大喝道：「來得好！」

他竟不向後撤，反而趕上一步，雙掌猛然向兩下分開「大鷹匕掌」，向谷小良的左右腰部，急如閃電般抓去。

谷小良方才那一招果是虛招，才發就收，同時向前跨了一步，準備古浪後退時好追擊！

却不料古浪看出了他的心意，反而進了一招，谷小良向前一湊，二人立時相隔極近。

古浪的雙掌等於加快了一倍的速度，巳然抓到了谷小良腰部，喝道：「肥猪受死！」

谷小良猛覺腰部奇痛，大驚失色，知道上了當，拚命的向後一退，只聽「嘶——」的一聲輕響，左右兩襟均被抓破，肚皮上也留下兩條血印，痛澈心肺。

（未完）